

新 中 學 文 庫

天 方 夜 譚

上 冊

奚 若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本讀充加行入而國字中

譚 夜 方 天

册 上

述 譯 若 奚
註 校 鈞 紹 葉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序

「天方夜譚」又名「一千零一夜」是一種瑰奇的書，現在差不多各國有牠的譯本；世界上無數的天趣豐富的兒童，嗜好故事與文學的成人，以及考古家，歷史家，都歡喜吸納牠的蘊藏。我們中國，在前此十八年（一九〇六）奚若先生這部譯本也出世了。也有把牠做藍本來編成童話的，如商務印書館的能言鳥，橄欖案，等等。

據 Huart 在他的「阿刺伯文學史」裏說，這部書的緣起中講到的人名都是波斯式，故可證明這部書實在是從波斯翻譯過來的。他又說，據阿刺伯歷史家 al-Buhārī（約生於九百年頃）所說，這部書的材料都是波斯的流行故事，三世紀時才譯成阿刺伯文；波斯又從印度那邊傳來，因為自從 Sasanian 大戰後，波斯同印度常常接觸的。

大抵民間的歌謠故事等東西，因為是用口來傳述，用耳來承受的，所以流傳起來很迅速，很廣遍，而且很久長，比什麼都厲害。當流傳的時候，傳述的人不能免有意或無意的增損；或是講得出神了，信口講了開來，或是嫌得繁瑣，從中刪略一部，這樣，便改易了本來的面目；更有偶然的遺忘與

故意的穿插；總之，經過一回的傳述而要絲毫不改原樣，那是很難得的。在聽受的人，又不能沒有趣味上的好惡與記憶上的強否；轉變的因子便又伏在這裏了，只等他也去傳述時，那歌謠故事就發生第二次的變化。這樣遞次轉變下去，也許一個新的與一個老的粗看時絕不相類，但是究實細按，這新的卻確是老的的子孫。凡是研究過歌謠故事一類東西的，都能知道有這一種情形。

在前面說起的幾個國度，是西方人所說的「東方」，是地面的炎土，大部分被著沙漠。當陽光照灼，大地如焚的時候，人民憩息於帳幕之中，或者聚坐於濃綠的樹蔭下，氣候使他們百體鬆弛，昏昏欲睡；於是共述異聞，以為消遣。當太陽已落，涼風輕扇的時候，他們仰望高天，遠眺曠野，自然發生一種玄祕的思想，或者引起一種懷古的情緒；於是聽講故事的嗜好又被觸動了。宮庭裏頭，常常召一種演述故事的人進去，使他們隨時陳述，以為娛樂；只須看天方夜譚裏，有好些故事都是陳述於王前的（除開全部書就是一個女子向蘇丹陳述的不算），可知這個確實是宮庭裏的風習；這又是故事的一個很大的銷場。他們所講到的故事，只取材料是怪誕的，奇麗的，趣味是濃郁的，雋永的，此外不再去攷求牠們的來源是什麼，轉變是怎樣的。所以一個人所講的許多故事，未必都發源於一個地方一個時代，而同樣一個故事，卻被異地方異時代的許多人改頭換面地講述着，

是可以揣想得到的情形。因此，我們雖然知道天方夜譚最初的本子從什麼地方來的，用什麼文字寫的，可是不能夠就說全部的故事都產生於那個地方。那些故事在未經寫定以前，展轉述告，已經難以知道最初的產生的時地；寫定之後，又不知經過傳鈔者幾回的增損，才成最後的模樣。還是說這是一部東方各國民間故事的總集來得確當切實得多。

至於這部書編集成現在這模樣的年代，則這個譯本的原序裏已根據從阿刺伯原文譯成最著名的英文全譯本的冷氏 (Lane) 的攷證，說大約在十四至十六世紀的時候。冷氏又說，書中常常叙及加利弗挨力斯怯得 (Caliph Haroun al Raschid) 同他的后蘇佩特 (Zobeide)，又有他的幾個著名的臣下，攷挨力斯怯得與 Charlemagne 同時，Charlemagne 的時代是七四七——八一四，依這樣推測，這些故事就不能列在九世紀以前。又這麼一部大書中，只有三處提到「喝咖啡」，這是很可注意的一件事。在現時的東方，「喝咖啡」已成極普遍的風俗了。攷東方人「喝咖啡」始盛於十四世紀。依着推測，可知這部書裏的故事大部成於十四世紀以前了。冷氏又說自從近代攷古學進步以後，攷查出一千零一夜的阿刺伯文原本有好幾種，而且難得有兩種是完全相同的。這些本子於這部分則此詳彼略，於那部分又彼詳此略，差異得很

多。這大概是因爲各處傳鈔這本子的人都任意去取，把他們認爲不重要的沒興趣的刪掉了，再加入他們認爲有興趣的本地流行的故事，所以各本會這樣不同起來。

我們看了冷氏所說的，知道他所用的方法是從編集者不自覺地給與後人的暗示來測度現在這部書編成的年代。這暗示是什麼呢？原來在寫定或重寫一個故事的當兒，雖然講的是古

代的傳說或是怪誕的神話或是他方的異聞，卻往往把作者近時或近地的人物，風習，典章，制度寫了進去；琵琶記裏的蔡邕會「中狀元」，捉放曹裏的陳宮會自稱「幼年科甲出身」，就是適例。

我們如從編者着想，這是易於解釋的。他們在自己的方面要容易著手，對讀者的方面要增多興味，他們又並非攷據家，沒有綜核名實那種癖好，撰述起來，便自然而然傾向於這條路了。現在冷氏依書中的人物，風俗，教事等來查攷，他並且知道阿剌伯文原本有不同的多種，（生於九百年頃的阿剌伯歷史家 *Masudi* 已說起這部書，想來還是現在這部書所依據的，與現在的模樣差得很遠；這裏所說的不同多種，則是時代不甚相懸，因傳鈔而互異的，）但牠們遺留下來的關於時代的暗示，最早不能前於九世紀，最後則及十六世紀，可知這八百年中是東方各國的這些民間故事逐一被寫定下來的時期；而貫聯成一部總集，像現在的樣子，當然是在後段的幾百年中（十四

至十六世紀)的事情了。

我們讀這部瑰奇的書，將覺現在這時代這世界都退隱了，我們已跨入幾百年或者千年以前的在我們西方的古國。我們看見那邊有奇幻美麗的川原，有莊嚴精妙的宮殿，有羅列珍異的園囿，有彩式豔茂的服裝。更可以看見種種特異的風俗與政習，是向來不曾知道的，但牠們卻會浸染着支配着地面上一大羣的人，直到現在，那地的人還是顯出與別地人不同的色彩。從那些人變形爲獸類的故事裏，更可以看出那地的人的原始信仰，因爲民族的古代傳說，往往就從該民族的原始信仰裏流行出來的。而最大的獲得，自然在知道關於一個大宗教——回教——的種種情況，因爲上面所說的諸端，都不免與回教有多量或少許的關係。不論是懷着思古之幽情或是文藝的深嗜的，對於這麼一部蘊蓄豐富的書，一定會覺得特別有興味。

在這部書的許多故事裏，除了神話以外，又含有密戀的情史，巧妙的傳奇，諷世的敘述，冒險的經歷，等等。我們不能知道寫定這些故事的是誰某，但是看了書中有這樣妙美的理想與濃摯的

情緒，就不能不出驚地讚美這位（確當一點應說這幾位）無名的文學家了。試讀龍穴合窆記，這就是個非常纏綿的戀愛故事。牠那色彩的濃厚與情味的豐美，真足使人感動。篇中敘述比客與加利弗妃斯客孟雪力赫的戀愛，兩人初次見面，即互認為可寄心魂的對象，如焚的熱情彼此都熾盛起來了。於是妃設法令比客入宮。在歡讌的當兒，妃想到情意這樣地濃厚而好合這樣地短促，就有以下的話：

余方寸已亂，口不能掬余懷。君之見愛於余，余深信君用意之篤。第君雖情重莫與匹，余以意度君，知君當不疑余之鍾情於君不如君之甚也。所冀者以此區區之寸心互相印證耳。君諒不至負余意，使懟怨以終身。雖然，即兩心始終不渝，亦見其苦，不見其樂。君局促居轅下，予閉置深宮，日以眼淚洗面，實有同病相憐者。惟共矢此心，雖石爛海枯，不變旦旦之誓。倘上帝或哀憐之，俾得償夙願，則幸何如之！

這是何等深刻的剖心的情語！後加利弗駕到，兩人便成摧傷的離別；因而兩地相思，幾乎彼此都不想存活。幸有俠腸的客，設法把他們兩個合併在一起。但是正當離懷盡傾歡娛方始的時候，突然間來了許多盜強，又把他們分開了；從此到死，再也沒有見面。這樣抑鬱的情調與悲劇

的下場，使我們興起不少低回的吟味。

又試讀非夢記，這篇裏含着深厚的滑稽，這種滑稽絕非屬於玩笑性質的。海森因爲好結賓客，把家產的一半消耗完了；想反過來受別人的供養，卻受了好些的奚落。這已是諷刺的成分勝於滑稽了；雖然作者把海森寫成個不諳世故，帶些獸氣的人物，然而這乃是作者的「含淚的微笑」呵！後來海森遇見了改裝微行的加利弗，偶然說起自己的意願，就被加利弗用麻醉藥把他醉了，帶他進宮，讓他做個「客串的」加利弗，把所抱的意願都實現了。但是魔障從此來了！他被送回家醒過來時，明明躺在自己的榻上，明明認是自己的房間，卻偏要自認是加利弗，甚至不認母親做母親，而且打她。鄰右以爲他發瘋，便把他關起來，給他喫好些痛苦。他悔悟之後，改裝的加利弗又來了；知道他的狀況，很覺得對他不起，於是又使用麻醉藥，把他帶進宮去。醒過來時，明明躺在宮中明明有許多侍奉的人在旁邊，卻偏不信這是實境，一定要說這是個夢。海森這樣的心理並不是滑稽可笑的，乃是人間一種最普遍的哀酸的心理。我們所希求的是真實而所恐懼的是虛幻；不論對於什麼事物，當既已獲得之後，倘若還閃着一些「是不是虛幻」的疑念，這便是深潛的不可拔的不安。但是被這種不安襲擊着的人實在衆多！那些成功的人，一想起他們所成就

的并不十分堅牢，便悵然難以寧定了；（試看易卜生晚年所作的大匠，頗吐露這種心理。）而一大批庸愚的人，當他們勞苦得太過分或者閒空得太無聊的時候，也不免漏出一聲「這樣的生活算什麼呀！」假若能夠不起這等的疑訝，不論生活於這個或那個裏邊，對於這個或那個都能深信不疑，認是真實而非虛幻，這總是一種比較充實的生活。至於是夢是覺，反而不成問題，在夢視夢在覺視覺，原來是一樣的。可惜除了具有充分的信心與聖力的人以外，這個境界很不容易達到；一般人總是迷惘顛倒於夢覺幻真之中。然則這一篇非夢記，與其說牠含着滑稽，不如說牠善狀人心了。

又試讀羅匠述弟事諸篇，依羅匠自述他的時代，當在十三世紀，故在全書中這些是較後出的故事。因此，中間神怪的成分極少，計六篇中只有一篇言及魔術，其外都是描狀社會情況而非非常細密的。兩篇都講戀悅女子的美色，因而喫很大的虧；一篇講人情的詭詐；一篇形容貪念的熾盛起來，彷彿燎原之火，儘管會蔓延開來；又一篇是滑稽的相人術。這都由作者有精刻入微的觀察，能夠剖析人們的心曲，才會有這幾篇緊峭而完整的文字。現在所謂「近代短篇小說」有特殊的意義，就是單從人生的一片段下手，而成篇之後，卻要能夠顯示出這人生的全體；能夠這樣的，才

稱得「合作」。我們看了這幾篇羅匠述弟事，雖然並不是近代的出品，但是，不得不想到一個意念——這幾篇卻含有一「近代短篇小說」的精神。

又試讀談瀛記，講的是星柏達七次航海的事情。中間神怪的氣味很淡，但異聞極多，大概當時民間傳習的海上的生活與景物，都是這一篇的重要的原料。而敘寫星柏達這樣不避艱苦，富有冒險的精神，與西方航海探險的風會（或是隨後，或竟是同時）不無若干影響。其時因為文化的增進與交通的漸盛，各地人把原有的狹小的世界觀念擴大了，相信自己所知道的世界以外，尚有更廣大的世界。又因曾經受神話傳說的薰染，便想像那些向來託於虛空奇幻的事物，在那更廣大的世界裏都是實有的。這種覺醒與好奇的心便是使大家樂於張起航海的巨帆了，——雖然還有許多實際上的原因。而傳奇性質的航海故事也以同樣的理由產生出來了。在天方夜譚裏，把航海冒險為主要題材的故事就有這一個，可以想見這一個是產生得很後了。

總之，這部書是各方面的；彷彿一個寶山，你走了進去，總會發見你所歡喜的寶貝。

像這樣一部大書，中間包含着這許多故事，但是沒有兩篇的內容與結構是相同的；編集者手腕的精妙，已很足驚異了。而尤可注意的，則是全部書的結構。這部書雖是一部故事的總集，編集者卻不肯讓牠們一篇篇自爲起訖，成個平常的式樣。他把全集來構成個大故事，許多的故事則包含在裏邊。那些故事的情節如其是平凡一點的，中間又聯串些小故事，以見奇趣。這樣，本來不相關涉的許多故事組合起來而成個有機體了。這是個非常聰明的辦法。

天方夜譚被翻譯做英文的，據一個英文本的序裏說，共有二百六十四個故事。這個譯本只有五十多個，只當得五分之一。因爲牠有這麼特別的結構，包蘊裏頭又有包蘊，枝節以外更生枝節，所以就是這一個刪節的譯本，驟然看去，或許要覺得頭緒繁複了。現在將譯本全部的線索簡略敘述一下，備讀者參閱：

波斯王史加利安因爲他的后有醜行，憤激而轉成暴厲，每夜必納一妃，明天便縊死，免致玷辱王室的尊嚴。維齊的女兒史希罕拉才得見許多民女被誅冤死，欲援救未死者，使自願進宮爲王妃。維齊當然不許，以爲無益於事，徒然覓死，便爲述「雞談」的寓言——這是本書開始牠的巧妙格式的地方。

史希罕拉才得不肯聽父親的話，即進宮去當王妃。她卻自有護身的方法，便是向王娓娓地講有味的故事。或是晨光已動，而一個故事的結局尚沒有到；或是講完一個，天尚未明，就續講第二個；因此，每晨能得邀緩死的詔旨。

她開始爲王講「棗核彈」的故事。一個商人因爲彈棗核觸怒一個魔怪，魔怪一定要他的命。當他預備受死的時候，三個老人相繼而至。待魔怪出現，第一個老人講自己的「鹿妻」，第二個老人講自己的「犬兒」，第三個老人也講了個有味的故事，大家爲商人贖罪三分之一。魔怪便把商人釋放了。

其次，她爲王講「漁父」的故事。漁父網得一個瓶，開來看時，突出一個魔怪，非特不感激，轉欲殺他。他設計使魔怪重復入瓶，封固完密。魔怪乞求啓封，漁父說倘若啓封，你就要用某王待資本的樣法來待我了；就爲魔怪述資本的故事。那資本曾治愈某王的病，頗見寵任；因此招維齊的妒忌，屢次向王說他的壞話。王不聽，說維齊蓄着陰謀，以「某生與鸚鵡」的故事爲喻。維齊仍再四陳說；後來竟打動了王的心，便把資本殺了。漁父講罷這故事，魔怪仍求釋放，說願意教他致富。漁父心喜，便啓封。魔怪引導他到一個湖邊，舉網得魚，魚分四色。將魚進呈蘇丹，果得重

賞。蘇丹烹魚時，卻見怪異，因教漁父導引到得魚的地方。很奇怪的是這地方向來不曾經人家知道的。蘇丹好奇心動，就前去探視，至一宮殿，殿中坐着一個少年。蘇丹問他的家歷，他便自陳淚宮的故事。於是幫他報仇雪恨，恢復故國。而漁父更因此得到豐厚的賞賜。

接續着，她爲王講「黑犬」的故事。擔荷夫某甲到蘇培特舍非愛米的家裏，承她們留着飲酒唱歌，很快樂。後來有三個噶稜達來叩門，請借宿一宵；而微行的加利弗與維齊隨後至，也有同樣的請求。她們都許可了，並且邀他們共讌。讌畢，姊妹三個行事很怪，幾個客人不由不啓口詢問，然而不許探詢一切是主人早先與客人約定的。蘇培特大怒，即呼健僕把所有的客人縛起來，將要行刑。客人願自述所歷贖罪。於是第一噶稜達述「生壙記」，第二噶稜達述「樵遇」——其中因向魔怪乞恕，曾陳說「赦妒」的故事，——第三噶稜達述「金門馬」，某甲與維齊亦略自陳，使一律被釋。加利弗到底不曾明白蘇培特姊妹爲什麼有這種怪行，因而召她們進宮，令自陳述。於是蘇培特述「麥及教人化石」的故事，愛米述「蛇仙杯水記」。加利弗聽了，便以蘇培特爲妃。

她繼續爲王講罷了「談瀛記」以後，又講「蘋果釀命記」。致命的是一個婦人，殺人的就

是她的丈夫，原由則因她的蘋果入於一個黑奴之手。這黑奴是維齊的奴隸，便連維齊也有罪。維齊爲加利弗言開羅維齊阿黎與伯沙拉皮德雷亭的故事；加利弗色喜，就赦了他，並免黑奴的死罪。

以下她又講「橐駝」這是個最繁複的故事。這橐駝善於歌唱，一縫人延歸，請他歌唱，又留他喫飯。不料魚骨鯁於喉際，立即氣絕。縫人夫婦昇尸到醫生家裏，乘間逃去。醫生覺察這是死人，便把他縋到牆外。牆外恰是加利弗的御廚，廚夫見尸首僵立，以爲是賊，用力毆打。後來知道已死，便掉在路旁。明晨，基督教商人走過，觸及尸身，也以爲是賊，便舉拳打他。巡警聞聲而至，見被打者已死，即把商人拘住。加利弗判定商人應得死罪。將行刑時，廚夫趕到自首。將殺廚夫而醫生又趕到，將罪醫生而縫人又趕到，都把所歷老實陳述出來。加利弗聽了，說這一件當是天下最奇的事情。商人說更奇的事情還有，因述「斷臂記」。廚夫繼述「截指記」；醫生又繼述「訟環記」；加利弗都覺得不滿意。於是縫人請述「折足記」。他敘述一個少年折足的因由，兼講及與此事有關的薙匠的經歷。薙匠曾在王前自稱性喜緘默，故能自樂其生，他的六個弟弟不能像他，故所遇皆艱苦異常；因即述六個弟弟的故事。加利弗聽了，露出愉悅的顏色，以爲這

事最奇特。他並且欲看見這一個薙匠。薙匠被召到時，力言已死的囊駝不曾死。他略施手術，果真把囊駝救活了。

隨後她爲王述「龍穴合窆記」「荒塔仙術記」「墨繼城大會記」「波斯女」「海陸締婚記」「報德記」「魔媒記」「殺妖記」「非夢記」「神燈記」這些都是比較長的故事，情節又奇妙動人，所以不復包蘊別的小故事。

以後就講到「加利弗挨力斯怯得的軼事」。加利弗出來微行，見一乞丐向人求索，兼要請人擊責；又見一少年在市中痛打他的馬；又見富人海森的新居。回去時，把三人召至，教他們自陳所以。乞丐說的就是「盲者記」；少年說的就是「記虐馬事」；海森說的就是「致富術」。

接着講的「記瑪奇亞那殺盜事」「橄欖案」「異馬記」「求珍記」「能言鳥」又都是較長而趣味豐富的故事。

史希罕拉才得這樣蟬聯不絕地每夜進講，講了一千零一夜，始終靠着故事的奇趣把王的加誅的命令擋住了。王每夜聽她講述故事，憤激暴戾之氣漸漸消散，善念油然而生，愛情也日見濃密，便册立史希罕拉才得爲后。以前那苛酷的命令，從此便撤廢了。

雖然全集是一個大故事，但是我們若截頭棄尾，單單取中間包蘊着的最小的一個故事來看，也覺得完整妙美，足以滿意；這譬如一池澄淨的水，酌取一勺，一樣會嘗到美甘的清味。

末了，我們得說一說關於這個譯本的文字上的話。這個譯本是用古文翻譯的。在這三二十年中間，外國小說流入中國來的很不少，除開最近的幾年，大部分是用古文翻譯的。請先論小說的翻譯與古文有點什麼關係。

所謂正統的古文，揭示得很顯明的是掛起「載道」的招牌，不願居其名而實則無可逃避的。是惟以仿效爲能事。當作者不會動筆以前，文的質料和形式差不多都規定好了。質料必取有關治道之大，聖功之深的；於是所謂里巷委瑣，人情婉曲，都在屏棄之列了。形式必取簡約渾樸，刊盡修美的；於是弄成腔調一律，趣味枯索，使人感得漠然了。作文必須合於這樣的規定，才成其爲古文。所以一個忠誠的古文家的努力，其實只是填格子的生活而已！

傅斯年說：

中國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積惟求鋪張，深度卻非常淺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鋪排，不肯一層一層的剝進。唐宋散文家的制作，比較的好得一點，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多的層次，依然是橫裏伸張。以至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砥」；只多單句，很少複句，層次極深一本多枝的句調尤其沒有了。

我們如不持成見，很平心去讀大部分的所謂正統的古文，就不能不起與傅君同樣的感想。如想從中找一些較爲深入的抒發與較爲精密的描寫，雖不能說絕對沒有，恐怕也很少了。

偶然有幾個人作古文逸出了規範，就被認爲小說家言了。這「小說家言」四個字含着多少瞧不起的意思！其實他們的罪狀就只在材料屬於聖功治道之外，寫法超乎簡約渾樸以上，表現得描寫得比較真切入情罷了。於是忠誠的古文家決不敢作那不受人擡舉的小說家言，他們一定要填那死板的古文的格子！由我們看來，古文定要與小說家言分家，這是使牠不能成爲很好的文學的一個原因。

一種外籍的譯入，對於國人的思想上會發生影響，那是不待說的；就是對於固有的文體上，也會促起若干蛻變，自梵書譯入而後，有些文句便「梵化」了，就是一個例子。古文翻譯了小說，古

文的質料增得豐富了，形式轉成繁複了，這也是一種蛻變。胡適作「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間有論及林紓用古文翻譯小說的話，這裏正可以借用。他說：

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於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樣大的成績。

所謂「滑稽的風味」所謂「寫情」等等，是以以前的古文家看做小說家的家法而不敢或犯的。自從翻譯了外國小說，譯者牽於原書的材料和風格，不復能守着傳統的規範，於是古文裏也有這等質素了。這在譯者當然是一種佳績，但這種佳績是無意而致的，他們無意中把古文解放

了，把古文弄得富裕了。這是小說的翻譯與古文關係之處。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後面又有以下一節話：

但這種成績終歸於失敗！這實在不是林紓一般人的錯處，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

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數人的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

這是從文藝的效用着想而說的。若就古文論古文，並不抱什麼成見，則儉約拘牽的古文，當然不及豐富解放的古文。所以我們如其欲欣賞古文，與其選取某派某宗的古文選集，還不如讀幾部用古文而且譯得很好的翻譯小說。

這個譯本運用古文，非常純熟而不流入於腐；氣韻淵雅；造句時有新鑄而不覺生硬，止見爽利；我們認爲一種很好的翻譯小說。試舉薙匠述他的第六個弟弟遇見慈善家巴米息特的一節紀述於下。弟弟飢火中燒，巴米息特只是空口呼僕進食；實在一個僕人一些東西都沒有，巴米息特卻彷彿一一喫到的樣子，不絕口地稱讚食品的甘美。弟弟心裏煩惱已極，止住他再這樣傳呼，只說已經喫得飽了。

巴米息特曰：「然則少食菓餌何如？」乃少待數分鐘，若俟僕整理食案諸物者。巴米息特復曰：「此杏仁新收，味絕佳，盍食之。」遂僞爲脫皮投口狀。又謂「餅餐錫果備具，任掇食之，勿見外。」於是虛握若有所贈曰：「此蜜果，善消導。」弟佯受之曰：「香逾於麝。」巴米息特曰：「此果爲家製，與得自市肆者迥殊。」復授弟。弟曰：「腹果矣，雖有佳製，惟心受而已。」於是巴米息特曰：「盛哉斯會！既飽食，安可不飲酒。汝喜佳釀乎？」弟曰：「君請恕予，予夙有酒戒，卽涓滴不能飲。」巴米息特曰：「何拘謹乃爾？余幸得君，必共酌以志雅集。」弟曰：「本不敢違盛意，惟量隘，落醉恐失儀耳。能以杯水代，幸甚。」巴米息特執不可，卽命取酒來，僞爲啓瓶斲瓊自飲狀。更虛酌以酬弟曰：「請飲此爲我壽，且爲我品此釀醇美否？」弟佯受盞，側睫引鼻，若察色，若辨香，然後就口，貌爲欣喜曰：「味甘而性和，尙非厚而烈者。」巴米息特曰：「予貯酒甚富，不適口，請易之。」亟呼換酒，旋復僞爲斟酌，自飲並飲予弟，若是者連疊不止。弟飢渴欲絕，不復能再耐，卽佯醉起，扶巴米息特仆地。欲再肆擊，而巴米息特執予弟手曰：「汝病狂耶？」弟憬然曰：「君

賜食已足，乃必強余以飲，吾先白君，恐酒後失儀也。余不任酒力，其恕我」……

像這樣明白乾淨的文字，又富於情趣，讀者總會發生快感。書中偶有運用典故來修辭的地方，但像「楚囚」之類不大適切的卻很少。所以我們如果不抱着傳統的家派的觀念，要讀一點古文的東西，像這個譯本應是很好的材料。

葉紹鈞。

十三年三月七日作畢。

譯序

天方夜譚亦曰一千一夜，爲阿剌伯著名說部，既不傳撰人姓氏，故論者多聚訟紛如。德國赫摩氏嘗取譯自波斯之掌故千則及福拉撒薛慕司所著諸書與此書參攷，中叙蘇丹史加利安及史希罕拉才得與印度諸王事，若合符節，遂斷此書出波斯或印度，後始譯爲阿剌伯文。法人狄賽雪則謂所言皆阿剌伯人口吻，事迹又多涉回教，大率出諸近代，其地或在埃及。而冷氏亦謂是書所誌各地風俗民情與十世紀迥異，而與埃及十四及十六世紀時相同，則著者自必際此時代，特其取材多刺掇於波斯之掌故千則耳；當譯爲阿剌伯文時，疑或以阿剌伯故事易其相類者。又所述地多言報達或伯沙拉，當由著者嘗取報達盛時之小說爲藍本，如述如利弗挨力斯怯得諸事，尤章章可見者也。且如叙白青紅黃四色魚爲四種教徒，攷紀元千三百一年駐埃及之回教王嘗命各教徒各以首巾之色爲表識，則實非憑虛之說。而雍匠自敘謂彼時爲六百五十三年，按回教紀元起於西曆紀元後六百二十二年，故當爲耶教紀元後千二百五十五年。兼埃及開羅諸地名又非九世紀時所有，知書必近世所作無疑。冷氏之言如是要之此書爲回教國中最古之說部，而回部之法制教俗多足以資

考證；所列故事雖多涉倣詭奇幻，近於搜神述異之流，而或窮狀世態，或微文刺譏，讀者當於言外得其用意。至星柏達之七次航海探險；舍利之日夜求報，卒能恢復故國；縫人謂噶稜達專談虛理，不求實學，易一餅且不可得；皆是鍼砭庸學，激刺庸懷，安得以說部小之。嗟乎！今日者，阿刺伯陵夷衰微矣，而當年軼事僅僅見此說部中，則德國批評家謂爲阿刺伯信史者，由今而觀，不尤足喟然感歎，瀏覽不置者乎？若夫繙譯各本，自法人葛蘭德譯爲法文，實是編輸入歐洲之始。後英人史各脫魏愛德取而重譯，踵之者爲富斯德氏。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冷氏則復取阿刺伯原本譯之，並加詮釋，爲諸譯本冠。外尚有湯森氏鮑爾敦氏麥克拿登氏巴士魯氏巴拉克氏諸本，然視冷氏本皆遜之。今所據者爲羅利治刊行本，原於冷氏，故較他本爲獨優。譯竟，復討論潤色，必期無漏無溢，不敢稍參以鹵莽俚雜之詞；謹以質諸當世知言君子。既述此書之原起，遂弁諸簡端。校者識。

天方夜譚目次

上册

緣起	一
雜談	七
棗核彈	一一
鹿妻	一四
犬兄	一六
記漁父	一八
記竇本	二一
頭顱語	二三
四色魚	二六
淚宮記	二九

二黑犬	三四
生壙記	四八
樵遇	五三
說妬	六一
金門馬	七〇
麥及教人化石	八四
蛇仙杯水記	九〇
談瀛記	九六
蘋果釀命記	一二四
橐駝	一四四
斷臂記	一四六
截指記	一五五
訟環記	一六三

折足記	一七二
薙匠言	一七八
薙匠述弟事一	一七九
薙匠述弟事二	一八二
薙匠述弟事三	一八五
薙匠述弟事四	一八七
薙匠述弟事五	一九〇
薙匠述弟事六	一九六
龍穴合窆記	二〇二
荒塔仙術記	二四一
墨繼城大會記	二七四

天方夜譚

緣起

上古時波斯國^①跨大陸，據島嶼，東渡恆河，^②達支那之西部，并印度諸部隸焉，其幅員至遼闊。撒森尼安^③歷史載當時有主波斯者，英武好兵，威稜讐鄰國，有二子，長史加利安，次史加瑞南，皆智勇。王崩，史加利安嗣位，而史加瑞南恂恂盡職。蘇丹^④素友愛，至是益寵之，欲與共尊貴，遂以主大韃靼^⑤。史加瑞南受封就國，都撒馬爾干，^⑥垂十年。史加利安苦念弟，圖一見，特簡大維齊^⑦爲使，往逆史加瑞南，儀從甚赫。未幾，至撒馬爾干。史加瑞南聞之，率羣臣盛服郊迎，相見，詢蘇丹起居。維齊述來情。史加瑞南深感隆眷，謂維齊曰：「蘇丹念予，誠高厚。十年之別，予亦馳想，無時去懷。幸敵國無事，期十日部署，當與子偕行。請設幕於此，予當爲維齊及從者共億。」縱譚久，史加瑞南別去。頃之，使從者將具至，精且周，並別以珍品餉維齊。維時史加瑞南遊諸臣中有夙望忠謹者，攝國事。屆期，與其后珍重別，率隨行諸臣至維齊幕所。時薄暮，支帳列炬，與維齊語。至夜分，忽念后不置，欲暫歸一晤。自忖「后愛已，見予少別，尙戀戀，必喜不自勝，第必出其不意，益令其快愜。」乃潛行返宮，逕趨后室。至則

扉半闔，室沈沈，鏡若籠霧。突見寢榻有二人臥，大駭疑眼纈。張眸審視，則后與奴寐方酣，怒欲裂眚，磨牙拔劍，跳而前，斫二人首，立斷。曰：「狐狗敢爾！僅殊若脰，若猶倖。」卽自牖棄其尸溝中，亟出郭歸帳息。辨色，卽命撤幕行。時樂工紛鼓吹，騎從騰驤，蹶聲叶樂節。史加瑞南獨懣懣，面鐵色，不怡。

既至，蘇丹躬出逆，下騎相持爲禮，復並轡行，觀者皆呼萬歲。蘇丹導至別院，越一園，卽達蘇丹宮，向爲幾暇遊宴地，今增修益壯麗。史加瑞南入更衣畢，與蘇丹共道積愆，語蟬嫣未已。至夕食後，夜漸闌，蘇丹始別弟去。

史加瑞南既寢，以前事櫻胸次，輾轉不成寐。次日見蘇丹，憤悵之色見於面。蘇丹甚詫，度已所以娛弟者無不至，而悒悒不樂，或者思歸心鬱，繼念手足十載別，甫聚首，何致卽欲分張，必別有懣劑於中者。於是日謀所以排遣之，極耳目之好，卒不能解。

一日，蘇丹宣令畋於郊，地去都二日程。史加瑞南託疾，不與偕。蘇丹亦不強忍，而自率近臣及諸從往。史加瑞南獨居，心憧憧，神不屬。睇園中景，卉色皆黯澹，啼鳥皆作掩抑音，扼腕自弔不幸。忽遙聞砢然闢戶聲，隱約見人影甚雜。心疑，潛窺之，則羣宮婢及黑奴擁蘇丹后出，婢等皆長衣窄地，舉止至輕矯。知有異，屏息以覘。須臾，后逕至窗外。蓋后等以史加瑞南必隨蘇丹獵，故絕不顧慮也。俄婢十人

各弛服，黑奴如婢數，各擇一婢持之去。后則擊掌連呼「美蘇得。」一黑奴自樹躍下，直趨后。后相與繾綣，且共浴於池。浴竟，后由祕戶入，所謂美蘇得者，則踰牆出。史加瑞南視此狀，竊爲忿慨，知其兄不幸，尤甚於己。自維「宮寢之變，初以爲獨受之奇辱，不圖婦人有外志，竟若公例然，可畏哉！是長裾而盛鬚者，雖以璇宮之貴，不恤私於隸奴，以兄之威權震一世，而帷薄尙有此醜行，已又何必戚戚爲；况已手刃此狗彘哉。」

越二日蘇丹歸，史加瑞南出迓，陽陽如平時，無不懌態。蘇丹爲述遊獵之樂，獲獸之多，史加瑞南心旣釋然，亦娓娓譚不倦。蘇丹見其非復若前日之旁皇不寧者，異而詰之曰：「弟何前蹙然而今適然？具以告我。」史加瑞南嚙嚙久之，對曰：「願勿強予言爲幸。」蘇丹曰：「事卽祕，寧隱於兄弟間？」史加瑞南不得已，述后之無狀并手戮事。蘇丹喟然曰：「弟所遭乃不幸至此。羨弟勇決，已血若曹。使予處此，殺一女不足以洩憤，必犧千女始快心耳。願弟忽坦然也。」史加瑞南默然而蘇丹苦詰之，乃爲具述所見。且曰：「自目擊此事，知婦人皆莊嚴其色而艾緞其心者，非人力所能挽。故欲以大義責女子，愚夫也。予於是憬然悟，不復以前事介懷。」蘇丹聞之拂然曰：「豈貴爲后而下淫於厮隸！此事關繫甚大，必目證乃可。」曰：「是不難，盍僞出畋，夜潛返，當可畢睹。」蘇丹如其言，卽陽言往獵，出

郭張幕居，密與史加瑞南歸匿前所以候。無何，秘戶啓，后偕衆婢出，鼓掌呼美蘇得，一如所述。蘇丹目覩狎褻狀，忿不可遏，曰：「予權力至大，尙受此玷，則凡爲孱王者更無論矣。皇后失德宣淫，予胡顏立臣民上！有婦人所，當無乾淨土，擬與子作汗漫游可乎？」史加瑞南以蘇丹盛怒，不敢拂其意，應之曰：「當如命。然與兄約：苟遇有較予等尤不幸者，仍當返國。」曰：「諾，但恐此世更無甚於予曹蒙辱者。」曰：「是未可知，弟決此行不久卽遣返耳。」

二人乃潛出宮，信所之，無停趾，日暮野宿，晨復行。至海濱，深林密列，下細草若茵布，共少憩。頃之，海中發異聲，如吼如泣。水劃然開，波若立壁。氣驟涌，黑色，騰上接雲際。史加瑞南等大驚，猱升樹杪，蔽體以密葉，覘其變。須臾，氣散至海濱，一魔見，黝而醜，巨軀瘳視，徑至樹下，席地坐。始見其一箱置首，色瑩然，以玻璃爲之，四隅有鍵。魔出鑰啓，則中一麗人出，步姍姍，媚姿穠飾。魔使之坐相接，瞬目睇之曰：「若豔絕一世，當若結褵夕，卽攝若來。予之眷若，無復窮盡。今倦欲小憩，香澤之親，當不予靳。」卽臥枕麗人膝，須臾大齟，聲四徹。女目周盼，忽仰首見密葉中有男子匿，狂喜，亟招以手，使下。蘇丹等方悚愕，疑其詐，亦手卻示不敢。女舉魔首置地，起趨樹小語曰：「予愛君等無他腸，其趨下，毋負予意。」則以怖魔辭。女曰：「君等倘躊躇，予將寤彼，使啗汝。」大懼，逡巡下。女述相愛意，甚摯。蘇丹等欲解脫，女

益恫嚇，不得已勉從。女復乞其約指，各脫以贈。女自懷出匣，闕之中約指且纍纍，貫以索。曰：「君等解否？」曰：「請其故。」曰：「此約指皆所歡貽子，計九十有八，并君等而百，子願始遂。魔雖錮子嚴，而子仍得完子願，可知婦人有他志，雖男子多爲防無濟。且愈束縛愈淫恣，轉不若縱任之，尙不至如巨波之被障，潰而橫決，靡所底止也。」言竟，藏兩約指於匣，置諸懷，仍以膝承魔首，魔手趣二人去。乃逡巡遵塗歸。蘇丹曰：「以魔之獷，尙受一弱女弄，謂婦惡無匹，非子過激言。」史加瑞南曰：「然則魔固較子等尤爲不幸也。請如約返國，再選立，弟已得防範法矣。」乃相與歸宮，羣臣朝，蘇丹遇之益厚。退，卽率衛士入后室縛后，飭大維齊立纒其首，匿其罪，手殺諸婢奴。猶以爲未足，設誓：「後每夜必以一妃御，晨則縊死，免爲辱。有諫阻者殺。」待史加瑞南返，卽見諸施行。

亡何，史加瑞南辭歸，蘇丹立宣此旨，著爲令甲。自苛法下，良家女被幸一夕，破曉斃，無脫者，以爲常。故民日進一女，蘇丹日斃一妃。維齊病之，欲進諫，恐批鱗不保，惴惴箝口。民有女者皆股慄，女及歲稍有姿，父母輒持之泣，慮不免，詛咒聲盈道路矣。而維齊亦有二女，曰史希罕拉才得，曰定那才得。史希罕拉才得勇敢，有殊色，而性復嫵淑，通貫諸學，博而彊記，能綜要，有心得，維齊至鍾愛。一日，女從容謂父曰：「竊有請，父幸勿卻。」維齊曰：「事苟中理，無不允之。」曰：「父苟知所以有請，必不謂

予妄竊痛國中女子無辜輒受戮，命若朝菌，願爲衆女子請命，諍於蘇丹，廢此苛例。」曰：「汝志甚善，其如無進言機何？」女曰：「聞蘇丹日娶一妃，敢乞父以兒進。」維齊大驚，齧舌曰：「汝獨不畏死耶？爲蘇丹妃，暮入而朝殞，得禍至慘。汝豈慎耶？何忽萌此想？」女聞言絕不少動，若一出能祛蘇丹之殘厲，拯弱女於水火者。慨然曰：「誠知其危，第爲援民計，志已決。濟則民免於死，不濟而死，尙愈於坐視同類之受戕而覩然覬幸活也。」維齊曰：「汝卽不畏死，奈老父何？倘蘇丹命予刃汝，予忍與手乎？」女曰：「必不至是，惟乞父一諾。」維齊曰：「噫，汝但知全活人，不知自速其死。若彼蠢驢然，惟虛榮是耽，不顧利害，汝何不幸類此？」史希罕拉才得詰驢所遭本末，維齊爲述其事如下：

① 波斯 (Persia) 爲亞洲古國，今猶著稱。中國史上之火祆，卽由此傳來。

② 恆河 (Ganges) 爲印度東部之大川。

③ 撒森尼安 (Sassanian) 爲波斯一代帝王 (公元二二六——六四一) 之通稱。

④ 蘇丹 (Sultan) 爲回教國君主之稱。

⑤ 大韃靼 (Great Tartary) 爲蒙古族之一支，曾攻入波斯及印度，著稱於西亞。故當時波斯境內之一部曰大韃靼。

⑥撒馬爾干(Samarcand)今爲中亞之一部。

⑦回教國宰相曰維齊(Vizier)。

雞談

昔有賈者，事畜牧致富，能通獸語。人詰獸何言，則結舌祕不道，以道則不利，且死。距郭有田廬數所，以豢諸畜。一日偶以牛若驢共一廐。●賈經其旁，聞牛謂驢曰：「汝胡幸，廐人之於汝也，心力罔不至，汝垢則爲浴，汝飢則爲食，汝渴則爲飲，而汝役則負主人外無鞭策者。以視予則相去若荼薺然：地待耕則予是職，日負輓行，輓至重，項皮創欲骨，行稍滯，以利刺刺我，痛徹髓，雖憊必力前，自旦至晡無休時；食我以枯莢，處我以溷穢。我豈無知者，同爲役，相判若是遠，欲不妒汝得乎？」驢曰：「汝何夢夢，不咎己而咎人？凡人必甘侮而侮至，汝旣弭首帖耳，任執筆者所爲，又何怪人之虐汝？汝性馴柔，非汝之福，卽汝所以失應得之甘適而使人賤汝而肆欺也。脫汝有膽，如汝之有力，彼繫汝暴，汝亦以暴抗。汝有角，胡不突？汝有足，胡不踢？汝曷不牟然虡其聲以爲之敵？造物者固不薄待汝而畀汝以能自重之具，汝曷不善用之而甘自湮抑耶？而今而後，飼汝者以劣物進，汝直棄不顧可也。則彼曹將怵而煦嘔

汝，汝其識之。」牛聞言，稱善者再。

黎旦，傭至牛所，欲加輓使耕。牛奔突蹴踏，怒鳴若發狂，日光盡赤，終日不復能馴伏。薄暮，傭以牛歸廐。牛復暴蹄躪，以角抵傭，幾洞腹。蓋牛所爲無不如驢教者。翌晨，傭復往視，見豆粒仍盈槽；牛臥地，足直布，喉作聲胡胡然。傭以爲病也，奔白賈。賈知驢言爲梗，卽命傭以輓加驢項，驅使代牛耕。驢惴於笞扶，勉效牛力作，旣夙未習，且筋力遜，憊益甚。傭不稍假，毒刺至流血。而牛則安然無所事事，頗自得。見驢顛蹶歸，氣恹恹然，垂首若甚病，乃向慰勞。驢大恚憤，默不答。自維「爲人謀至忠，不圖轉以禍己，倘不自圖脫，則命且旦夕喪。」愈思愈忿，氣驟結踣地。

維齊言至此，謂史希罕拉才得曰：「汝所言，與是驢何異行自陷耳。」曰：「見志定，雖萬死，必爲蘇丹妃。」

維齊曰：汝固執若是，是使我必欲以賈人之所以治妻者治汝也。蓋爾時賈聞驢憊幾死，復欲詢其語，夜偕其妻步園中，睇月上，行至廐。賈側耳，聞驢謂牛曰：「明日傭將強汝以食，奈何？」曰：「汝已教我矣。」驢曰：「汝毋坦坦，吾聞主人言，牛旣不受役，又不食，當昇諸屠牛之肆，殺以供饗。吾儕相處久，故以告。爲汝計，宜亟飽惡食，則主人以汝疾已，必留汝以耕。不然，當收汝骨。」牛聞言大震，惶急不

知所措，穀艱大喘。賈不覺笑吃吃。其婦驚詰之。賈曰：「慎勿言，予所可告汝者，乃隨牛相語，餘事不可洩。」婦復詰其故。曰：「此事關係予至重，烏能語汝？」婦曰：「此誓言也，倘有不可告，予即欲知所以。」關察汝者，倘果不予告，予當於亞拉前矢言不復與汝共居處。」語次，即負氣入室，闔戶泣。至次日不出。賈破門入謂曰：「甚矣，其慎也！何自苦？」婦曰：「汝不以告，誓稿於此室。」賈曰：「是真不能喻以理，汝殆以堅劫自戮其生。」即迎婦黨及親屬至，合力規勸之，卒不得。子若女見其母終日涕不止，亦相與啜泣。賈大窘。

於是賈私念：「以婦固執將鬱憤死，則不知以實語語則婦生，已必死。是後已之身，能以全婦，非策之善。」憂惶蹀躞，瞥見所畜愛犬目注已，旋驟奔入園。異之，踵視，則一雞巍其冠，昂然時。犬前與言，告以主人不知所以回主婦意者，用是懼懼。雞曰：「是犬也。主人懼一婦耳，若爾執意，則燕然豈能展一籌。予妻多至五十雌，皆惟予所欲是從，無敢少拂意。脫予爲主人，正何所顧慮，但以一白楮從事，則彼自懼於威，萎媵聽命，又何敢無端要挾，強人言所不欲言哉！」賈聞頓悟，曰：「提一楮入婦室，圖門力撻之。婦呼譽乞命。嗣是果自悔艾，絕口不道前事，常栗栗卑順，視曩日迥若兩人矣。」

維齊言畢，願女曰：「汝亦賈婦儕耳。」史希罕拉才得曰：「父勿藐女，彼賈婦烏足道。女此行非

漫嘗試，實有稿見在，必不能止。父縱以愛女，百計爲戾，無益也。」維齊知無以難，許之。白蘇丹：「女史希罕拉才得願於次夕入御。」蘇丹頗心訝，曰：「卿竟甘捐掌中珠耶？」曰：「實出臣女願。」蘇丹曰：「卿勿以命爲兒戲，因以有他望。明日卽命卿縵若女，卻且及卿。」維齊蹙然曰：「又曷敢違君命。」退告女。女曰：「願父圖自全，勿以女爲念。」瀕行，謂妹定那才得曰：「予將妃於蘇丹，有一事乞妹，幸勿卻。予入宮當請於蘇丹，令迎妹圖一夕伴。倘見許，妹當於黎旦前覺我，且乞予爲道一故事。爾時我卽如妹言。所以出此者，予有作用，非於臨命時示閒適，實欲以此救無量民女耳。」定那才得謹諾，史希罕拉才得遂由父導入宮朝蘇丹。頃之，維齊退。蘇丹令去蔽面，見女豔絕，心目爲眩動；又覩其淚盈匡，詢之。史希罕拉才得曰：「妾有妹，少相愛，驟分張，因是戚戚。倘能於此更謀一面，得少叙心曲，則妾願已償，惟陛下哀憐。」蘇丹可其請，卽迎定那才德至。是夕蘇丹偕妃共高榻臥，定那才得別茵於下牀。天破曉前一時，定那才德以姊囑先寤，卽趨姊榻前曰：「妹夙喜聽姊道故事，今東方尙未辨色，乞姊更爲妹道奇異者，蓋此後雖欲聞，不可得，惟姊諒之。」史希罕拉才得謂蘇丹曰：「特不知陛下能垂許否？」蘇丹曰：「時未至，何傷？」史希罕拉才得乃爲說「棗核彈」事：

①東方風俗，牛驢異待，牛作苦，驢則供王侯官吏驅馳，顧慮甚至。近埃及副王曾以白驢贈威

爾士親王，副王維嘉爾因此驢得優賞。一千八百六十四年秋，伊斯林頓開農學博覽會，此驢與焉。

①亞拉 (Allah)，亞刺伯語，猶言上帝也。

棗核彈

有巨賈，以財雄，日者齋糧策馬，自遠道返。時日馭卓午，蘊隆苦行旅，風炎炎撲馬首，人益勞憊，方謀憩息。遙睇有叢碧慘慘然，催騎就，則林木茂密，泉聲洞越，清景爽心目。下騎，卽林陰少休。出棗於橐，旋食旋以核仰擲空際，疾若氣槍之發彈，藉遣困憊。頃之，趨流泉浴訖，蹠而申禱，一如摩薩門。突一魔現，髮植而茶色，睥其目，舉利矛颯轉而前，豺聲而叱曰：「汝何毒而殺吾子？趣起，飲吾刃！」賈股弁，驚欲絕，強答曰：「爾子在何許，予且不知，胡從殺？」魔曰：「汝以棗核擲空際，有諸？」曰：「有。」魔怒呵曰：「咄，尙何逃罪！汝擲棗核時，吾子適經此，核中其目，因以不救。非汝殺而誰？」賈泥首乞憐。魔曰：「吾職在懲惡，汝孽由自作，吾不汝恕。」賈復涕泣哀勺之。魔益瘳厲，大呼曰：「勿嘵嘵！」以巨掌搥賈，賈踣。魔挈其臂，拔佩劍擬項，賈哀嗥不成聲，力迸幽慘之音，呼妻子，冀動魔憫。魔切齒詈曰：「死

奴，延頸耳作楚囚狀，誰憐者？」賈曰：「竟不能萬一幸免耶？」曰：「然，決無幸矣。」語次，刃已下，賈項僅一指許。

史希罕拉才得言至此，見曙色動，且蘇丹向於禮禱後，視朝，乃遂止其說。定那才得曰：「此事奇且險，後何若？」史希罕拉才得曰：「後更奇詭，有不可思議者。第時已至，予不敢逃命。未知蘇丹能察乎畢說否？」是時蘇丹頗樂聽其說，亦欲得究竟，擬翌晨置之死。遂起禱，往視朝。

是夕也，維齊悲恐不成寐，以蘇丹有言，令其手絕女命，益戰栗無所措。比入朝，蘇丹未下令。維齊竊幸，又慮伏不測，不敢刺調，疑莫能申也。至夕將睡，定那才得如前請於姊。蘇丹即不待史希罕拉才得言，趣庭續前談。女曰：

當時賈於刃下狂呼曰：「請以一書告，始身死。」子家妻若子，引領子歸，雖嬰羅織，亦必先處分諸事。願假以期，俾歸了之，猶獲無恨。」魔曰：「汝欲藉此免脫耶？」曰：「否，予何敢，請矢言於亞拉蘭。」曰：「一期何時？」曰：「一載，來年此日，予必投此樹下死。」魔曰：「誓之。」賈即跪而誓。魔倏忽逝。賈抵里，蹙額不樂。家人致詰，遂以告。其婦哭失聲，子亦號咷。賈大痛，亦從之泣，聞者皆沾襟。亡何而一年期屆矣。

賈知不能免死也，先部署家事，斥資振窮乏，會賓客。至期，別妻子，挾一鞭，騎而投前所，據樹以俟。俄一叟于于來，隨一鹿，見賈，詫曰：「此廣莫之野，罕人跡至，爲魔叢，非眺覽所。汝曷由來？」賈縷語以故。未竟，又有叟挾二犬至，犬黑色。坐甫定，復一叟踵至。共聞賈言，留以觀變，相與縱談。忽平地有若雲氣者，色若黧，始狹漸廣，蓬蓬然如利颯疾至。若爾消釋，則前魔磨牙伸爪，劍光似雪，直前取賈曰：「今殺汝，尙何言！」賈哭，後至之一叟亦驚號，惟攜鹿者趨魔前伏而吻其足曰：「乞少緩須臾，願以予」言至此，卽指鹿曰：「及予妻所歷之顛末告。倘尙不厭聞，敢乞宥賈罪三之一。」魔以叟妻鹿甚怪，曰：「汝試爲我言。」叟乃歷述其事。

① 摩薩門 (Mussulman) 爲亞刺伯語，原義皈依上帝，回教徒用爲特別名稱。

② 回教有三魔曰鏡內 (Tinnis)，司罪惡；曰斃理 (Perris)，司福祐善類；曰顧爾 (Chortis)，義卽魔怪，亦與人間事，惟常爲祟。

③ 回教徒分二派：一曰隱昧那 (Imana)，爲信仰；二曰婷 (Din)，爲實行。兩派又各分支。禱祝，實行之義務也。

鹿妻

叟曰：此鹿爲予中表妹，當髫歲卽歸予爲室，凡卅閱寒暑，無所出。予雖不弛愛，不能無念嗣續，因納婢爲筵室。未幾舉一子，頗雄偉。而予妻妒予妾及子，陰蓄叵測心，第佯爲喜愛，不露幾微圭角，予因是未及察。逮予子十齡，予將有遠行，歸必匝歲，卽以妾若子託予妻。妻慨諾，且云：「必善顧護。」孰知余行後，妻卽圖洩積忿，往習魔術成，僞借予子出遊。至僻所，呪以術，子化爲犢。曳歸，謂購得者，叅諸庖。尙欲甘心於予妾，復術呪之，使爲牝牛，亦付焯人畜之。

比余歸，妻陽拭涕告予以妾疾歿，予失一月，跡不得，意若甚戚者。予聞言，淚漣漣下，以吾子爲眞失，覓久無端倪。無何，婆蘭齋期。至，予命遴畜牛之最肥者以爲犧。焯人以牝應。牝鳴甚哀，兩眶淚若繩墮。予駭且憫，令易他牛來。而予妻力阻曰：「舍此不宰，所畜更無肥腠矣。」予以祀事不可廢，乃操刀前，將剝牝項。牝殼觶悲鳴不已。予心惻，乃釋刀，謂焯人曰：「觀此牛哀恐狀，予實不忍，以屬汝。」焯人舉刃竟殺之。是牛生時甚肥茁，比宰剝，則肉驟縮不可得，唯餘筋骨。予大愕曰：「棄之。」謂焯人曰：「有肥犢亦可。」俄犢至，見余卽嚙絕其繫，伏予膝下，舐予足，目仰視予，有慘色，若苦欲言不得。予不

覺酸楚，亟曰：「善象此犢，以他牛代。」妻曰：「物命等耳，胡重此而輕彼？此犢肥，又何事他擇？」予不得已，方執刃，犢益熟視予面，橫流涕，狀愈惻怛可憫。予握頓弛，刃墮地，謂妻曰：「必活此犢，予五中欲碎矣！」妻不懌，謂余藐祀事。余不爲動，姑曰：「以待來年。」犢於是得不死。

翌晨，燂人潛語予曰：「有事白主人，予有女，諳魔術，昨予牽犢歸，女見之喜，旋復泣，詰其故曰：『此犢爲主人子，幸其不殺，故喜；惟所宰牝牛卽其母，故悲。蓋主母妒其母子，乘主人出，以術呪使爲牝牛犢子耳。』」予大驚，立詣犢所。犢見復宛轉哀鳴，作依戀態。須臾，燂人之女來，余詢以能解否，曰：「能。惟二事，期必許：一以予耦若子；二假予處置權，用以懲妒。」予曰：「可使予子復爲人，必娶汝，并使汝富。彼婦陰狠，懲之當，惟貸一死耳。」女曰：「諾，當以所處若子者處彼。」言竟，以水一盃，戟指書符，口喃喃誦呪，舉水灑犢，犢仆。一旋轉間，復其形，果子子也。急抱持，驚且喜，曰：「汝不幸受術禁，賴此女得復爲人，父子得相見，此何如大德！予已與此女約，令汝妻若。汝當從予言，卽日成婚禮。」予妻大悲，謂女以魔術僞爲子形，以欺給圖坐享；並申中詈。女卽以盃水灑予妻，妻踣地，作聲呦呦然，則斲然角其首，已化形爲鹿矣。——卽隨予後者是。居亡何，女歿，予子出遊，歷數載未返。予念之切，躬跡，懼是鹿無託，故與偕。此事至奇詭，尙不厭聞否？

魔領之曰：「差足悅耳，當爲汝宥賈罪三之一可矣。」時挾二犬之叟復進曰：「予與此二犬所歷更奇，倘樂聞，請宥賈罪如前例。」魔從之。乃述如左：

●麥蘭齋期 (Mawana) 爲回教中節令，是日皆宰牛羊大饗，先分饋賤貧者，而後食之。

犬兄

挾犬之叟曰：此二犬非異族，予同母伯仲兄也。先是余父卒，遺三千西袞司，予兄弟均分之，各挾以賈。未幾，伯兄擬游他國，爲廢屠鬻財之術。去逾年，予瞥觀一丐者詣予乞食。予惻然曰：「上帝福汝。」丐曰：「願如若言。予流離至此，無怪弟不相識矣。」驚而諦察，乃伯兄也。急延入，詢近狀。兄蹙額曰：「但視予鶉衣而鵠面，不問可得梗概。縷述徒惱喪，不如已。」予閉肆相款，解衣推食，惟恐失其意。時予操奇贏至利，昇以西袞司千，俾復營運；且與同居。未幾，仲兄欲行賈，予與伯兄力止，不聽。逾年亦折閱歸。予復資其朝夕，並與以西袞司，如與伯兄數，復治舊業。

一日，伯仲於譚次力聳予出而懋遷。予頗厭跋涉，且家居列肆，亦足致饒沃，固卻之。而伯仲時時申前說，百計從臾。久之，予亦熒聽，不能無動，行遂決。而予曩畀伯仲金，彼已糜盡，予不忍窮詰，且己已

積贏至六千西袞司，予自取千爲商本，以二千分畀伯仲，餘則窖貯，備不虞。諸部署定，乃與伯仲偕行。未匝月，舟抵某商步，與貿易，利三倍。方欲振柁歸，瞥海濱來一女，服不華而姿特姘麗，就予甚暱，情話嫺嫺，且以婚媾請。予以邂逅，未得本末，力爲拒。女固請，且曰：「君豈以予孤子且貧，因而猶豫？凡求偶惟其人，家世貲財皆不足恃也。」予避其言，且黠其色，亦良願。卽爲之椽飾，成婚禮。翌日舟發，女性故柔婉，予益愛悅。而伯仲則以予獲利不貲，彼皆微僅，視予則瞠乎後，迺大嫉。一夕，予夫婦方寢，伯仲共謀致予等死，竟爲舁投諸海。洪濤洶湧，伯仲以予等必長與波臣伍矣。

當予夢中墮海，驚寤於洪波中。而予妻卽援予御空行，至一島暫憩。俄日出，妻謂予曰：「實告君，予故隸仙籍，曩伴作落魄狀，以試君方寸。辱君相接厚，今日出君於險，藉以爲報。惟君家伯仲魑蜮其心，忍殘手足，不可無以懲之。」予既稱謝，並爲二兄乞恩；復縷述前事。予妻愈憤恚，矢必報。予曲爲解，妻終不能平。頃之，攝予行空中，倏忽自崖山下。視之，則予家也；而予妻已杳。遂發窖金復張肆，規模益拓，里鄰皆置酒賀。而予時時見二黑犬向余搖首乞憐，亦不知所由來。一日，忽予妻姍姍來，謂余曰：「此二犬，卽君家伯仲也。」余大愕，曰：「一人也，胡忽爲犬？」曰：「予以術使易形，且已沈其舟。若曹忘大德，忍殘害，直獸類之不若，罰爲犬，尙從恕。倘彼知悔，十年後君至某所，當相見。」言竟而隱。今倏忽十

年矣，予間關至此，冀一覩吾妻，爲二兄解此孽耳。

時魔甚喜其言之詭怪，曰：「宥罪三之一，當如汝請。」最後至之叟亦趨伏魔前，願援二叟例，述故事以貸賈全死。所述果崑謫出意表。魔大悅，釋賈人不究。時風沙驟起，魔忽不見。賈自以此行必齒魔劍，詎得三叟娓娓談，卒免頸血之濺，豈偶然哉。此賈人以棗彈致魔之始末也。

●西袞司 (Sequins) 爲亞刺伯金貨名。

定那才得曰：「未黎明，姊盍再道，亮蘇丹必不見阻。」蘇丹微頷其首。史希罕拉才得乃道漁父事：

記漁父

有老父業漁，家貧，藉以贍妻子。每漁必先黎明，且至海濱，自立約，網不逾四下，爲常例。一日甫起網，甚沈，疑得巨鱗。力出諸水，乃赫然一死驢，網且裂，忿甚。治網再捕，比起，重如前。詎爲一大筐，實以沙土，憤欲死。愀然曰：「何不幸至此！予舍是不能治生，得魚僅足半菽，今且殆矣。」自維「生平好善疾惡，無大過，何食此述遭之報？彼鬼蜮虎狼者，轉持梁齒肥，被輕裘，怒馬疾驅，意揚揚自得，胡報施若是其爽耶？」愈思愈益恚，投筐於海。濯其網，則沙礫盈焉，並一寸之魚不可見。

時朝嗽欲上，漁父循規踧躄。曰：「上帝鑒予，日下網不逾四，三皆無獲，幸默佑，俾有所得。」祝畢，復下網。及出，則一巨餅若甕然，范銅爲之，璀璨作金色，覆以鉛，渾合無少間罅，鉛上則陷以璽印文，若虬螭之結。自忖：「以此瓶易穀，足給數日糧，雖不得魚，差勝。」撼之，覺中虛量其重，似有物；且緘鈴至密，疑或貯珍寶。刀啓其覆，中枵然，一空器耳。忽見有若煙縷者自瓶出，轟然上射，旋瀰漫四布，若五里霧；俄團掬於天空，愈凝愈厚，漸成人體狀；素爾而墜，則一魔巨而獍，醜怪駭人。漁父噉然欲仆，不能舉其足。魔大呼曰：「蘇羅門，上帝之先知，今後當服從汝，不敢跋扈矣。」漁者稍定，勉自壯，謂魔曰：「蘇羅門逝已千八百餘載，若何由服從？且奚爲而見銅？」魔熟視漁者曰：「毋饒舌，其趣來嘗予刃！」漁父曰：「予出子，胡不德而讎？」魔曰：「然，若誠出子，然終不若宥，以一事從若則可。」漁父曰：「云何？」曰：「死所惟若自擇——此子曩日矢言，予其語若，予天神也，以悖帝命，遭擯斥。蘇羅門者，乃大衛王子，爲上帝先知，神皆稟其令，罔敢踰越。予與撒加素桀，不服法，王震怒，命首相巴拉加耶子阿塞甫逮予至，命設誓永服從。予倔強不聽，王迺以銅瓶錮予，覆鉛鈴璽，璽文卽上帝尊號也，擲諸海，使予不得以術遁。凡錮禁者，期多以三百年。予當日誓言，有能出我者，必有以報；初願報以富，繼願報以盡得大地寶藏；終願使其人作最强之君主爲報。予所許益厚，竟無出我者。閱三百年，閉黑闇獄中，怨恚日

積迫而爲逞忿橫決之想，乃切齒矢言曰：『有出我者，必手刃無貸；惟聽其自擇死所耳。』今汝出我，必如誓。汝其自擇。」

漁父投地乞命。不聽。號泣爲至哀之詞，冀動其憫，復不得。漁父惶急甚，忽出詭智，謂魔曰：「予死復何言。惟一言詰若，若必以實答，上帝尊號在，實鑒臨之，妄必殛。」魔色爲動，皇然曰：「汝何詰其趣語。」漁父曰：「若曩者銅此瓶內，得無誑語，瓶至窄，烏能容若？」曰：「予實銅此瓶，復奚誑！」曰：「余不日繫，未之信。」魔聞言立化烟縷，裊裊入瓶。須臾，聲自瓶出曰：「信否？」漁父不答，視烟盡入，急以鉛蓋覆，呼曰：「死魅，曩哀匄若，若不聽，今若當哀匄予矣。予仍奉若居於海，予舍以守，免彼漁而得若，中若毒。」魔暴怒，厭於靈卽，窮術不得出。哀鳴曰：「乞翁道予罪，前言戲耳，釋予，報且不貲。」漁父曰：「願汝少安毋躁。况曩已數百年此中居，又胡事亟出。九淵潛處，當必有一日裁判汝者。」魔技索，惟切切哀乞不已。漁父曰：「點魔，汝勿妄想，予不受汝給。倘釋汝，是坐令汝以某王之待醫士寶本者待予也。予當爲汝言其事。」

●回教經典載每日回教徒當禱祝五次：日出第一次；日過午第二次；日沒前第三次；日落黃昏第四次；初更時第五次。凡奉教者皆遵守。

●蘇羅門 (Solomon) 耶穌紀元前第十世紀之以色列王，以多智著稱。

記寶本

乍聞者，爲國至小，屬波斯，民皆希臘產，王病癩，歷萬醫，不能已其疾。有寶本者，通曉丁希臘波斯亞拉伯土耳其敘利亞希伯來諸國語，精哲理，尤長醫學，疾無論至怪險，皆著手效，活人無算。聞王疾，諸醫束手，乃詣王自陳曰：「王疾非不可治，特無善治者。倘不以臣無似，俾得從事，其瘥可翹足待。」王曰：「甚善，試盡若技。果效，當厚畚若，永永勿替。」曰：「臣必不敢辱命，請以明日。」乃歸製一藥劑，俸，穴柄納藥石。至日，請王爲樂鞠戲。王從之，騎而運動焉。寶本授以棒曰：「當運動時，手具熱電，棒有藥，感之，氣周轉於體。戲已，卽回宮浴。翌日，疾必瘳。」王遂與諸寮嬖鞠，奔馳若飛，流汗如瀉。寶本度藥力已達，止之。王如言入浴，既竟，體大適。次晨，病若失，膚色清瑩，驚且喜；卽視朝，召寶本嘉獎，宴於宮。至日暮，復資以錦袍一，西袞司二千。自是眷日隆，有若輻馮乎棚疊，諸臣莫能望。有維齊性楚而媚，惡寶本見寵，且垂涎其所得，思欲入以罪而己得收其財。乘間譖之曰：「陛下所以寵寶本亦至矣。抑知彼所以來療疾者，將因以得親近，陰遂其謀，以不利於陛下。是狎虎狼於左右，危莫甚於此矣。」王

怫然曰：「惡，若言過矣！試以理度，彼欲不利於子，胡事已子疾？既生子，復殺子，愚者不出此。若殆嫉寶本而爲是言耶？彼卽隱圖不逞，予當其厄，何勞若捷捷爲！有一事足以引喻，當爲若述：昔報達某生，妻有姿，甚戀愛，不欲跬步離。嗣迫於事，不得已將有遠行。偶市一鸚鵡，通人語，有見，纖悉必以告；聲清若絲簧，尤能悅耳；且工記憶，雖事越多日，叩之，言歷歷。生瀕行，囑妻善護飼。及歸，則以別後事詢鸚鵡。鸚鵡爲覩縷，並及其妻隱事。且云：『奴虐我，夕屏諸庭，不爲蔽風雨。』語侵其妻。生憤氣填臆，嚮之如青鳥翡翠相婉變者，至是視若毒鳩，以惡語刺且詈。妻慚恚，與奴出矢言力白，謂：『鳥非人類，雖能言，不足信。』生終未能釋也。無何，生復以事出宿。妻及奴銜鸚鵡次骨，欲致之死，且證顯其妄言，乃相與畫策。薄暮，以小磨置鳥籠下，手轉之，聲隆隆然如雷發；灑水自籠下，淋浪如雨；復以一鏡迎火，光返射鳥，曳其鏡，乍隱乍灼，閃爍若激電，若是者竟夕。次日，生歸，復叩鸚鵡。則慘促其聲答曰：『昨夕懸予於庭，值雷作，電若蛇掣，破予膽，驟雨被體，終夜不得安，苦憊莫狀。』生以昨夕暢晴，何處得雷雨，必鳥妄言，則曩者訐妻隱事，皆子虛。以不察，驟致反目，幾釀禍變，忿不可遏，卽破籠攫鸚鵡撲殺之，以謝其妻。妻益號咷作受鱗不甘狀。生多方慰藉。久之，鄰言且藉藉。生微有聞，訶詰始得實，知中妻若奴謀，誤殺鸚鵡；以手搏頭，呼負負者再，悔恨已無及矣。今寶本無幾微犯若，若必甘心而始快，嫉忌固若是甚耶！

予鑒於鸚鵡事，不欲蹈覆車，貽後日悔。」維齊曰：「鸚鵡至微細，臣知某生亦未必常爲疚心。今竇本事有至重關繫，豈區區鸚鵡比。臣爲陛下計，未敢安緘默，上瀆左右，若有賺於竇本者然。臣所以不敢避嫌者，實以彼蓄謀將發，禍在眉睫。臣不言，則不忠，言則且見斥，與爲不忠也。甯受斥，惟陛下垂察。昔固有無辜而受死者，若某維齊，請爲王言之。」

●報達 (Pasdad)，今爲米索波太米首邑，在底格里河邊。

頭顱語

有某國王太子，性好畋，●王愛之，不禁；惟每出王必命維齊從。一日方馳騁於郊，突一鹿橫逸，田犬奔逐。太子亟欲得鹿，亦縱騎往，若颯電之疾。維齊追不及，遂失太子。而太子狂鞭馬，不復辨徑路。俄衆犬離披散，鹿杳不可得。始持轡倉皇四顧，欲返則已迷途。方焦急無措，瞥見一弱女子，甚娟好，泣於路隅。太子心憫，詰以故。則係印度王女，騎而出，馬驟驚，墮地，起覓馬，逸去無跡；足弱無由歸，用是戚戚。太子令並騎。女頰頰從之。數里許，見閨闔，似舊家第宅，已就圯。女曰：「是卽予家。」欲下復止，似荏弱不任者。掖之，始離鞍韉，行不顧。太子悅其美，挽轡隨其後。女入門，猶裴回不忍去。旋聞門內懽笑聲騰

於外。傾耳以聽，則女呼兒輩，「予將一美男至，肥如瓠，常偕汝曹飽噉。」復聞雜然曰：「在何所？予等飢腸久轆轤矣。」太子知遇怪，亟跨馬，力策狂奔，不辨南北。幸抵一通衢，詢途得返，白諸王。王以維齊後太子，致遭此險，立命下維齊吏，纒其首，可謂无妄之禍。

維齊述至此，仰天太息曰：「竇本陰賊險狠，以巧計圖不逞，廷臣皆不言，而臣獨苦口，臣固知不能取信。特區區之誠，不欲自昧，卽身膏斧鉞，有所不辭。倘惜微命，輕朝廷，臣萬死不敢出此。」

王至是竟爲所動，曰：「卿言甚是，不意其蓄心叵測，當亟圖之，免爲變。」命一衛士召竇本至，曰：「汝知召汝意乎？」曰：「未知。」曰：「一所以召汝者欲戮汝！」竇本愕然曰：「臣以何罪干死刑？」曰：「廷臣奏汝陽來已予疾，實欲致予命；汝罪不赦。」卽下令曰：「趣斷其首！」竇本知王入讒人言，爲所愚，乃大呼曰：「臣已療陛下疾，而以賜死報，陛下獨不知爲譖人所播弄乎？親小人者非國之幸，臣竊爲陛下危。」王曰：「毋多言，必戮汝，爲炫藝圖謀者戒。」竇本見左右將持之下，乃瞋目怒視，眦欲裂。左右稍辟易。竇本復請於王，乞歸田里，不可。乞盡籍其產以贖，不可。乃曰：「乞賜臣苟延一日命，歸別妻子，並所蓄禁方，向祕不示人者，願公諸世；更有一祕冊，尤奇異，擬供乙覽，當亟料量之。」王怒稍解，曰：「何書珍奇若此？」曰：「試繙閱此書，至第六葉之左方第三行，則知吾頭雖斷，仍能與陛下語。」

王欲觀其異，命衛士從至其家監視。時內外聞竇本語，爭喧傳，詫爲未有。翌日，羣官及百執事皆集。俄竇本挾一巨册至，索槃一，並脫書套授王曰：「吾首墜，置之槃，而以書套承頸，則血止。可取書閱如法，臣之首尙足答明問也。然臣無罪，雖臨命，願稍緩須臾，惟陛下鑒憫。」王亟欲問其死後言，益迫欲殺竇本，曰：「汝徒事煩乞，吾志已決，汝其速卽刑；卽有言，有汝頭在。」衛士承旨，前刃揮，頭落槃，頸血潮湧，亟蒙以書套，血乃不溢。視頭顱，則領著槃底，日灼灼流膿，睫猶瞞瞞然。俄啓齒曰：「盍閱吾書。」王啓書觀，見首次二葉相切不析，卽以指蘸舌上津開之，至第六葉，則素紙無字迹。顧謂頭顱曰：「字安在？」答曰：「再繙則見。」王仍蘸指繙如前，突體中大震，暈然而仆。頭顱厲聲曰：「汝擅作威虐，使予無罪而就戮，予豈甘枉死！此書葉有毒藥，已入汝腹，汝必死。今而知爲君上者聽譖言，施暴酷，刑殺無辜，不旋踵自食其報。此亦天降之罰，以儆殘虐，特假予手以示在廷，後之在位者尙慎旃。」語畢，王已絕。頭顱猶蠕蠕動，俄作太息聲，目瞑而色變矣。

漁父旣述此事，謂魔曰：「王倘不致竇本死，烏得禍及其身。汝於予何獨不然。脫嚮者汝允予請，予亦何忍戕汝？汝今尙奚言？予之待汝，亦以直報怨耳。」魔曰：「報復非長者所出，君胡爲徇澆俗？幸勿如伊瑪之待阿替加也可。」漁父詢其事。魔曰：「能釋予，當縷爲君述。」曰：「且將繫石沈之，胡云

釋！一魔曰：「然則予將踐予初誓。君誠釋我，當語君致富術，巨貲可立得。君老矣，業漁而霧露，與履厚而膏梁，其甘苦君必能辨。舍苦就甘，必君所願。」漁父苦貧乏，又衰老，將不任漁事，常以是戚戚，聞是言，拊髀雀躍曰：「果使予富，必釋汝，然必誓諸上帝。」魔如言，漁父爲發覆，則黑煙仍縷出，俄成形，卽蹴瓶入海，曰：「此瓶大惡！」漁父曰：「汝殆欲背盟，抑汝欲我以寶本告希臘王之語語汝耶？」魔曰：「否否，擲此瓶，覘汝膽耳。趣攜網從予往。」遂相與繞郭，度高山，至一曠野，彌望廣互，有四小山環若堵；湖水瀦其中，波光若鏡，景色清逸。魔令漁父網於湖。見湖魚以羣至，白青黃赤具四色，鱗燦爛眩人目。舉網得魚，四色各異。魔曰：「以此魚呈蘇丹，當得厚賚，較汝罟網生涯，所得奚翅倍蓰。嗣後可日來此，惟日不得過一網，不然，有後悔。予言止此。」卽以足蹴地，磕然有聲，裂一阱，洞黑不可測。魔躍入，地合如初。

●相傳蘇丹馬麻特獵時扈從甚盛，獵犬以四百計，俱衣錦繡，飾珍珠黃金，所帶頸圈皆以寶玉爲之。

四色魚

漁父守魔言，日漁於湖，無再網者。以白青黃赤四魚進蘇丹，蘇丹諦視，贊羨不去口。且曰：「有異色必有嘉味。」以魚付庖人，資漁父金幣四百。漁父驟得巨金，喜心翻倒，轉疑爲夢，神恍恍然。趨至家，則妻孥踰門而望。漁父出金於懷，瞠目而呼曰：「其夢耶？」妻不知所謂，卽詰金所自來。漁父具白，且恐爲幻境。妻力言非是；搯之痛，方知非夢。乃抱金而笑，置好衣美食，儼然以素封自居矣。

是日，蘇丹命庖人烹魚，方置諸釜，已炙爛其半。欲轉之，而垣忽現一竇。一美婦自竇出，麗服靚飾，珠光寶氣，燦耀心目。持一楮，金色趨釜前，以楮擊魚曰：「魚乎，魚乎，爾不犧身，欲何居？」言之者再，四魚共昂首應曰：「唯。」復有聲若答語，不可辨，聲出自釜，鏘然可聽。婦遽覆其釜，身入竇，竇合。庖人大驚，急起釜視魚，則已焦若黝炭，不能供膳。駭且恨，計無所出，哭失聲曰：「是大怪事，告蘇丹必不信，將譴死矣。」時維齊至，詰悉其故，大詫；復疑庖者之僞言也，欲自試之。復向漁父索魚如數。漁父期以翌日。投網復得若前魚者四，呈維齊。維齊躬詣庖，命烹之，欲覘其異。庖人甫從事，婦復出，語魚覆釜，旋返竇，均如庖人言。維齊拍案呼曰：「事大奇！必白蘇丹。」蘇丹卽下令漁父欲得魚，越日仍以四色魚進。蘇丹悅，復賜以金幣。屏左右，獨偕維齊，於宮中列鼎鑪，烹如法。俄雪色之壁忽陷一穴，一黑人出，貌獐惡，衣如其面，執綠楮，擊魚覆釜，一如婦所爲，倏忽間入竇俱滅。蘇丹亦驚惶失色。召漁父，叩得魚自何

所曰：「得諸湖，環湖小山四，甚幽舊，騎而往，不三小時可達也。」蘇丹謂維齊：「附郭有此湖否？」曰：「否，常敗於郊，六十年間，山原無不至，瞭然胸次，未聞有似此湖者。」蘇丹命漁父爲導，率諸臣前詣。至則果湖水澄然，四山圍繞，四色之魚喁喁呷波，泳游自得，顧而樂之。詢左右，皆謂前所未見。蘇丹欲駐此一探究竟，命依岸張幕，與維齊居焉。

嚮晦，蘇丹謂維齊曰：「以烹魚見種種怪幻，甚費解度。此澄泓而透迤者，突自何來，尤令人咄咄。予將微行，詢其實，脫不得，誓不返。汝守幕以俟，祕勿洩。有自事者至，但言予體小不適，惡露而已。」維齊以冒險諫阻，不聽，乃易服佩劍出。時凌晨，沿湖登坡陀，有徑循而上，喜不崎嶇。越岡，則平原廣衍，遙望有室宇巍然峙。漸近，則宮殿至莊嚴，皆礮石斲壘，黝而瑩，護以精鋼，光益爍灼。歷階升，殿扉洞闢，睇之，泯泯然門戶重布，而闕寂無人跡。度「此宮非恆人居，豈虛宅耶，何無應候者？」心益疑。既而撫佩劍曰：「以是爲衛，復奚懼。」至廡，驟呼門者，不聞答。益進，則甃甃貼地，几榻皆麥加[●]上材，雕鏤工巧；罽毼懸幕，備金碧綺繡之觀。旋達一廳事，四隅有金獅四，鬚鬣如生，皆張其喙，噴水若銀縷上射，逾屋簷數丈，始霏霏如煙霧散落地。以文石映日作金星色。蘇丹稍槃桓，步抵一園，樓臺水木，窈曲清華。萃無數羽族，飛翾往復，千名百種，交鳴互唳，出奇妙音。蓋上覆巨網，高互無際，叢樹山石皆包蘊其內，以

是籠羣羽，得以聚覽。蘇丹遊矚久，稍倦，憩亭間。葩卉紛錯，自成馨逸。忽隱隱聞悲聲，來自廡後。近聆之，若罪人受刑訊者，且慘呼曰：「悲夫，吾安能久罹此酷！願上帝速我死，毋令日夕受窘苦也！」蘇丹隨蹤跡，至一別廡。舉帷入，則一少年坐殿上，座距地僅數寸，服甚都，貌頗端秀，惟蹙頰淚目，態狀至憂戚。卽前致禮。少年鞠躬不起立，既而曰：「辱承枉臨，當起逆，奈受窘不克遂，乞恕之。」蘇丹曰：「請勿拘儀文。惟君何悲慘乃爾？肯見示本末，當勉爲助。此宮邸建何時？君何獨處？宮外之山若湖何名？湖魚何山皆何色？乞縷述爲幸。」少年流涕長潛，嗚咽不能答。蘇丹惻然復詰。少年褰裳露下體以示。察之，則腰以上爲肌膚，腰以下至足，已極然爲黑石矣。蘇丹大驚曰：「觀狀使心悸，胡致此？請不吝齒牙。」少年揮淚謝曰：「當如教命。」遂肅蘇丹坐，卽觀述如下：

●麥加(Mekka)，回教聖地，在紅海東岸黑扎斯。

淚宮記

少年曰：此爲黑島國，在四山臨海中，石黑如墨，故名黑島。予父穆黑麥得主此，視湖水瀾瀾然澹漫，卽予父建都地也。父歿，予嗣位，娶中表妹爲后，凡五年，初頗篤伉儷，繼而后漸淡漠，以路人待予，情

迴異疇昔。一日食後，后詣浴室，予倦臥。二宮婢來，一傍予肩，一足後，持孔雀扇爲驅蠅，以予熟寐，相與耳語。一婢曰：「王溫麗若是，而后猶不悅，得毋后過？」曰：「是不可解，后每夕必外出，事殊曖昧，王竟夢夢耶！」前婢曰：「彼烏能覺！寢時，后日以水進，陰入某草汁，使王酣臥竟夕，任他出，無從知。雞鳴后歸，以一種香置王鼻，須臾王寤矣。」爾時予特僞睡，悉聞其語，佯欠伸作夢寤狀，而后已至。俄夕食後，如寢室，后仍以飲進。爾時牖尚闌，予持杯傍牖，作舉飲狀，潛潑飲牖外，后未之知也。卽以杯還后，示飲盡。乃就枕，予僞鼾。后遽起坐，作縮鼻笑曰：「汝安眠，作好夢可耳。」亟著衣出，予亦衣而持劍尾其後。后履聲籍籍，予潛步越數重門，但聞后口喃喃，鍵自啓。旋入園，趨林薄中，徑縱橫交錯，藩籬透曲。予以籬自蔽，從而潛覷。突一男子攜后手，行且語，喁喁甚密。后曰：「予愛君無以復益，君心尙未厭耶？予欲表愛情於君，當於朝暾未上，使此般繁都會悉化爲墟，巍垣巨宮置諸漠野，諒君所雅願者。」言次，已步與予近，予拔劍突出擊男子，中頸，嗥而仆。予疾藏身，自別徑歸宮。時已曙，予度男子必死，心大快，解衣就寢。寤，見后臥方酣。予起盥漱，出視朝。比回，見后首若飛蓬，淚瑩瑩盈睫，謂予曰：「不意天降禍譴，兇耗迭至，妾悲痛塞胸，致起居無狀。」予詢其得何兇耗。曰：「母死病，父死戰，兄墜崖亡，諸戚屬皆殞歿，能何悲慟！」卽嗚悒不自勝。予知其故，佯慰之曰：「遭此不幸，誠不能已悲戚。尙望稍自節抑，勿過

哀毀。」后閉門飲泣。閱一載，白子於宮中建一圓頂閣，謂「自選家禍，百念皆灰，將居此終老。」子從其請，顏其閣曰淚宮。君遙睇，峯然而降出者，卽此閣頂也。后入淚宮數日，余乘間竊覘之，見一男子臥複室中，狀若垂斃，卽前受劍斫者；后在其側，語切切若訴。予始知若人未死，蓋被劍後，后以攝魂術救之甦，第氣奄奄不能言動，莫辨生死，故后特築是宮爲彼養痾所，已則日夕侍。噫，昵所歡乃不恤勞瘁若是！且聞后曰：「覩汝萎頓狀，予肝心欲裂。豈汝將長此默默耶？苟得汝一言，予可大慰。憶昔與共遊笑，娛樂何極。汝倘舍予長逝，予胡能獨存！」言時，聲復哽噎。予氣涌如山，姑強忍，卽舉武入。后聞予履聲，皇然出，有戚容。予仍陽爲慰解。后蹙頰，意若不樂聞予語。予欲覘究竟，不卽發覆，默然出。久之，復潛往調之，見后仍匿。是人複室，所以調護撫慰之者良至。予是時忿極不可抑，蓋后所眷爲一土著之黑人，失行喪恥，莫此爲甚，當使齒子刃。乃闖入大呼曰：「此墓所誠爲汝二人設者！」后勃然變色曰：「禍由汝起，汝殺予所愛，予尙隱忍，乃敢以惡語加！」予曰：「然，恨爾時未卽殺若！」言次，抽劍刺后腹。后側身避，嗤然笑曰：「嘻！何怒之甚？」卽脣翕闢，若誦呪，俄喝曰：「罰汝體半爲石！」轉瞬間，予已成此不生不死狀。彼復以術攝予至此，毀都城作赤地，昔爲朝市，今則爲寒沙瀦水。湖中之魚，皆居民所化；所以區四色者，民爲摩薩門則魚色白，奉波斯教者色紅，奉耶穌者色青，猶太教徒則色黃。環湖之小

山四，本皆海中島；石色黑，敝國以是名，彼亦以術移來。作種種怪幻，心猶未慊，日必鞭予背至百，且扶且詈。雖半體未化，已無完膚。復被予以至穢之狗皮，外蒙錦服，非欲掩予醜，實戲余犬而衣錦耳。予亡國辱身，受此奇厄，將伊於胡底耶！——言至此，泣數行下，怨憤之氣積胸際，若鼓鞀然。

蘇丹聞之惻然，且代爲扼腕曰：「君蒙辱已極，是可忍，孰不可忍！請以妖婦及黑人之居處見告。」黑島王曰：「黑人居淚宮，宮形若墓，有謬門，通城堡。妖婦恆於日出時挾鞭來笞予，雖風雨必至。至必攜瓶一，中貯液汁，笞予畢，卽持以飼黑人。惟黑人自負創後，一息僅屬，偃臥不語；婦以是常鬱鬱。」蘇丹曰：「遭變如君，誠亙古未有。將來書之史乘，知婦惡無極，足爲警戒。惟是仇當亟復，予敢竭區區，以脫君厄。」卽告以至此之由。因與密議，約明日舉事。時夜闌，蘇丹假寐，而黑島王日炯炯東視，蓋亟欲冀事成，得離危苦。俄而晨光動，蘇丹起，弛上服，使得趨便。把劍疾至淚宮，蠟炬成列，光燦燦，鑪香繚繞。瞥觀榻有蒙衾而臥者，啓視，則黑人仰而閉目，氣咻咻然。亟舉劍絕其吭，投尸宮井。卽臥其榻，藏劍，蒙衾於首，以俟后至。而后於黎旦達王所，褫衣痛扶。王哀號乞憐。后曰：「汝忍戕予所愛，安望憫汝！」鞭竟，回淚宮。時蘇丹遙聞鞭扑及乞哀聲，知黑島王受后辱，益憤憤，欲跳身殺后。繼思非萬全策，強抑須臾。頃之，后至，坐傍榻，衾未啓，不知爲蘇丹也，撫其體歎曰：「汝創行瘡矣。胡奄然勢若不起？汝曷不勉

爲言，忍令予悲鬱？」蘇丹效黑人語，作委頓怯弱聲，嗶然若不能舉其辭者曰：「累后焦灼。」語戛爾復止，喉中作微喘。后不覺眉舒而色喜曰：「願若徐徐語予。」蘇丹曰：「有一言，願聞否？」曰：「噫，予何吝於若？若豈不知，何尙出此不由衷之語？」蘇丹曰：「黑島王果爲予仇，然受虐辱亦至矣。日日遭鞭挾，呼譽聲達於外，予病中實不耐此曉擾。願早釋，屏使遠遜，俾予得靜攝，勝藥石多矣。」后曰：「若欲釋彼，當唯命。」曰：「然則亟料量之，免予耳根不淨。」后迺持盃水，至黑島王所，口喃喃，水卽涌沸，卽以灑王體，曰：「復爾形，當自新，否且永沈淪。」語甫畢，而王半體已易石爲骨肉，舉趾蹣跚，喜呼上帝。后趣其遁跡，且曰：「再至，死不遑！」王得解脫，亦不暇答，忿息奔曠野，匿以俟蘇丹。

時后復回淚宮，以釋王告。蘇丹微應曰：「惜孽根未去耳。」后曰：「何謂孽根？」曰：「若毀滅四島之都邑居民，使無遺噍。每至中夜，湖水星沸，四色之魚銜易形宿怨，咸昂頭波面，口噉噉訴上帝，欲圖報復，致觸帝怒，故斫我生機。此所謂孽根者，其亟爲解。若返時，予當以手授若，持予起行也。」后大喜曰：「若疾果能亟瘳，予何惜爲若造福。」立詣湖畔施其術，一剎那間，湖山盡杳；城郭市廛歷歷如昔；四色魚皆得復形爲各教徒，紛紜錯雜。蘇丹之從官突見幕四周皆居室，熙攘往來，絕非先時曠寂之象，駭不知所以。后返宮呼曰：「已如若言，可速授予以手。」蘇丹曰：「然。」捉后臂起，潛出劍斷其

腰。出詣前約所，見黑島王，謂之曰：「大仇授首，子辱已湔。鐘虞依然，可以復辟。」遂縷述殺黑人及后，並設策救王拯民事。王感極流涕曰：「大恩生死肉骨，沒齒不忘。雖距大邦遠，願負弩爲先驅。」蘇丹曰：「去敝國四五時程耳，胡言遠？」王曰：「否否，向者妖婦以術縮四巨島爲培塿，千里若咫尺，故數小時能達。今一切復舊觀，以程度之，至大邦當期以匝歲。」蘇丹大異，然知王所言皆實，齷然曰：「歸路縱遼遠，然予得爲子手殲巨惡，亦無負跋涉矣。」王曰：「君大有造於藐躬，雖糜捐無以報。願長侍左右，不欲戀區區小邦，致遠睽顏色。非敝屣予國，實瞻就之誠，不能自已耳。」蘇丹曰：「若願偕予歸國，甚善。予知若誠懇。予老矣，似續尙虛，今而後卽以若爲嗣，後當繼予爲王。」於是黑島王斂庫儲金帛，載以百駝，衛以五十騎，復部署一切定，迺成行。越一載，蘇丹抵國，先以使報。臣庶夾道迎。翌日朝，蘇丹宣詔，以黑島王爲儲，賜羣臣有差。又以黑島王獲救實由於漁父之進魚，迺復召漁父，以金帛厚賚之。

●土耳其俗，恆於墳上築一圓頂閣，以別於尋常屋宇。

二 黑犬

當加利弗●赫命挨力斯怯得時，報達有業負荷者某甲，雖窶賤，而性敏，善解人意；晨則趨達市，挈虛筐鶴立，俟雇者。一日有婦踽然來，甚少艾，以輕紗翳面，明眸若水，瑩光外射。經甲前，止謂之曰：「荷而筐，隨予往，當昇而資。」甲忻然諾，自口其心曰：「幸哉此邂逅，樂莫與儔矣！」

行甫數武，抵一宅，外戶闔。婦以指剝啄，俄呀然闢。一叟出，鬚髯若雪，貌莊嚴，若耶教徒者。婦未與語，但授以金。叟似會意，返身入，挈酒一瓶出。婦命甲受而貯諸筐，荷以從。甲如其言，途中復竊竊自語如前。

頃之，人一果肆。婦購蘋婆、桃杏、檸檬、橙橘諸果，又蓮及茉莉暨他名，齶若而種，盡命甲收置。復至屠肆，購二十五磅肉；而白花菜、太勒貢●瓜芹之類，所買亦稱是；至榷桃、榛杏等，數益夥，悉以屬甲。甲料量竟，從容請曰：「敢問夫人尚欲購他物否？」購則小人請爲馱馬及駝，備任載。婦不之答，惟嫣然一顧，似笑其甚慧者。

旣而詣藥室，購椒蔻、龍涎之屬，復置甲筐，趣之行。甲殫力荷而趨，流汗如瀉。俄至一巨宅，前列圓柱，雕縷精美，以象牙爲門，瑩潔可鑑。婦止，手搥戶。方貯立時，甲潛諦視，神爲之奪。意「婦服飾麗都，必貴家女，然胡不憚僕僕得毋爲侍婢行？」欲展問邦族，復囁嚅。而戶已啓，一麗人自內出。甲私念生平

所寓日，未有若是豔絕者。正凝想間，婦似已覺，乃含睇以笑。甲亦木然荷擔相對立，狀類癡，竟不顧門以內人。忽聞麗人呼曰：「姊，胡所待？恐荷擔者重且不任矣。」

婦聞言，導甲入麗人亦闔扉偕進。經曲廊，達一廳事，廡環繞，旁連別院。後有客室，陳設尤精雅：中設修廣之榻，皆鑿以琥珀，雕檀承其趾，金剛石間錯之，異錦爲綉馮，燦若霞絢；琢文石爲巨盤，上有師子，鬚聳立，金色炫耀，呀其吻，噴泉若瀉珠注槃中，清燭毛髮。

甲負重，行頗憊，第觀此華屋炫飾，裴回徒立，已忘弛負擔。俄見一麗服之貴婦人出，踞榻坐，尤修美出二婦上。甲方注目視，二婦亦連翩來前。貴婦起迓。方悟其非侍婢。蓋貴婦爲蘇培特，啓戶者爲舍非，購物者則爲愛米也。

蘇培特見甲，顧謂舍非愛米曰：「彼所負荷，將毋不勝，盍使息肩？」二婦聞之，卽爲甲取巨筐下。蘇培特亦爲臂助，出各物於地。愛米以金犒甲甚厚。甲延緣廳事，不忍舍。時愛米已褰面紗，容光若芙蓉映初日，益媚豔無匹。甲幾不能自持，屏息竚立者久之。

蘇培特始意甲憊於荷，作小休憩，夷然不爲忤。繼見其久不去，疑其未足於所犒也。顧愛米曰：「盍益之，令亟去。」甲聞言謂蘇培特曰：「小人知足，何敢有他求。且予責已了，知不當久留。竊不避

罪斥，實則獲瞻顏色，不知心之游於無垠；唐突之僇，幸乞垂宥。且夫人輩坐無他客，談讌之際，必寥寂寡歡，與予曹相聚，恨不得有女友在座者何異。」繼又誦報達常語曰：「坐非四人，雖飲不歡。」意蓋欲蘇培特等留以足數也。

蘇培特等聞言，相顧而笑。有頃，作色曰：「子毋乃不自量。雖然，子既不知我曹爲何人，不妨實告。予三人本姊妹行，一切皆得自主，無干預者。且地甚祕密，外間皆無從聞予家事。先哲有言，『獨扇之祕毋稍漏，否則人將爲予左右。』蓋已既不密，焉責人言。予曹之所以永矢勿告者，職是之故。」

甲曰：「小人雖初承警效，已知夫人輩持執高尚，非庸俗比，向慕之惻益油然而生。且自信一管之窺，尙無差謬。雖愚蒙操賤役，頗亦自愛其鼎，遇事兢兢。嘗誦科學史傳及諸子格言，尤深佩某氏之論，謂輕佻者易僨事，謹愿者克保全，無他，慎與不慎耳。竊不敢力行此義，不敢違背。故人或以密事告者，入予之耳，若鍵失鑰，無復再啓之日。」

蘇培特聞其語，隱避之，然不遽允所請，齟齬語之曰：「子亦知予曹今日之宴，其價值爲何如？子然一身來，恐於義不能奉屈。一時舍非亦和之曰：『子亦聞常言乎？』投豐者報乃厚，否則拒恐後，』蓋禮尙往來，亦以免素餐誚也。」

甲是時色頗沮，策無所出，足趨趨將行矣。愛米忽起而告其姊曰：「予觀此人尙不癡，留此當不至債我事。方入市時，彼荷重力趨，始能速辦。且途次與予語，亦頗黠，非僮父者流。故不敢避嫌，請假以辭色，惟姊察之。」

甲聞言，卽趨跪於三婦前，以脣接地，申謝意。且曰：「蒙大度逮下，俾小人得無量幸福，既不敢辜厚意，又不敢自滿，願得給事於階前。」言次，以所得犒金返諸蘇培特。蘇却之曰：「向所贈者以酬子勞，無庸返。我曹所以留子者，以子慎密能不洩，甚喜子能遵我誠也。」甲唯唯。時愛米卸行衣，並去長服，以購得諸物列几案。無何，嘉肴旨酒雜沓俱進。三婦以次入席，命甲侍坐。甲心悅悅然不能自主，不知此境之爲真爲幻矣。

三婦雖入席，然清譚耳，不專意飲啜。愛米坐近食架，循亞刺伯俗，取架上酒，先自斟飲，再酌進三婦。三婦各盡其觴，還奉甲。甲受觴時，吮愛米手，並歌以將意。歌曰：「風香滿酌兮美人貽，芬芳馥郁兮傾金卮。」歌闌，一飲盡。三婦喜甚，各作歌酬之，雜以談笑，終席甚歡。

維時已薄暮，舍非謂甲曰：「可以行矣。」對曰：「行將焉往？自顧微末，辱不棄，叨待盛筵，區區寸心，惟知有夫人輩，不復知己之有家矣。無論處置何所，惟命是從，安否不暇計也。」

愛米聞甲言，復請於蘇培特曰：「妹意似不妨姑從其請。」蘇培特曰：「妹謂可，即可之。」語甲曰：「吾允汝請。但一言諄汝，當謹記，汝宿此，當一切守吾誠，凡我曹行事，無論與子有無關係，不得稍干涉，否將不利於子。」

甲曰：「諾，謹受教。卽事有出子意外者，亦且安之若素，不敢稍與聞，致蹈妄言之誡。且小人雖時或有一隙之明識，然拙辭令，善遺忘，自問無干涉才，請毋過慮。」蘇培特復正色語曰：「所以諄諄告誡，非故立苛禁，實我家舊例也；汝試觀扉後所書。」甲如言趨視，有金字一行曰：「凡干涉非分事者，必殃其身。」誦畢，出謂三婦曰：「明誠昭然，誓不敢越俎。」

於是愛米出晚餐。時室內外燈火洞明，奧隅背徹照，爇龍涎蘆薈之屬，醴醕充室。四人復以次入座，飲酒度曲，相對樂甚。初三婦欲醉甲，力勸釀。甲素雄於飲，爵行無算，神觀益澄爽，談辯酬答不少減。三婦益器之。未幾，聞搗戶聲甚急，各起立，將出視。舍非疾趨出，蓋啓閉爲所司也；餘立以俟。無何，舍非入，言「來者爲三噶稜達，㊟冠服履飾無少異，皆眇目，髡首，雍鬚眉，自言初至報達，會天暮，無投止地，誤以余家爲逆旅，故來搗門；可否假以廐中一席地，俾免露宿？」又言「三人皆年少，儀表亦瑰偉，所異者面目一致耳。」言次，驟然而笑。蘇愛二人默不語。舍非復請曰：「將許其請乎？吾意彼三人來此，今

夕之敝當倍暢。且暫寄一夕耳，明日卽行，於我曹事無絲毫損也。」

蘇愛有難色；舍非固請，若急欲引之進者。不得已從之，曰：「彼三人者入，願勿語以所不應知之事，並導觀扉後書。」舍非喜得請，不俟言畢，卽疾趨出啓扉，導三噶稜達入室。

噶稜達既至，見蘇培特等，鞠躬致敬。三婦起答，慰勞有加。既坐，噶稜達目眈眈矚，華屋麗人，互相輝映，方豔羨不置。旋見甲注目視，疑爲同類；又詫其不減鬚眉。其一人率爾語甲曰：「汝其亞刺伯教中之叛亡者與？」

時甲已中酒，頹困欲眠，突聞噶稜達語，氣驟涌，張目斥曰：「毋干預他人事！汝未覩扉後書乎？既至此，當守約，毋妄引人爲同類也。」噶稜達曰：「君勿怒，某當受君教。」蘇培特及愛米見甲眸睽睽視噶稜達，色殊惡，卽起而排解，蓋不耐其喧嚷也。

爭既解，三婦肅客就坐。舍非復出酒肉相饗。噶稜達皆痛飲大嚼。既畢，欲奏曲爲主人壽，就索樂器。舍非奔取波斯笛二，巴斯款羯鼓一以出。噶稜達各取一炫所長，合奏之。三婦故諳樂律，歌而和，笑聲間作，幾斷續不成音。

歡洽間，又聞搗戶聲甚急。舍非輟歌，起而趨出。——言至是，史希罕拉才得④謂蘇丹曰：陛下欲

知此事之究竟，請先言深夜搗門之人。蓋是時加利弗嘗微服夜出，謁民隱，是夕偕維齊蓋發，總監末司落，僞爲商人裝，巡行衢市。至三婦居所，聞笛聲悠揚自內出，雜以語笑，加利弗謂維齊曰：「是家歌吹雜作，且人語甚嘈晰，不知何事。予欲入覘之。」蓋叩其戶。維齊傾聽移時，語加利弗曰：「似有數女子飲酒爲樂，間以歌笑，若已靛醉者。猝闌入，擾若輩興，似非所宜。」王曰：「無傷，試入視。」

蓋發不得已剝啄之。舍非出啓門，燈光灼照，見舍非有豔色，驚絕。乃詭稱「皆毛沙爾商人，十日

前抵此，舍逆旅，儲貨甚富。荷諸賈人雅意，與出遊，興讌樂，佐以跳舞，流連無虛日。今夕宴旣醉，樂甚，酣歌不輟，幾忘夜闌。警卒出巡邏，以深夜喧呶犯國例，破逆旅門，拘同飲者十餘人以去。余等聞聲先踰垣走，迷徑，且困酒行不識途；又恐遇更番警卒，以非土著，必詰難；且門禁嚴，亦難再出。正進退維谷，聞歌管聲出貴第，急何能擇，冒昧投謁。倘荷垂憫，不吝廈庇，當各竭所長，以助清興。否則借尺地爲一夕留，亦爲惠多矣。」

舍非視三人者貌偉岸，知非常輩，言「不能自主，當代請命。」卽返身入，就商二姊。二姊不知所對，然素慈厚，念「若曹來異域，迷途昏夜，倉猝相投，不宜拒絕。且旣納三噶稜達矣，何薄於此。」遂命舍非導之入。加利弗等方徘徊戶外，聞舍非肅客聲，大喜，相將俱入。旣登堂，與三婦及噶稜達爲禮，甚

恭謹。三婦以爲眞商人也，答以常禮。既坐，蘇培特曰：「諸君臨顧，欣幸無量。竊有約言，不識肯垂納否？」蓋發曰：「荷高厚見留，敢不承清誨。」蘇培特曰：「諸君在此，遇事但寓目，不得叩所以；違將不利於諸君。」蓋發曰：「夫人勿疑，某等既無偵事責，亦非選事者，斷不敢以非分妄預他人事。」要約既畢，各就坐。三婦乃出酒肴饗之。

蓋發與加利弗覩此狀，又見三噶稜達均右一目眇，不勝奇異，欲一叩其故，釋疑慮；又以約言在，不能置喙。見食器整，陳飾麗，而坐客則錯雜不倫，乃竊竊然疑爲妖。

時坐中談言讜起，人自爲說。而噶稜達被酒，忽趨然起舞，作種種怪式。三婦及加利弗輩皆鼓掌。舞畢，蘇培特謂愛米曰：「妹來，客殆不以我曹有所拘束，我何妨行我之素。」愛米會意，起撤席及諸樂器，舍非助之。內外掃潔除，部署諸物，不少凌亂。爇燭，焚香於鼎。坐噶稜達等於左，坐加利弗等於右。顧謂甲曰：「來，可起聽予使矣，豈子健若馬者，乃圖自逸。」甲醉夢初醒，攬衣起呼曰：「小人已豫備，一切惟夫人令。」舍非曰：「善，不常復曲而肱。」頃之，愛米取椅置室中央，啓旁小室戶，以手招甲曰：「趣來助余。」甲急趨入內，見愛米引二黑犬出，各繫以巨練，命甲牽至客座中，而自以鞭授蘇培特。時蘇培特坐噶稜達與加利弗間，容肅然若不可犯，起謂甲曰：「噫，吾曹當盡職。」遂捲袖，赤半

臂，執鞭，謂甲曰：「牽一犬與吾妹愛米，而以一授我。」甲如言，蘇鞭犬。犬大嗥，且屈膝作哀求狀。蘇培特不顧，若坦然無所動。坐客皆踉蹌不安。既而蘇培特疲於扶，喘不息，始擲其鞭，仍練繫犬前足，睫淚數行下，與犬相對泣者良久。無何，以巾拭犬淚，且與接吻。畢，乃以練授甲，令牽入小室，圈禁之；更以一犬進。

甲既送犬入小室，繼牽愛米手中之犬至蘇培特前。蘇鞭之，哭之，拭之，吻之，命甲牽交愛米，繫禁之，一如前。甲以坐上客，忽職牽犬之役，迫於不得已，然心怏怏，有不豫色。

噶稜達與加利弗等見蘇培特所爲，皆噤口咋舌不審其用意。蓋回教規以犬爲不潔物，何以蘇培特親加鞭撻，且爲之拭淚接吻，駭異殊甚。加利弗尤急欲知其故，隱令蓋發叩之。蓋發掉頭他顧。加利弗屢促，蓋發置不省。然三婦所爲，其奇詭且有不止此者。

蘇培特立室中久之，目瞠而身欹，若甚倦乏者。舍非曰：「姊盍小憩，妹當代勞。」蘇曰：「諾。」遂還睡椅坐。加利弗等仍列其左右如故。

加利弗等疑愈甚，持緘不敢發，寂然相對。未幾，舍非起，至室中央，謂愛米曰：「吾妹且起，知吾意否？」愛米卽起入一密室，非前繫犬所。有頃，持一匣出，以黃緞覆，以金綠錦飾。至室，啟匣出一琵琶，呈

舍非。舍非取彈之，自度曲，聲幽咽若夜鳥啼。坐客聞之，皆悲來填臆。數闋後，以琵琶授愛米曰：「吾倦矣，妹請繼我而歌。」

愛米接彈之，且續其姊之歌。未幾，聲漸細，忽斷忽續，至幽眇處，似遊絲一縷颺天際，飄撇若不可見，蓋不能成聲者屢矣。蘇培特曰：「異哉吾妹之歌，何哀怨之深耶？」愛米不答，歌不輟。既而弛上服，袒其胸，膚色不如其面皙，且斑駁有創痕。觀者益詫怪。而愛米歌聲愈益悲，且媚髮朦眸，勢若氣竭不支者。

蘇培特舍非起助之。噶稜達曰：「異哉，吾輩不如野宿，尙不見此詭駭事也。」加利弗就問故。對曰：「吾固無異於君。」加利弗曰：「汝既與讌，非與彼同居者乎，當能悉其所以虐犬之故。」曰：「我曹以投宿至，非與同居，特早君數秒鐘來此耳。」加利弗疑益甚，指甲曰：「此君曾受婦使，牽犬往來，必能知本末。」噶稜達潛撼甲臂，密詰之曰：「彼婦人胡擊二黑犬？且胸際胡著創痕？」對曰：「吾敢誓言，予之不能言其故與君等無異。余雖此間土著，然向未與諸婦習。公輩疑余知其事，不知同在雲霧中耳。謂余不信，有如上帝。雖然，事固可怪，且室無一男子，吾亦疑之。」

加利弗聞甲言，疑其爲飾說，其欲知究竟之心益堅切不能已。私謂衆曰：「彼三弱女子耳，我曹

七人，何難強之使言。不聽，則施以威，無不濟。」蓋發力排其議，且耳語，諫勿鹵莽，使噶稜達等知其爲加利弗也。並曰：「我曹當自顧名譽，亦憶我曹初入時，彼固以我爲游客；且有干涉非福之言，切切相誠。必欲求其故，是自取不利。食言受咎，噬臍莫及矣。」

言畢，復密告加利弗曰：「天將曙，盍回宮，臣當再來此，挈以入，臨軒問之，何患不得實？」加利弗性卞急，不聽。乃議孰先發言。加利弗推噶稜達，噶稜達辭；乃共推甲。甲慨然諾，將啟齒矣。蘇培特已聞其謀，色頓變，止歌，大聲言曰：「君等何事，而佔畢耳語，紛紜不已也？」

甲乃曰：「諸君欲乞夫人語，所以鞭犬而復哀之之故，與此夫人胸創之所由來。此諸君欲知之本意，而特假口於僕者。」

蘇培特艱然不悅，顧加利弗與噶稜達曰：「若所言，是否由公等嗾使？」衆雜然應曰：「然。」蓋發獨不附和，默不答。蘇培特以諸人有意犯其忌，怒甚，數之曰：「予曹以厚意，許汝等暫憩，且引爲上客。懼汝等不諳吾法，或失言致禍，故再三申誠，語汝等不得干涉不應知之事，否則將受不利。以汝等堅矢捫舌，故我曹以禮貌相接。不謂言猶在耳，汝等明知余輩所忌，敢故犯不韙，是誠何心！似此反覆無常，不知自好，惡能貫而罪！」言竟，足踢地，並擊掌者三，呼曰：「趣至！」則門磅然關，有悍僕七人入，

手利刀，式皆偃月，氣洶洶，立擒加利弗等縛擲諸地；旋曳之廳事，以待行刑。

加利弗是時深悔不從蓋發言，然事已無及。噶稜達以牽連，甲以受嗾，皆得罪，將羅大辟，罔不股栗，色若死灰。俄一僕問蘇培特曰：「此諸人當駢首耶？」曰：「止，當先鞠實，再使卽刑。」甲卽乘間哀呼曰：「夫人乎！上帝不殺非罪，小人固蠢若鹿豕，忘前誠，遽受人指使，予悔且徹骨。」言至此，淚汎瀾下，泣且語曰：「我曹先固互商酌，亦未敢冒昧，彼眇目者實爲禍首，蓋天下奇醜廢疾之輩，未有不敗人事者。雖然，夫人幸分別首從，卽科罪亦當有差。抑殺戮無告之人以洩己憤，夫人仁慈，諒不出此。矜而宥之，是所望於高厚也。」

蘇培特聞甲言，目稜稜，怒猶未解，要不能無動於其言，氣稍稍下。卽顧其餘六人曰：「爾輩果何如人？速自陳，不實，死無赦。予料爾輩必非自好之流，且未必有權力居高位者。不然，何無規則若是！」加利弗被縛急，躁怒不耐，聞蘇培特言，自思生殺之柄操於彼婦，察其詞氣，似欲知衆人來歷者，直告之，當無大患。時蓋發適在側，因與密語，使先自陳。蓋發欲顧全加利弗之聲名，又不欲令衆罹罪，躊躇良久，乃囁嚅言曰：「吾儕意在盡職……」語未竟，蘇培特顧而之他，瞥見噶稜達三人皆眇一目，曰：「汝等殆兄弟行耶？」其一答曰：「否，吾輩非同胞，特同爲噶稜達，歸依回教耳。」蘇培特指問

曰：「汝生而眇者耶？」曰：「否，余目之眇，乃遇險所致。余嘗誦習一書，相傳習此者必遇險，果被創。余卽削鬚眉，誓終身爲噶稜達焉。」

蘇培特問其次。對略同。獨最後者曰：「夫人，當知吾輩非庸常人，脫垂憫，當以實告，吾輩皆名王之子也。」蘇培特色稍霽，顧謂僕，釋衆縛，並命之坐，曰：「汝曹能以身所歷及所以至此之故直陳無隱，當宥爾罪，任爾所之。否則莫謂予刃不利。」言竟，身倚睡椅，諸僕環侍。衆皆坐地氈上，聞命後咸欲有言。

甲亟思釋罪，先起自陳曰：「予事最略，夫人固知之。茲承命，當覆述。余今晨於都市受雇於夫人之妹，令荷以筐，隨購酒肉果藥之屬甚夥。既至此，荷夫人種種優款，無任感激，沒齒不忘。蓋予所歷盡此。」

● 加利弗 (Caliph)，穆罕默德後嗣之稱，今土耳其國王用之。

● 太勒貢，菜名。

● 噶稜達 (Calender)，波斯土耳其之奇服回教僧之一。

● 卽口述故事之蘇丹妃。

生壙記

第一噶稜達曰：請爲夫人述予眇目之故。予王子也，有叔，爲鄰國會，性情類吾父，有子女各一，子年稍亞於予。

予性喜動，而余父往往抑制，不得恣所欲，故出入皆有定期；每歲必詣叔，居一二月，以爲常，與予弟至友愛。一日，予過叔所，予弟歡禮逾恆時，相與宴樂。既夕食，弟謂余曰：「今日之會甚歡，然不復再矣！兄知予近鳩工營一菟裘，甫落成，意將終老，度兄亦必樂觀。顧事甚祕，欲偕往，必先矢言，勿爲外人道。」

予重違其請，應之曰：「諾。」弟又曰：「兄稍待，予當偕一人來，以盡歡臆。」言竟趨入。俄頃，果挈一女子至，貌頗昳麗，衣飾亦麗都。

是時予弟既未言彼姝爲誰氏子，予以弟屬，亦未便率爾致詰，姑共坐劇談。談已，復飲。頃之，弟曰：「可行矣。」遂出，囑余掖此女子走，而已爲導。曲折十餘里，至一所，有若殯宮者，門已闢。弟曰：「兄趣偕此女入，予踵至。」予如言，挈女子行。時月頗皎潔，纖毫皆見。約數十武，見一墓崑峨若堂，意弟胡作

邱墓遊。甫轉念，弟已至，手一盂水，一長鏡，又小筐一，貯石灰少許。直登墓頂，以鏡劇土，土離坡四落。復發起亂石數十枚，一小門露，有梯環而下，作螺旋形。弟顧此女曰：「曩爲卿言卽是室。」女聞之，翩然踏梯下，弟隨之，門砰然闔。隱約聞子弟聲曰：「勞苦兄，今而後幸勿惓惓。」余急呼曰：「弟何爲下此墓耶？」聞弟答曰：「區區事何事苦詰，兄亟循舊路歸耳。」

予爾時窮於策，力撼其門，堅不能動。不得已歸，悽風砭肌骨，宿酒上湧，身搖曳若風中柳，不復能自主，就憩臥，醒則朝暾升矣。憶昔夕事，歷歷在目，訝以爲夢。繼又思余隨余弟來，墓故可覓。復返至墓，墓頂已合。裴回者凡四日，卒不得門以入。悵悵歸叔父所，則侍者告以王出畋未返。余是時歸思切，遂白於左右，匆匆返國。日念子弟，復恍於前誓，祕不言。

既歸至舊都，則舉目山河大異。有守軍見予至，圍執之。叩其故，主軍者曰：「先王不祿，衆軍戴維齊爲王矣。人各忠所主，將以子見新君。」言已，卽挾予至維齊前。夫人解人，試思予當時困憤之情爲何如耶？

先是予少時，曾手弓習射，瞥見一鳥過，發不中，箭墮。適維齊過此，偶舉首，箭鏃觸其目，血微出。子亟詣謝罪。維齊陽言無害，陰實銜次骨，日思報復。至是見予，卽大怒，詞色峻厲，被子體以酷刑殆遍。既

復親握余右目出，血若泉涌，痛徹心腑，此余眇目之故也。

維齊猶以爲未足，命囚于檻車，解邊徼，將殺以餉鳥。監者挈予兼程進。數日至一曠野，廣莫無垠，氣象陰慘，風烈烈，卷黃沙如霧；骸骨狼藉，飢鷹餓鷗飛撲作怪聲，見人過，鳴益急，若呼其類，喜食糧之遠至者。予毛髮俱悚，泫然流涕，惟日誦聖經，思乞靈上帝。監者哀之，卽出余於檻，曰：「余不毒汝，趣去，或可更生，否則無所逃死。」予問監者：「將何以覆命？」則曰：「此事吾自任，無預汝。」言畢，向予揮手。予感其義，窮日夜潛行。念家國身世之慘，悲憤填膺，復自勵，誠脫險，後必一雪此恥。

爾時恐維齊使者追蹤至，要於途，日則匿巖谷中，入夜，俟人跡寂，始出奔叔所。數夕見城郭，喜極，馳益疾，不自知力何由來也。

既入，謁予叔，具陳別後本末。叔喟然歎曰：「曩者吾兒忽亡去，方深懊喪，而吾兄逝世，今姪所遭又若此，天乎，何死喪顛沛集吾一家也！吾年已垂暮，而汝弟忽背吾而逝。遣使者四出蹤跡之，迄不可得，殆已爲異物耶！」言畢，潛然淚下。余亦悲不自勝，竟不暇顧前日誓，遂歷歷言之。

叔知予弟尙未死也，稍自慰，默然有頃，謂予曰：「狡獪哉吾兒，疇昔余固微聞其方築生墟，地去此不遠，可設法覓之。惟彼既屬汝勿泄，汝必緘口乃可。」乃微服偕予行，予爲導。比至，啓門入，數十武，

有新塋巍然峙。余乃導叔至墓顛，得鐵門，堅闔無罅。想弟入後，卽封以石灰，故若是完固。乃各出佩刀力鑿之。移時，門豁然啓。叔先入，余繼其後。盤旋下，達一小室，烟氣迷漫，幾不能啓睫，咫尺間昏蒙莫辨也。

俄有光一線自內出，就之，則一寢殿，柱大可合抱，飾以金碧。中有巨燈作魚形，儲油甚富，光卽自此燈出。殿左右有廂，後則庖廡，餘屋則糧物充焉。外多列巨罌無算，並貯清水。再進則爲寢室，飾益雅麗。中懸一大珠，光煜煜四射。以象牙爲牀，覆雲錦之幄，上綴美玉，而金鉤低押，寂不聞聲息。叔徑啓之，見子弟與一女僵臥其中，身黝然而黑，若經烈火鍛鍊者，已皆爲炭質。予駭愕，而叔無幾微戚容，似甚怒余弟者，唾其面而呼予曰：「若來觀此兒，將永永受劫也！」言已，批其頰。

予不知叔意所在，就而請曰：「見吾弟慘斃狀，心甚傷之。叔何憤怒若是？」叔曰：「居，吾語汝。是兒幼夙與其姊相愛悅，爾時予以爲小兒常態，家庭恆有，無足怪者。詎數年來二人情日密，致有醜行。予卽諄誡兒當自愛，速自斷絕，倘怙過不悛，將有不祥之事及於而身，貽吾族羞矣。予又誡女，勿與弟共居處。二人者卒不聽，且益贅疣我。兒竟爲其姊營一生壙，將入此室處，爲終老計。乘予出畝，相將亡去。觀此間日用飲食之需無不足，而卒皆身死，殆上帝不宥，降之罰耳。此事予雅不樂道，特不得已爲

吾姪言。」言竟，涕流被面，余亦泫然。

既，叔父復熟視予曰：「亡此不肖子，則亦已矣。幸姪在，可償余所失。」予是時感泣莫能仰視，惟相抱歔歔。頃之，共循路，扶梯上。出鐵戶，復閉之，覆以沙土而去。

行將及宮，忽聞金鼓聲震天地，隊士紛拏，與敵相搏戰。既而甚囂且塵上，有大軍馳至。督師者卽予故國維齊，立陣前指攜士卒，蓋以篡奪予父位爲未足，又欲并吞予叔疆土也。

當予叔出宮時，誓必得其子，故國事一委諸重臣。維齊偵得之，乘虛而動，率勁師來襲。國中無儲備，且屯衛單薄，當大敵輒披靡，維齊席破竹勢，鼓行而前。至是予叔急趨入發令，而敵兵已逼宮禁，相與巷戰。不勝，予叔竟死於亂軍中。予哀且憤，奮短兵肉薄，良久，無繼者。予念大勢已去，脫被執，則辱死亦何濟，不如退走，留此身有待，遂遁匿叔舊臣某氏家。某氏念故主，待予甚渥。

數日，予辭某氏行，恐爲奸黨邏得，乃削鬚眉爲噶稜達，人皆不之識，予因是得脫。欲赴報達，因其國加利弗赫侖挨力斯，怯得夙著賢名，擬奔投以圖恢復。加利弗倘能成予志，亦未可知也。

月二匝，乃抵報達，薄暮入郭，憩道旁，忽覩一噶稜達，予趨禮之，問曰：「君殆與我同皈依者乎？」曰：「然。」談次，復一噶稜達至，謂予二人曰：「予異地人，頃始來此。」於是共語，歡甚，乃約爲兄弟，此

後無相離。

爾時天昏黑，思覓一逆旅共投宿，以地生不可得。適經夫人門，則華屋連雲，知爲巨第。急切無可投止，不得已冒昧過戶。蒙夫人貫其罪，復優容焉，感可知已。

蘇培特聞之喜，曰：「詳哉汝言，君其休矣。」噶稜達請援甲例，留聽二同侶及餘三人軼事。

時聞者無不咋舌稱奇，而加利弗意尤溢躍，顧左右諸僕，則持刀兀立，悄然無聲，乃耳語維齊曰：「予有生以來聞故事多矣，未有若此之離奇恍惚也，予甚樂聽之。」無何，第二噶稜達亦起述所歷如下：

樵遇

噶稜達曰：余亦王子也，幼聰穎，思想銳進，精算術，予父嘉余敏且勤學，徧聘諸科學名家及善美術者授予種種學。未幾，能屬文，讀歌蘭經，尤有心得；凡本教之淵源戒約，無不熟習；并於諸家著述及當時諸預言者之傳聞，悉融會如肉貫串，反覆推闡，蘊奧不遺。後致力國史者有年，且及編年暨與地之學；思以國文解諸科學書；凡學術之有關貴族後進者，尤竭意研究，遂以文豪詩伯鳴於時。綜予

生平愜意之作，足以傳後世不朽者，則莫如亞刺伯國新字，通國名儒皆詫爲亙古奇制，推崇之無異詞。

自是予名藉甚，父益寵悅，頒所制新字於全國，并遣使送之印度，以示光榮。印主聞之，求見殷至，發使齎金帛來聘。并請於予父，欲予至印度一行，詞甚婉摯，大致謂「少年貴族，必至異邦游歷，作軒之采；誠不吝玉趾，藉得釋渴慕之忱。」父許諾，予乃束裝與使者偕發。

行月餘，突見數里外塵大起，有馬隊數十人滾滾來，呼聲動地，手白刃，類劫盜。予等徒衆既寡，且未嫻技擊，所乘馬又止足供負載，不能馳逐，束手受劫，外無他策。既而盜近，予漫爲大言曰：「吾曹乃印度蘇丹使臣，奉命過此，爾等宜敬迓，毋失禮！否則國法在，不汝貸也。」意第恫喝之，或懾餒而退。不圖盜首局局然笑曰：「既非印度民，亦非印度地，我曹他非所知，惟知有利耳。」揮其衆直前，刦殺，印使及予侍者皆死。予及馬亦被重創。然馬尙負予急奔，未幾力竭，仆地流血斃。予徒步狂竄，盜注意刦物，不予追，乃免於難。

既出險，孑然一身，蹙蹙靡騁。恐更遇盜，乃循僻徑行。俄抵一都會，亦無意觀繁盛。復裹創前，至郊外山麓，徘徊久之，覓巖穴宿，摘果實療飢。

自是日重趼行，夕投身巖穴，以爲常，終無託足地。計將匝月，至一城，民物殷庶，繞郭皆河流，叢木森茂，氣候甚和煦，凡熙攘往來者，皆有安怡之色。獨予纍纍若喪家犬，益悵惘無已。予而手受風日，色櫻黃，而肘露踵決，狼狽之狀，不堪言喻矣。

予始入境，歷衢市，察言語，不知國何號，地何名也。道周有縫紉肆，就叩之。縫人視余年幼，故示和藹，命余坐，詢蹤跡甚詳。予語以所遭顛末，且陳名氏。縫人絕不慰藉，旋謂予曰：「噫，君無以此爲樂土也。蓋君此土者，夙與君父不相能，君蹤跡露，禍不旋踵矣。」予思縫人言，頗有深慮，第予尙冀所謂某君主者或不遷怒於予，乃揖縫人，道盛意。縫人以予窮無所歸，且有飢色，乃留予食，且潔舍居予。

予寄食縫人家，忽忽數日，面目稍稍復。縫人謂此間貴族頗知向學，志在興文教，君倘習科學，則謀充一餬口地也可。予卽答以法律爲己專門學，他如關係人類之交涉，宗教之約戒，亦常問津，且夙以善詞章鳴於時，著述等身，固香名早飲者。縫人曰：「噫，如子所言，在我國恐易一餅且不可得，蓋君所長者，皆專談虛理，不求實學，譬之玉卮無當，雖美何益。予意君而以詞章自炫也，則惟填溝壑耳。使君而能作苦，則糲食布衣，或能自給，蓋近地多森林，可資樵採，雖出入林麓，負擔街衢，利至微薄，然積銖累寸，未始不可自立。君其尙有意乎？倘不河漢鄙言，當爲君謀樵具。」予懼蹤跡洩，或蹈不測，又迫

於衣食，不得已從之。

翌日，縫人以斧一，短後衣一，絢索一，舉畀予。乃逐衆樵採，入深林密箐間，丁丁終日。得樹枝，束而負之歸，以易得彼國小金錢一。此林雖遠距郭，然往來頗易。薪價不甚翔，予日以伐，以負，以貨，冀積久或可以報縫人。

予自與樵者伍，日則負斧出，晚則荷薪而還，如是者年餘。予方斧老樹根，瞥見一鐵鈕，掇之不出。諦視，則綴諸鐵版，版有鍵，皆黝黑色。以舂去土，啓其鍵，則版轉而穴見，口偈而內舒，有梯焉。乃執斧拾級下。將及地，見宮闕峨峨然，窮土木之瑰麗。予循廊行，廊柱以玉琢，瑩然沈碧，礎皆戩金。裴回間，一麗人出，舉止嫺雅，有大家風。噫，一胼手胝足負薪而趨，面目黧黑，衣履穿空之樵者，一旦與麗姝遇，其足踉蹌目眈眈之狀，有令人嗚噓者。

予見麗人姍姍來，自顧猥瑣，恐不免受憎斥，擬先下以媚之。急趨前，執禮甚恭謹。麗人曰：「汝爲誰人耶？魔耶？」予正襟而對曰：「夫人無多疑，余世人，非魔也。」麗人愕然曰：「然則何自來？予居此二十有五年，與世隔絕久矣。」

予旣惑其美，又喜其和易，則前致詞曰：「余固願聞夫人本末。辱下問，當先述以瀆。」遂歷歷具

道之。麗人聆予言，默不一語，且欠伸有倦態。頃之，曰：「人生不得償志願，雖日居廣廈華屋，借囚耳！王子亦聞愛匹鐵買勒司之名乎？蓋安暴南島之令主也。島間蕃草木，因得是名。予爲安暴南王公主，年及笄，予父爲贅族弟某爲婚。婚夕，都人士及諸戚屬皆延頸冀觀嘉禮，不謂未却扇前，忽一魔憑予身，引予去，恍惚迷離，不知所屆。比醒，則身已在此。自維羸弱，突爲妖夫曳銜，拒不能，遁不得，勢處於無如何。居久，漸與習，惟強忍安之。及今已二十五載，日用飲食，取給於斯，所列各具大抵爲予修妝時所需者。」

「魔旬一至宿，翌日卽杳。察其行，似尙有他婦。每屆期，予但以手撼耳房戶上符紙，魔卽出。今日爲宿後第四日，須六日乃至。君如願居此，予當以五日偕，飲食惟命。」

予於流離困悴之餘，一旦獲麗人眷睇，喜極不能言，張口如坐雲霧中。俄而主導予浴。浴竟則易服，璀璨奪目，一洗曩昔寒猥之態。主與予並坐文錦之茵，氍毹承足，皆組繡輝映。旣而列馘餚，羅酒漿，極飲饌之美，相與酬酢譚笑，樂甚。夜闌，始歸寢。

次日，主款待益殷，出醅醪飲予。予意得甚，連引數大白。未幾，有酒所，倚醉顧謂公主曰：「美哉，此宮之沈沈者！第與生窈何異？盍從我出，受樂無量。時乎時乎不再來，願一圖度之。」主曰：「王子，勿作是

言。予亦非豔塵世事者。一句中以九日奉君，當爲君所雅願。」予曰：「否否，卿豈畏彼魔耶？鄙意則欲裂符以破其技，魔來，姑令飽乃公老拳。予生平誓掃魔踪，安所容其姑息！」公主急掩予口曰：「嗚呼，此豈吾儕福耶！予寧與魔伍，不忍見君鹵莽以賈禍也。」時予酒氣涌發不可遏，立起，攫其符擲諸地，以足踢裂之。

俄而雷聲隆隆，掣電若金蛇走，殿岌岌震動。予時亦心悸，知大禍至，酒意亦醒。問主曰：「此何爲者？」主不及自計，大聲曰：「吁！禍皆由君起，趣走，稍緩，將不免矣。」

予倉皇欲遁，不及攜繩斧，恇恍間，鐵門石級迷不知所在。殿門皆自闕，須臾，魔至，予亟匿身僻所。聞魔盛氣謂公主曰：「何物侮汝，而遽召我？」對曰：「今日體不適，酌酒自遣。不意氣弱不任，竟致沈醉。一旋踵間，誤仆符上，符亦隨碎，別無他故。」魔瞥視繩斧，大怒曰：「汝爲無恥事，猶敢面謾！試問此繩斧何來？」主語塞，強爲支吾曰：「向實未見此。或者君自攜之，自忘之歟？」

魔厲聲毒詈，嗣聞鞭扑聲，壁爲震撼，又聞主哀號乞憐，悽惋慘怛。私念：「頃間所爲，誠不自量，已則勿恤，而又累人。主脆弱，安能受此箠楚。」復自忖曰：「主幽此二十五年矣，辱其見愛，苟不爲營救，孰脫其厄。予逞一時意氣，不能援手，而轉陷其被刑，其謂之何！」既思「留此徒待斃，速出或可自免。」

乃垂弛服，俛衣敝衣。時神稍定，覓得石級，躡而出，仍闔其鐵戶，覆以土。負薪踣歸，如曩時狀。

縫人見予至，欣然曰：「自君出而不返，予心常忡忡，蓋恐人知君來歷，或逞不利於君。幸無恙，予心慰矣。」予感其誠，爲道謝，匿其所，遇及喪繩斧事，不之告。既歸室，默坐支頤，心若結轆，痛悔向者孟浪之咎。復喃喃自語曰：「苟不碎符紙，則與彼美共居處，樂且未央也。」

俄縫人倉卒入，謂「有老人得繩斧於路，因以歸君。」并謂「爲君同侶導至此，窺其意，似欲以所得者手付君，盍速出。」予聞言驚駭欲絕，身大震不自已。縫人疑之。忽室中地劃然驟裂，一老人執繩斧自內出。視之，非他人，卽鞭扑安暴南公主者，謂予曰：「吾琴李魔王曷勃累司甥也，此繩此斧，殆汝物乎？」

予爾時不知所答，魔亦無他言。恍惚間，已攝余出，騰行空際，疾若迅電，但聞風聲浩浩，予眇昏不辨。未幾頓墜，視之，卽向伐木所。魔以足踢地，身驟下，則已在安暴南公主前。見主裸臥血泊中，涕淚縱橫，氣奄奄，若斷若續。予驚惶中覩此象，悲駭交集矣。

魔謂予曰：「咄！儻！來！自證。」復顧公主曰：「是非汝所歡乎？」主徐張眸視余，愀然曰：「伊何人？余除此時外，未與一面也。」魔曰：「嘻，汝至此尙作誑語！汝所以撈筈者正坐此。乃公豈憤憤耶！」

主曰：「誣鱧以陷無辜，豈當於法？」魔曰：「善。」卽拔佩刀授主曰：「汝果不識此人，可斷其脛。」主曰：「天下豈有欲赦己而殺人者。且予憊不能舉臂，卽能彼無辜者，予亦胡從割刃。」魔曰：「然則汝罪定矣。」乃指予曰：「汝殆與彼爲莫逆交乎？」

予思公主旣堅執不認，倘背之，不義孰甚。侃然曰：「予一薪樵貧子耳，何由識彼？爲若挾至此間，始得謀面也。」魔曰：「誠如汝言，當爲我手刃之，以證汝言非妄，使我得釋疑團，卽當縱汝矣。」予雖勉接其刃，仍抗聲曰：「予安能誣彼無辜，而助若獷暴！」蓋予爲此言，欲以慰主，主旣以相愛，寧殺己身以活予，烏可不報。時主會意，目視予良久，一若願爲情死，而深幸予同心者。予乃擲刃於地，謂魔曰：「寧使人笑予無勇，不能舉刃，斷難聽命。况受戮者爲一熒熒女子乎！予旣在汝權力下，首可斷，此女必不能殺也。」

魔曰：「我自育術以處汝輩，汝輩敢以無禮犯我，以巧言誑我，當令汝輩一試我辣手！」言畢，引刀斫公主手，血驟涌出，創盡裂，一痛而絕。余毛髮森戴，幾不知此身著何地矣。

予哀且憤，謂魔曰：「予亦願死，速斷予首。」魔不聽，從容言曰：「汝謹識之，此婦不貞，宜罹是罰。吾所以不殺汝者，以事尙細微，否則汝亦殆矣。雖然，不可無以罰汝。犬耶，驢耶，獅耶，鳥耶，惟汝所擇，我

將易汝形。」予知其無殺予意，乃乘機言曰：「大權魔王，果心存愷惻，重人命，赦細故，當感再生德，無異乎赦妬之故事矣。」魔曰：「赦妬若何？」予曰：「倘願聞，請爲述始末。」

●歌蘭經 (Koran) 回教經典。

●曷勃累司 (Iblis) 惡鬼名。

說妬

昔有二人同居一僻鎮，比鄰相望。其一妬之甚，鄰乃稍稍徙居以避之，而善待妬己者如故。既知其妬不稍減，則斥其產，別置田宅於大都，距鎮約半里。●許崇其堂宇，葺麗其園林，又濬池甚深廣，今則廢爲汙瀦矣。

是人既置田宅，乃效噶稜達行，好清靜，多營小室，招諸噶稜達共之。未幾，名益播，來者益衆，諸名人亦多過從，咸敬禮焉。其後且有自遠乞其禱祝者，脫有驗，輒歸美於彼，一若致福皆由彼操縱矣。

妬者聞之，益深嫉，誓必敗其事而後快，乃詣訪之。噶稜達歡迎如故。妬者言：「此行乃與故人談密事，請屏左右，并命諸噶稜達晚各就已室，無相擾。」噶稜達許諾。

於是妬者與偕行，度曲廊稍遠，至一智井，妬者即擠之下。立出門馳歸，喜其計之得售。

豈知噶稜達入井後，竟無所苦，蓋井爲仙窟，人無知者。當初落時，闇黑無所見。既而微聞人相語，曰：「汝知是人軼事否？」曰：「未知。」曰：「是爲世上最慈祥人，因遭鄰某之妬，故徙居冀化其惡。既徒，名益著，妬者愈欲甘心，乃設策陷諸井，微吾輩，殆矣。吾聞鄰邑蘇丹，明日將來此爲其女禱，機非偶然也。」曰：「公主何所苦而蘇丹爲祈禱？」曰：「汝未聞乎？主爲亭亭[●]子墨蒙魔鬼所悅，欲請於噶稜達，禳除此祟耳。顧治之之術，亦殊易易，彼室中畜一狸奴，尾黑而斑白，形若錢，自白斑中拔其毛七，火焚之，煙起，公主可永脫魔道，墨蒙亦不敢再至矣。」

噶稜達聞言，一一誌之，不敢忽。翌晨，日上升，噶稜達見井壁有一穴，乃攀援而上，竟得出無恙。先是諸噶稜達以其師久不歸，四出蹤跡，至是得之井上，且詫且喜。噶稜達返室，略述其由，而所畜之狸奴適至，乃拔其尾毛七，藏之。

日光甫及地平線，而蘇丹果至。御者導從臣某先入。噶稜達出迎，執禮甚恭。蘇丹亦謙甚，謂之曰：「叟，余之來意，想早在鑒中。」噶稜達曰：「乘輿辱臨，殆以公主抱恙。自維淺術，恐無以報諉誣。」蘇丹曰：「叟已知予心，必能有以安予女者。」曰：「陛下誠於祈禱，上帝必眷佑之。」

蘇丹甚悅，命左右奉公主至。須臾，主率宮婢諸侍者輿而來，以巾羈面。噶稜達手火斗，盤旋公主首，潛置七毛於火，卽時煙鼻鼻上。忽聞有大聲發空中，意墨蒙也，而公主果神觀爽然矣。乃自去其羈巾，張目四顧，恍如夢中寤，問：「已何由至此？」偕行者爲誰？蘇丹喜不自勝，吻其手，又執噶稜達手，顧謂其從臣曰：「生我女者此君也。何以報之？」衆皆謂：「微噶稜達，主必殆。彼具伏魔力，功至大，於禮，尙主爲宜。」蘇丹曰：「予亦有此心。以是爲報，誠當。」

未幾維齊卒，蘇丹以噶稜達代之。其後蘇丹卽世，無嗣，舉國皆戴此噶稜達爲君。噶稜達旣卽位，一日，偕執政諸臣出。忽見妬者在稠人中，遂耳語維齊，命導之來。維齊奉命去，須臾偕妬者至。蘇丹曰：「甚慰予念，今日得重見故友也。」妬者愧懼交迫，不能對一辭，噶稜達顧謂侍者曰：「趣取庫中金幣千，並某句報所載重貨二十積爲贈，並護之歸。」其待人之厚如是。

言竟，予語魔曰：「若此噶稜達者，不惟宥仇者之罪，而又益之以重賚，何其豁達大度也。」予爲此言，蓋欲諷魔以釋予耳。而魔故狡獪，卒不從，謂予曰：「我貸汝一死，汝已大幸，毋逞筭言，冀再邀寬典。當使汝亟嘗予術。」言已，攬予出窟室，入雲表。偶一俯視，人民城郭不啻蟻封。須臾魔降山巔，舉一撮土，口喃喃，不能辨其語。旋以土擲予身，叱曰：「咄，趣爲猿！」卽於溪流中見予影，已面若愁胡，體茸

而尻尾矣。跳躑悲哀，而魔已杳不知所往，且無由知此地何名，距故國幾何程也。

不得已下山，平原浩渺，行匝月未盡。既抵一海濱，風波不興，水天一色。瞥見距半里許，隱然有舟在。陰念時不可失，卽力轉枯樹入海以代舟，折枝爲楫，得因緣至舟側。予故作奇態，舟中人皆大驚笑。予又自船左執索升而上，衆麕聚環視。予徒以手指口，不能言，意必有憐而攜予以行。不圖又入險地，無異於遇魔者。

舟客見予狀，頗怪，目睽睽，光集予體。或曰：「是猴可詫，留之恐不利，曷以竿擊殺之。」或曰：「有矢在，射之可。」或曰：「曷舉而投諸海。」衆說紛如，且取竿取矢矣。予惶急，奔船主所，伏足前，握其裾，作乞憐狀。船主見予淚如綆，心頗惻然，謂衆曰：「是猴無害，殺之不祥。」衆稍稍散。船主抱予甚喜，撫弄若孩提。予依依於其懷中，甚感其德。

既而舟行，張帆乘風，風勢疾徐，適如人意。如是者五十日，抵某埠，爲彼國要港，商務繁盛，人口殷闐。方入口時，小舟蠡至，或逆戚友，或探新聞，方旁午不絕。同時有官吏數人登，言奉蘇丹命，頗有請於諸客。衆咸集。官曰：「諸君來遠道，勞甚，蘇丹特命來迓。然竊有請者，諸君中有著作才，乞搆一文，書此紙上。蓋維齊某公頗好文學，撰述甚富，不幸前日逝。蘇丹悼之，謂嗣後擇相，必得文學如某公者乃可。」

與選。令下，四方才士爭來投文，皆不當蘇丹意，故又以煩諸君。

衆中能文者，皆欲以此博聲譽，各奮筆直書。予技癢，窺間起攫他人紙。其人大呼，意我或碎，或擲水。將以爲戲也。既而見予狀甚莊，微悟予意，深異之，然未聞有猴而能人書者，復欲返其紙。船主語之曰：「盍縱之書，視其能否。脫污此紙，惟余問。不然，則亦一大奇事。此猴夙能解人意，爲生平所未見。他日余將以爲兒。余昔有一子，其智慧乃不及是猴之半。兒是猴，所以媿世之不才子也。」

予見衆首肯，卽握管書亞刺伯通行文體六種，結尾則附聯語，頌蘇丹，雍容揄揚，潤色鴻業，非衆作所能望予項背，卽都人士當亦無有出予右者。書竟，異官吏持以呈蘇丹。

蘇丹瀏覽諸作，獨賞予文，大喜，命使者遴良馬，奉錦衣，以賜作者，並欲召見。使者竊竊笑，自念今不直陳，後必獲戾，乃白蘇丹曰：「作者非人，猴也。」蘇丹叱曰：「惡，是何言與！」對曰：「臣所目擊，不敢諱。」蘇丹滋不悅，曰：「然則予益欲見之。毋梗命，其挈此猴來。」

使者登舟，以旨示船主，令毋違命。於是衣予錦衣，舁登岸，跨所賜馬，前導而後擁。途中男女老幼來觀者，駢街填巷，羣嘖嘖稱奇，謂猴而冠也。

既入朝，百官列侍，予面蘇丹行三鞠躬禮，卽伏地。起，侍坐。百官皆驚異咋舌。蘇丹亦奇之。奈予

欲言不能聲，僅默然相對。至今思之，雖忝復人形，而無當日侍君之榮遇，亦可慨已。

蘇丹屏左右，以一少年總監自隨，入室啓宴，命予坐。予舉爪揖讓再三，乃侍食。既畢，瞥見一文兒，乃作勢命侍者取筆墨，歷敍余身所歷，並謝蘇丹恩。蘇丹讀之，嗟歎不已。既而羅列名酒，蘇丹命斟一罍飲予。余拜受，復賦詩數章以答。蘇丹且誦且擊節曰：「人而有此，亦足以傳不朽矣。」繼命取弈具出，詰予通此藝否。予以吻接地，作謙遜狀。又以手加額，作唯唯狀。既布局，蘇丹勝一，予則二之。未幾，蘇丹有倦色。余又賦詩以獻。詩中言二強日角鬪，晚歡若平生云云，蓋隱諷之也。

蘇丹既奇予，以爲得未曾有，顧總監曰：「趣請公主來。」蓋蘇丹有女，名美后，性至慧，頗鍾愛之。須臾總監導公主至，甫入，卽以紗幕面，謂蘇丹曰：「父何倉猝，乃令予見不諗之客也。予知曷勃累司魔王有甥，曾虐殺安暴南公主，是人亦陷於魔術者。」

蘇丹聞言，甚異之，顧問予。予頷以首。蘇丹問其女曰：「汝何以知此媛遭魔之故！」對曰：「父殆忘之耶？曩余在養育園時，一老嫗爲余侍者，嫗擅魔術，教余七十咒。余習之，術甚神，雖此京師大都會，能移諸巨浸之中，高加索山之外，而人莫之知。且人之有是術者，予亦能以術破之，習之夙矣，特未肯漫施耳。」蘇丹曰：「其然，豈其然乎？」曰：「是誠可異，予非大言欺人者。」蘇丹曰：「汝當施術以爲

實驗。」曰：「然，請復其原形。」蘇丹又囑之曰：「予將使彼爲繼齊，並以汝妻之，慎勿鹵莽從事，有拂予意也。」美后曰：「諾。」

美后言已，入室取刃出，刃刻希伯來文，隱約可辨。招蘇丹與予及內監等均止於密室之廡。美后畫大圈一，立足其中，沿圈作數字，皆希伯來及姑婁巴多拉^④之文。

書畢，復入圈，肅然而誓，並誦哥蘭經。未幾，日慘黯無光，天驟晦，皆相顧失色。既而黑氣迷漫，魔已至，幻形爲巨獅。視之，卽曷勃累司魔王之甥也。

美后叱之曰：「今而後汝尙能幻形作祟乎？」曰：「曩余二人盟，各不相犯，今何故背之？」美后曰：「汝以機心陷人，故憤而討汝。」曰：「余非禍首，胡相逼！」卽奮其爪牙，巉巉然欲搏美后。美后退數武，乘間，拔得其一毛。口誦咒，毛卽成利刃，立斷獅首而支解之。未幾，獅體忽不見，惟存其首，蠕蠕而動；倏化一大蠖。美后亦幻形爲毒蛇，鬪血吻欲噬蠖，掉尾相持。良久，蠖不能支，化一鷹飛去。蛇亦倏爲鷹，黑羽，利喙，距，鷲猛且數倍，振翼逐之，冲霄而去。予輩皆不能見。

移時，地忽砉然裂，有二貓自內躍出，斑色間以黑白毛，毵毵然鳴，鳴甚慘，狀極可怖。須臾，一黑狼出逐之，甚急，不稍舍。貓忽旋轉於地，俄成榴實形。適庭中石榴樹枝側有小穴，榴實躍入其內，枝頓

漲，若胡盧然。忽騰起，高逾廊宇。黑狼直前跳攫之，相搏至千餘次，實乃墜而裂。

方事之殷也，黑狼突化爲雞，方啄諸榴實殆盡。旋近余嗷嗷有聲，一若有所問者。時榴枝側尙餘一實，見鷄至，卽落榴樹傍溝水中，化一小魚，圍圍然。雞卽入水，爲利槍逐之。約二小時，聲甚厲。未幾，火熊熊然起，見美后與魔均於火中，以口噴烈焰，互相鬪。魔吐火燔及左右，且突來撲人。美后亟奔至相助，魔始遁，火熄。然予右目已眇；蘇丹亦被薰灼。予等方自揣不能保，而瞬息間美后已復原形，魔已爲灰燼矣。

美后卽索杯水，侍者急授之。美后接杯，口誦數言，灑水於予身，曰：「速還真相。」言已，予竟復人形，惟右目眇耳。

余方欲謝美后再生恩，而美后遽謂其父曰：「魔已死予手，予願已足。願頃戰酣時，妖火深灼予體，恐數分鐘後，予身將亦不免；負吾父擇壻之願矣。使余化形爲雞時，能盡啄榴實無或遺，則無火戰之變。稍失計，致遺一實，乃不得不以器戰，以火戰。雖竟殲魔命，奈予亦岌岌矣。」蘇丹愀然曰：「今日之事，胡不幸至此！汝侍婢有死者，客亦喪目，余雖得生，體亦被灼。」言次，涕泗交頤，嗚咽不能已。滿堂皆哀痛欲絕。

正悲戚間，美后忽呼曰：「余焚矣！」須臾，體中出火，火甚烈，頃刻身若焦炭然。

予爾時雖復人形，不幸主死，杳無生趣。蘇丹尤悽慘，搏膺躅足，茫然若失，不省人事者良久。予益惶懼。

蘇丹既僵臥不能起，衆彙集救護，侍者掖之歸室。驚怖之餘，余亦未及述此事始末於衆也。國人聞美后慘斃，至感痛，爲舉哀者七日；宮中持喪，檢其燼骨，貯諸罌，葬如禮，且立碣焉。

蘇丹抱喪女之痛，輾轉牀第者匝月。一日遣使召予，謂予曰：「有一言，願汝諦聽，不然恐有不測。」曰：「謹受命。」蘇丹曰：「予生平藉上帝福，未嘗遭不幸事。自汝來後，而愛女燔於火；侍者半焚死；余亦受灼傷，迄今未愈；皆汝有以致之。汝當趣行，毋觀望以遺余憂。今而後，宜自愛，勿再至于國；至則非汝幸。」予欲有所陳請，而蘇丹色甚厲，余知不能留，乃辭出。

余既見棄於蘇丹，人皆避之若浼。余不得已，乃嗒然出郭，就水自浴，雍眉翦髭爲噶稜達裝。長途茫茫，百感交作，自念一身不足惜，所惜者二公主耳。旋遊各國，無知予者。既思至報達一行，或能動其主，故問關至此。薄暮，遇某噶稜達，卽先予自言所歷者也。至入室後事，夫人知之熟，無俟贅陳。

蘇培特曰：「所述甚詳且奇，君可行矣。」噶稜達亦援例，請暫留聽他人所述。蘇培特許之。第三

噶稜達遂起而述其所歷焉：

① 約華程里半。

② 亭亭，魔鬼名。

③ 伏地爲亞刺伯朝禮。

④ 姑婁巴多拉爲埃及多利買末代。

⑤ 二公主指安暴南公主與美后而言。

金門馬

第三噶稜達曰：予所言異於二子。彼二子之眇其目也，實厄於所遭，而予則自取其咎，請爲夫人陳之。

予名愛結柏，克雪王子也。王薨，予卽位。都城濱海港，形勢絕佳。灣內設練兵廠，以戰艦五十艘泊海口守之。更有商船五十艘，亦可備戰事之用。餘單檣小艇，數亦稱是，則以供遊幸者。全國區爲若而省，地皆沃美，又島嶼若而所，以環衛都城。予卽位後，卽出巡幸，所以威懷各屬島民也。繼乘船歷各島，

凡二周。旋欲遊覽海外，以擴聞見，故漸通航海術；且命備巨艦十艘，爲遠遊用。

既登程，旬有十日，皆無恙。越日之夕，氣候頓改，狂飆驟發，雪浪若山嶽，壓舟而下。舟人大恐，謂命在須臾。迨曉，風漸平。日出，已抵一島，作兩日留，備食物，復張帆行。詎閱一旬，迄未見寸陸。極懊喪，思仍返故國，而舵師已迷航路。有獠升桅頭左右望者，惟滄波彌亘，杳無涯際。不得已仍前行。久之，乃隱約見一黑線。

衆以告舵師。舵師遙睇之，大驚失色，擲其裹首巾於甲板曰：「殆矣殆矣！以予所聞，未有至此而幸免者。」即掩面大哭，似死期在卽。全舟驚懼。予亟詰何故。舵師曰：「前被暴風，致迷航路，今誤至磁山矣。海際黑線，爲一磁石高山，凡舟中螺旋釘門諸物，皆以鐵爲之，必爲所吸，舟必立解，沈於海底。故磁山近海之處，滿黏鐵器，纍纍然不可計。是失事船舶，難更僕數矣。而此磁山者，因受鐵愈夥，吸力愈增。我曹復有何術，能自解免乎！」

舵師又曰：「此山極峻險，巔有圓形閣一，以黃銅構造，柱亦如之。閣頂銅馬一，一銅人據其上。銅人之胸，揭一鉛版，版鐫符籙。相傳人若近此銅人，卽立斃。今將奈何！」則又大哭。舟中人咸聚泣，有自分必死者，有希望更生者，有預置後事者，而余終不之信。

翌晨，山形益顯，思舵師言，不覺竦然。至日午，山益近，舵師言果驗，舟中鐵釘悉拔，及他鐵器均不翼而飛，直投山上，震震有聲；船頓裂，下沈。海深不可測，舟中人溺水，無得出者。惟予攀一木，隨風漂至山脚，尚未受大苦。旋傍岸，循岸登山，左右亦平坦。予樂甚，以爲上帝佑我也，卽口誦聖號不止。潮及山巔，地頗險窄；臨海尤可畏，倘大風起，可瞬息吹入海。幸無恙，得達圓頂閣，逕入。以體憊，就地臥。

旣寐，夢一老者，貌莊嚴，前謂余曰：「愛結柏，謹識余言。晨起，發汝足下土，有黃銅弓一，鉛矢三，製時均按星象，能救人危厄。旣得，卽以此三矢射閣上銅像，像必應弦倒。可埋銅馬於得弓矢地。像旣墮，海中波濤大起，高興閣齊。有小舟來，一人坐其上，手各一槳，人亦黃銅所化，然非閣上像也。爾時汝可登舟，任所之。惟毋呼上帝名。舟行十日，則汝可生還矣。」言竟，復丁寧良久，倏然而寤。

予旣寤，憶老人言歷歷。晨起卽發土，果得弓矢。予而銅像射之，三發而像墜。予亟取銅馬埋諸土。像旣落海，白浪軒然漲，齊其閣。見小舟破浪來，予大喜。未幾抵岸，中一銅人兩手操槳。予謹識老人言，閉口登舟。坐定，銅人盪舟入海。九日，始見數小島。予樂甚，以爲自此可生還矣，不覺失聲祝曰：「上帝福余！」

甫出口，銅人及小舟頓沈入海，予則隨波浮沈，旋漂至一島。及日落，夜色如墨，不知身在何所。乃

竭力泅水，良久氣盡，知將奄忽矣。而駭浪忽起，澎湃衝突，高達山巔。予爲浪涌至淺灘。浪退，身臥灘上，恐復爲浪捲，力疾前行，去衣灑水，時日間餘熱未消，乃曝諸沙面。

比明，衣可著。予察視形勢，知其地爲一小荒島，風景絕佳，樹叢多果實；惟距陸甚遠，頗憂之，然無如何。旋見有舟迎島來，心頓喜，謂可求援。繼念主舟者不知誰何，姑先隱身以觀。乃猱升一大樹，枝葉繁密，足以蔽體，予匿其中。旋見橈舟海灣，有十人似僮僕，登岸，手鋤鏹。旣至島，就地發土，闢一穴。穴啓，復由舟取食物器具實之。余思穴下必有窟室。頃之，十人皆自穴出，匆匆歸船。旋有老人偕一童至，貌韶秀，年約十四五，相偕入穴。逾時，衆復出，閉門蔽以土，童則不復出。余奇詫莫解其故。

未幾，老人等揚帆去。余見舟已遠，乃自樹盤旋下。至穴，取佩刀發土，得一方石掩其上，長廣約各二三因制。揭之起，下有穴，接石梯。予循梯下，中爲一巨室，四壁以文石，錦氈氍毹藉地，中一華榻，曩所見童執簏坐其上。明鏡圓徹，洞見諸物，花果陳設，皆鮮麗。童見予大驚。予慰之曰：「君勿怖，予不爲君害。雖然，君何爲居此？」頃予見君從容入穴，無異言，是固何故？請明以語我。」

童心稍定，乃曰：「予父爲巨賈，業玉，積貲頗富，役人至衆，所賈徧諸國，諸國貴人多與之游。先是父娶久，無子。一夕夢神言，當有子而夭。父寤，頗不懌。予母同時同夢，醒覺有孕。九月而生子。父識其時

日以詢日者。日者曰：『壽止十五，至期必蒙禍。得幸免，或可望延年。』日者並言：『其時磁山頂之騎馬銅像將爲克雪王子愛結柏所射，墮海中。越五十日，汝子爲克雪王子所殺。』其言與父夢若合符節，父滋不悅。然教養予者甚至。今予年十五矣。昨父聞磁山銅像已爲愛結柏射墮海，益憂懼，涕泣終日，至廢寢食。

一初父聞日者言，思脫予於難，乃築窟室，謀一聞像入海，卽送予穴居，俟五十日後再出。今像入海十日矣，四十日後，當看予父掀髯來迓予也。天乎，愛結柏或竟不至耶？既自恐，行自慰也。」

予聞之，不禁笑日者所言之謬，陰念予安有無故殺是童理，乃曰：『請毋懼，上帝必佑汝。予亦以遭變來此。雖海底餘生，亦當盡予力，有害君者，余必與擊之。請同居，至期，以破日者言；俟汝父來，同舟返陸，可乎？』

童氣頓壯，深喜予言。予亦時時注意，不使知予卽愛結柏也。又常以言慰藉之。入夜則縱談軼事，意益洽。而童性聰穎，善解人意。且儲糧甚富，奉予食，皆極精美。翌晨童興，予相與具水盥沐，頃之進餐。予乃舉種種遊戲法，童益喜，用以遣長日。久之，交愈深，童非予不樂，予益覺日者所言之謬。

以時計表度之，忽忽三旬矣。至第四十日，童早起，喜躍不自勝，謂予曰：『今日已期滿，如天之福，

得免不測。且得一良友，尤足快心。移時予父來，必偕君歸國。尚勞君爲蒸水，予當沐浴，易衣以待也。」水既溫，注之浴器。童入躍，親爲拂拭。已而童就榻少憩，予覆以衾。有頃，童啓衾曰：「予甚渴，思食瓜，請君選剖，並爲置餽也。」

予卽於食器中取一瓜，盛諸盤，詢刀置何所。童曰：「在窗緣中。」予仰首，果見刀，卽躡几取得。足偶失，身側僂於童體，刃適陷其胸，血殷殷直湧，嚶然而絕。

予驚且痛，以兩手搏膺，褫衣狂踊，悲憤不欲生，流涕而呼曰：「哀哉此童！天乎，何靳此數小時不使之脫厄也！雖然，上帝鑑之，殺童者非予本意！」

是時予淚若綆糜，痛童甚，覺生死恐怖之念皆不措抱。旣忽自懟，「徒悲何益？其父行且至，室僅二人，無可證予爲過失殺者，雖百喙莫能解，不若避之爲愈。」乃緣階出，以石蔽穴，並覆以土。甫竟，已遙見海邊一小舟至，知爲童父。予倉皇思避，潛跡林中，卽前所匿處也。

向所猱升之樹故在，復就匿。未幾，舟傍岸，棧而橫之。老人率僕從登，色甚歡。旣見穴口土鬆亂，則稍稍見驚色，老人尤甚。旋揭石，降階下，聞呼名聲；俄聞哀哭聲隱隱。無何，衆舁童屍出，老人揮淚哀呼，僕掖之，隨屍後。予潛窺童屍，胸刺七首，血猶狼藉，不覺爲之泫然。老人跳踴號咷，暈絕於地。衆舁憩予

所匿樹下，良久始蘇。

有頃，老人漸復。衆乃以美服殮童屍。歛訖並施，就林中爲築墓。既畢，取穴中諸具返舟中，而以一軟椅舁老人登舟，張帆遽去。

是夜，予獨宿穴中，不復閉戶。晨起覽島中形勢，倦而後憩，如是者匝月，益鬱鬱。一日海水退，島之面積頓增，距大陸亦較近。余乃脫衣而游，水深不逾膝，竟登彼岸。於平沙上遙見光一星，耀人目。予大喜，意其處必有居民。羣息奔往，則巋然一屋，以赤銅爲之，極營構之美，日光返射，故遙望若星火也。

時予倦甚，就地稍憩。未久，有十少年翩然來，容並韶秀，一老者體稍肥，率以行。予怪之，尤奇者則十少年皆眇一右目。

予驚且喜，正擬就問其所以眇目之故，而衆已迎道仰慕，執禮至殷，詰胡至此。予言所遭甚離奇，君等不憚煩，當詳述也。衆各入座，予乃備道去國以來事。衆訝甚，卽延予入室，行經廳事，及諸精舍。末至一室，陳設甚麗，中設十藍色小榻，成一圈形，各不相接，爲十少年眠憩所。中別具一榻，高出於衆，則老人居之。無一席可容予者。一少年令於地氈上坐，並曰：「予等所以至此及各眇目之故，君無庸得悉，勿勞致詰也。」未幾，老者攜晚餐來，分饗十人並及予。既畢，更出葡萄酒一瓊爲飲。

諸少年復令予述所遭，既復雜談他事。至夜半，一少年謂老人曰：「漏已深，可以休矣。君曷不以應用之物畀余？」老人卽入一室內，手十槃出，每槃以藍色物蒙之。老人一一分畀十少年，並各予一炬。俄頃，少年揭去藍色物，取槃中若木灰若炭粉若燈煤者調以敷面，狀甚瘁惡。既畢，則相向而號曰：「放縱怠惰之人，結果乃至如此！」其聲悲慘，徹夜不復休。將昧爽，老人始以水來。諸少年盥洗畢，襪夜間服，更易新者，前後若兩人矣。予疑且懼，欲詰其由，而礙於少年昨日之囑，乃強緘其口。是夕，余未安枕。比晨，予偕諸少年出門，呼吸空氣，謂之曰：「余今心頭格格，若有骨鯁，請毀昨日之約可乎？觀公等皆智者也，何竟夜效狂易者之爲？願恕冒昧，明以相示。」諸少年漠然若不注意，但言「無與汝事，何必見詰？詰得之，亦殊尠樂趣。」復亂以他語，使予無從理前說。日暮，老人饗予等，夕食後，又出槃塗面。呼號達旦，自是無夕不然，惱人殊甚。

予心躍躍，必欲得其故，並問歸途當幾何日。一少年謂予曰：「余等所以不告汝者，無他，實待友之誠也。倘汝知之，亦必眇右目，則悔將何及。然君必喋喋來詰，則自樂蹈禍，予曹亦不復祕，請罄情相告。」予曰：「志已決，必無悔。」少年復曰：「汝不慮眇右目乎？」予曰：「誠如是，實予自取，又何怨。」少年曰：「爾時恐不復能同居，以今者已有人滿之患也。」余曰：「雖大憾事，然必勉從命。」

諸少年見予志已決，不可動，乃取一羊殺之，剝其皮，復畀予一刀曰：「請執此刀，行將有用。予等將縫汝於羊皮中而去。去後必來一大鳥，鳥名洛克，見汝，以爲羊也，卽攫而飛騰空際。旋憩一山巔，爾時汝可速取刀，剖皮而出。洛克見之，必大驚飛去。可前行數武，當得一大宅。宅爲純金所築，周飾寶石，汝可逕入。余等皆過來人，汝可一一筆所遇，成一大帙。以後事汝自見之，毋待饒舌也。」

言旣，予卽裹身羊皮中，以所畀刀自隨。諸少年相與縫之，旋去。未久，洛克果來，以予爲羊也，攫而上騰。旋止，予覺身已至地。乃取刀剖皮出，果在高山之巔。洛克見之，振翅逸去。洛克軀甚巨，羽毛若雪，充其力，能挾巨象逾高山。

予急欲覓大宅，未及半日，果見之，其華美如所述。門闢，信步入，中爲一廣場。場四周有門，凡百九十有九，門皆以香檀木爲之，其一獨以黃金，門多設梯，惟數門不可見。微窺門內，光怪陸離，不可言狀。予瞥見前一門洞開，卽闖然入。中爲廳事，列坐女四十人，貌極妖冶。見予至，卽出，謂予曰：「予等延望久矣！今客果惠然，愉快何極！相君之面，知君性情深厚，能適人意。」旋一女出語予曰：「而今而後，君爲予等主人矣，苟有所命，無不遵從。」趣予坐，榻獨高，蓋特製者。予聞女言，頗怪之，陰念世間安有貿貿然願爲人僕。於是衆女紛起給事，有爲濯足者，有爲添香者，有爲易服者，有爲勸飲者，予爲心

醉，遂與諸女圍坐而食。食時，諸女詰何以至此。乃述所歷。薄暮，衆以燭至，金釭銜壁，璀璨洞明。

有數女進果饌，至豐美，並飲予種種名釀。飲時，樂聲迭奏，繁音促節，頗堪悅耳。旣衆起作天魔舞，儀態萬方，良久方已。一女前致詞曰：「君今遠道來，殆憊矣。夜闌，曷請歸寢。已爲君備一室，並請於四十人中擇一最當君意者與偕。」予曰：「卿等並皆佳妙，予亦不自知孰最當意也。」

此女曰：「君言甚善，君蓋恐吾輩妬也。已自有約，人各侍君一夕，至四十日，則皆得周遍矣。請擇其始者，手其首以爲記。」予以手置此女首，女卽導予至其室，就寢。

比曉，予起見三十九女皆至，所衣與昨迥異。一一起居竟，導予至浴室，衆親執役，衣以華服，侑以美酒。入夜，則麗人翩然至矣。如是者一年所。一日予晨起，四十女立侍，忽各泫然而泣，持予而嗚咽曰：「今而後與君長別矣！」

予詰其故，並言卿等何知予不能相護。諸女不答，但言曩外人來此，亦不一矣，然性情無若君者。今別君，不知何以爲生。」予曰：「毋悲泣，盍明以告予？」諸女歎曰：「今日之別，勢限之也，孰能逆之！君能忍，或可期後會耳。」予曰：「卿言殊難索解，請再申明。」一女對曰：「余等皆公主也，居斯已久，每歲終，必去此四十日，以爲常。比者屆期，故循例欲去。今特以此間百門之鎖鑰付君，君暇時，可啓門

縱覽奇勝。惟不得啓金門，啓則有大不利於予曹，恐永無再面之日。生死禍福，悉繫於此，毋忽忘爲幸。本擬攜鑰去，旣念君爲解人，當能如約。幸自愛，弗棄余言。」予爲之惻然，意甚戀戀；然無如何，乃雪涕而別。

予溺酒色者匝歲，竟未出一游觀。諸女旣去，忽忽不樂，回首前塵，恍若隔世。時鎖鑰皆在，頗欲一啓視以擴眼界。乃先啓第一門，內一廣囿，果樹纍纍結實，不藉灌溉。四周環以河，土膏滋漉，當初花時，水與岸齊，結實則稍減，及成熟則涸矣。

使其地僅此一囿，予必留連不去。然好奇心滋盛，思一一啓視。遊畢，復下鍵，啓第二門以觀。

旣啓，則和風習習，香醪然入鼻觀，繁花盛開，豔若荼錦，間以臺榭。池水引機噴灑，潑止以時。異卉錯雜，不可辨以名，卽玫瑰茉莉水仙鬱金加納百和之類，亦邇非常種，芬薰郁烈，雖衆香園不啻也。

時復啓第三門，地以雲石鋪飾，璀璨有文。內畜羽族至夥，以沈檀爲籠，以瑤碧爲食器，此鳴彼和，如仙樂迭奏，聞所未聞。其間珍異之禽不一而足。似有多人任掃除之役，而復周覽寂然。薄暮，予始出園。衆鳥飛鳴林中，聲益清碎。予決計遍歷諸門，以藉廣異矚。次晨早起，卽啓第四門，內庭宇修廣，洞房曲室，飛檻層檐，已令人目迷神眩矣。

周其庭，有門四十，皆洞開，珍奇羅列，百種千名，爲環球所未有。門第一，則儲珠不可以斛量計，多大若鵠卵者。第二，若金剛石，若玳瑁，若瓊玢，幽有耀。三則水碧。四爲黃金裹蹠，佐以第五門之幣。六則白撰充焉，其鑄爲幣，則次七次八滿爲儲。餘則紫晶瑪瑙珊瑚及橄欖貓眼諸石皆層累駢比，繁夥不可勝數。予爲口呿舌橋者久之，陰念綜世界帝王之庫藏，恐尙不足與之相抗。旣復憶諸麗，心益惓惓矣。自是日必縱覽諸門，凡三十有九日，而百九十九門已盡歷矣。至第四十日，予好奇之心不能復制，竟背前約，出鑰啓金門。嗟乎！使余能堅守女言，則諸麗人行且歸，樂故無極。而一時任性，悔何可追！迄今思之，猶有餘恨。

金門旣啓，則衲檀奇馥，聞之，覺神漾漾然不能守。頃之，香漸散。予直前行，見殿宇宏敞，上作圓形，地皆藍色。中金銀燈臺，參差懸綴，鑪篆氤氳，烈逾椒蘭焉。

室中央一黑馬巍然立，形極神俊，諦視轡飾皆以金，槽以香木，鞍倚一七寶鞭。予取而乘之，引其轡，馬不能動。力策之，馬厲聲嘶，甚可怖。俄上騰空際，予緊持鞍額，不敢俯視。旋降地，予亟下，馬卽飛行去。是時予以手揉眼，及啓睫，則右目茫然，蓋已眇矣。嗒然行，至一處，顧而大愕，蓋卽前十年所居，一切如故。

十少年時外出，予待之。未幾歸，見余亦眇一右目，殊不爲異。惟言目眇非其咎。予亦曰：「固予自取耳，無與公等事。」

十少年曰：「予曹皆以年終乘諸麗人遠行，啓金門視此馬，故遭眇一目之患。汝亦踵爲之，是識亦未必出予曹上也。欲留汝而無可位置，汝其往報達，必能遇救。」予遂別十少年行。

是時予薙鬚眉作噶稜達裝，今日始抵報達。過夫人門，遇見彼二人者至，同病相憐，因約爲兄弟。述既畢，蘇培特謂三人曰：「諸君休矣，可以去矣。」其一答曰：「夫人，請聆餘三人所言可乎？」

蘇培特卽命加里弗蓋發等述之。

蓋發起而言曰：「如命請復述。予輩爲毛沙爾賈人，嘗置商品於王之貯藏所，故懋遷於報達，卽寓所中。既至，同業款甚殷，在某賈所張飲。並開會跳舞，男女雜沓，履舄交錯。既復張樂，此唱彼和，喧囂達戶外。爲警衛聞，卽入挾諸客去。予曹幸得逸，而天色已暮，度郭門必鍵，悵無所之。途聞此門內有笑語聲，冒昧闖坐，此予曹之所以至此也。」

蘇培特聞之，默不語。三噶稜達請以向所待彼者待之。蘇培特曰：「諾。」卽命諸人去休。於是偕侍者羣起送加里弗噶稜達等出。甫踰闔，戶卽闔。加里弗方與噶稜達等談甚洽，然迄未言及己之身

世，至是謂之曰「公等初至此，恐迷途徑，且夜闌將何之。」噶稜達曰：「然，此誠困人。」加里弗曰：「然則盍偕予往，當導之。」卽耳語維齊，導三人至其家，且曰：「彼三人所歷，足占吾編年記中一紙，甚願著錄之也。」

是時蓋發挈三噶稜達行。甲亦歸。加里弗卽入宮就榻，回憶所聞見者，輒不解蘇培特之何以創二黑犬，愛米之胸何以有傷痕，轉輾竟夕。晨起，至會議室，召諸臣。

維齊至，加里弗曰：「予追維永夕，卒不解彼二婦及二黑犬者之故。倘不得其底蘊，予心終不釋。其召二婦及三噶稜達來。」維齊銜命，至蘇培特室，深致敬禮，具以告，而隱其前夕事。

蘇培特卽易衣與偕行。維齊並召噶稜達。噶稜達諾之，竟不知維齊卽前日所與語者。行未幾，已抵王宮。加里弗大喜，命蘇培特俟門隅，而置三噶稜達於己後。

加里弗顧曰：「予昨夕佯爲賈人至汝居，當必大詫，或意予必有所怒責也，然予必不出此。予甚嘉汝行，願吾報達女子社會中一一有如汝輩。予昨微行，無怪汝輩之不識。予爲加利弗第七，名赫命挨力斯怯得，特以相告。其爲予述所以創二犬及愛米胸有傷痕之故。」維齊又申言之。蘇培特卽起述如下：

麥及教人化石

蘇培特曰：「予之所歷頗奇，陛下聞之，必驚疑不止。蓋予與二黑犬本同母姊妹，而二女則異母，一爲舍非，一爲愛米，卽胸有創痕者。」

吾父老而卽世，遺產由予姊妹五人均得之，而各與生母同居，家頗裕。嗣予母又逝，臨終，復遺予輩西袞司各一千枚。吾同胞三人，予年最少。二姊得產後，皆各擇偶以去。余則孑然一身，岑寂殊甚。長姊旣婚，其夫悉斥其所有，並徙處斐洲。旋日用不給，產至盪盡，竟託辭與余姊絕。姊不得已，歸報達於途，備歷辛苦。旣歸，寄食於予。予見其槁容而敝服，怒焉傷之，詢其由。姊備述之，聲淚俱下。予亦爲之愴然。移時，導之入浴，衣以新衣，謂之曰：「姊長，予當母事。自姊之斐洲後，予業育蠶，賴上帝福，所獲頗不惡，甚願與姊共之。」

自是二人同居者數月，頗和樂。一日偶談，次姊去後，何久無音耗，心竊疑之。數日後，次姊忽踉蹌至，狀與長姊來時絕相似。詢之，知亦見棄於夫者。予留待之，如待長姊。

未幾，兩姊言寄食於此，恐重累余，願再醮以紓吾供給之苦。余謂兩姊：「何見外若此？予家雖異

富厚，計所食三人，尚有餘，願毋過慮。且前車之覆，姊豈猶不以爲戒而復圖再適乎？世間男子多薄倖，少敦篤者。妹爲姊計，不如且住爲佳耳。」

予力諫，二姊卒不聽，俱再適。乃不數月又嗒然來，狀若甚悔者，謂予曰：「妹多閱歷，所言果不謬。今而後某等願給事於妹，不敢再作室家想矣。」予曰：「予心無他，惟願吾姊共安樂耳。」言畢，相抱而泣，復同居如初。

又一年，綜計所獲頗能自給，遂擬航海往異國，逐什一，利當三倍。乃偕二姊至伯沙拉，購船自報達載貨，順駛出波斯灣，入大海，逕達印度。約二十許日至一地，遙見山壁高立，下有城，甚壯麗。適風順，須臾入口，遂下槌焉。

予亟欲登岸，獨行至一城，將入門，見無數警卒，或坐或立，手執杖，有不可犯之勢。予諦視之，則癡若木雞，不稍動，日亦未嘗瞬。膽稍壯，近觀之，皆石人也。予入城，經衢市，摩肩擊轂，似甚殷庶，惟所遇皆石人。城四分之一爲商人居，門皆闔；有關者，中有人亦皆石質。視煙囪林立，無出一縷煙者。

未幾，抵一宮殿前，門飾以黃金。入則戶洞闢，絲幃下垂，懸巨燈，燦爛耀目，意王宮也，而闕無人跡。乃捲幃入，見石人甚夥，狀似執役者。上殿階，石人參差立，有若將出者，有若微步而入者。旣再歷二三

殿，地多棄物，而悄若無人，令人生怖。復進一殿，陳設更麗，窗格盡綴以金，疑爲妃室。內侍數人立侍，石而色黝黑。復進，見一婦戴金冠，項垂巨珠成串，貌絕美，知爲妃，然皆石質。余逼視再四，歎爲得未曾見。室中之點綴罔美不臻，四壁以金銀製人物，栩栩欲活，神工鬼斧，非巧匠所能。予瀏覽良久，不忍去。旋退至他室，見縑綉稠疊。稍遠，則一正殿，結構巍峨。中設黃金龍座，離地數級，以碧玉爲飾。座設御牀，敷以織錦，嵌以明珠。忽有光熠熠，出自牀頂，攀柱仰觀，一金剛石也，大如鴛鳥卵，令人目眩，不能逼視。

牀列大枕，火炬一枝燃其側，意或有生人也。環顧四壁，心神震眩，而牀頭寶石，尤煜煜射暎。

宮中各門，啓閉皆無則。予縱覽各室，旋觀諸庫藏，其儲積之富，更無倫比。心怦然動。因念冒此大險，亦以求華臚耳。正躊躇間，暮色已起，不得已出門。禁闕重重，已迷歸路。旁皇復過正殿，金碧之牀，熒煌之炬，依然在也。既入，體頗倦，擬小憩待旦，卽登牀臥。回憶所見，疑怪不能去懷。

輾轉至夜半，忽聞人聲，諦聽之，則誦哥蘭經也，與予國寺中所誦絕類。喜甚，卽起秉炬蹤跡之。旋至一室，窺門隙，若一禮拜堂，旁列壁龕，彷彿予誦禱文處，懸燈列燭，四壁光生。

地藉氍毹，以供跪拜。一少年置經坐毯上，貌甚莊嚴。予驚疑良久，陰念一城中人皆化石質，此少

年獨存，意者非常人乎？」

予排闥入，瞻拜壁龕，卽朗誦祝詞曰：「嘉上帝之贊余，佑余以遠行。望故鄉其不見，願示余以歸程。於戲上帝，冀余禱之徹聽！」

少年聞禱詞，目注視予，曰：「歡迎夫人！不識夫人何自至？請具以告。」予爲略述，卽趣少年言。時予意殊切，若刻不能待者。

少年曰：「夫人稍休。」言次，納經於匣，置壁龕中。予窺其貌，甚美，心不自持。既思與若素不稔，胡能冒昧。正凝思間，少年延予坐。予促其亟道本末，曰：「人情於所遇者愈奇，則欲得究竟亦愈切，幸弗悵緒論，俾釋疑團。」

少年曰：「夫人解人，予聞爾祝詞，已知夫人皈依之正。今請爲夫人言上帝之威能。此地爲予國都。予父在位時，與國人皆崇信麥及^①及納同教，^②故達真理，不信上帝。

「予父母均奉偶像，而予獨否，以幼時受乳母訓，故不爲左道惑也。乳母夙習哥蘭經，有心得，常告予曰：『宇宙間止一眞宰，汝宜慎擇。』遂授予亞刺伯文並哥蘭經一卷。予稍稍誦習，而乳母時時又爲予講解，得貫通精理，而予父與國人皆不之知。其後乳母卒，予豈意攻苦摩薩門之道，遵乳母教也。」

「先是三年前，雷聲驟作，掠城而過，雲中如有人言曰：『嗟爾衆生，毋信納同火教之邪說！專事上帝，則獲福孔多。』語至清晰。此三年中，居民無日不聞，皆溺於麥及納同，置此言不爲意。至第三年之末日，夜半後，國人均化石質，而予父母則幻爲石而黝黑者。今猶在宮中，度夫人已見之矣。」

「予以事上帝得免於難。今夫人所以至此者，意上帝實使之，藉解予寥寂耶？可感哉上帝！」予聞之如有所感，曰：「然，予家報達，微有資，攜其半來此，欲求互市。如王子能惠然同行，覲見吾君，某當盡東道誼，以館王子。吾君掌理教事，博學多識，居報達，名甚盛，聞王子至，必愛敬之。爾時王子自陳所歷，計良得也。不然，孑然一身，處此荒涼之境，甚無謂耳。舟在宇下，願諏日以行。」少年喜，是夕，卽以航海事相問答，坐以待旦。」

比曉，相偕出宮，至海口。予二姊及舟中人以予未歸，方憂甚。旣見，大悅。余乃介王子與相見，旣又以所遇及王子本末一一告之。

時攜歸金銀珍異甚夥，運數日，尙未盡，以舟小不能容，不得已棄岸側。未幾，揚帆北駛，遲速惟意。舟子已具一切，足歸路之需；而曩日儲糧固甚富，無虞不繼也。

舟中諸人談笑爲樂，而吾姊因王子獨與予暱，漸有妬心，輒問歸國後如何相待。予欣然曰：「無

他，夫之耳。」言已，顧謂王子曰：「歸國後，予當執巾櫛事君，並允君有役予之全權，王子其有意否乎？」王子曰：「夫人其戲言耶？予不敢聞。請略貢下悃，辱不棄，他日者當以正室待夫人。夫人自由之權，則不敢稍涉。」吾姊聞言，色頗不怡。

時船已入波斯海灣，距伯沙拉不遠，脫風順，次日可達。余以數夕未睡，倦甚，甫及席，瞬息已酣。吾姊乘間，執予與王子投之海。王子身弱，不諳泅，須臾溺斃。余隨波漂泊，不知所止。既漸近岸，即起立，朦朧間，見地影隱約可辨，乃涉而前。比及岸，日已出，始知爲沙漠小島，距伯沙拉二十里耳。時濕衣受日，曠已可著。覓清泉鮮果，聊充飢渴。既就深林稍憩，見一小蛇，有兩翼，直撲予，或右或左，舌燄燄動，懼甚。未幾，一大蛇至，逐小蛇欲噬。予拾石力擲之，中大蛇首，蛇斃。小蛇即振翼飛去。予諦視死蛇，良久，知其無害，乃更擇樹陰茂密處臥其下。

及醒，見一黑婦人立予側，舉止嫺雅，貌和藹，手鐵絙繫二犬，犬毛皆黑。起問爲誰。婦言：「某即飛蛇幻形，向承相救，無以爲報，偵知汝姊毒汝，特約仙侶，以汝輜重送報達貯貨所，而沈其舟。罰汝二姊爲犬。然此尙不足蔽其辜，須臾，試觀吾所以懲處之者。」

言畢，挈二犬。及予至報達貯貨所，則纍纍皆舟中所載者。入室，以二犬付予，戒予曰：「吾受天帝

命，罰汝二姊。以後，夕必鞭之百，以盡厥辜。」予唯唯，不敢與辯。

由是每夕必施鞭扑，君昨已寓目矣。雖雅非所願，神命不敢違。予所歷如此，以爲未足，請愛米盡續之。

加里弗既聞蘇培特言，乃命蓋發請愛米自述傷胸之故。愛米乃起述：

●伯沙拉 (Bussorah)。

●麥及，火教神名。

●納同，古長人國主。

蛇仙杯水記

愛米曰：請敘予寡居後與富室子締婚事，供陛下清聽，凡姊所已言者皆不贅。

予不幸，喪夫後，家居一載，儲蓄頗足，自給以予夫遺資約九千西袞司，供一人，甚有餘也。居喪六月，予製新衣十襲，各值一千西袞司，服闋，卽服之。

一日，予獨居勾當雜事，門者以有婦人欲見白。命之進，則一老嫗也。入門，卽以口接地曰：「予將

有所請，夫人仁者，乞恕唐突。予有一孤女，今日于歸。而予甫至此，朋戚甚寡。壻富家，支族繁盛，見予寂寂，恐貽笑。夫人倘惠然辱降，若輩俗子，必以吾家爲富貴人，不敢藐視矣。夫人其憐而許之，否則予汗顏無地矣。」

言已，涕淚交下。予惻然憐之，慰之曰：「嫗勿自悲，予當勉爲行。不識取道何所，予將易衣以俟也。」老嫗聞言，大喜，伏地，以吻接予足，示感激意。起曰：「夫人大恩，上帝鑑之！身受其惠者，將爲奴隸以報。請盛妝稍待。傍晚復來爲導。」卽逕去。予華服麗飾，竟乃坐以待嫗。

日落，老嫗至，色欣然，以口接吾手曰：「壻之父母親屬均先後衣冠至矣，觀其舉動，真不愧豪族。望夫人速臨。」予尾之出，僕從又尾予行。及門，見一燈矗立，門揭以金字，灼灼耀目，文曰：「人生長樂地。」嫗遂搥門入。

嫗導予過中庭。登堂，則一少年美婦在焉。見予入，趨而迎，行抱腰禮，導予坐。側復置一座，環柱均以佳木寶石爲飾。美婦坐其上，謂予曰：「夫人幸臨，今有求於夫人者，不敢避冒昧。予有弟，性至和善，聞夫人美，日夜思不置，至廢寢饋，且得疾。願夫人憐而拯之。弟貌頗不俗，以偶夫人，可謂雙絕，幸勿見拒。」

予自喪夫寡居後，無再醮志，聞女言，意忽不自持，默然不答，而微露羞澁態。有頃，少婦鼓掌，一翩翻少年入，儀表修整，近予坐。與語，亦藹然可親。始信其姊言非溢美也。少婦見予等語甚洽，又鼓掌，少年趨入。具婚禮，設誓約，後當惟予所願。予樂甚。既而禮成，予儼然彼家主婦矣。

婚後一月，予欲購織錦於市，請於余夫。許之。嫗及二女僕從。既抵市，嫗曰：「予當導夫人至一少年賈人處，其人與余素習，且其肆富於儲，種類甚備，可任意縱覽，以免僕僕也。」予從之。甫入門，一賈人起相迎，貌秀麗，舉止冲然。予入坐，命嫗令賈人出錦。嫗不許。予告以新婚後例，不得與人交談。

嫗不得已，言之賈人，取錦出，選其最佳者，令嫗詰值。賈人曰：「予不願取價，夫人能鑒其愚忱，賜之接吻，俾得一親芳澤，願斯足矣，謹以錦贈。」予怒其無禮，令嫗斥之。而嫗顧以爲此小節，固何傷。余亦心愛錦，竟從嫗言，令嫗與二女僕當門立，余則去面巾與之接吻。不意賈人竭力嚙予面，大痛，流血不止。

予猝受此大創，一痛幾絕，而賈人已乘隙逸去。既而予蘇，血殷然滿面。嫗等恐受風，請羃以面巾，人當不能見創處也。嫗快快不樂，慰余曰：「今日之事，余咎也。予不知人，冒昧導夫人至彼，而賈人乃無禮至此。然徒恨無益，不如歸休。予有刀圭在，可療治，三日，創必瘡。」予狼狽甚，幾不能行，乃強支柱。

及歸，嫗爲敷治，血少止，遂就寢。

薄暮，夫歸，見予首裹巾，問故。予僞言患頭風。夫以火燭，見余面有創痕，又致切詰。予欲言而羞，作不能啓口，乃詭言曰：「頃狹路間遇一負薪者，摩肩過，偶觸其擔上斧耳，此小事，不足介懷也。」

夫聞之，怒呼曰：「予必有以報之。明日，將控諸警察，盡捕負薪者而後快。」言畢，猶悻悻然。予急止之，曰：「君宜三思，慎勿以細故而犯大不韙也。不然，徒益予過。」夫又曰：「然則，更有以詳語我來。」

予曰：「諾。頃予入市，遇一賣金雀花者，乘驢隨予後。偶回首，驢適當予衝，予驚仆，觸一碎玻璃，故如此。」夫曰：「然則，予將於明晨往告維齊，維齊必捕城中市金雀花者而殲誅之。」予惕之，以上帝，謂賣花者無罪，請恕之。夫曰：「然則，汝語尙有不可信者，請明言，勿隱。」予曰：「實告君，乃予偶不慎，致此耳。」

夫聞言，憤然曰：「予不耐聽汝謊！」因鼓掌三，僕自內出。夫命曳予下，置室中。僕如言曳予及地。夫叱曰：「擊之，斷其首，投諸底格里河。」以飽魚鼈。予愛彼而彼不以誠待予，罰不容貸也。」僕意躊躇，夫怒甚，曰：「不速擊，將何待！」

僕曰予曰：「夫人命在剎那間矣，尙有所言否？」余含涕視余夫曰：「嗚呼，予竟蒙此罪！余竟以

此死耶！」卽嗚咽不能成聲，意將動其憫。而夫怒不解。余誦禱文懺悔，夫若爲弗聞者，促僕速擊。時適乳母入，伏地請曰：「願郎君念予撫育功，姑宥其罪。死者固不足惜，而於君名有大不利，人言藉藉，不將謂君暴戾非復人性耶？」語頗沈摯，繼之以泣。夫意始稍稍動，繼而曰：「以乳母請，貸其一死。願余必痛懲之，使贖前愆。」言旣，命僕執鞭笞余胸次者數百，血肉狼藉，慘不忍觀。鞭畢，僕導余至一室居焉。嫗終日相伴，撫我傷處，調護甚至。余轉輾牀第者四月，創始瘥。惟癢痕不復退矣。昨君所見者是也。予乃步歸亡夫遺室，至則屋已墟，蓋後夫盛怒之餘，盡毀亡夫遺屋。予憤極無可訴，覓後夫亦不可得。嗚呼，陛下，予爾時所遇之不幸爲何如也！

舊廬旣毀，棲宿無所，不得已，至吾姊蘇培特所訴之。吾姊待如恆，囑予事必忍耐，曰：「若妹之遇，吾見亦多矣，何足奇。」因語予以二姊易犬形始末，並引諸故事以證之。言旣，命余幼妹出，蓋妹生母見背，亦依蘇培特爲生也。

天佑余等，得享同居之樂，無復有作室家想者。昨予至市購食物，偶遇擔夫某甲，甚勤敏，因命之職負荷。至三噶稜達則以日暮無宿所，故來予家，乃饗以酒食爾。

加里弗聞言，喜甚，意欲示惠，故不待維齊語，卽問蘇培特曰：「汝亦知幻爲蛇形之仙婦所在否？」

汝二姊今爲犬，不識能復原形否也。」

蘇培特曰：「仙婦去時，曾以毫少許見贈，並言欲其至即取毫焚之，雖余在高加索外可立見也。」
加里弗問：「毫存否？」曰：「固寶藏之。」加里弗求之切，蘇培特以一小匣獻啓之，有毫少許。加里弗
騶蘇培特試爲之，以福愛米及二黑犬。

蘇培特取二毫焚之，而藏所餘於匣中。轉瞬間，宮殿震動，一美人修裾長袖飄然至，曰：「妾承陛下召，欣喜殊甚。無以爲報，願復二女形，以承君意。」

加里弗曰：「慈悲哉仙乎！固予所至樂。願尙有請者，願仙人垂憫，更以治愛米創也，且必知逞此毒手之人所在。予前聞此，心頗不平，以爲予縱握大權，亦不能爲此狂縱之事。幸相告，以釋余疑。」仙婦曰：「唯唯。」

加里弗乃遣蘇培特曳犬出，仙婦索杯水咒之，灑愛米及二犬身。一霎間頓成二女，而愛米胸前已完好若凝脂矣。仙婦謂加里弗曰：「陛下所謂逞毒手者非他人，卽太子愛米音也。蓋太子久聞愛米美名，思之切，故設計娶之。其後疑有他意，故爾離絕。承下詢，用敢直陳。」言已，忽不見。

加里弗躊躇久之，轉念已得民間瑣事，喜甚。乃召其太子愛米音切責之，並告以愛米受創之由。

太子大悔，遂與愛米和好如初。

加里弗愛蘇培特甚，納之後宮。餘三姊妹則指婚三噶稜達，築巨室於報達，而以要職任之。後三人皆位至維齊。

既而噶稜達授京師行政官，頗留意於婚姻之事，民咸稱便。加里弗聞之，亦深喜其閱歷有得也。

●底格里河 (Tigris) 由亞美尼亞高地南流，與幼發拉的河合爲雙子河，注入波斯灣。河域爲西亞著名沃土，古代巴比倫之文明，卽產生於此。

談瀛記

昔加利弗赫命挨力斯怯得在位時，報達有嬖人曰亨北，業負戴。值炎夏酷烈，荷重而趨，度所欲至處尙遼遠，焦灼喘汗。俄通衢右轉，雜樹離立，涼颼徐拂，驕陽失其威，心日頓爽。有大廈巍然峙道左，乃就其側，弛肩少休。忽煙篆縈縈然自彫窗繚繞出，醴醇之氣，浸淫四布。枝頭時鳥鳴聲諧婉，與室中絲篴之奏，颯颯乎若穆羽之調。又鼻觀間甘醲百味相騰觸，使食指大動。度必張盛饌饗客，不知爲誰何豪族，迺侈宕若是。視闈人皆盛服立，逡巡前詢之。闈人曰：「子家報達耶？胡充其耳？是室主人爲星

柏達，乃久作瀛海游者。」亨北既聞言，復仰矚其宅，繚垣隆起，題角翬飛，樓亭之頂參差矗雲表；視己之華門甕牖，不蔽風雨者，其相去何異糞壤之於嵩高，蹄涔之於巨浸也。不禁羨極妒生，搔首而呼曰：「予重繭其足，空犇終日，以豆羹麥飯畜妻子，猶慮不給。而星柏達廣居優奉，賓從酣樂，奢靡若王侯，幸不幸何若是懸殊耶？惟天蒼蒼，豈云可問！」言次，撫膺太息，悵憤不能自己。俄一從者出，捉其臂曰：「從予見主人！」亨北以感憤自語，不無唐突，懼以此獲戾，欲逸去，託詞曰：「余入，弛擔於道，無守者，奈何？」曰：「無慮，當爲君守。」亨北辭窮，遂偕入焉。

從者既引亨北達廳事，客廡集。修筵布列，鱗羅盛饗。主坐者，一翁豐頤而廣頰，白鬚彪彪然拂於胸。僕從鵠立於後，不可以數計，咸肅然伺。亨北度是翁必爲星柏達，足踧踏不自寧，俛首致禮。星柏達肅之入坐，躬持觴勸飲，甚殷至。於是觥籌交錯，衆賓盡懽。星柏達既詢悉亨北名氏執業，戰然曰：「客來不速，幸甚。第有詢於子，頃慷慨悲呼胡爲者？」先是主賓方飲酒，星柏達偶步臨牖，微聞亨北不平語，卽命從者導之入，至是詰之。亨北益惶悚不能對，頃之，頰頰而言曰：「作苦瞽昏，出言不檢，疏狂之僣，乞賜垂恕。」星柏達曰：「否否，子有激於中，余斷不以子言介抱，所不能忘者，悲子侘傺耳。雖然，子謂余享奉豐腆，若泰然而得之，抑何未審？余蓋殫數十年之精力，經千百次之危險，而僅乃得償，視子

之勞，殆有過焉。」笑謂衆賓曰：「僕無似，惟能耐苦。屈指生平航海者七，出生入死，涉歷艱險，想諸君亦有所聞。今是客辱臨，未知余曩日事。請觀縷一生所遇狀，以供浮白。諸君倘不厭瀆耳耶？」衆唯唯。星柏達命僕取享北所荷物入，遂停觴述之：

余幼孤，性通脫，不治生，一切無警省，家財蕩盡。稍長，漸悔悟，竊念以有用財充益無費，得毋慎甚。日月易逝，因循不克自振拔，將生計日蹙，益無聊賴，由苑而枯，何能堪此。憶父在日，儆予以蘇羅門之語曰：「與其困苦，寧入黃土。」每一念及，心恍然不能自爲地。乃奮自策勵，徧與航海諸商交，朝夜求商業利病。知賈於海利頗不貲，思罄所有作海外遊。策旣決，乃偕侶乘舟，赴伯沙拉，經波斯海灣，指塗東印度。右於波斯海灣者爲亞刺伯斐力斯海岸，左則爲波斯海岸，灣寬約二百一十邁爾。東爲印度洋，水勢浩漫。阿比西亞界其濱，距斐客斐客島一萬三千五百邁爾。余憚涉波濤，涉卽暈，至是此疾若失。凡經小島嶼時，檣舟以貨相戀遷，入頗羸。一日風驟作，帆若飛鳥疾。數時許，抵一島，草芊芊一碧，景色幽寂。舟下旋，客多登陸眺矚，余亦從。舟處久，倦悶，得散步游目，心暢甚，相與席地飲。忽島搖曳，若浮舟波浪中，主舟者忽大呼：「亟歸，稍遲，難將及！」蓋巨鯨往往背出海面，峙若山嶽，且叢生草木，多誤爲島。時爭躍入舟，不及者泗水上。余倉皇欲去，而島驟沒，溺焉。怒濤急漩中，偶得一片木，持以不

死。主舟者以客大半歸，茫茫無涯，跡溺者不得，遂揚帆去。

余浮沈水中，凡一晝夜，困甚，不能支。忽巨浪捲余體，勢至疾，木已失。自度死矣；忽身已在沙際，蓋爲浪推激而上也。有岸極危峻，老樹俯瞰。余援垂枝以登。比至岸，臥地，殆無氣以動。日出，猶憶不得起。腹枵，飢不可耐，勉蛇行，摘草實以食。旋見一泉側出，澄泓若乳，掬飲之，神漸復。舉武間，覺彌望重碧，細草若鋪茵。遙見有馬著草際，度必有人，擬趨而求拯，卽不復審禍福。比達，則一馬就樹維繫，肥健而修潔，不自知嘆賞之出於口。忽崖下有聲，旋一人來詰余。具以告，卽要余入石室。先在者見余至，羣相駭。其人爲述飄流狀，始釋然，昇余以食飲。余轉詢之，則曰：「吾曹皆圉人。是島轄者墨力車王，愛馬，歲使游牝於此，俾與海馬合。俟駒生，與俱歸，乃繫於別廄，曰海駒。特海馬性強，常欲噬牝，作聲驚之，始逸。我曹歸當以翌日。君幸相遇，否則此島距吾國遠，途險阻，非結隊連騎不能往。君孤子，將葬此矣。」一時忽海水沸涌，潏然噴裂，有海馬自波中出，怒奔牝。圉人急作異聲，海馬懼而遁。明且，圉人挈余引馬歸，見余於王，以遭難白。憫之，有厚賚。

余操商業，至是多與其賈人遊。都濱海，估舶沓來紛集，相與討論其贏絀所繇。且與彼都士大夫相往還，其君若臣亦時時詢報達風俗，余亦詳察其政教法律，以廣聞見，遣羈抱焉。

屬墨力車地有客雪耳島。者，夜數聞銅鈸聲，相傳爲德記耳。卜居之地，有此神異。余好奇，思一窮其祕。舟往探之，無他異，惟見巨魚長一二百尺不等，光怪可怖，然不爲人患，且性怯，聞擊楫，卽鼓鬣逝。又有魚羣至，皆鳴其首，狀甚奇詭。迺仍返墨力車。一日閒眺海岸，見一舟自遠來。旣下棹，運貨者絡繹於道，瞥視其件，髣髴署余名。就視不謬，恍然曰：「斯非吾前欲運至伯沙拉者耶！」視主舟者似相識，擬詢之，度彼必以余爲異物，漫詰孰主是貨者。曰：「爲報達人星柏達，與同行。舟抵一島，客半登覽，星柏達與焉；爇火作食。不知島實巨鯨背，驟沒入海。捷足者皆跳身歸，而星柏達不返，諒葬魚腹矣。故代售其貨，冀得贏以歸其家。」余曰：「僕非他，卽星柏達也，賴天佑，於死地得生，且荷君厚意。」主舟者詫曰：「嘻，是難信矣！島沒，星柏達溺，洪濤巨浪中，胡恃而不死？汝自謂卽星柏達，於何證之？事涉財物，子非可假託爲戲者。」余急曰：「有證。」曰：「然則願聞其詳。」余乃以入水得木浮，以免，遇圍人見於王，留墨力車國，始末具告之。主舟者尙狐疑，而同舟客有識余者，爭趨前相慶。主舟者乃前相持慰余曰：「君得免大難，喜誠過望，請以貨歸故主。」余感其誠，願析兩，以一爲報。主者固辭不受。

余旣得貨，遴其至珍者獻於王。王詢所自，具以白。王悅，納余獻，以他物賚。余歸思切，悉以沈檀樟蔻椒薑諸類售諸島民，偕主舟者返。未幾達伯沙拉，橐纍纍載而歸里。家人悉余遇，并豔余裝，始駭而

繼喜。余出資廣營田池，興土木，極巍麗，奴指數百，氣象一新，不復憶漂流之苦矣。

星柏達述既畢，樂聲作，鏘洋盈耳。諸賓皆起立曰：「聞所未聞，當浮一大白。」時薄暮，星柏達命以金幣百贈亭北，屬翌晨復至。亭北喜，幾不能自持，攜荷而返。妻子驟視多金，歡呼狂舞。次日，亭北潔衣往。星柏達笑逆之。無何，衆賓駸駸至。啓讌，酒半酣，星柏達舉盃言曰：「僕二次航海，事尤奇險，至今追憶，猶心若懸旌然。想公等好奇，必樂爲引耳。」衆唯唯，寂無譁。星柏達乃述其事如下：

余初次航海歸，驚弦之鳥，意絕翔翥，而今而後，將老死報達，不復作浮海想矣。雖然，予不敏，而冒險進取之性，夙稟不可易，居恆顧田宅，輒悲嘯不樂，亦不自知所由。亡幾何時，而疇昔乘長風破巨浪之念，若原上之草，剗薙既淨，而根復怒發，蓬勃不可一日遏。於是復理舊業，捆載張帆，驚濤洶湧中，舟若葉舞。登柁樓以望，天水銜接，茫無涯畔。歷島嶼無算，輒相貿易。比抵一大島，萬木蒼鬱，嘉果纍纍，卉蔓藤梢，互爲纏結。地表延，富植物，而闕寂無人跡。客悉登，步綠茵中，玩雜華，摘甘實。而余攜斗酒，於林僻處藉草坐，旁溪流聲潺潺，濃陰蔽日，景色幽邃，傾樽獨飲。既醉，倦而酣臥，茫乎不知身之在島上也。數時始寤，起覓舟，不知何往。四顧蕭寥，不見一人，但依稀遠帆天際，二三微點，與波上下而已。悽風叫號，境僚慄弗能耐，斯時怨恨爲何如耶！

余既困孤島中，熒熒子立，涕下如雨，悔悲交迫，至踏地不能起。久之，乃懸想昔不死於海，殆有天幸，今日之厄，或有解者。又念曩僥倖得不死，事偶然耳，胡能再邀？輾轉涉想，心若棼絲。忽猛省曰：「既入陷阱，悔恨何益？盍於萬無生理中求一綫可冀？」乃探升高樹，環謁目力所至，而混茫萬里，無隻楫之過前者。覺五內崩摧，身浮欲墮。忽大陸邊現一白色物，晶耀射人目。卽下樹向之行。至則渾然一巨球，皎若玉雪，周視無穴竅，高不能登。試蹴之，膩然而奕，佔地之廣，亡慮五十步焉。

時日光返照，綺霞散天際，甚明豔。忽驟暗若晦夜，出手不見指，大悸。旋聞振翅聲，若暴風吹林木。一大鳥蔽天來，度白色巨球必鳥卵。未幾，鳥集其上，爪適當余前，偉如樹幹。余以首巾束身，繫鳥爪上，冀其飛挈余身，出此荒島也。次晨，鳥振翮天空，高入雲表，下視不辨水土。俄側翼下，迅如電掣。余魂馳魄喪，恍惚間似已近地。急解所縛，得墜。張目視，大鳥方以爪繫修蛇，啣而飛去。

余脫離鳥爪後，視墜處乃一深谷，四圍懸崖峭壁，矗立絕攀援，然視沙島之絕無生路，則固有關。余沿谷行，地多金剛石，大者目未經見。徘徊間，突有巨蛇無數蜿蜒至，修偉不可仿象，至小者亦若柱，驚而卻步。然蛇畏大鳥，日匿體厓洞，夜始出。余日游山谷，饑則探殘餼果腹，暮卽伏山穴，杜以大石，穴陷而窄，可避蛇患。夜聞蛇振齒聲，懼不成寐，旦始敢出穴焉。

余在谷中，夜伏晝出，忽忽非一日。雖日履金剛石，自願生且不保，亦土苴視之。一日晨寢，忽有物下墮，幾中余體。亟視，野脯也，旋纍纍自壁下。余嘗聞海上父老云：「採金剛石者，法於鷹孳育時，持脯登崖頂。此石多在深谷，而壁陡峻不能著足。卽擲脯谷中，脯中金剛石，黏合不得脫。鷹見脯，必銜哺其雛；并石入巢。採石者作異聲驚鷹使去，遂取金剛石歸。」并云「巨鷹多力，能喙取極重物而飛。」憶此語，心躍然喜。

初余墜谷時，患無術得出，自度必死，至此頓悟。乃遴最巨之金剛石納諸囊，以脯之大者著體，解纏首巾固束之，臥以待。有頃，羣鷹爭下，銜脯去。俄一最巨者，鉤喙而修頸，側狻，疾振銜余縛，出谷，直達其巢。俄異聲四起，鷹悉散。取石者解縛見余，大驚。少焉衆集，謂余竊石，勢洶洶。余曰：「使知余始末，將悲憐之，不暇，當不以懷璧見罪。余囊中有上品金剛石，願與君等共之，恐罄諸石之值不足抵。何逼人太甚耶？」卽出示之，衆驚歎。余爲述遇難之奇，及所以出險者。羣相慶幸，邀余至逆旅，復觀余所得石，皆謂生平所見，形質光芒無出此右。時有一人前，以後至無所得，向隅鬱悒。余出囊中佳者任擇之，則僅取其一，且至小。強益固不受，曰：「是石可珍，余願已足，將終身不復事操舟業矣。」是夕，相與縱談甚快，積悶一舒，凡困於荒谷可驚可怖之狀，心目間已消亡殆盡。採石者返就道，邀余與偕，時見異

蛇出沒，幸免害。久之達海口，乃舟赴盧赫島。島多樟，大者蔭可蔽數畝。島人取腦，法以刃刺樹汁出，受以器，漸爲凝質，卽樟腦也。汁竭，木亦凋，不復能榮矣。是島產犀牛，較象差小，鼻有角，長倍尺而堅，角孔有白紋，光可燭。犀牛常與象鬪，角抵其腹，立斃。承以肩，目或誤入象血，卽瞑而仆。鵬鳥見而并攫之。余徧遊此島，環怪之產，數之更僕不能盡。以所得石易諸珍重物，轉至他島。抵伯沙拉，遂返報達。緬想藐焉此身，託命於羽族之喙爪，其不糜軀也幾希，至今猶營魂怳怳也。星柏達言竟，復貽亨北如前，並訂翌日約，當述三次航海事。

次日，亨北于于來，口籛然，澤其色，幾忘其爲窶人子矣。叅賓亦繼踵至。酒數行，星柏達曰：人情靜極則思動，險象既往，壯心復萌，隙駒易逝，何可虛擲，乃復自報達赴伯沙拉。舟既發，歷各商埠，獲頗贏。忽海中颶風作，浪山立，舟不復能自主，漂流簸舞，客顛暈不能支。數口，抵一小島，主者不欲下楫。客強之，橫焉。主者曰：「是島爲野蠻生殖地，與鄰者皆同種，狀獷惡，善鬪，短而悍。殺其一，必以全族至，不復仇不止。」余聞而大懼。忽喧噪聲自遠至，視之則野人無數，來若颶疾，皆高二尺許，赤毛被體，羣躍入海，環舟數匝；口鉤轉不辨何語。遽循纜上，矯捷如猱升，雜登舟面。旣不敢拒，語復不能通。瞬息間，野人斷纜拽舟近岸，驅舟中人悉登，意若欲予曹往其島者。倉皇不及避，爲一擁而去。

予曹之受迫也，飢渴交作，投道傍果以食。良久，見屋瓴出樹杪。比達，則重樓傑閣，制極閎麗，紫柝爲門，獸環炫飾。排闥入，堂廡敞深，琢珉石爲階，人幣纍纍積左右；洪鑪熾炭，烈燄熊熊然，不覺爲之毛戴，股栗不能行，幾欲傾踣。俄頃，砒然有聲，重門洞闢。一夜，叉躍出，隻目獬於額，赤而閃爍；牙若劍鋒銳，分橫吻際；哆其口，唇下垂胸；豕其耳，鳥其指爪，植立不動。余駭極而顛。久之，始張目視。夜叉眸黯然益驚，頤朵涎流。旋爪持余頸而上下之，若屠人之提羊首。復釋余，次及他人，一一權其輕重。繼及主舟者，體肥碩，夜叉卽以叉貫其腹，就鑪火炙之，蹲而大嚼。食竟入臥，齶聲徹於外。余悸不成寐，顧同侶無生氣。天曙，夜叉出，度其行已遠，始相語，置身虎口，慘狀逼人，欲潛殺之。度力弱，勢必不敵；惟相嚮悲哭。擬出覓援手者，而彌望荒曠，卒不得一人。日暮，鳥多惡獸，不敢露宿，不得已仍返，心益怵怵。俄一人中夜叉選，炙啖如前，委骨狼藉。旦夜叉復去，我曹束手，分供吞咀。皆曰：「與其以血肉果妖腹，毋甯蹈海死耳！」中忽有奮袖起者，倡言曰：「計無復之而作經濟之想，非夫也。縱自度無生理，亦當竭吾力圖滅之，以除巨害。卽不勝而死，較涕泣受噬者不差武乎！」

余首韙其議，同侶亦有附和者。余謂衆曰：「海濱多木，盍伐以爲桴，藏僻所待用。卽併力設謀，誓殲此怪。事成，則暫居是島。或有帆船經此者，則勾附以歸。仇復而身全，是爲上策。不然，以一筏置洪流，

或可出險於萬一。不幸與波臣伍，視弭耳等羊豕，尙彼善於此也。一諸人鼓掌稱善。伐木編筏數具，一筏大可容三人。夕復歸，夜叉又取一人食。我曹大悲憤，俟其臥，集勇壯者九人，以叉置爐，鍛盡赤，力刺夜叉目。大號突起，張爪欲攫人。急匿，夜叉不能得，乃奪門狂奔，吼聲大震。窺其去，卽奔赴藏筏所，浮諸海。知必來尋仇，乃繫筏坐觀變，脫達旦不至，必受創斃，無患矣。

昧爽，夜叉偕其類二，貌瘁惡相若，後衆醜譙擁，若疾颶暴雨之至。余等踉蹌登筏，槳而逸。夜叉桀石以投，或踢浪奔逐，勢猖甚。筏之遭擊而沒者半。余與某甲乙幸得免。方圖脫險，而颶風起，浪滔天。三人抱筏出沒洪波中，周時始達一島，乃棄筏登陸。島多雜果實，以代飲食。夜就海濱宿，朦朧中聞有聲若挾風而來。亟視之，一巨蛇昂首咫尺，甲避不及，蛇繞其體。甲撐拒甚力，卒不敵。蛇束甲而搖頓之。甲力盡，卒爲所吞。余與乙急遁，距已遠，猶聞格格嚙骨聲。晨，驚魂稍定，余仰天呼曰：「天乎，何厄余之甚！若夜叉，若颶，若蛇，竟接踵至，未知今日又當避何險也？」歎歎不自禁。見前有大樹高參雲表，度可棲息避蛇患，夜偕乙攀登。甫上，蛇已近樹，豎立而怒啼。乙藏身稍下，蛇猛齧而墮，食之盡。余棲樹顛，蛇不能及，得免害。

黎旦，蛇杳，余始下。念「甲乙遭吞噬，行將及己，厄余者未艾，尙何生望！」憤極欲投海。復念「奈

何自輕若此？且一蛇之是愜，何以爲人！天下寧有不能防之患！」乃聚棘刺，以藤聯綴之，圍樹之幹。復以堅草架樹顛，童童若車蓋，亦以棘彌其下，如巨鳥之巢。日夕卽蟠伏於中，以禦蛇害。未幾，蛇復至，狀益猛悍，奮躍欲上，數格於棘刺。蛇似怒甚，毒其目，獷獷視余，徹宵伺，若貓之候鼠，意殊堅忍。日出，始蜿蜒去，屢回顧，冀余下樹而得甘心焉。余終夜惴惴，睫不得交，憊甚亦惜甚，復萌死念，狂奔抵海岸。忽一舟自遠至，余招以首巾，竭力呼救。主舟者聞之，放棹來迎，爭詢本末。余具以告。一叟矍然曰：「嘗聞有島多夜叉，嗜食人，或不火，君始漂流之所，得毋卽是。巨蛇夜出，至其島者，無生還。君能出巨險，誠大幸。」衆以酒食相慰慶。主者以余衣敝，爲易華服。與共歷諸島。至瑟能赫特，地產香木爲上藥，遂下棹，與島人相交易。

一日，主舟者告余曰：「僕有貨爲客所遺，彼不幸死矣。貨已稍稍售，獲厚利，將以贖其家。未售者，請主之。苟經營得利，卽以報君。」余喜出望外。時舟中書記生悉以商名註貨冊，詢主者曰：「是君之貨，當註何名？」曰：「星柏達耳。」余審主者自疑曰：「二次航海，余醉臥荒島，委余而去者，非若人耶？別久，驟不之識，又何怪其謂余已死耶。」乃呼問曰：「遺貨於此者，果星柏達乎？」曰：「然，爲報達人，自伯沙拉乘是舟赴海外，抵一島，客大半登。比啓旋，忽促中遺之。駛兩時許，始覺。時風狂急，棹不得返。」

星柏達之不幸，亦余罪也。」余曰：「君確知彼已物故乎？」曰：「或如君言。」余曰：「請君諦視，昔見棄於荒島中之星柏達，固依然無恙也。」主者熟視良久，鳴掌而呼曰：「天佑善人，今日乃復覩子！」復持之，喜且悲曰：「余深悔疏忽，棄君絕地。幸得重把臂，藉以稍贖前愆。貨代藏久矣，售者皆一母而數子，請悉數歸君。」余感謝受之。

舟泊瑟能赫特島久，啓旋他往。余購得丁香肉桂諸珍品。途中見巨龜，修廣幾二十步；又見河馬，乳如牛，居兼水陸，皮堅可爲盾。是行也，獲利無算，資以廣施濟，凡慈善之業罔弗與。居亡幾何，而遊興若春日之竹萌，不受巨力壓也。

余歸後，怡情水竹。自他人視之，謂逸情雲上，樂且未央。顧余恆鬱鬱，惟道海上事則心開，雖迭經槃錯而志不挫。乃復行賈於波斯。復舍陸乘舟，東方島嶼歷且逼。一日，正轉帆，暴風作。主舟者急命落帆，備不虞。而帆爲風裂，片片作蝴蝶舞，舟破於礁。客溺，其逐波而得不死者，僅余與同侶五。歎至一島，有果實及泉療飢渴。疲甚，仆地臥。晨始能健步。稍前，有居民，思就訪之。比至，值黑人聯隊來，見我曹，均擁之去。抵一室，黑人命坐，以物進，若草根，不可識。黑人手作狀，示可食。五人飢，相與大嚼。余度其叵測，拒之。無何，飯進。嗅之，有椰油。先食草者，皆昏醉。飯至，不復辨美惡立盡。余僅進少許。蓋黑人喜食人，常

飼人如豢畜，俟其肥，宰之。其獲人也，先以毒草遂其腦筋，繼食以油飯，俾易苗壯，供口腹。五人既中計，爲黑人斃。余傷生畏死，日漸尪瘦。一日，仰藥自盡，爲黑人所覺，救之蘇。蓋黑人欲余肥，不欲余死，且許我自由，然余動止必隱察焉。

一日，黑人舉室出，留一叟守之。余乘間逸。叟偵知，急呼余返。余掉首不顧，益奔不輟。度黑人暮必歸，歸而失余，必四出偵察。第去遠，當可無虞，膽稍壯。少憩而食。食已復奔，夜分始止。若是者凡七日，心惕惕，懼爲其種類所見，常避道行。飢則餐椰子，備極困苦。旋抵海濱，有白人沿海摘椒，急就之。彼見余操亞刺伯音，詢所自。余陡聞故鄉語，悲喜交集，以狀白。則僉驚曰：「黑人甘人肉，爲所得，無脫者，何子術以免？」告之故，皆謂余能，留同處。越日探椒畢，遂率余乘舟達彼都，見余於王。王慈愛，樂聞古事蹟，賚物有加，且命僕給事左右。是島生齒繁，商業翔起，百物皆於都。王刮目視余，臣寮競趨附，惟恐不得余意；雖萍寄耳，國人之重予，甚於土著。島人乘馬，無障泥轡勒，王亦然。余異之，詢諸王，王不省所謂。余卽圖鞍轡式，命工以木製，蒙以皮，實以茸氈，金珍飾其表，復飭冶人鍊精銅爲鐙，韁銜稱是。既具，貢諸王，躬執轡請乘。乘之，適甚，大喜，厚頒賞。復命余爲宗室外戚製如式。凡國之薦紳及大賈人，余皆有以贈，皆得重酬。余自居此島，名滿朝野。一日，王謂余曰：「予甚倚卿，民亦能仰承予意，有腹心之布，願勿

辭。」對曰：「羈旅之人，荷恩至厚，敢不謹從。」王曰：「欲爲卿成家室，長子孫，俾得長親顏色，豈不甚幸。」余唯唯，不敢方命。王乃選淑女妻余，既有殊色，而幽嫻合度。親迎後，移居外家，帷房之好，若青鳥翡翠之婉孌矣。雖然，遊子思故鄉，固不無清輝香霧之感也。

友有喪偶者，余往弔，友悲慟。余曲慰之，謂宜姑作達觀，珍攝有用之體。友流涕歎息曰：「余何能藉君慰語，以冀望苟延？僕魂已游墟墓間，將與君長別矣！」余驚曰：「惡，是何言！將與子訂終身交，何作此不祥語？」友曰：「願君長壽！僕已矣，復何言！國例：妻卒，夫從死；夫卒，妻亦如之。無貴賤，守勿替，違者不容，僕何能幸免哉？」余大詫，不謂風俗之敝野一至於此。時襄葬者已畢，至爲死者衣飾，如於歸日，罄其珍貴物，綴諸體，乃就殯。友素服，擁妻棺，親朋從，余亦與執紼役。至葬所，見一巨穴，上覆大石，啓石，墜棺入。友舉手別戚好，銜涕入他棺，水一罍，飯七，置其側，舉榘合窆於穴，掩石歸。余大憤，顧諸人則洋洋若平常，無幾微戚戚。余不能忍，訴諸王曰：「日者送友人喪，觀生死同穴，驚怛何似！嘗遊歷諸邦，未見風俗殘忍若此者。」王曰：「嘻！此定例，通國皆守之。萬一后先子而殞，子亦當從死。」余曰：「然則客此都者，亦從此例否？」王笑曰：「婚於是，卽戶籍於是，又何能不以例相繩？」余噤口而退。

余歸思之，夢來若織，脫不幸，有悼亡之戚，同穴之慘，余詎能免？以故妻偶抱恙，卽驚悸欲死，私度

其方在綺歲，諒不至樞絕不長。俄而二豎子爲災，妻竟大病。徧謁醫，皆束手。越數日，竟死。余心膽墮地，悲哭不知所爲。念生而瘞，受無窮苦，毋甯充黑人腹。及葬日，王親臨喪事，士大夫相繼來會，殮如儀，別具副棺。瞥觀之，五中若飲刃，流涕長漣，命須臾矣。念忍而就絕，盡匍匐乞命，或萬一憫赦之。於是泣請於諸臣寮，復銜王衣哀懇曰：「誠知有定例在，惟羈泊於此，家有妻子，冀破格哀憐！倘蒙垂念……」言未畢，欷歔哽咽，不復能成聲。王與羣臣瞠不答，且嗤以鼻，急以余妻棺置穴，而強余入副棺，瓶水及乾餼存焉。余棺旣下，闔石竟去，呼號痛哭，皆若罔聞。余力出副棺，穴暗若漆。有微光自口入，依稀見穴形如巨澗。數十武外，卽纍纍枯骨，腥穢不可近。隱聞呻吟聲，蓋食絕而奄奄待死者。

余暗中摸索，覺觸足皆骸骨。就隙而臥，冥心一往，悲從中來，搏膺而呼曰：「嗟乎，予所遭乃若此！其屠酷耶！曩者於風濤，於窮島，於蟒，於怪，於黑人，皆不死，而今乃死於穴！悲哉，星棺達！有妻孥，不知娛樂；有金錢，不知揮霍；何營營於海外，而惟利是逐，卒生理而益枯骸乎？」悔恨自擲者數四。然余每於絕地作求生想，姑以水若餼解飢渴。無何食盡，度枵腹無生望矣。忽聞起石聲，旋二人下，一死一生，生者爲少婦。余頓萌惡念，隱伺棺側。頃之石掩，急取死人骨猛擊婦首，磕然有聲。婦若憤怒，余不顧，連擊殺之，得其餼，延數日。又一男子與女尸下，復殺之。若是者非一度。是時疾盛，死亡相繼，若遣以供予食。

飲者然。

一日余正擊奪間，忽聞有聲，若步，若呼吸。瞑索之，聲漸近。恍有物自前一躍過。亟追捕，物若止若逸，咻咻作喘，復躡其後。瞥見微光，若星點。余面光行，物依稀在；光忽蔽，忽露。久之抵一石洞，豁然開朗，可容人出入。余大喜，以憊甚，稍憩。旋出洞，蓋海濱也。睇城郭隱隱，崇巒峭壁，無徑可達，惟望商船經過而已。自穴至此，余隱記曲折，乃返取乾餼，又徧搜棺中殉葬物，若金鋼石，若口中珠，若金跳脫，若殊珍古器，得復不貲，置洞中僻所，待時至，攜之俱去也。

居海濱者數閱月。一日見巨艦遙至，余亟脫裹首巾招展呼救。舟子以小艇來援，詢遇難故。余僞應之，謂中道舟沉，攜囊僅免。比登艦，主者亦不疑。以余善談，頗沈澁。余出珍物贈，固辭。道過諸島，抵白爾斯，^⑤小泊卽行，山水頗奇逸。約一旬，抵蘇潤地治。^⑥四日抵客里。^⑦是島有鉛礦，產印度蔗，樟樹。島富強而無文化，民喜食人。既售諸貨，得盈羨，乃歸報達。憶置身石穴中，自分委骨，無幾微生理，不自意復觀故鄉風景，且喜且慨。於是博周興，廣檀那，與朋舊盤桓水竹以爲樂；人疑余將以芥里老矣。

時衆皆謂所述事愈險愈奇，使聞者憂喜百變。客將散，星柏達復有詰朝之約。屆時畢集，乃廣續而譚。

星柏達曰：今當爲諸君道第五次航海事。是役也，余以資製一舟，規模闊大。載益夥，他國商人與焉。挂帆東駛，抵一沙島。見鵬卵如巨球，中有雛將破卵出。客或以斧裂之，烹雛以食。余力阻不從。食畢，忽黑雲蔽天，狂飈驟起。主舟者知其故，大呼曰：「是大鵬也，殺其雛，難將及矣！」促速登舟避，倉皇行駛。俄兩鵬振翅下，見卵破子杏，翻然悲鳴，去若電激。知必來復仇，相顧無人色。瞬息間，鵬爪握巨石，翔空中，見舟巍然止，石斗下。亟轉舵，不中，落舟側，若霹靂之震，海驟沸，浪皆壁立，幾見其底。正惶駭，一石復下。倉卒不及防，中舟，舟碎若齧粉，衆不死，石卽死溺。余墜海中，得斷桅之杪數尺，堅持之而游。手足易疲，極少息，不敢釋。浪卷抵一島，海岸峭削。力援，始得登，氣促神喪。藉草坐，解衣晾風日中，移時可著，徐徐沿岸行。林陰高密，雜卉錯落，鮮葩若霞燦，嘉實纒柯，芬芳郁烈。清溪迴帶，曲隨厓隙，隱映林薄間，聲戛琴筑。時夕陽欲墮，倦極不暇流連，枕石而臥。甫交睫，山風謾謾，疑急雨之至，輾轉不復成寐。百感環起，輻輳無休時。俄曙色已辨，朝日初出，光煜然布射。迴視山壁，益翠綠斑駁可觀。方踽踽信步，見一叟面溪危坐，面目枯瘠，身支離如千歲松。余擬以遭難告，趨爲禮。叟微睨，似點其首，狀殊偃蹇。詢之，不答，但作狀示意，欲余負彼渡溪者。余疑其欲往採果實，憫其衷，負之。將抵岸，余竚立趣其下。又不答。突伸兩足，毛磔磔作黃色，躍坐余肩，以手扼余吭。余氣閉踏地，尙不釋。但扼力稍弛，少頃漸蘇。叟以足

承余胸，迫令起，促摘果供食。自是終日役余，不令少息，夜臥則手環余頸，辨色，卽扶余，迫往覓果，不當意則足蹴余體，傷纍纍。諸君試思，余竟困於老物，遭此凌虐，卽力不敵，能無切齒耶？

一日，余見瓠瓜有絕巨者，已曝乾。乃空其中，揉葡萄汁於內，藏隱處。數日，以負叟，甚出飲之，則已成美酒。興頓豪，忘困苦，高歌慷慨。叟見余飲酒樂，涎流吻外，舉手索飲。余以瓠內餘瀋與之。叟若知味者，一吸而盡。俄大醉，躍上余肩，身搖曳不定，疏呼而鵙笑，酒氣噴人，兩足漸軟弛。余度其無力，驟聳擲之，叟墮地。亟按其項，已爛醉若死。余以大石擊其腦，斃。無窮隱恨，一朝宣洩，君等當爲余喜而浮白也。

旣斃叟，觀憤，心快甚。予向海濱，見一舟下旋，向陸汲清水。見余，具詢得故，曰：「是老人大險詭，君竟爲所困，嘻，幾殆矣！蓋叟每獲一人，必扼死而後已，受禍者難更僕數。我曹偶抵此島，皆有戒心，卽孔武有力者亦莫之敢撓。君被獲得生，且除巨害，實行旅之幸。」卽要余上舟，主者頗優待。旋抵一城，屋皆以石築。舟中諸商多與余善，偕至逆旅，贈囊一，爲介於城市人，人各有囊，商令同往採椰實，囑毋相離，離則不利。又貽余乾餼，乃攜食負囊往。至椰林，樹皆矗立參雲際，實綴樹杪，幹澤，不能緣以升。羣猴聚其上，人至輒潛伏高枝。城人投以石，余助之。猴怒，摘椰實還擊，卽掇拾藏諸囊。再投再擲，椰實纍

壘於地；盈載返。蓋舍後固別無採法也。商以重金易余椰實，且曰：「君可日往採，得多金，再謀歸計。」余如其言，獲厚利。前舟已載椰去；他舶至，乃運椰挈金，附以歸。

抵康馬力島，島多出沈檀胡椒。民不飲酒，不近女，奉爲國法。余悉以椰實易檀椒。海產珠，雇善泗水者採之，獲大珠無算。比返報達，售得善價，以十之一資拯濟，而後及其私。星柏達述竟，亨北僭衆賓去。以六次航海事尤足驚心動魄，復有翌日之讌，凡前與會者皆沓至焉。

酒數行，亨北亟欲聞奇，正襟引耳。於是星柏達曰：「余舍安樂，冒險阻，再接再厲，無稍退挫。是行也，家人涕泣擊余裙，朋舊亦堅挽，力陳利害。余概不顧，謂「丈夫甯效兒女子悒悒閉置耶！」立起就道，由波斯印度抵海口。舟行，不復經波斯灣，乘風疾駛。一日大霧迷道，不知所向。久之，霧氣漸消，歷歷可見。正忻眺間，主舟者忽躅足哀呼不止。余大愕。復見其擲巾於地，以手自搏其額，色若死灰，目瞠視不瞬，恍發狂疾。亟詢之曰：「死矣！舟已入險地，頃刻海流至，舟必爲所捲，將盡沈淪於水國矣。」亟命下帆。而大風怒作，海流衝激，舵師束手，舟觸石立破。幸乾餼已預具，相與躍登陸。主舟者環顧，復大痛曰：「天實喪予，陷茲絕土！入此山向無生還者，此纍纍白骨，吾儕將爲之續矣！」余等仰察山形，始知爲一海灣，絕壁環之。崖之下，碎帆敝檣與骸骼相錯雜，百貨狼藉沙間。知主舟者語不謬，乃相持而哭。忽

水聲淙淙不絕。視之，清流一道，緣岸投谷洞中。洞高廣，璨然雜水精赤石。崖圻處有青瀝若乳膏，滴滴入海，爲巨魚吞入，俄復吐棄於浹，卽成龍涎者。山又產沈速，視康馬力島出者相若。地故饒珍貴物，以旋渦之險，行旅裹足，不幸誤至，則人船俱盡。蓋山壁迴風壓舟，浪驟逼，卽旋轉於盤渦中；或淪無底，或觸石，皆不得免；卽不然而洪流推捲入峽，山陡峻，徑路絕，萬無生理也。

旣困此海濱，皆面深墨，無人色。度不久必死，乃議善死法。計餼均分之，食盡當絕。責後死者掩其幣。未幾，儕輩相繼歿，余少私其餼，同侶未之覺，故得苟延以踐掩幣之約。餘糧無多，行將作餓鄉遊，又誰爲埋骨者。念至此，五內崩裂。悲惘中間，水流入洞聲，頓有所觸。至洞口諦察之，見水入不出，度洞蓋必有可通處。擬束木爲椽，順流而往，卽遇險，葬身於絕洞與暴骨於海濱，等死也。顧此或可望一線生。倘天幸得出，則此山所產珍奇難僂指數，不難席捲歸，富且與王侯埒，豈特免一死哉。於窮蹙待死之時，忽作此非非想，此余生平特具之性，所以歷諸艱險而氣不衰。亟斷木，以藤纏束之，若編柎然。旣成，多載諸珍及龍涎於上，置流中，浮送入洞。初尙有微光，繼昏闇不辨晝夜，惟耳畔聞濤聲洶湧；洞石之覆垂者，時觸首幾裂，懼而俯。囊中糧欲盡，非甚飢，忍不食。憊極而臥，椽隨流下。比寤，則非復在洞中景象。一河綿互，椽繫樹根。驚訝間，見黑人蜂擁至。余起爲禮，彼雜然若相詢，音啁晰不辨。余喜甚，疑在夢

中。久之，知非夢，乃操亞刺伯語申謝於天。

黑人某甲，能通亞刺伯語者也。聞余言，亦操亞刺伯語趨而前，與余寒暄。謂余曰：「君毋驚，僕等皆土著。是河發源於海，鑿山穿渠而過。頃汲水灌田園，遙見有若舟者自峽出，趨河干待。俄見浮桴至，中滯不前。有善泅者移桴抵岸，見君酣臥，故繫舟待寤，願聞其詳。」時余飢甚，乃曰：「余久不得食，聲力俱竭。乞食我，而後語君。」卽畀余食。食竟，具以告。甲驚歎，旋語余曰：「君以奇思脫險，非恆人所能。欲述諸吾君，恐或傳誤。用敢冒昧，請躬爲一行。」余首肯。黑人導余騎。三五健者曳桴登岸，負裝從於後。遂入蘇潤地泊城。

蘇潤地泊者，名島也。島主有仁德。旣至，修謁。其君詢之。對以星柏達業航海因僕述所遭。王大喜，嘉余膽，命以金字書冊，懸諸國門，爲國人倡。復摩挲余所得珍物，讚歎不已。余進曰：「漂泊得荷不棄，愧無以報，倘不士直，竊願自附獻芹之意，爲大王壽。」曰：「是天錫君者，予何敢望？惟願子少留，他日將有以畀子。」余感謝。君命爲余定舍館，賜僕御，給事左右。余暇多遊覽，以遣羈思。

是島居赤道下，晝夜平，地縱橫各四百七十英里。都城傍山築，縮山之尾。羣山環島，高甲地球。產紅玉及諸種寶石。山多含鋼砂，資磨礪。若椰，若松柏，植極繁。海濱產珍珠，谷出金剛石。聞昔亞當自

樂園見逐後，棲止此山，乃登訪其遺蹟。久之，倦遊思返，請於國主。允之。瀕行，賞賚有加；并以國書及幣，囑呈加利弗，藉敦交誼；躬送河干，命主舟者爲余部署。國書以獸皮爲之，至貴重，色黃，作印度文，墨青色，語簡而敬。國書之文列於下：

加利弗赫倫挨力斯，怯得殿下，夙聞仁政，無由瞻對，因緣便羽，敢獻尺書。白維不德，猥統蘇潤，橫覽富強，幸尙未後。企望左右，願祝永寧。忝附邦交，共敦睦誼。不腆之儀，聊將區區。削牘扁函，乃心馳戀。某再拜。

其儀：一，赤玉杯，高尺許，厚寸，中納珠，重二十分兩之一。二，巨蛇蛻，鱗若銀錢，臥之愈風。三，沈水香五千兩。四，美姬數輩，綺繡金玉以爲飾，容光照人。亡何，舟抵伯沙拉。返報達，卽贖國書，並載美姬儀物，詣宮門，呈之。加利弗覽書竟，詢余曰：「蘇潤地泊國主自詡富強，然乎否耶？」余對曰：「嘗察其俗，觀其政，考其物產，似尙非虛語。其宮室之美，擬古無倫。君出，則設寶座於巨象之背，衛士列左右，虎賁戈而前，執戈者擁於後，戈艾皆飾以翠玉。武士十餘人，皆衣錦綺，亦乘象，象之飾極珍炫。從臣之冠悉綴以寶石及金剛石，望之若霞星之璀璨。臣之頌功德者，翕然合聲，作爲詩歌曰：『旣富且強，吾君樂康！』又曰：『旣富且強，使吾君而亡，誰主此邦？』於是侍從者皆合辭蹈舞而唱曰：『旣富且強，君壽無量！』」

年與山共高，名與水同長。」以是知其君民之相洽，興且未艾。且其君英斷，廷無獄訟；於應盡之義務，不稍懈弛；誠有爲之主也。」加利弗喜，謂余曰：「聞卿言，知蘇潤地泊國主之賢，辱其先施，徐當往報。」乃資余，命退。此余第六次航海事也。公等倘不憚煩，詰旦願早集，請繼此而言，爲余海游之歸宿。衆唯唯興辭。

衆賓既如約至，而亨北最先。頃之讌啓，主人執爵而言曰：歲月易遷，余六度作海外遊，不覺老之將至，少年豪氣，半已銷磨，願以此餘年，優游里閭間，漉酒蒔花爲樂。憶前此犯險難，歷困苦，蹈不測，幾死者屢，至今每一念及，春心裂膽，豈能尙以幸免之軀，於垂暮年華，再踐覆車，以自罹凶厄哉？一日，與友飲方酣，僕持刺報客至，則加利弗之使臣也。余出，使曰：「僕奉命來，有事遲君議，請偕行。」不得已入見。加利弗曰：「汝歸自蘇潤地泊，以其國主之書若儀來。夫來而不往，非禮也。茲國書一函，方物數種，皇華之簡，子乃克任，願一行以宣予意。」余聞命，若雷霆之及體，惶遽無措，躊躇而對曰：「辱承寵命，敢不謹效馳驅。惟航海以來，六遭巨厄，心膽碎矣。比血氣日衰，暮木已拱，懲羹吹竈，愈益回皇。況乎修兩君之好，宜如何鄭重，而以頽然一老獨肩此任，萬一猝委溝壑，身命不足惜，如墮事何？乞別選人，實公私交幸！」復將所歷諸險境流涕述之。加利弗引耳無倦容，俟余言畢，謂余曰：「子生平遭際，可

謂非常。然置之死地而後生，具見膽略。壯遊凡六度，既皆化險爲夷。識老愈周，此行必無他慮。況蘇潤地泊途非窺遠，而陸鄰修好，一國之榮辱繫焉，願子勿辭，用光吾國。歸期遲速，惟子主之。」余見加利弗意已決，知不能固辭，乃謹奉命。王色喜，賜金幣千，以壯行色。越日，卽束裝，奉國書方物首途，赴伯沙拉登舟，揚帆直駛。波平如鏡，山色斐亶迎人。異地再經，若重逢故友。抵蘇潤地泊島，卽贖書幣先謁維齊，謂奉加利弗命來修睦誼。卽歡然導余入宮，以使臣禮見。國主審視，知爲余，大喜曰：「自子去後，常倦繫不置。今日得繼見，良慰。」余以書幣進，爲加利弗達謝忱，并都人士傾仰意，始以己意起居。王覽書甚悅；閱諸物，則金鬚紅紫床各一，皆未易得者。瑪瑙瓶一，高視徑益其二，鑄獅狀甚猛，一人踞而挾弓矢欲射，奕奕如生。一几飾殊珍，爲納太古王蘇羅民遺物。錦衣五十襲，白縑衣百襲，製精密，爲開羅。蘇伊士。基亞勤散得。所產品。國主受極懽。余已將命，卽起辭，復邀厚贈。乃啓旋振柁返。斯時歸期可僕指數，五兩所指，安穩可臻，而孰知變故有非意料所及者！

舟行旣三四日，忽呼嘯聲大作，羣海盜以飛艇至，操利兵跳身上，圍而搜劫。倉卒不及禦，舟爲所據。拒者悉爲戮。余與主舟者素弱，被虜迫爲奴；褫余衣，易以敗絮。揭帆抵一島，售諸島民，若馬牛然。余爲某富商所得。商引余至其家，賜余衣，詰何業。曰：「余家報達，商於外。舟行，遇盜劫，旣奴余，復售於君。」

曰：「汝能射否？」曰：「少嬉戲習之；雖久荒，尙能引滿。」主人乃授余弓矢，引一象與其乘，余跨於後。抵叢林，幽深陰翳，循徑入。至一大樹傍，趣余下，曰：「亟升木以待，有象經此，射無赦。斃若干，來告。」言竟，策象去。

余藏身樹杪，至夕，象無一至者。黎明，有數象過樹下。急射之，發數矢，僅斃其一，餘皆逸。乃下樹，歸報。主人喜，賜精饌。旋偕至林中，劓地瘞象，曰：「俟腐，取其牙。」余射象約兩月，日必獲一。一日，羣象蔽野來，奔樹下，仰首悲鳴，繞樹數匝，怒目相向，以鼻環樹。知其來報復，驚皇無措，弓矢墜地，屏息不敢少動。有頃，一巨象鉤鼻於木本，猛撼曳之，木拔而仆。余墮，象捲以鼻，諸象踵其後。無何，抵一所。象釋余於地，意若命余坐者。試席地，巨象卽率衆象退。余恍惚若夢。有頃，見無他象至，起立四顧，則身在大谷中，象骨山積，牙亦縱橫殆徧。思莫得其故；久之，始恍然曰：「嗟乎！象雖獸族，而天性仁厚，蓋是地爲衆象蛻骨所，象蓋謂余以牙故，日殺其類，悲種族之遭害，又不忍傷人，故導余來此，觀其狀而憫之，意若曰：『欲牙則取諸此，毋再摧殘吾類也。』」

余小憩，卽出谷，循徑歸，一晝夜，始抵所主家，途中絕無象跡。主人見而喜慰曰：「苦汝矣！余往林中，見樹圯而弓委，徧蹤跡汝不得，度汝或死於象。今何幸得歸？亟語我。」具告之。翌日，主人偕余入谷，

所見悉如言，大喜，恣取牙而返。語余曰：「君忠實，能得聚牙所，致余得鉅利，余甚感。余不收復奴隸君，請爲伯仲。射象之險，向祕勿宣，今舉以相告。余業售牙，歲命奴求之。奴爲象困，多死者。卽廣設備，不敵象獮。今子獨免於厄，復大有所獲，子誠非錄錄者。全島人聞之，皆將重子矣。子大有利於吾國，允自主，與平等，尙不足酬萬一。欲報君者，非僅出於鄙念也。」余曰：「辱推愛，有加無已，谷中之獲，是君所應主者，余特幸遇而發之耳。余就衰，甚念故國，願速賜歸爲幸。」曰：「甚善，俟舟至，當爲治裝。」余無事，相與游眺，或載牙於谷。自是全島皆知，往取者道相望矣。

居亡何，余擇一巨舶，運牙至舟，幾估其半，悉爲商贈，並他珍物稱是。余拜受登舟。追思爲盜賂賣時，寧復知能脫壓縛，獲重利，相羊賦歸，若今日之遇哉！舟抵印度儂力斐馬海口，余攜裝就陸，售牙獲重資，購珍異。行踰跋涉，視張帆之適，况瘁實甚，然回憶涉鯨脊，繫鷓爪，臥棘巢，殉尸窟，大鵬之石，恠叟之足，海流之渦，巨象之鼻，種種厄險，由今視之，雖風塵歷碌，猶桎梏之於懸解也。至報達，卽復命於加利弗，并陳遇險事。加利弗曰：「變生倉卒，累子遭暴，轉禍爲福，得象齒鉅利，彼都咸受子賜，此事當金書藏之，以垂奕禩。」乃重資幣物，以獎余勞。余自此息影敝廬，儻然自適，不復縈風濤於魂夢矣。

星柏達述其生平航海事既終，謂亨北曰：「余出生入死，數數以性命相搏，得今日共朋舊，持樽

酒，酣嬉樂譁，壹笑以爲樂，是區區者，殆適以償疇昔之顛連，非宴然安坐而倖獲之也。設余當時因循
愆忽，耽於逸欲，不痛自鞭策，躬犯艱危，以力求自立，將遺產蕩盡，窮無復之，有儼然填溝壑耳。卽不然，
而半途畏難自阻，志氣早墜，斯期不達，亦烏能暢臻念樂哉？」亨北乃立起自責，曰：「前此鄙夫之見，
實斐然坐雲霧中，乃刺刺嚙語！今得奉教於君子，知優游娛宴皆自陸危磨折崩心墮魄中來也。余一
肩勞頓，備分所宜。而今而後，不敢告困。」星柏達乃以金贖亨北家，引與共處。亨北亦稍稍效賈人事，
頗有所獲；終身於星柏達言銘志勿諉云。

● 斐力斯海岸 (Phoenicia)。

● 阿比西亞 (Abyssinia) 爲非洲東部獨立國。

● 客雪耳島 (Circassia)。

● 德記耳 (Dagistan) 穆罕默德神名。

● 白爾斯島 (Isle of Bells)。

● 蘇潤地泊 (Serendib)。

● 客里 (Kala)。

●康馬力島 (Isle of Comari)。

●舊約創世紀謂亞當 (Adam) 爲人類之始祖。

●開羅 (Cairo)，埃及京城，在尼羅河岸。

●蘇伊士 (Suez) 爲聯絡亞非兩洲之土峽，今已鑿斷爲運河，溝通地中海及紅海，爲世界著名巨工之一。

●基亞勤散得 (Alexandria) 在尼羅河口大三角洲上，爲希臘名王亞力山大所築，今爲非洲北岸名埠。

蘋果釀命記

加利弗謂大維齊蓋發曰：「余欲徧歷都中，密覘諸官吏所爲，有不稱職者黜之，以賢能代，使各盡其事，或政聲卓著，亦當不次擢，以爲獎勵，必黜陟明而後庶績理焉。」蓋發奉命入宮，與加利弗及總監墨沙挨易服夜出，人無知者。

於是相與過市，入小巷。時月上，甚皎。一叟皓鬚髮，肩魚網，手梭筐及竿，躑躅來。加利弗曰：「此人

殆貧而執苦者，余欲知其狀。」蓋發乃造問之曰：「叟何爲者？」曰：「予業漁，所得恆不足自給。今日持罟往，歷數時無所獲。妻孥且待哺，我心徬徨，正未知所措也。」

加利弗聞而惻然，謂之曰：「汝盍再往，倘有所獲，某當以百西袞司相易。」叟喜，偕至底格里河畔，自言曰：「文明哉！若人所言苟不虛，即百得一，願斯足矣。」

叟投網於河，有頃收之，甚重。出得一匣，扁且固。加利弗見之，即命維齊蓋發予叟百西袞司，使罟沙挨荷匣歸。啓則櫻葉筐一口，以紅絲密綴。加利弗飭侍者斷其絲，則氈裏見束至堅。釋其氈，赫然一少女屍也。冰肌玉質，刀割其腹，血模糊，狀至慘酷。觀者色變。加利弗驚且怒，瞋目視維齊曰：「汝安得謂知民隱耶！是慘死遭棄，必無辜蒙冤，汝絕無見聞，責將何貸？倘吾聽斷之日，民將起而難予矣。汝速爲我究此婦致死之由，并偵獲犯者。不得將戮汝，並及汝親屬。所不如予言者，有如上帝！」維齊戰慄而對曰：「敢不惟命，乞假之時日耳。」加利弗曰：「諾，假汝三日，逾者死！」

蓋發銜命歸，不知所措，長歎曰：「嗚呼！以報達之地大人衆，罪人豈易得？況舉動祕密，安知犯者不早遠颺耶？予非不能取一死囚，殺以塞責，顧何以自問？拚以身當其咎耳。」因召所屬之警察官日夜偵邏，竭心計搜索，卒茫然不得要領。蓋發嗒然若喪，寢食俱廢，惟待死而已。

至三日，加利弗召維齊入，問獲犯末。蓋發泫然曰：「偵察殆遍，無知其辜者。」加利弗大怒，命左右執維齊下，並其親屬四十人，罪均當縱官。即遣使大索，並徇於市曰：「戮罪以儆，欲觀者速至！」

按察司命衛士率維齊及親屬四十人登絞臺。時觀者維沓，途爲之塞，多泣涕，痛其枉死。蓋發生平有令望善政，民愛其賜，通國中皆欽仰之，其親屬亦多賢者云。

將行刑，一少年突至，衣楚楚，徑至維齊前以吻接其手曰：「厚哉維齊，安迷之裔，以此罪死，不亦冤乎！余實殺此婦者，罪當死，不敢匿，故來自首。」

維齊聞言，大喜，繼思此人美丰姿，非爲殘暴者，必有隱情在，將有所答。忽一老人羸息至，曰：「彼謬言耳，此女乃予子刃，予當抵，幸勿他累。」少年曰：「此事予獨爲之，無同謀者。」老人曰：「嗚呼，何徒自苦！予厭世久，死惟恐不速，犧牲此身宜也；汝毋自棄！」謂維齊曰：「余實爲之，請殺予以正刑憲。」

相持良久，蓋發不能決，請於監刑者，導之見加利弗。既至，蓋發以口接地者七，曰：「此案之起，乃令得之。願親鞫是二人者。」加利弗顧訊少年叩首曰：「出余之罪。」老人言亦然，爭欲死。加利弗謂維齊曰：「然則皆殺之。」曰：「不可，請詰其本末。」

少年又曰：「嗟乎，天實鑒之，予罪不容追！予實於四日前殺此婦，投底格里河者。」加利弗聞其

善，信之曰：「然則汝曷爲出此？其有以語我來。」少年曰：「事甚冗，若好事者擬此事筆諸書，足爲幽莽者做。」加利弗願載筆者錄其詞。

少年曰：此婦非他，乃予靈，卽老人女也。老人爲吾世父。方予之婚，妻齒僅十有二，今閱十一載矣，生子三，頗有婦德。愛至篤，凡有所須，予無不立應者。

兩月前，妻偶罹疾，予勤慰視。後稍痊，思出就浴。瀕行，願謂予曰：「予渴思啖蘋果，幸爲我致之；否則恐益予適。」予曰：「諾，當力購以進。」

言竟，卽入市徧覓之，願以一西裘司易果一，而無有應者，乃悵然歸。妻怏怏，夜帳轉未成寐。翌日，會晨興，復求諸園，卒不得。遇一園丁，告之故曰：「若詢之伯沙拉御園之主者，當有以應。」

是時予心迫，無所措，苟能得吾妻歡，復何憚千里。乃治裝立赴伯沙拉。越二星期返，竟得蘋果三。凡值三西裘司，以園中僅此存者，故守者居奇。旣歸，饋吾妻，妻漠然置枕後。無何，疾又作。余焦灼甚，百計求治焉。

數日後，余偶在所設肆，見一黑奴手一蘋果入。大詫，度「近日報達無有至伯沙拉者，此余攜歸物，胡緣入黑奴手？」詰之曰：「汝妾所得此果？」曰：「一婦贈余耳。余頃至其所，適婦有恙，余見牀頭

有蘋果三，問由來，婦言此乃其夫跋涉十五日而始得者；因與余同案食，瀕行，舉一枚以贈焉。」

余聞言，怒甚，切齒，急歸入妻室，索床頭蘋果，果失其一。詰果何在，妻淡然曰：「不知。」余以黑奴之言信也，憤氣山涌，不可遏，抽刀刺之，洞其腹，須臾斃。復斮其體，實諸囊，以紅絲紮其外，納之篋中，藏以匣。夜闌，荷而投於底格里河。

是時吾二子一寐一外出。及余歸，則外出者踞闕而哭。余慰且問故。曰：「兒今晨在母枕間竊一蘋果，與幼弟入市戲。有一黑奴過，攫之去。余亟追之，并告以此果乃吾母病中所需物，吾父購自遠道，必還余。黑奴若不聞者，奔不輟。予逐其後，且泣且哀。黑奴悍不答，痛扶余，穿曲逕逸。受此大辱，痛且憤，徧覓父不得，是以悲耳。請勿爲母道，恐益母病。」言竟，涕潛潛下。

余至是，始知爲黑奴所誤。既悼亡者，復咎己之麤鹵不察，且惴惴於妻父之必痛女而仇予也，乃大詈黑奴不置。俄而世父至，蓋爲視女病來者。余亟爲述始末，并涕泣引罪。世父雖悲女切，曾不一言讓予過，與余相對哭三日，寢饋俱廢。其事非余罪而誰罪？願速就刑，余雅不欲逃法網也。

加利弗喜其不欺，意復憐之，顧左右曰：「若所犯尙有可原者，余將赦之，特黑奴實禍首，胡可貸！」即謂維齊曰：「仍予汝三日限，當捕之至，不得，則以汝代。」

加利弗性剛面躁，言出必踐，蓋發夙知之，聞命震懼不敢言，默而出。歎歎自悼曰：「黑奴之備於吾報達者不知凡幾，主名莫得，欲偵執，大難。天不相予，予其殆矣！」

蓋發既自分必死，乃大會賓戚。至三日，具身後事，又召行政官及證人至，手署遺言，與妻子訣。衆皆哭失聲。正擾攘間，使傳加利弗命，飭維齊入。蓋發銜涕欲行，而乳媪抱一六歲幼女至。

蓋發乞使假數分鐘時與愛女別。許之。蓋發即抱與接吻，見其胸有物隆起，詰之曰：「一蘋果耳，上書加利弗名，兒以二西袞司購諸余黑奴利亨者。」

蓋發驚且喜，即取視之。命左右急挾利亨至，曰：「此果汝得自何所？」利亨不敢隱，云：「在市攫諸兒手。」具白所以，與少年之兒所述悉符合。維齊即挈至加利弗前，告以故。

加利弗曰：「狡哉此僕！既釀命，幾累無辜，死不足蔽。爲其主者漫無察覺，是亦與有罪焉。」維齊曰：「唯唯。雖然，情尙有可原者。臣嘗聞開羅維齊阿黎與伯沙拉皮德雷亭故事，請備言之，或可從未減。」加利弗曰：「此奴當罪至重。汝雖利口，恐無能爲解脫也。」蓋發於是具述所聞如下：

埃及有一蘇丹，貞固而仁愛，能恤民隱，好文學，鄰國多推服之。其維齊強毅通博，有二子，長斯幾西亭穆罕默德，次孫雷亭阿黎，並俊美有才。維齊死，蘇丹召二人入朝，襲父職焉。

蘇丹性好獵，每獵，則於其昆弟中必一人從。一夕，斯幾西亭謂弟曰：「予翌晨將隨獵，今與作永夕談可乎？」予兄弟皆大樂，他日得正室姊妹行，容德門第又足與吾二人相埒者偶之，則家庭益和勳矣。」阿黎曰：「然，弟意亦如是。」曰：「不僅此也，設弟舉一雄而予適生女，俟其成壯，當爲結婚。」阿黎大喜曰：「甚美甚善，爾時兄當以奩資若干贖之？」曰：「男以西裘司三千，田三區，奴婢三人耳。」阿黎因戲曰：「吾家資產雖相埒，然男貴於女，而謂是區區者足以辱吾兒乎！今而後知兄亦齷人耳。」斯幾西亭性素躁，遂大怒曰：「汝子安能儷我女已矣，無多言，縱罄所有爲聘，予不汝許也。」又曰：「獵歸，必謂汝，以警世之爲弟而抗其兄者！」言畢，攜衣去。阿黎亦歸別室。翌晨，斯幾西亭出，阿黎懼其歸見責，頗自危，攜珍物乘騾去，僞謂家人作三四日遊，卽返。

阿黎既去，開羅，乃橫絕沙漠，指阿刺伯。而乘騎瘠，不能前，不得已，徒步，遇一旅客與偕。抵伯沙拉，入市，見衆左右列。中一貴官來，儀從嚴整，蓋伯沙拉大維齊巡行也。

維齊瞥見阿黎，幸采甚都，而皇皇投足，有旅行狀，止詰之。阿黎曰：「予開羅人，與親屬失和，故來此。將漫遊全世界，誓不歸也。」維齊接人素和藹，謂阿黎曰：「世界者，愁城耳，萬方一概，卽窮大地，恐同此蹙蹙，又何必憚憚自苦耶？君休矣，盡偕余歸，或可消君塊壘。」

阿黎卽隨之歸。居久，情漸洽。維齊深知阿黎才，一夕與語曰：「子髮鬢，命若朝露。予無子，有女年及笄，貌頗不惡，求聘者衆，皆不當予意。今擬贅君爲婿，倘不棄，將爲見於蘇丹，後當襲余職焉。」

阿黎允諾。維齊喜，召賓客，張讌。客至，維齊僞言曰：「余曩有兒，爲埃及維齊。有子壯矣，不樂婚埃及，故來此。余以女妻之，今卽合卺夕也。」衆就坐歡飲。未幾，侍者以婚書至，署名爲證。客散，維齊命導阿黎至浴室，陳設珍麗。浴竟，易華服，見維齊。維齊曰：「今君爲吾婿矣，請悉以在埃及事告予。」阿黎卽述昆弟所以失權者。維齊笑曰：「戲言何遽如此。第吾以此得快婿，豈中有使之者。明日，當進子於蘇丹，必能嘉納也。」阿黎退就寢，不知其兄亦同日成嘉禮於開羅。

先是斯幾西亭隨蘇丹獵，一月歸。知阿黎去，以曩日責讓故，頗怨悔。亟使人於大馬色。愛李波分踪跡之，迄不得。斯幾西亭旋聘一開羅貴族女，成婚事焉。

既，斯幾西亭妻產一女，而阿黎亦在伯沙拉得一男。阿黎命其名曰皮德雷亭海森。維齊甚喜，卽往見蘇丹，力陳衰老不任，欲使阿黎總職事。

蘇丹夙見阿黎俊雅，又聞其賢，至是卽允維齊之請。阿黎自繼職，孜孜圖治，克勝其任，凡四歲，維齊卒，阿黎禮葬之。海森生七年，至慧，異常兒，就傳甫二載，能默誦回教經典。旋豁然通貫，不假提命。容

英秀絕倫，見者歎羨。阿黎借之往謁蘇丹，蘇丹亦優待之。

阿黎重望其子，凡教育必求盡善，於政治尤精研。亡何，嬰篤疾，知不起，謂海森曰：「天地爲廬，人特寄焉耳！余將死，願汝篤行，慎守吾訓。當爲汝述余之所歷，

「余生於埃及，汝祖維齊也，卽世後，予與汝伯父共襲職。汝伯父爲斯幾西亭穆罕默德。今尙在。余以他故至此。」言竟，出一書，乃其手寫者，曰：「我生平具於是。」海森含淚受之。

阿黎旣彌留，謂海森曰：「人貴自敕，當善守吾言。今以五誠語汝，一曰毋濫交，擇友所以益身。二曰毋盛氣凌人，汝以是施，人必以是報；與人接，當謙若不及者。三曰毋多言，語曰『寡言免禍』。又曰『寡言者身之盾也』。多言敗行，如暴雨之毀禾稼。四曰毋縱酒，沈酗撻禍，實致惡之首。五曰毋聚斂，汝雖貧，用之得當，人必助汝；脫不當，巨資坐擁，無益於公，徒以守財虜見憎於衆口耳。」言竟而絕。海森天性至孝，哀毀甚，居喪至三月不出，蓋向例固止一月者。蘇丹以其違例，意不懌，別簡人襲其職；且欲拘海森，籍其家。維齊新任事，承旨往捕。海森有舊僕聞之，急奔白海森，趣速行。海森大驚，擬入室治裝。僕曰：「拘者行在門矣，稍遲禍及！」海森乃倉皇蒙面遁。出郭，至阿黎墓，墓形若圓閣，中寬廓可居人，海森擬留焉。旋有素諗之猶太富商業銀行名以撒者，歸經阿黎墓，見海森，驚詢之，曰：「日云暮矣，

公胡來此？且若有不豫色然，得毋有意外事乎？」海森曰：「然，吾夢先人責予，懼而來禱。」以撒曰：「阿黎君先曾有貨舟數艘，橫海港，此固君物也。君倘欲售，余當出一千兩，索司爲定值。」海森正苦無資，喜諾之。以撒卽探囊付如數。海森爲署收券，以撒袖而去。海森以遭母妄之禍，倉卒出走，悲不自勝，乃伏墓大哭。俄憊甚，假寐石上，酣然入夢矣。

墓旣宏敞，人跡罕至，遂爲魔宅。見海森，美之，謂天仙化身不啻也。旋遇一仙，爲素諗者，卽謂之曰：「頃一美少年來，姿曠世無匹，君見必心傾，盍往觀。」遂相與入墓。魔詰以「世有旖麗若此少年者乎？」仙亦大讚歎。旣而曰：「予在開羅見一女，足與競美。是女爲埃及維齊斯幾西亭穆罕默德女，年及笄，蘇丹聞其美，欲立爲后，言於維齊。維齊惶遽對曰：『臣弟阿黎，曾承乏維齊，以與臣口角遠遁。近訪得弟已在伯沙拉病歿，遺一子，先與臣女有結婚之約，萬死不敢背。』蘇丹大怒，立命斯幾西亭嫁女於圜人以辱之。圜人貌醜惡，今婚書已立，圜人且在浴室矣。」

魔執前說，謂必無人足與少年競美者。仙曰：「余不暇與辨，當共往開羅觀耳。吾思蘇丹辱大臣女，無禮，盍以此少年易之，則兩美具矣。於以慰維齊悲，解少女愁，敗蘇丹計，一舉三得，請相與施術。」曰：「善。」瞬息間，海森已至開羅。

海森寤，四顧，則身已在市，大驚。魔拍其肩，予以炬，曰：「無多言，其速進。見巨室有吉事，環觀者至衆，汝維衆隨，入塔貌惡，不難辨。既入，取汝囊中西袞司分界樂師輩，萬勿吝，致債大事。再進，見新婦，則又以西袞司昇諸侍女焉。用余言，當有奇遇，慎毋畏縮！」

海森從之。趨浴室，燃炬雜衆中，以環塔者均執火炬也。須臾，塔乘馬出。海森隨之行，復取西袞司予樂師。衆利其贈，皆悅之。

至斯幾西亭宅，門者阻海森，而樂師爲先容，納焉。乃熄炬引之入。至廳事，見塔坐新婦側，貌果奇醜。而新婦姿絕世，飾翠羽，絡明珠，華妝靚飾，而面有快快色。左右皆貴家婦，盛服持燭敷坐。見海森入，注視，相耳語曰：「必若是人，乃是偶新婦耳。」並語侵蘇丹。至是衆視線皆集於海森，而圍人若疣贅矣。

須臾，樂奏，新婦起更衣。侍婢以其衣飾示海森。海森復取西袞司遍贈之，并及樂工。衆大悅，咸願奉海森，益醜圍人，不復顧。凡七更衣，衆散，侍婢擁新婦入密室卸妝，而海森猶裴回未去。圍人見而大恚曰：「汝何人，乃敢闖入其亟去！」海森逡巡欲出，魔止之曰：「勿出。可入告新婦曰：『蘇丹實命吾爲汝夫婿。』汝妓，婦必樂從。予當以術阻圍人也。」

時魔幻爲貓，色黝異，呼聲聒人耳。圍人鼓掌逐之，而貓軀漸膨大，瞬息若牛，目灼灼有光，聲亦加厲。圍人大怖，仆地，囁嚅曰：「仙何故相迫？」魔曰：「咄，汝竟敢妻維齊女耶？」圍人曰：「僕實不知女爲仙所眷，不然，斷不敢近禁巒，幸恕之，惟命是聽！」魔曰：「居此，勿聲！若日出前離此地，立碎汝首。」圍人噉應之。魔又顛倒圍人首趾，懸諸庭，禁不令動。時海森從魔言，入新婦室。適婦在他所，坐待之。未幾，一侍者隨婦至。及戶，侍者退。新婦見海森，詫問曰：「君其余夫之友耶？」海森曰：「蘇丹實簡予爲汝夫，而戲以圍人代之耳，請勿爲所愚。」新婦聞之喜，笑靨融融，益增媚，謂海森曰：「予初謂遇人不淑，將終身無啓顏日矣。不圖遇君子，請矢永好！」乃解衣就寢。海森亦弛外服，置巾囊諸物於椅。方二人酣臥時，仙魔相議曰：「事已諧矣，日將出，不可使久居。」乃以術運海森至大馬色城，置之衢間，倉卒間竟遺其巾囊焉。

既至大馬色，日出，城關啓，行人若織。海森猶酣寐。衆見其僅衷袒服，大怪。有謂其逋逃者；有謂其中酒者；相與藉藉。忽微風吹海森衣，露膚色如雪，衆益喧笑。海森亦驚覺，問此何所。答以大馬色城。海森曰：「公等戲言耶？予昨夕在開羅，今胡至此！」衆爲軒渠，乃目爲病狂。

有一老人語海森曰：「君神經殆失，何所言恂恍也？」海森曰：「吾昨日在伯沙拉，比晚就婚於

開羅，今又至是，余亦不自知何故。」衆益笑。海森旋入郭，踵之者輒鳴掌呼瘋漢，騰譟滿衢路，左右居皆關牖以觀。海森惡之，適經一餅師肆，乃入避。

先是餅師嘗爲盜魁，大馬色人多側目，見海森入，衆悉散去。餅師向詰，海森具述之。餅師奇其事。有頃曰：「子來亦大佳；吾無子，君能父余否？」海森初怒其唐突，繼思孤寄於此，拒恐得禍，不得已姑允。餅師大喜，爲置新衣一襲，詣行政官所，以認海森爲子告。自是海森遂於大馬色城操餅師業。

斯幾西亭女既寤，不見海森，意其恐擾己清夢故，潛起去耳，不以置念。俄維齊至視女，見忻然有喜色，大怒，責其無恥。女曰：「父勿怒，宵來同榻者乃一翩翩美少年，吾蘇丹特以圉人爲戲耳。」斯幾西亭大惑不解。女仍力辯，且言塔不久卽歸也。

斯幾西亭聞言，卽出覓不得；惟圉人倒懸庭中。駭問故。圉人曰：「嘻，維齊，汝竟以不可近之女偶余耶！余受虐極矣！而今而後，吾不復爲君塔。」斯幾西亭復不解所謂，釋縛趣之去。圉人備道昨夕事，且謂日不出不敢離，恐余首不保。斯幾西亭力斥之。圉人鼠竄去，述諸蘇丹，亦大駭異。

女遲少年不至，方惶急，而斯幾西亭入，詰女曰：「汝知此少年爲誰氏？」女不能對。斯幾西亭願頗快快。女曰：「尙有衣巾遺此。」斯幾西亭取而諦觀之，曰：「此維齊之服也。」見巾中有一書，亟讀之，

則阿犁手筆也，心大痛。並見囊貯西袞司殆滿，及猶太商講貨交易券，既竟，謂女曰：「此少年非他，乃汝亡叔阿黎子海森也。此西袞司想彼所以具聘者。」以吻親阿犁手蹟不置，悲甚而厥，久之始蘇。於是斯幾西亭備知阿黎抵伯沙拉後情狀，其婚娶日生子日均與己同。乃備述於蘇丹，并呈阿黎手書及交易券。蘇丹遂貫不問。斯幾西亭既歸，急欲見海森，至七日，仍杳。復命訪諸開羅，皆無所得。乃筆其本末，并詳青廬之陳設，以此書與海森所遺巾囊閉之一室。未幾，其女有身。九月舉一男，斯幾西亭名之曰愛結柏。愛結柏七齡，卽出就傅讀。師素負大名，從遊者多，而家望均下。愛結柏故愛結伯，驕甚，輒氣陵同學。同學嫌之，訴諸師。師陰令衆相約爲戲，各言父母及己名，不如約者斥。於是愛結柏曰：「吾名愛結柏，父名斯幾西亭，穆罕默德，母名美后。」衆曰：「否，斯幾西亭乃汝外大父也，胡云父？」愛結柏力辨，衆譁笑之。愛結柏怒而噉。師止告之曰：「斯幾西亭實汝外大父，汝父乃魔耳。」因爲述閨人事，並誠以自後宜自謙下，毋侮人以取辱，蓋欲藉此以折其氣也。

愛結柏既愧且憤，大哭而歸，趨見母。母見其涕流被面，亟詰之。愛結柏哽咽不自勝，久之，述學侶相戲語，且曰：「兒父究爲誰？」曰：「斯幾西亭。」愛結柏曰：「非也，乃予外大父耳。請明示予父名。」母不覺悽然以泣。斯幾西亭聞而詢其故，備述愛結柏語，相對洩瀾。於是斯幾西亭謁蘇丹，乞假往伯

沙拉蹤跡海森。允其請。斯幾西亭卽歸治裝，偕女及愛結柏首途。十九日而抵大馬色。其地景物頗足流覽，擬少勾留，於河濱支帳焉。衆人素耳大馬色名，咸欲一攬其勝；美后亦命奴隨愛結柏出游。

愛結柏盛服出，黑奴手杖以從。入市，愛結柏美丰姿，面若朝霞之豔，途之人環而觀，皆嘖嘖稱道。旋經海森餅肆，觀者愈衆，途爲之塞。愛結柏不得已，止肆外。海森聞聲，亦出視。時海森假父已死，承其產，所製餅出大馬色諸家上，故其貿易頗盛。

海森見愛結柏，怦然心動，欲延之入。奴不允。固請，乃入。海森出佳餅以饗，愛結柏極口讚美。海森曰：「此製出吾母，吾母製餅，人無駕其上者。」食時，海森詳察愛結柏舉動，酷類己。陰念「豈美后所產耶？」方欲再詰其自來，而奴趣之行。不得已，閉肆從之。

奴見海森踵至，怪之，問其故。海森曰：「予別有事耳。」奴疑甚，深悔使愛結柏入肆食，致招其來，磔磔然怒以口，愛結柏解之曰：「同道何礙。」未幾，抵斯幾西亭所居。愛結柏見海森注視己，徬徨不去，亦滋詫，且恐斯幾西亭見而致詰也，乃拾石擲海森。中額，血如注。海森狼狽歸，自悔孟浪，致爲所辱；治創操業如故。愛結柏及其奴既見斯幾西亭，迄未道入肆事也。

斯幾西亭留大馬色三日；乃遍游愛毛斯。④哈那⑤愛里卑⑥復渡幼發拉的河。⑦至米索波太

米^①馬亭^②穆索耳^③散耆拉^④洛昆叩^⑤諸地，最後至伯沙拉。謁蘇丹，問阿黎子海森所在。蘇丹謂：「自阿黎死，閱二月，海森即逸去。其母爲故維齊女，今尚在。」告以居所。斯幾西亭偕女及愛結柏往訪之。既至，則居頗壯麗，以雲石爲柱，門楣金書阿黎名。斯幾西亭使從者入報，則謂主方哭於複室。先是海森久不歸，疑其死，日必哭。斯幾西亭既入，乃備述本末。阿黎妻大喜。見愛結柏，則謂頗似其父。斯幾西亭欲同赴埃及。阿黎妻允之。別蘇丹。蘇丹且致饋於埃及蘇丹，儀甚盛。斯幾西亭行經大馬色，購所產物。愛結柏與黑奴欲一探餅師消息，相與入市。抵其肆，見前石中額者仍操業。愛結柏謂之曰：「與君有一面，尙憶否？」海森見之，心大動，急延入；且謝前冒昧，謂「己亦不解何故相隨，或情不能自止耳。」愛結柏奇其言，要之曰：「予行，君能不踵至，則翌日當復來。」海森許諾，仍出餅以食愛結柏，邀之入坐。海森欲起持之。愛結柏不許；且謂其用情若太過者。海森乃作歌以道愛結柏之美。食畢，海森復以玫瑰和雪進。愛結柏舉立盡，謝海森匆匆歸。須臾夕食，阿黎妻命愛結柏旁坐，食以餅。且曰：「若味之，此予手製。」愛結柏以飽食，不能進，稍就吻，即置諸槃。阿黎妻大詫曰：「兒何簡食！余製餅，味獨絕，汝父外無能及者，然亦由予授耳。」愛結柏曰：「兒曩食於市者，實有過無不及也。」

阿黎妻聞之，怒，盛氣責黑奴，不應。挈愛結柏入市食。奴不服，謂僅與餅師談，實未嘗食。而愛結柏

固言食之。阿黎妻益怒，趨告斯幾西亭。斯幾西亭亦怒斥之曰：「謂汝可託，乃譎謬若是。主已承，汝尙狡賴耶？」命衆僕縛撈之，奴不勝痛，始對如愛結柏言，並言頃所食者，實遠勝於此。

阿黎妻終未之信，意世間安有製餅勝我者，立命奴購至食之，一痛幾絕。斯幾西亭急問故。阿黎妻曰：「作此餅者，必吾子也！」

斯幾西亭問安從知之。阿黎妻曰：「予之製餅法至祕，吾兒外無知者。今餅味類吾手製，以是知兒尙在也。」斯幾西亭曰：「姑勿宣，使餅師來，果爲海森也，與之赴開羅，而後告其故。」阿黎妻亦然之。

於是斯幾西亭命僕率五十人，往毀海森肆，且囑之曰：「若餅師叩毀肆之故，則詢以彼是否製餅者，是卽縛之來。惟慎毋少傷損。」於是衆擁入海森肆，恣意毀踐。海森大驚怖，問所以毀踐者。衆曰：「製餅者爲誰？」海森卽自承，且謂「所製實爲他肆冠，何罪而侵余？」衆不答，裂衣恭其手，曳之出。觀者咸不平，囂騰紛擾，幾欲釀禍，幸總督所部兵至，始解散。先是斯幾西亭往謁督，告以捕海森事，請兵彈壓。大馬色督雖統轄敘利亞，亦隸埃及蘇丹，故從斯幾西亭請也。海森既至，阿黎妻自帳後窺，見果爲海森，欲出持之，而格於斯幾西亭約，不敢出。海森謂斯幾西亭曰：「僕何罪而遭逮？」曰：「汝

製餅劣，必殺汝。」海森曰：「噫，餅劣，乃罪至於死，雖苛暴之政不出此！」斯幾西亭瞋目曰：「毋刺刺，予不能恕汝！」卽命啓行。置海森於木籠中，載以駝。日飼之，不令與母妻見。行二十日，抵開羅，駐城外。斯幾西亭命昇海森至。復召木工謂之曰：「速造木椿若干。」海森詰何所用。則曰：「以之釘汝，肆諸市，爲製劣餅者儆，焉有作餅而遺椒粉者！」海森搏膺呼冤不置。自思「餅遺椒粉，細事耳，而家毀身囚，尙不足，必欲殺以爲快，誠亙古未聞之奇冤，不圖於奉回教講法律之國身受之！」大哭不止。須臾，木工以鐵釘木椿進。海森益大痛，自謂以細故受慘死，何孽而至此。

時薄暮，斯幾西亭命進海森於籠，俟翌日行刑。己以駝載海森，先驅抵家。以籠置別室。命女來，謂之曰：「汝尙憶結婚夜諸室陳設否？倘已忘，則檢視予書所載，必使一一設如前，且以所遺巾囊置諸椅。」女諾之。斯幾西亭復謂美后曰：「汝其解衣假寐。海森入，若與汝言別緒，則亂以他語，佯作初寤狀，趣其寢。明日可偕來見汝姑。」言竟出。美后卽弛服臥。斯幾西亭命諸僕退，留數人出海森於籠，易其服，置堂中，閉門去。

海森方酣睡，不知衆所爲。及寤，環顧四周，彷彿十年前結婚處也，大異之。繼見一室，與堂纒連，戶半闔。觀中有椅，置外服及巾囊，識爲己物。海森揉目自問，「豈身在夢中耶！」美后見其驚咤，卽揭帳

謂之曰：「君何事徘徊門外？妾適寤，不見君，度必出散步。夜未央，君盍速休？」海森見與語者非他人，卽十年前與共一夕之新婦也，色驟變。大疑，逡巡入。察椅上巾囊，果不謬。覺所經諸事歷歷，又不類夢幻。隱自語曰：「此真不可思議！」旋趨牀謂之曰：「予與卿不已別久乎？」美后曰：「君言竊未省。甫離榻，而遽謂別久，或記憶之誤耶？」海森曰：「予記憶力雖遜，然十年前與卿同夢，境猶在目。而居大馬色十載，所歷亦纖悉不能忘。若宵來果同衾枕，則所謂十年之別離，僅須臾耳。」美后曰：「安知君所謂在大馬色十年非夢境耶？」海森遂縷述初服臥大馬色城下，後與餅師居，及被繫至開羅囚禁事。且謂「此後事益奇幻，使非夢醒，恐已受慘刑死矣。」言竟，大笑。美后曰：「噫，君何辜而遭此禍？其殆有隱惡，故受冥譴耶？」海森曰：「僅以作餅不置椒粉故耳。以至微末事，而受刑荼酷，天下寧有此不平事！豈真皆夢境耶，非也？」美后慰之曰：「嘻，君受驚矣。」遂同寢處。海森輾轉不成寐，以久別得歡聚，惟恐爲夢。思檻車之困，鐵釘之刑，又惟恐非夢，而將受毒也。更擁衾環視，室所陳列，與疇曩吉夕無少差異，疑怪不能決。黎旦，斯幾西亭入。海森躍起，見而色頓灰敗。然視其顏溫霽，異前日之目稜稜驚視者，心少安，總隱忱不已。忽失聲而喏曰：「噫，子固以予餅劣而欲殺予者也！」斯幾西亭爲之頓解，乃縷述始末，并謝前愆。且曰：「予非好爲此狡獪，蓋欲揚則先抑，欲甘則先苦，以非常之驚駭，而忽

得非常之愉快，益鑿心有味矣。團聚在卽，汝尙不知在大馬色所心愛之兒卽汝子也。」須臾，海森與其母子相見，相持歷述，悲歡交集。愛結柏亦投懷暱父，不復如大馬色時之落落也。時斯幾西亭以始末告蘇丹，蘇丹奇其事。既歸，宴諸朋戚，以慶骨肉之會合云。

蓋發述畢，加利弗爲色喜，遂貸黑奴死，復悼少年，以誤殺其妻失偶，遊宮中女爲之繼，贈奩至厚，且寵之不衰。

史希罕拉才得曰：「蘋果釀命事雖不厭聽，較橐駝事之瑰奇，則不可同日語矣。陛下尙不斥其煩聒，詰朝當縷述。」蘇丹默然起，思「頃所道者實娓娓娛耳，不能釋。橐駝事或談奇過之，若卽以后付有司，則坐失異聞，未免可惜。不如俟述畢，再申前令。」意旣決，許之。翌日，東方旣白，定那才得寤其姊使踐昨約。史希罕拉才得遂言囊駝事如下：

①安迷之裔，穆罕默德子孫之尊稱。

②大馬色 (Damascus)，今爲敘利亞首邑。

③愛李波 (Aleppo)，敘利亞北部要邑。

④愛毛斯 (Hmaus)。

⑤ 哈那 (Hanah)。

⑥ 愛里卑 (Halap)。

⑦ 幼發拉的河 (Euphrates) 與底格里河合流入波斯灣。

⑧ 米索波太米 (Mesopotamia) 卽底格里幼發拉的兩河流域。

⑨ 馬亭 (Mardin) 米索波太米北部之城。

⑩ 穆索耳 (Moussoul)。

⑪ 散耆拉 (Singier)。

⑫ 洛毘叩 (Diarbeker) 米索波太米北部之城。

⑬ 敘利亞 (Syria) 在小亞西亞南，介於地中海阿剌伯之間，舊爲土耳其之一州。

橐駝

昔開斯格城有縫人妻，賢而美，伉儷頗篤。一夕，縫人在肆製衣，忽一橐駝偃僂來，口歌而手鼓，音節娓娓。縫人思與妻共聽之，告橐駝，欲與偕歸。橐駝喜諾。遂閉肆相與返。妻適治食，有鮮魚一簋置

几上。縫人語以故，并饜橐駝食，談笑殊歡。俄而魚骨鯁橐駝喉，格格不能吐，立死。縫人大驚，恐刑官科以殺人罪，乃與其妻謀，昇尸於比鄰猶太醫士家。時天已昏黑，四無人跡，二人即昇尸，叩醫士門，詭言有病者求治。未幾，一女僕踉蹌來啓門，詢數語，即匆匆登樓。二人乘間棄尸於梯而逸，深喜其計之售也。

女僕既告醫，醫即下樓。倉卒間未攜燈火，足及梯，適觸屍，屍直墜下。醫命僕燃火。及火至，見病者呼吸俱絕，大驚。意其人病本草，適又足蹴墜之，故猝斃耳；急與其妻謀所處置。妻言不若昇之比鄰烟囪中以滅其迹。醫如言，以繩縛尸擲牆外，縋之下。比鄰者，加里弗之御廚也，庖人適外出。未幾歸，瞥見一人僵立，疑爲賊，怒扶之仆，再扶之，力不勝乃已。及細察，則赫然死人也。大駭，頗悔妄扶人，致釀禍。繼念不如乘行人稀少時棄諸市，遂負之出，擲於道旁，亟歸臥。時已昧爽，一基督教賈人自友所赴宴歸，行於途中，適觸屍，亦以爲賊也，擊以拳。警察聞聲至，見屍，詢賈人何故殺人。賈人怪己力何驟猛若是，瞠目不能答。嗣刑官至，知屍爲蘇丹宮中人，告之蘇丹。蘇丹論賈人以縲首償死者。賈人徒呼冤而已。將就刑，而庖人至，自首曰：「殺橐駝者余也，賈人無罪。」因備述昔夕事。刑官釋賈，拘庖人代之。猶太醫士又至，如庖人言。醫士將服罪，縫人又至，曰：「予真殺橐駝者，毋累及無辜也。」刑官奇之，命具言

其詳。縱人縷供不稍諱。

蘇丹聞之，命刑官曰：「以四人來，予將親鞫之。」刑官如命。既至，蘇丹詢三人曰：「奇哉，橐駝之死也！天下事更有奇於此者乎！」賈人聞言，卽起伏地曰：「有，謹爲陛下述之。」

●開斯格（Oisegh）近韃靼境。

斷臂記

賈人曰：予非君部民也，生長於埃及之開羅，父母均古普多種，●奉基督教。父經商致富，卒後，予襲遺產。一日，於開羅米市中遇一少年，業商，而容飾均雅潔，跨一驢，得得來，與予行額手禮，以一巾盛胡麻昇臣，從容問曰：「如此者一大量，當值幾何？」受而視之，對曰：「準近時米價，當值一百掘勒欽。●」少年曰：「然則請爲代覓主者，某當在維克安來旅館相俟也，館距民居甚遠，不難辨識。」言畢逕去。予因徧訪諸業米店者，皆曰：「每兩願出百十掘勒欽爲價。」予喜甚，蓋可藉此獲什一之利也。

乃至維克安來訪少年。少年果在，偕臣至廩，量所儲胡麻，得百五十斛。遂以驢運交衆商，得價五千掘勒欽。少年曰：「今行什一之法，當贈君五百掘勒欽，君其無固辭。並乞君爲予儲此款，他日當來

取。」予對曰：「諾，將持此四千五百掘勒欵以待君命耳。」言已，遂別去；途中頗自喜。

自此不見少年者月餘。一日遇諸途，問曰：「予金在君處乎？」對曰：「待君久矣，如有所需，當立返。」時少年仍跨驢行，請其下驢至家。方欲歸以金，少年曰：「頃有要事，不克久留，移時當復來。」仍策蹇去，迄一月猶未至；意此必少年信予誠，故能愒然若此耳。至第三月，少年忽跨驢至，衣服麗都，更甚於昔。

予出迓，問「此來得無欲取金乎？」曰：「君長者也，余殊不急急於此。遲七日，或當再來。」匆匆別去。予以其往往爽約，七日之期，恐未遽信，暫貸之人，庸何傷；乃以其金經營他業，屆期果不至。越年，始與之遇，所服益華美。予惑不解，仍邀之至家。少年曰：「固所願也。」遂下驢入。亟治具款之。飲酒甚歡。偶見少年飲食均以左手，心竊異之，欲問其故，復未敢造次，囁囁者久之。

既而席散，與並坐，故贈以水菱。少年仍受以左手。予不能復忍，請之曰：「君何常用左手耶？意別有故。」少年長歎起，出右手示，則臂已折矣。請其折臂之由，則潛然泣下，若不勝其悲戚者。

曰：某爲報達之士著，吾父爲富而仁，聞於通國。予聞邦人之遊歷埃及歸者，輒述開羅之美，心忤忤動，欲一至其地，而吾父輒不允。未幾，父卒，予有自主權，遂遊開羅，并攜報達之織錦以行，冀獲厚利。

既至開羅，乃入一逆旅，名梅落阿者。其附近有儲貨所一，以所攜物貯其中。既而僕自外購食物至，食畢，即遊覽回教堂，駐防營。

翌日，與二三侍者持織錦至開興賽珍場，思爲招徠計。既至，僧紛然環集。予以錦與之。受者徧示在場諸商，均以價昂，無願問者。予甚甚，求售之意甚亟，復躊躇久之。諸僧知予意，語予曰：「從予言，貨可立售。」予問計曰：「君以所有織錦分畀賽珍場諸商，使代沽之，君則每遇星期一三日來此核收貨值；則兩俱有利，而君亦可徜徉尼羅江上矣。」

予從其言，以所儲均運至賽珍場。僧告予，商人某某可恃。予分畀之，取有收證，約匝月後核收貨值。

自是日與開羅諸少年相徵逐。一月後，乃偕市政官至衆商所檢察簿籍。商人盡以所得值付予，數甚豐。予歸藏之。嗣後每晨必至賽珍場，意甚得也。

一日，在商人勃特勒亭處小坐，忽見一女子入，貌娟秀，服亦麗都，僕從甚衆，有貴者風。予注目久，愛不忍釋，特不知彼美能會意否也。旋揭去黑紗面巾，顧問勃特勒亭近體安否，音清轉若新鶯，益令人心醉。

既而女語勃特勒亭曰：「比聞君肆中織錦爲賽珍場中諸家冠，故來此一瀏覽耳。」勃特勒亭遂以予所寄售者示之。女覽畢，擇一佳者，詢值幾何。勃君言價當一千一百掘勒欵。女曰：「固願得之，然囊中區區者實不足此數，能登諸簿籍，約明日償可乎？」勃特勒亭指予語之曰：「此貨主乃此少年，少年專以取值來者，義不能賒。」女不悅曰：「予之至此，非今日始，曩予購物，均約翌日償，如期無不至。予豈食言而肥者？」對曰：「是誠然，然今日實不能如命。」女擲錦於地，怒曰：「市僧，毋多言！汝輩皆孳孳爲利已耳，曷嘗有斯須之敬及於人！」言畢，悻悻而出。

予見而奇之，俟其去遠，追之返，曰：「某願作調人。」女乃返，而詞色間猶怏怏。余問勃曰：「向者之值果幾何？」曰：「一千一百掘勒欵耳。」予曰：「然則速以錦畀若，予當以百掘勒欵爲壽，君可於予貨中取償也。」言畢，卽書券付勃特勒亭，而以錦畀女，曰：「卿但攜歸，價不妨遲日償也。」女曰：「余始願不及此。蒙君雅意，倘不知感，胡以立人世！願祝君生延年，歿登天！」

予聞之，氣頓壯，語之曰：「卿倘能俯鑒愚忱，俾得一瞻識乎？」言未畢，女果去面巾，膚色如雪，容光照人。予目瞠焉，不知所措。須臾，女復蔽面去。予心益憧憧。既而叩勃以彼美家世。勃言若爲安迷之女，安迷死，遺貲甚富，均女襲之。

及晚歸梅落阿館，館人具夕食，予心有所屬，食不知味。比登榻，又轉輾不寐。黎明思更訪之，乃易華服，至勃所以俟。

移時，女果至，一女僕隨，衣飾之麗逾於昨日。入門，若不見勃也者，徑問予曰：「君視予信否？今來償債矣。雖然，君厚誼，沒齒不忘。」予曰：「予頗能自給，毋需此，卿何急急也？遠道來，當甚勞苦。」女子以值置予手，而坐於予側。

談際，予乘間道相愛意。女聞之，卽却走。予心忐忑，意逢彼之怒矣。第心惓惓，不克自抑，目送其出，卽潛尾之行。俄復相失。徘徊賽珍場中，忽覺有人追蹤至。視之，則女之僕也。言：「吾主待君久，令婢爲導。」予欣然從之。至一肆，女果在。

女見予至，色甚藹，命坐其側，曰：「曩之拒君，非逆君意也，實不欲令勃知吾二人相愛之情耳。予自見君，卽知君爲非常人。味君臨別之言，益感激無已。嗟乎，人非草木，孰能無情，況君有以刺激我耶！願君毋爲薄倖人也可。」予聞之竊喜曰：「聞卿言，令人狂喜，吾二人可謂奇遇矣。」言未已，女曰：「喋喋空談，徒費時耳。旣卜同心，盍入余室。」予曰：「天涯遊子，枯坐旅館中，正苦岑寂，得雅召，固所願也。」女大喜曰：「然則明日下午禱祝後，至提佛興街訪司令官彭高亞防司喀馬室，當知予所在也。」遂

別去。予亦歸，獨坐沈思，益覺長日如年矣。

翌日蚤起，易新衣，以金錢五十儲諸囊。策蹇至提佛興街，問司喀馬室所在。一人指示之，並導予前。及門下騎，囑侍者返，越日再來。

剝啄者數四，二僕出，均衣白衣，見予曰：「主婦待郎君久矣。」予遂入。有亭翼然當前，視平地高可六七級，繞以短籬。行數武，爲一果園，中雜花菜茂，老樹參差，新果纍纍，著枝無數。而水聲鳥語，若相應答。有泉出花臺中，臺頗修廣，四角作龍尾形，水由龍吻出。顧而樂之。僕促予登堂，陳設甚麗，予一一周覽之。

未幾，女出，飾以珍珠鑽石，光華四溢，服之美亦稱是。見予寒暄畢，並坐，叙別後情。旣而殺酒雜陳，女與予共酌。薄暮，侍者進絃管以歌，歡甚。比夜闌，玉山頹矣。

翌晨起，予以五十金錢置枕下去。別時，女握手，殊戀戀，問何時復來。予期以入暮。女聞之，似甚喜，遂導予出，並丁甯毋失約。

予遂購羔羊餅餌等，令荷者送女家。及暮，予仍策蹇往。宴飲如昨，而殺核更盛。比晨，予又以五十金錢置枕下而歸。

自是每夕必至女所，至輒置金錢五十於枕下而返；每星期亦必兩赴沽貨所取資。久之，貨行盡，所得漸不給。一日，至駐防營閒步，見衆環聚，則埃及蘇丹有賜物至也。予亦雜衆中，適與一富家子近。其人乘怒馬，衣鮮衣，鞍間懸一囊，口半啓，燦燦者現於外。予怦然心動。時適一負薪者過，其人撥馬首避之。予乘隙曳其囊，囊頗沈重。予竭力攜以逸，竟無知者。

負薪者去稍遠，騎者察錢囊頓杳，回顧予，頗疑之，以鞭扶予。予不勝其痛，仆諸地。旁觀者皆憤憤，扶予起，阻騎者行，詢其無故扶人之罪，並言不應以無禮待回教徒。騎者曰：「公等毋怒，若竊人物，故扶之耳。」時予亦起，衆視予良久，均不信。騎者又固言。正紛攘間，一警察吏帥警卒至，問故。衆均言騎者誣此人爲胠篋者。

警察吏聞之，不知所決，問騎者曰：「汝所疑者卽此少年耶？」騎者領之。警卒命其徒大索予身，卽得一錢囊，舉以示衆。衆皆氣沮。予受此大辱，愧痛欲絕。

警察吏執錢囊問騎者曰：「君知此中儲若而金錢？」曰：「二十西袞司耳。」吏計之信，乃歸之。命予至其前曰：「速自供，無俟刑及身也。」予垂首沈思，事已洩，不直陳，又將受誑語之罰，益以罪，乃自承不諱。警察判當斷右臂。其徒如其言，出余右臂斷之。觀者默然皆無詞。後予又至裁判所聽鞠，判

當別一足。余求騎者代乞免，許之。既退，騎者以錢囊畀余曰：「君方青年，竟罹此罰，余心甚不安，願以此相贈。」言畢，逕去。時余一痛而絕，久之方蘇，嗒然而行。幸隣人飲以醇酒，並爲裹傷，送余返。呼僕無應者。欲復訪女，又恐其以斷臂見惡，然舍此無良策，乘衆散，卽詣女所。入室，創作，體不能支，卽呻吟坐椅上，語女曰：「慎勿觸予右臂也。」

女子見予色大變，急趨前曰：「君何所苦而若此？」予深諱之，佯曰：「頭風耳。」女聞，戚甚曰：「君昨至此，行行有氣概，今何憊也！願聞其故。」予聞之，淚如綆縻，嗚咽良久。女曰：「君何悽苦乃爾！令人索解不得，意予有所開罪於君耶？」予曰：「否否，卿言益增予悲耳。」

時予迄未以實告。及夕，進食，女勸予食。以不良於右手，託詞謝之。女曰：「知君病必有難言之隱者。若能相告，當爲君報之。」予嘆曰：「固所願也。」言未已，女斟酒相贈曰：「飲此足以增君之力。」予乃以左手受。

既受杯，淚潄潄下。女曰：「君何自苦？何以左執杯？殊不便。」予曰：「右手適病腫耳。」女曰：「當爲君解之。」予言「此時創甚，不可觸。」言際，復飲酒。須臾，身倦，入睡鄉矣。女見予酣臥，私割裏創之布視之，大驚，竟夕輾轉，不能成寐。

翌日，予醒，見女臥予側，其形甚戚。知予痛苦，命僕輩以雞雞汁進。未幾，予將行，女牽裾止之曰：「予見君去，輒鬱悒不樂。君病雖不言，要皆予之咎也。予亦恐難久侍君矣！然一日不死，當圖一日之報。」言竟，遣僕詣裁判所，邀長官與證人至，而盡以遺產畀予。既復啓巨櫃，則予囊所遺枕下之金皆燦燦在，女曰：「請以璧返。」並付鎖鑰於予。予感其厚誼，力遜謝。女又言：「愛君之情，至死未已。」予聞之，腸若涸湯，百計欲解其悲，竟不可得。女憂悶成疾，越五六星期而卒。予悲愴欲絕。喪期過，計其遺產甚鉅，卽胡麻亦彼美所遺也。

少年述畢，謂予曰：「感君長者，以至誠相待，願以存資相贈。且予自彼美逝後，實不欲鬱鬱久居此。若能偕遊，當以資之半爲壽。」予曰：「甚感，願偕行。」於是相與經敘里亞米速波太米波斯，始抵此處。少年則獨返波斯，畀予以所有之半。陛下聞之，不將謂更奇於彼囊駝事乎？

蘇丹聞之，大怒曰：「咄，此一登徒子好色故伎耳，何足挂齒，而謂更奇於囊駝事耶！予必殺汝！」庖人聞之，卽爲伏地請曰：「陛下勿怒，請語其更奇也。如不厭聞，乞宥其死。」蘇丹曰：「諾。」

●古普多種 (Opht) 爲居於埃及之古埃及國遺民。

●掘勒欽 (dirhen) 銀幣名。

③ 修開興賽珍場 (Circassian bozetzain)。

④ 羅尼 (Lini) 埃及大川，入地中海。

截指記

庖人曰：昨有顯宦某，因嫁女招飲。予往，則坐客已滿，詢之，均顯者及諸名流也。俄頃，主人出，開筵款客，各就座。侍者進一饌，味類蒜，香沁鼻觀。客皆交口稱賞，爭搖食指，獨一報達賈人某不舉匕。衆邀之食，則曰：「慎毋相強，予曩者嘗以此胸次格格作數日惡，實不願再近。」衆問故。客未及答，主人曰：「昔人有言，『一人向隅，滿堂不樂。』請勉嘗少許，以徇衆賓之請何如？」客曰：「余非憎其味惡，蓋中有別故。必欲勉從君命，食後，須以蒜莖灰鹼阜各盥手四十次而後可。婦曾矢言若此，不敢背。」主人曰：「諾。」卽如言進盥具；顧客曰：「請君下箸。」

客重違主人意，乃取食少許，而攢眉蹙額，若萬不得已者。當舉箸時，主人見其手無拇指，駭問曰：「是豈生而已然耶？請以語我。」

客曰：「君勿怪，不獨此右手，左亦然。」因出以示衆，果喪其拇。客曰：「不獨手爲然，兩足亦如之。」

皆嬰險而斷者。諸君既樂聞，當爲縷述。」言竟，卽離座盟手一百二十次，始歸席。曰：「予之先世，度諸君尙無知者，請先約略言之。當回教王赫命挨力斯怯得在位時，予父居報達城，業商獲甚富，惟性侈，好聲色，及老，家產幾盡。歿後，予大困，竭力齎縮以償父債，設小肆爲餬口計。」

一日昧爽，門甫啓，見一少婦，跨黑騾，得得來，後隨閹者一，奴二。至門，戛然止。閹者扶婦下，曰：「是肆中闕然無人，時固尙早，若從余言，則不必苦候矣。」婦周視領首，乃逡巡入予肆，曰：「乞借尺地少憩。」予諾之。

婦既坐，見肆中止予一人，乃去面巾，丰姿映麗，眉目如畫。予睇視良久，心搖搖而婦殊和藹，無怒容。旋門外行人漸夥，則仍以巾羈其面。

婦謂予曰：「今晨爲購錦來，有上等者否？」予曰：「予資本甚微，且新設，佳者甚鮮，有辜夫人命。無已，俟諸同業來，爲夫人一擇，可乎？」婦曰：「甚善。」予與談良久，益惓惓焉。

未幾，衆售錦者至，爲擇其至佳者示婦。婦問值幾何。予言五千掘勒欵。卽裹錦授閹者。婦起辭，出門，超乘去。

婦旣行，予木然有頃，忽猛省未取錦值；倉卒，又未詢婦姓氏居址；無意間負此巨債，頗躊躇。卽語

售錦者，請緩償，並詭言婦乃余素稔者。

予與之約，八日而後償。至日，售錦者來責。予無以應，不得已，又請緩。其人性素和易，諾而去。越晨，婦仍偕侍者跨騾至，旋下騎入，曰：「前日恩惠，未償錦值，今特歸奉，請以此銀詣錢肆一核貨價。」閹者卽偕予往，權之，相當。旋歸，與婦談良久，皆新奇可喜事，婦娓娓無倦容，且更欲購錦，予益慕戀不已。既而諸售錦者至，予先償值，又取錦約值千金者以應婦請。婦率爾攜去，既未詢價，又未告居址。予不能無驚疑，陰念其前次未爽約，或不致愚弄予，不然，責償者行至，爲之奈何！踰一月，婦竟不至，責償急，遂盡貨予物以準之。

一日婦忽至，謂予曰：「以金去，權其重。」余受之，大喜，略作寒暄語。婦忽問曰：「子有室乎？」予大奇之，告以未也。婦呼閹者曰：「趣助若往權金。」閹者微笑，偕予至金肆，乘間竊告曰：「比見君詞色間甚慕余主，不知余主之愛汝更有甚者。曩一再煩君購錦，非真有所需，以君殷勤，愛莫能釋，今日之問，職是之由。君盍乘此通情款，必有佳遇。」予曰：「然，自見汝主，卽忽忽若有所感，數月於茲矣。汝主旣有意，乃天作之合。君能爲銑，玉成之，沒齒不敢忘。」權金畢，閹者歸，告婦以予意。婦卽去，瀕行，語予曰：「遲日，當遣使者來邀君，乞君毋拒。」

予遂爲盡償所負，靜俟婦命。閱數日，閹者果至。延之入，禮甚恭，問其主安否。閹者曰：「余主意頗屬君，果爲眷屬，君將爲世界極樂人矣。」予曰：「其富家女耶？」閹者曰：「余主乃回教王后蘇培特之義女，頗得妃歡，愛如己出，事無巨細，悉以委之。及長，后爲余主終身計，欲得一快婿。昨余主以屬意於君，告后，后許其請。但須一見君，蓋慮余主年幼，所擇或不相偶也。后愛女誠摯如是，于歸時必多以麗者爲媵，故爲君幸耳。余來欲導君入謁，后君意如何？」予曰：「諾。願以何日進謁，於何所，均唯命。」閹者曰：「宮內妃嬪列屋，禁衛頗嚴，非設計潛入，則猝不得進；余主謀畫已定，君其從余言，毋或洩，洩則有禍。」予曰：「敢不從命。」曰：「然則今夕君當俟我於底格里河干蘇培特所築教堂中。」予諾之。及暮，卽入堂禱祝畢，以待閹者。

未幾，見一小舟延緣傍岸，舟有箱甚夥，舟子及諸閹者負箱入教堂。既畢，盡去，惟昨與余約之閹者在。余既驚且喜，而婦亦姍姍至。予趨前起居。婦曰：「時不我與，毋徒空談。」卽出鑰啓箱，命余入，曰：「如是，則余二人得遂願安樂，勿謂惡作劇也。」予此時計無所出，不得已入箱。婦閉之，命衆閹入，仍悉負諸箱入舟。婦亦登舟去。予是時頗自怨艾，不應至此，默誦禱文，以求解免；無應者。既而至，衆閹者負箱入宮。宮門夙設監督，凡妃嬪出入，所攜物必檢驗。時監督已就寢，以請驗強起，意殊不適，厲聲責

婦曰：「胡不早歸？遲遲乃爾！」卽命持箱至，啓驗之。最後至予所匿箱，予大驚，自分必死。而婦不肯以鑰交監督，但曰：「予素不攜禁物，當所夙知者。今奉后命，赴城購珠玉，並赴麥加汲泉，箱中所貯卽是物。貯泉瓶若有損，泉必傾瀉，餘物將毀傷。爾時倘逢后怒，則無與吾事，君能任此咎耶？」監督無如何，但怒叱曰：「趣去！」

未幾，忽聞人報曰：「王至矣。」予聞之，又大驚。旋聞王曰：「箱中所貯爲何物？」婦曰：「錦耳，奉后命購置者。」王曰：「畀予觀之。」婦曰：「后有命，毋令外人觀，不敢違。」王曰：「毋多言，速啓箱。」婦仍不從，曰：「若然，后必怒。」王曰：「有余在，庸何懼！」言際，促之甚力。

予爾時驚絕，幾欲昏暈，迄今追憶之，猶心悸也。旋聞王似就坐，婦命圍者啓各箱，取錦示王，其文若色，一一指繩其美，意將倦王也。良久，僅予所匿箱未啓。王曰：「趣啓之！」予益戰怖無措。婦曰：「乞陛下毋啓此箱，以此中物非后莫能觀也。」王意亦倦，乃置不啓，有頃去。圍者負箱入，予心稍稍定。婦啓箱，呼予出，導至梯，命登樓俟之。方欲闔門，而王又至，詰婦今日適市有新聞否；談良久始出。使爾時王早至須臾，予其殆矣。

王旣出，婦登樓慰予曰：「險哉，累君恐怖。」又曰：「爾時予旣爲君懼，而又自懼也。凡人猝遇危

難事，機智膽識必不可缺。頃王來，其一種咄咄逼人之象，恐常人處此，必惶恐失度，則未必能免君。當知余愛君切，此身此心均以付君，故擺脫一切恐怖與之周旋。今得無恙矣！」予與婦語良久，各道愛情。婦曰：「諒君甚憊，請休息。翌日，當導君見予主蘇培特也。」予恐又遇王，婦言王惟入夜在后所，予心乃釋然。遂就榻，念婦情，竊竊喜不止。

翌晨，婦先教予見后儀注，並與后問答辭；然後導至一殿。俄頃，傳后出。卽有女二十人，靚容麗服，鵠立左右。又有女二十人，隨一麗人來，以明珠爲衣飾，徐步上，卽后也。既登座，侍者分列左右，惟婦依后立。

后命侍者宣予。予匍匐前，頓首及地，不敢仰視。后命起，問姓名資產。予一一答之。后甚悅。又雜詢瑣事，色殊和藹。既而曰：「吾女賞鑒果不謬，予願遂矣！當爲若二人備吉禮所需。惟婚事必白諸王，姑期以十日。君居此，靜待後命也。」予退，居宮中十日，羣姝左右侍，甚周至，惟終不見婦。

是時蘇培特已將嫁女事白王。王悅，並賜帑治儀。蘇培特部署畢，及期，行合巹禮；舞樂交作，男女雜沓，盡歡而散。婦與予旋至食室。予就坐，殺酒並進；中一簋儲蒜。予素酷嗜此，見而大喜，啖之盡，僅以巾拭手，未盥也，而不謂禍患卽伏其中。

時已屆晚，燈明如晝。俄而樂作，並集名伶演劇，歡呼聲徹堂上下。既而婦與余共至一堂。侍婢爲更衣，數四無一相襲者。每妝竟，輒向予行禮，彼中婚禮如是也。禮畢，入房，諸侍婢咸散。余戲近婦，婦堅拒，並大聲呼。諸侍婢聞聲入。予驚甚，兀立不能聲。衆曰：「斯須間已受驚耶？請告婢等，當可相助。」婦曰：「速逐僮父，毋令污人體！」予聞之愕然曰：「予何敢觸卿怒？」婦厲聲曰：「汝食蒜不濯手，乃一齷齪兒耳，安能近汝！」顧謂侍婢曰：「速曳至地，以鞭來！」於是衆婢摔予下。婦以鞭痛扶余，力竭乃止。即謂婢曰：「速交巡警官，截其食蒜之指！」

予聞之，呼曰：「天乎，余竟以此瑣事獲罪！鞭扑之不已，而欲斷指，抑何甚耶！夫烹蒜者，庖人也，購蒜者，僕人也，累予至此，予誓必投諸海。」

衆婢見余呻吟，固已憐之，至是乃請曰：「夫人毋怒，彼誠不自重，尙乞念婢等而恩宥之。」婦大聲曰：「不如是不足懲僮父，所以創之，使毋忘前愆耳。」衆爲跪請，婦不發一語，面作鐵色，且行且漫罵而去。衆亦退。予爾時愁苦，有難以言罄者。

予獨居者十日，一老僕給食外，無見者。予問僕婦何在。僕曰：「自觸君指鼻，卽患病，甚殆。汝不濯手，究何居？」予曰：「嗟乎！不濯手，小事耳，不意乃致疾。且已重扶予，可洩忿矣。」予之爲此言，蓋心仍

戀戀也。

一日，僕忽告余曰：「婦病已愈，今往浴室矣，言明日來見君。君其慎之，勿逢彼怒。」

次日，婦果至，謂予曰：「汝累予病困數日，今日之來，汝當知予猶善視汝也。然汝罪甚大，僅一扶汝，不足蔽辜。」言次，呼婢曳余至地。婢如命，復手利刃親斷予左右手足上拇指凡四。一婢急取藥敷之，血稍止。予一痛幾絕。

及予蘇，婦給酒少許。予曰：「夫人，今而後若不用蒜莖灰鹼皂各盥手一百二十次，誓不食蒜也。」婦曰：「果如是，予將不念舊惡，與子偕老矣。」予今不食蒜，職是故也。

時衆婢既以藥止血，一婢又以麥加所產鳳仙花敷創處，此物惟王庫有之，度必設計盜得者。不數日，予精神頓復，自是與婦相處甚樂。惟予性疎蕩，漸厭居禁中，而又不肯令婦知，恐其不悅也。既而婦覺，亦有出宮意。婦性靈敏，從容白后，言予久居禁中，不克與諸同業相還往，欲出宮一行。后重離婦，不許。

越一月，婦隨閹者無算，各負一囊，甚沈重。婦曰：「知君居禁宮，意殊不適，已爲設法，以遂君意。后今許我二人出宮，賚以五萬西袞司，君可以一萬爲置宅也。」

予如囑，於城置宅竟，婦從來侍婢至，夥衣服麗都。自是伉儷綦篤。不意是冬，婦以疾奄然逝矣。予非不能續娶以娛暮年，但懋遷之念復熾，遂貨居宅以購貨。隨估客至波斯，復至撒馬罕，最後乃至此。

庖人述畢，蘇丹曰：「聊足博笑耳，願不如橐駝事遠甚。」於是猶太醫士匍匐而前，請曰：「願陛下垂聽臣言，當能愜意。」曰：「姑試言之，倘不愜，殺仍無赦。」

訟環記

予業醫，頗有聲於時。一日有僕踵門言，城中某太守家求治疾。予隨之往，至一室，見一少年伏枕呻吟，若甚創者。予施禮，不答，揚目爲謝。予曰：「請舉手，俾得察脈。」少年乃出左手就診。予怪之，陰念彼必不知俗例，遂書方面去。

自是邀予往治，凡九日，終未出右手。及十日，而病漸解，予囑以不必服藥，但時沐浴，卽良已。時大馬色太守亦在，極稱予用術神速，卽爲予易華服，命予充醫院及其家醫師之職，院特虛予一席，到否悉隨予意。

少年與予甚相得，邀同至浴室。僕解少年衣，見其無右臂，創痕尙新。始知前日卽以此病，當診治時，少年輒祕之，詭言有寒疾；是必有不可告人之故，且驚且疑。少年漸覺之，曰：「得毋見予斷臂而詫乎？茲事甚奇，當俟一日之暇告君，君聞之，必駭怪不止。」

既出浴室，少年曰：「僕意欲出郭一遊太守之園，不識病後相宜否？」曰：「野外空氣清，殊相宜也。」少年曰：「然則請偕行，當以曩事顛末告。」予諾之。少年乃命僕攜食具偕出。既至，相與周覽。少年旋命敷毯大樹下，據坐而言曰：

予馬沙耳人也，本城中望族。予祖有子十，父長，諸伯叔無後，父亦僅生子。父故珍愛，教養彌至。予亦深諳世故。既長，交游往還，無不中禮。一日，值禮拜五日，日向午，予隨父及諸伯叔至馬沙耳大教堂申禱畢，餘人皆去，惟父及諸伯叔留，席毯坐，予亦侍。父與諸伯叔語及遊歷事。叔某曰：「吾見遊客，未有不繩埃及之美甲於全球者。」予聞言，心怦然動，思一覽其勝。他叔極稱報達城及底格里河之景，言報達乃回教發祥地，足爲諸都會冠。然余心殊淡漠，不能奪遊埃及之念也。父亦曰：「人言不遊埃及，不克覽世界之奇景，其果不謬。蓋埃及爲至膏腴地，有黃金爲土之謠。其婦女又豔麗風雅，能悅人意。當春秋佳日，徘徊尼羅河畔，水光澄日，如石黛碧玉相因依。兩岸田疇，賴其灌溉，耕作便之；收穫每

倍蓰他國。河口流分二道，中有島嶼，蒼翠撲人，雜花繽紛，掩映其際。負山襟水，名壩屹然。試一登眺，運河亦歷歷在目。回顧衣塞披亞，^①則又平原淺草，芊綿萬頃，溝渠錯綜，如蛛網然。誠奇觀也！開羅富庶，甲於諸省，廡宇臺觀，壯麗無匹，高矗雲表。不知昔日范雷大帝^②費幾許人工，乃克成此。嗚呼！范雷逝矣，其遺跡經千萬星霜，猶未泯滅，不亦足動人憑弔乎？

「至沿海各鎮，如代米太^③羅散太^④亞歷山德等處，皆商賈雲集，百貨山積，凡可以悅目娛心者，罔不備具。予僅得諸耳食，猶馳念不已，聊舉所習知者言之。予居埃及數年，至今追想，殷繁之象，恍在目前也。」

諸叔皆曰：「美哉，誠名都會也！」予聞之，遊埃及之志益固。是夕心緒撩亂，不能成寐。閱數日，諸叔因聞父言，亦心動，商諸父，欲往埃及。父許之，諸叔遂行，並藉逐什一之利。予豔之，乞諸父，亦欲攜貨往，不許，繼以泣。父曰：「道路間關，恐汝不能耐跋涉。况汝夙不諳貿易，安能與他國人競心計？必敗無疑。」予心仍不死，求叔爲力請。父不得已，諾之曰：「然則止赴大馬色城而止，以俟予與爾叔埃及歸也。大馬色饒名勝，足供遊歷。微爾叔言，予將并此不許，毋知足也。」予勉從之。

於是隨父叔等去馬沙耳，經米所波達米，渡幼發拉的河，抵哀來拍。^⑤留數日，乃進，抵大馬色。名

都大市，人民殷富，繁華靡麗，爲平生所未觀；出覽名園，景物美極；始信人言不我欺也。予叔所售貨大獲利，以贏畀余，而自赴埃及。

予自父叔赴埃及後，竭意搏節，不敢稍忽。所僦宅頗華美，牆皆以雲母石爲之，雕琢丹雘，備極精妙；且有園泉之勝。而予室獨樸陋，應需之外，略無糜費。居停主人爲貴族，名馬同亞勃代雷海，業珠寶。予月出賃金二銳，居頗安之。且時邀相識者宴飲，予亦常至其家，因是無岑寂慮。一日，予當戶坐，一美人衣華服，儀態幽嫺，姍姍其步，從容問予曰：「汝售帛者耶？」言次，卽入門。予起掩戶，導至一室曰：「曩曾有之，今已罄矣。有辜雅命，殊歉歉也！」婦乃去面巾，容甚麗，驟見之，疑爲天人也。婦曰：「余非真欲帛者，特來訪君，能爲余下榻乎？若不棄，以酒果見餉，足矣。」

予大悅，命僕進菓酒，就坐飲。酒闌，樂甚。次晨，予以十銳金授婦。則力辭不受，曰：「予豈爲此區區者，君亦太薄予矣。予辱見餉，應畀君以金。」卽探囊中出十金，強予受之，曰：「三日後薄暮，予當再至也。」遂別去。予思之不置。

越三日，婦果來。大喜，卽迎入。時已晚，仍酌酒飲。次晨，復以十銳金授予，期以三日而去。如期又至。飲酒酣甚。婦謂予曰：「君以予爲何如人耶？」曰：「安用問爲？予之愛若，度若當亦知之，若一日離此，

予輒鬱悒不歡。」婦曰：「嘻，君若見予妹，恐棄予若將不速矣。妹少予數歲，而更豔絕，一顰一笑，往往移人。予昨已與之言，渠頗欲一見丰采。君意苟同，後日當偕來也。」予曰：「一唯命。然予情專注，終不爲外界所移，致愛情稍損也。」婦曰：「毋言之遽，將以試君心。」

次晨，婦將行，以十五銳金授予，曰：「二日內將有新客至，亟備精舍俟之；來時仍在日落際也。」予爲特潔除一室，陳設頗精，並治酒以待。天將暮，婦果偕一麗人至，如薜花初放，灼然眩目，柔嬈綽約之態，不可方物。予致敬，並陳慕悵。女曰：「得隨予姊來，視君丰采，方自幸之不暇，君胡謙抑若此？若有同居之意，當盡去繁文縟節焉。」

予命取果酒，各就坐。女睇視予而微笑。神爲往，不能自禁，因乘間述愛慕意。婦見之，始而笑，繼有妬意，謂予曰：「曩者予固言君必爲所惑，今果然矣。前矢言猶在耳也。」予笑應之曰：「卿介之來，倘有慢，卿不將責予失禮耶？」

於是開樽飲。有頃，而女玉山頹矣，嫉光眇視，益令予心蕩。婦見之，妒甚，卽興曰：「予欲歸矣。」匆去。須臾，女忽欹身入予抱，昏絕不省人事。予驚甚，呼僕掖之起，而自出門追婦。鄰言婦啓巷柵，去已遠矣。予恍然悟，蓋婦瀕行時，曾酌酒飲女，其嫉而下鳩耶？遂倉皇返，而女已氣絕。

予手足失措，計無所出，躊躇久之。恐事洩，命僕起石瘞之，束裝鍵門出。往見居停主人，償賃金；并預付一年資，告以有事往開羅見諸叔，遲數日始歸，昇以門鑰而去。

比抵開羅，予見諸叔曰：「自叔去後，杳無音耗，心竊不安，故來問起居耳。」叔聞之，喜甚，曰：「然則當於汝父前爲緩頰，或汝父不汝責也。」自是予與叔同居，而所見又與大馬色不同。

其後，叔所攜貨既售罄欲歸，而予遊興殊未厭，乃潛投他逆旅。叔四出，覓予不得，意予恐干父怒，故先歸耳。遂亦返大馬色。

予居埃及者三年，所至周覽名勝，而時與大馬色居停主人通音問，如期償以賃金；因歸時道經大馬色，擬仍寓居也。豈意不測之禍，卽伏於此念矣！

予既歸大馬色，入城訪主人，歡若平生，主人偕余至舊宅，啓門入，凝塵盈寸，將囊所寄物一一示予。予亟命掃除之。一僕於塵埃中得一項環，式如鐘，周嵌明珠。憶此間卽曩與彼美飲酒所，曾見女帶一項環，意女醉後偶墮於此。予摩挲數四，忽忽有物在人亡之感，泫然不知涕之無從；因拂拭而藏之。

予爾時體甚頓，小憩數日，始出訪友。未幾，資漸窮，又雅不欲賈，擬售此環資旅費。噫，自蹈禍機矣！予操環入市，示某僧，告以求售。僧讚賞不止，曰：「予操此業久矣，迄未見有珠若是精湛者。君既

得此奇貨，必有人出重值以償。」乃導子至子宅主所設肆，曰：「稍待，卽來。」肆中人本素稔，遂坐待之。

少頃僧來，招子至別室曰：「是環之珠，質之諸賈人，實皆贗鼎耳，值僅可五十銳金，購者殊不踴躍，君意若何？」子既不識真贗，又急需用，遂漫應曰：「然則以五十金貨去可耳。諸賈精此業，言當不謬；且君亦非欺我者。」

狡哉此僧也，環實值二千銳金，而故以五十金之價嘗余，以爲余若識環，必不諾，諾則必非己物，當由胙篋而得者。僧既告購者，購者卽持環控諸巡警官，言子實盜其環，而僞以資竭欲售，蓋此環本值二千銳金，乃其志僅欲得四十分之一，其非己物無疑義；且欲速得值，圖脫耳。

巡警官卽飭巡卒拘子。子大驚，狼狽隨之去。官持環示子曰：「此汝入市求售者耶？」曰：「然。」又問曰：「汝得五十銳金，卽肯售此環耶？」又曰：「然。」官微哂曰：「嘻，汝爲鼠竊，而僞作賈人裝，將以欺給爲民害，罪不容貸！」命痛撈之。不承，嚴其刑。子不任受杖，乃妄承曰：「實竊此環。」巡警官乃判斷子右臂。

子負創而返，居停主人謂子曰：「異哉，君翩翩少年當修飭品行，何忽作此大恥辱事耶？朋友有

通財之誼，若患貧，盍告貸於予？乃甘爲不齒！今悔無及矣。予宅勢難久寓，請別圖棲止地可耳。」予問之，益倉皇無措，泣請曰：「尙能作三日留否？」主人許之。予自念「遭此奇禍，有何面目歸見父，雖百口辯，父終不信也。」愴然者久之。越三日，見巡卒蠶擁入，主人及誣竊之賈亦至。予問故，皆不答，立縛余手足，叱曰：「前日之環乃大馬色，太守物也，不見者三年矣。」予聞之始悟，陰念見太守時，不若以實告，或可倖免耳。」

及抵太守署，見太守色甚霽。予竊喜。俄而太守命釋縛，問賈及主人曰：「此少年卽售環者耶？」皆曰：「然。」太守曰：「觀此人不應作此事，得毋有枉？」予聞之，膽稍壯，卽呼曰：「予實無罪，所以自承者，迫於刑耳。此環本非予物，亦非賈人物，賈人與余素不相識，特涎此環，故誣告以遂其欲。太守若能爲予一剖其冤，願以顛末告。」太守曰：「汝誠無罪。」遂命坐賈人以誣告罪，卽以巡警官囊所刑予者刑之。

賈人旣出，太守屏左右問曰：「汝安得此環？請詳言毋隱。」予一一述之，并自願受罰。太守曰：「嗟乎！天道誠可畏，予當敬從天命，務戒殺人也。」復顧予曰：「予聞甚悲，將以苦衷告汝。汝知予何人乎？乃汝所見二女之父也。彼先至汝家者，爲予長女，歸余猶子，居開羅。旣而夫死，女返予家，不修節操，有

外遇，蓋染埃及惡俗也。後受毒死者爲予次女，先頗謹嚴守禮，予甚愛之。及其姊歸，二人殊相愛，亦染其習。

一次女死之次日，予方食，以不見次女爲詰。長女不答，泣甚哀。予知有異，固問之。則嗚咽曰：『阿爺知兒悲耶？昨夜妹忽易衣戴環出門去，不返矣。』予乃四出蹤跡，迄不見。而長女哭之慟，寢食俱廢，忽忽成疾，未幾亦卒。』

因歎曰：「一念之差，終亦自賊，殊可喟息。君亦因之悵悵。盍偕予同居，予三女最幼，知閨戒，平時頗不滿於其二姊之行，貌尙不俗，應當君意，願執箕帚。他日子歿後，當以遺產畀女也。」

余曰：「長者慈愛，敢不惟命。」自是遂贅太守家。太守恨誣告余罪之賈，旣斷手以罰，復沒入其產巨萬以付予。倘君從太守所來，當見太守愛予之情也。

時予叔已遣人至埃及訪予，道經大馬色，見予仍居此，歸告叔。叔致書於予，言予父已歿，命予歸。予不忍遠別太守，卽覆書諸父，將予應得之產盡遷於此。此吾失右臂之本末也。君聞此言，當恕予前之出左手就診，而不予怪矣。

少年之言如是。余居大馬色久，及太守死，卽經波斯，入印度，最後至此，仍執舊業。

蘇丹聞之曰：「事奇矣；然言之不文，罰仍無赦。」將行刑，縫人伏地請曰：「陛下既樂聞故事，乞稍假須臾，以盡臣辭。」曰：「可，然勿喋喋，令人生厭，厭則汝其已矣。」

● 俗例診脈出右手。

● 衣塞披亞 (Ethiopia)，古地名，指第一瀑布左邊之尼羅河流域。

● 范雷大帝 (Pharaohs)，埃及古代帝王之稱號。

● 代米太 (Damietta) 在尼羅河口大三角洲上。

● 羅散太 (Rosetta) 在尼羅河口大三角洲上，代米太之西。

● 哀來拍 (Aleppo)，敘利亞北部之一城，南行抵大馬色。

● 銳 (Sherif)，幣名。二銳約十先令。

● 指醫士。

● 醫士自謂。

折足記

縫人曰：「昨晨有友招予飲，予往，而客集者已二十人，主人尙未至，乃坐待之。須臾，主人偕一少年入。少年貌俊美，類大家子，跛一足。既入，衆起迎。少年見客中雜一薙匠，大驚，倉遽欲出。衆怪之，阻其行。主人曰：「足下坐席未暖，忽促欲去，得毋開罪於君？」少年曰：「否，吾見此薙匠，輒格格作惡。是人生於白種國，而貌黑若衣塞披亞人，其心更有甚焉者，故不願與之同列也。」

予等聞之，均驚疑不止，陰念少年言果不謬，誠當標薙匠於大門之外。主人喻意，乃謂之曰：「君姑緩行。」少年曰：「是人實予深仇，予足跛，實渠致之，追思往事，不能瞬息共。予二人本同居報達，獨行至此，職是之故。非敢重違君命。」言畢，舉武行；且言即日將他適。主人強挽留，且乞述其崖略。時薙匠俯首默然。少年乃自述：

曰：予生於報達，先人頗有聲於時。然性疎淡，寡交游。家饒於資，無兄弟，父歿，予獨襲遺產。是時，予已卒業高等學校。居常頗撙節。惟生平有奇性，最惡婦人，遭婦人於道，必引避之，亦不自知其所由然也。一日予出，瞥見有婦女數人至，亟入一小巷避。巷有宅，門設長椅，予坐而小憩。見對宇一室，頗類大家，門側有牖，前雜植卉木，因注目視。見一女子取水灌花，貌豔絕，顧予偶一啓靨，風致嫣然。平日糞土婦人之念，不自知其置諸無何有之鄉，心旌搖搖，不復自主。旋聞呵殿聲，有一官人至，慊從甚盛，卽入

門去。意其父也，予遂悵悵歸。

予歸念此女不置。越數日，身熱頭痛，家人莫喻其故，紛紛爲謁醫，然徒增憂懣。後來一嫗，自言知醫，因延入。嫗請屏左右，謂予曰：「請相告，或能爲力也。」予憇於啓齒，惟唏然而歎。嫗曰：「第告我，庸何傷？予療此病多矣，無不愈者。」

予於是盡舉事前告之。嫗聞言，有難色，謂「彼姝家教嚴，女亦極自矜重，不易得見。然君第靜攝，必爲力圖之，遲早當可報命。」

嫗言畢辭去。明日來，予觀其色，知事不諧。嫗果附耳曰：「予昨至女家，備述君病狀，初聞之，頗不爲怪。及道君欲一面，則大怒，立逐予出門，云不願再見。」予聞之，大失望，憂悶欲死。而嫗仍以言寬慰予。

越數日，嫗復來，言事漸有緒。予大喜，一躍而起。嫗曰：「予昨又至女所，含涕哀乞，言君病甚殆，瀕於死，皆爲女郎也，忍不一援手耶？」女曰：「汝言恐無稽。」予次第述君見灌花後一切事。女聞之，意惻然曰：「若言信否？」予曰：「何敢誑？予昨往視，彼知事不成，嗒然若喪，病益委頓。非余力慰，今且死矣。」女聞言意動，詢予曰：「汝知彼一見予，卽能霍然起乎？」予曰：「然。」女歎息曰：「此皆予過也！事已

至此，尙復何言！汝歸語彼，期以翌午來，一伸積愆，以明日爲禮拜五日，予父當出申禱。愆期，卽無望。惟將來必求婚於予父，毋易初志也。」

予是時病良已，乃以金贈嫗。嫗受金去。家人喜予疾瘳之速，然總莫得其故也。禮拜五日，予晨起，嫗來言君欲浴否。予言浴需時久，理髮足矣。乃使人往召薙匠，匠隨至，卽今所見者。

匠謂予曰：「觀君色，若久病初痊者。」予曰：「然。」曰：「上帝其佑君矣。」余曰：「願如子言。」匠嚶嚶不已。予厭之曰：「趣理髮，毋多談！」匠探囊取刀，甚舒緩。復取一測天器，徐出庭中，測日影高度，良久，謂予曰：「今爲薩法月。第十八日，距吾教真主穆罕默德離麥加至麥地拿之日六百五十年矣。且水火二星相交，適逢禮拜五日，誠大吉日也。然吾推算之，知君今日當遇一不幸事，雖不死，亦累及終身，宜留意。」

予是時心有所注，聞其刺刺不休，益不耐。怒曰：「予呼子理髮耳，安有暇與談星命。無已，請趣去，今午予有要事也。」匠曰：「嘻，君何善怒？君得我，可爲君賀。予爲報達第一薙師，生平學術淹貫，通醫學化學文學名學數學哲學歷史代數幾何天文等科，識萬物公理及各國法律，尤長於詩歌，故予實爲今日世界第一流人物。君父知余甚深，常爲余揄揚，他日子誓必保護君也。」

余聞而笑其誕，仍促之理髮。匠曰：「君以予爲多言耶？君殆未見余昆仲也，有兄弟六人，而予爲最凝靜。君若厭予饒舌，寃甚矣。」

諸君思之，予當日急欲出，遇彼嘵嘵不止，惱恨莫可舉似。即命僕取金三枚給匠，揮之去。匠急曰：「君欲逐我乎？」又曰：「曩時君父每薙髮，必召予，且談論甚歡。今君乃簡慢若此！」予曰：「然則速爲我理髮，毋多言。」

匠見予怒甚，乃手刀爲修髮；未三四下，復停刀，問予何事。亟亟。予曰：「有友以予病新愈，招飲耳。」語未畢，匠亟曰：「幸君言，否則幾忘之矣。予今日擬約菜傭豆販街卒園丁以午時縱飲，今尙未治具，奈何！」予欲急遣之，乃曰：「儘有酒食，可贈汝也；惟汝速爲予理髮。」匠大喜謝余。旋檢視食物畢，始復奏刀，而時已近午矣。

匠又邀予至彼所同飲。謝之曰：「然則與君同往何如？」予厭之甚，復力卻。匠絮聒不已，予無如何，給之曰：「理髮畢，可偕往也。」匠乃爲理髮畢，就庖取酒食。予乘間易衣急出。比至女家，見姬已門外久待，而薙匠亦在對戶坐。

予登樓與女語，未三四分鐘，聞門外呵殿聲，知女父已歸，大驚。女曰：「請毋懼，父從不至此室也。」

後聞其父答一僕，僕呼暮，聲聞於外。薙匠聞之，以爲答予也，急召集街中無賴子蜂擁至門，聲言赴救。女父聞聲出問曰：「汝輩洶洶何爲者？」匠言我主人與汝女有約，以今午會。茲聞汝答擊聲，知主人受屈矣。」女父曰：「予不知汝主人爲誰。且此間無他人至，不信，試索吾室。」薙匠不待其詞畢，卽闖然率衆入。

予急匿一箱中。匠覓得箱，掂之而重，卽呼曰：「在是矣！」負而疾走。途中予自箱墜，足爲折，此予所以跛也。當時予忍痛蹙而入小巷。匠大呼，道路來觀者益衆。予後抵一逆旅，主人素稔予，留予暫避。比創愈，予誓不與薙匠見，故攜珍貴之物至此。不圖今日復邂逅之也！

言畢，卽出。衆聞之，大恠，轉詢薙匠。則曰：「少年所言皆實。諸君試思，彼所以能出險者實予之力；不感而反欲遠予，不知其爲何心也。」繼又曰：「予在諸昆弟中爲最寡言者，而少年且謂予喋喋。今將爲諸君述，且及予所歷焉。」

① 薩法月 (Saphar)，回教月名，爲一歲之第二月。

② 麥地拿 (Medina) 與麥加同爲回教聖地，在今黑札斯東部。

薙匠言

薙匠曰：報達昔有一加利弗，名莫斯頓撒伯拉，以仁慈聞。時報達有盜十人，劫掠行旅，居民患之；官斯士者力不敵，無如之何。加利弗大怒，命邏者於回教瞻禮節前捕獲，逾則死。邏者懼，偵騎四出。至期，果盡得盜。余爾時適步於底格里河濱，見是十人者先後登舟，服甚都，意爲富豪子出遊，貿然隨其後。既登，亦未及他事。舟循底格里河行。比至加利弗宮前，始知爲盜，大悔。忽巡卒蜂擁至，盡縛盜及余至加利弗座前。余見巡卒輩勢洶洶不可當，陰念倉卒自白，將終不見信，或轉以非法加我，乃默不一語，而衆亦以余爲真盜矣。

未幾，加利弗判罪令下皆斬。行刑者命余等並肩立，余次居末，斬自首一人始，次及余。行刑者諦視良久，刃不下。加利弗見而大怒，呼曰：「吾命汝盡斷十盜首，汝遺一何也？」曰：「君命曷敢違然駢首已十人矣，身首具在，可覆案也。」加利弗躬驗之，信；詫而觀余，見貌不類盜者，乃謂余曰：「汝何來，致與盜同繫？」余曰：「余今晨行底格里河濱，見若曹先後入舟，意令節相率游泛耳，遂與之俱；而不虞其爲盜也。」

加利弗聞而大笑，以余能鎮定，不亟亟自辯白，幾受刑也。余曰：「余幼卽喜默，世寡言人未有若余者，人至以寡言名余。昆弟行凡七，余爲長。諸弟各異其生，而所遇皆厄艱。獨余泊然有以自娛，予非得哲學力不至此。」加利弗復蹶然曰：「甚嘉汝辭寡，未知汝六弟性行何若？亦有類汝者否？」予曰：「絕不類。六弟均言浮於實：長背僂似橐駝；二折齒；三喪明；四眇一目；五無耳；六病兔缺；然各有其生平所歷者。倘寬其喋瀆之罪，又何敢辭觀縷。」時加利弗色甚和，余乃歷述如下：

●瞻禮節卽婆蘭齋期 (Bairam)。

薙匠述弟事一

薙匠曰：余長弟曰培鮑克，尙僂其背，業縫人。當學成，卽自設肆，而過問者殊寥落，況至窮。肆之對宇爲業馬磨者，主人饒於貲，婦亦有姿首，弟常見而涎之。一日，弟早起啟戶，適婦倚牖外矚，態益妍媚，不覺神爲之往。婦若絕不措意者，閉窗逕去。是日，未復出。

自是余弟愈益愛慕，思轆轤無間時。雖終日事裁紉，目炯炯，其視線常注於婦居之戶牖間，手鍼而心不屬，不自知刺其指。日漸西，則盼愈亟。夜反側不能成寐。甫辨色，起延望，而杳不可見，情益惘惘。

寢則不交睫者復達旦，不暇盥沐，亟覘之。婦復倚其牖，若微覺弟意者，略無怒色，目注弟，嫣然啓齒。弟喜欲暈，迷離中亦一笑答之。婦闔窗入。弟性素鈍，不知彼特以此爲戲，卽私自慶幸，以爲彼妹真愛我也。

翌日，遣婢以繡帕裹美錦至，言主婦囑通殷勤，并煩製一衣。弟益喜，以爲彼妹將藉是爲媒介，亟曰：「諾，當盡舍諸衣而從事於此，請以翌晨繳。」於是操作不少輟，至忘食飲，晚已竣事。

明晨，婢至。弟以衣予之，且曰：「辱主賜顧，焉敢逾約。今而後儻有所命，必竭誠以副主意。」婢遂巡去，未幾又反，曰：「頃受主婦囑，幾忘之矣。主婦以君故，輾轉中夜，念君甚，特遣予起居。」弟狂喜，卽傾吐其實曰：「余以汝主婦故，不成寐者四夕矣。請爲我達之。」婢諾而出。由是弟忻慰不自勝，謂事必諧矣。未半小時，婢又攜錦至，曰：「頃主婦見汝製，喜甚。欲更製裏衣，再勞從事。」弟欲以工且速，媚婦，約卽晚告成。當拈鍼時，婦復時時自窗間窺弟。弟心蕩，作益力。晚告成，婢取衣去，凡衣之緣及手費均無所償。弟固口以縫紉所入供饔飧，至是枵然無能爲計，不得已，貸以充腹焉。

翌日，婢復來，謂「主婦在主人前譽君，今主人亦欲君作衣，是君進身機也，好爲之，必達所志。」弟益喜，隨婢往見主人。主人遇之厚，授以布，命作裏衣二十襲，成卽與餘布并繳。五六日後，磨主人又

命弟製相衣。弟製畢，并前衣送其家，冀一遇。主人詢工資，弟以二十掘勒欵對。主人命以衡至，欲權銀付之。婢怒以目，若謂受銀，則前功將盡棄者。弟會意，盡卻不受。於是大困，至不能購線縷。乞貸於余，僞言顧者多賒未給值。余量助之，始得略購餅餌，敷衍數日，僅足療飢。

一日，磨主人方工作，弟往見之，彼以爲索資來也，命償余弟值。婢適在側，以目示意，戒勿受，且謂「渠特來起居，非索資也。」主人謝盛意，又命余弟製一衣，弟又不取值。於是愛魔貪魔飢魔交戰於胸矣。

婦貪且酷，既使弟窘不能支，意猶未厭，復激夫怒，使有以懲之，設計佯召弟晚餐。餐已，言夜闌，不如宿吾家。臥至夜半，磨主人來，謂弟曰：「予驢適病，倘子能執驢之役，余甚感。」弟以婦故，不敢拂其意，諾之。磨主人以繩束弟腰，命之轉，一若驢之運磨然，稍遲卽鞭余弟後。弟呼晷問故。曰：「策汝前進也。」弟甚不樂，顧無術得脫。行五六周，弟困欲稍息，則力鞭不置曰：「速行，余需麵亟！」弟奔命疲欲死，不得少休，黎明乃已。婢來謂余弟曰：「哀哉汝也！此事皆主人意，無干主婦事。主婦與婢子頗爲憐恤。」弟至是大懷喪，傷困交集，狼狽歸家。從此絕妄想。加利弗聞之解頤曰：「若可歸，當有以犒汝。」余固請畢辭，再拜厚賜。加利弗听然似首肯者。余遂進述次弟事：

雜匠迷弟事二

予次弟名巴克巴雷，抱折齒疾。一夕行城市，遇一嫗於僻巷。嫗曰：「君稍休，有一言瀆聽。」弟止詢所以。嫗曰：「君倘願偕行，將導君達一邸宅，宅華盛莫與比。中有粲者豔絕倫，若往，必廣羅珍錯以爲饗。」弟曰：「媪殆戲言乎？」嫗曰：「生平素不作戲語，請勿疑。第隨吾往，宜寡言謹行，彼姝有所命，勿逆也。」弟貪酒食，且可觀姝麗，喜甚，卽從之行。至一大宅，僂從紛列，閤者起阻弟，嫗爲左右，始得入。嫗復謂余弟曰：「彼美喜柔和者，雅不欲人稍拂其意，能從吾言，自有佳境。」弟且諾且謝。

旋入一室，富陳設。四周爲游廊，中植卉木，景色幽靚。嫗使弟就榻坐，已入白之。飾榻之具，罔不炫燿燦爛。弟固貧者，驟視華美，目睽睽四顧，不暇觀賞。忽聞笑語聲出自內，則衆擁一麗人至矣，妍姿椽飾，畢生所未經見。弟心蕩不自持，欲前致辭道景慕，而羣侍環立，貌頗莊，不可犯。麗人行旋近，弟起逆。麗人笑曰：「得見君，令人心喜，我必償君願。」弟曰：「觀玉貌，私願已償，欣幸何似！」麗人喜余弟善辭令，謂性情必大佳，可與相處。

麗人卽命從者具饌，殺果駢陳，中多不能名者。麗人並余弟坐，衆侍婢給事於前。麗人見弟無齒，

願侍者，侍者闐然笑。弟以爲愛己也，擬以間通情款。麗人似已喻意，故作媚態，又以纖手拈食屬之，弟狂吞不復辨味。俄麗人起，侍者十餘各奏樂，餘則或歌或舞。余弟歡甚，忍俊不禁，亦蹲踞而舞。稍息，麗人命進酒一卮。酒既至，麗人先飲，次及弟。方授杯時，弟吻接其手，以顯誠敬。飲畢，麗人命弟坐其旁，以手加弟頸，微擊之。弟以爲昵已也，益大樂，欲回施於麗人，以羣侍屬目而止。而麗人擊弟頸不已，且甚力。弟覺痛楚，微慍不敢言，乃坐稍遠以避之。嫗以日語弟，若咎其違約者。弟悟，不得已，仍傍麗人坐；意怏怏，又不敢稍形於色。麗人於是恣擊予弟，至千數。羣侍有彈其鼻者，有拽其耳者，有拍其首者，喧笑紛擾不已。

時余弟均忍受之，睇嫗亦相從狂笑，若反以爲樂者。嫗又私慰弟曰：「姑忍之，行將入佳境矣。」麗人又謂弟曰：「我極擾君，而君不慍，君性情蓋可知矣。」弟曰：「自見卿，自由之權不復屬諸余矣，敢不惟命是從？」麗人曰：「甚善。」卽呼侍者取香水及玫瑰露來。俄取至。麗人以銀瓶中玫瑰水灑弟面，弟復大樂。灑竟，麗人命復奏樂。又令一僕與余弟偕往，囑曰：「汝當如我命，畢事再與若來。」弟詰嫗曰：「究欲我何爲耶？」嫗耳語曰：「主人性好戲，欲去若鬚髯，並畫眉作婦人裝，以爲娛悅。」弟曰：「畫眉或勉爲之，去鬚則惡可。余豈能童其顏以見人乎？」老嫗作色曰：「汝又違我言矣。若此固

執，安望得佳遇？愚哉君也！人愛君，至不惜獻其身，而君轉惜此無用之于思，棄終身之愉樂，真令我索解不得。」弟意轉，即隨僕至一室。僕塗其眉作紅色，又去其鬚至盡。弟雖心曠，亦無如何矣。

既畢，衣余弟以婦人衣，復導至麗人處。麗人見之大笑，衆鳴掌以應。弟性忸甚。麗人起言曰：「吾生平耽跳舞，汝能以跳舞博吾懽，予必更愛汝。」弟允之，於是廁衆中與爲跳舞。衆皆大曠。衆乘間多以足蹴余弟爲戲。弟痛仆。嫗挾之起，耳語曰：「君勿怒，已苦盡甘來矣。一事有求於君，亦戲耳，願君勿卻。蓋余主醉後，不容所眷者近，必盡褫外服，與繞廊競走，逐而得之，然後事可諧。君當讓主先行若干武，君矯捷健步，必易逐得之，盍速解衣。」哀哉，余弟不悟，以嫗言爲可信，竟從之。麗人弛服，留窄衣約束，先二十舉武，命弟追之。麗人走甚疾，弟岔息不能及。麗人繞廊三匝，至一黑術。弟前奔不已，忽不見麗人。弟亦力盡，見黑闇中有微光外射，跡之得一門，啓而出，戶即砰然闔。

余弟驚顧，尙欲覓麗人蹤，不知已在衢路中矣。居人皆業皮工，見子弟赤其眉，無鬚髯，女飾，僅著裏服，目瞳然，狀甚醜怪，則相與鼓掌大笑，或從其後以皮繩擊之。適有一驢過，衆縛弟著驢背，游行城市。市中又鳴之官，言適見彼自相第出，形奇譎可疑。官命杖一百，逐出境。弟蓋不知大家眷屬，多設方略誘少年爲戲，駭不更事者，往往入彀中，而余弟適罹此困，悲夫！亡幾何而有予三弟之事：

薙匠述弟事三

巴培克者，予三弟也，目盲，貧無以生，流爲丐，沿門乞食。每叩門，不啓，雖終日不去，叩益力，必啓而後已；未啓時，門內人詰爲誰何，則瘖不發聲，雖百千問，無一答也。

一日，弟至一家，叩戶。內問爲誰。不應，叩如故。再問，仍不應。如是者三。內不得已，關戶。見予弟問故。弟向之乞食。主人曰：「汝盲者耶？」曰：「然。」曰：「然則以手授余。」弟意將給食也，卽授以手。主人竟執其手登樓。旣登，命之坐，問所欲。弟曰：「無他，飢欲食耳。」主人曰：「否，吾欲禱上帝，使汝目復明耳。」弟曰：「然則何不早言？」主人曰：「頃叩門時，吾數問不一答，必欲勞吾步。吾實告子，無物給汝也。」弟曰：「若是，無多言，速扶我下。」主人不應。弟不得已，摸索下樓，偶失足踏，傷首及腰，冒而出。主人人大笑。

是時適二盲丐行經其地，聞弟冒聲，止問之。弟告之故，并言今日尙枵腹，且曰：「盍偕我歸，取所儲資備夕食乎？」二丐諾，於是攜埴偕行。

豈意弟所叩門乞食者，乃胠篋流也，性惡而狡，自牖間悉聞弟及二盲者語，卽下樓，尾之行。未幾，

三人至一老婦家，卽余弟居處。弟曰：「請留意，無使外人入此室。」儉聞之大駭，適見一繩自梁下墜，卽手握之，旋而上，踞梁間。三人者閉門持杖大索，不得，始稍安。儉乃自梁下，默坐余弟旁，屏息以伺。三人既信室無他人，乃相與談私事。弟曰：「辱君輩以所得之資相託，實未嘗幾微妄動。前末次核計，共得一萬掘勒欵，分儲十囊，煩二君一檢。」言畢，探手入破裂堆中，出十囊，授二丐。二丐極稱余弟之誠，於是各啓囊取掘勒欵十枚，取畢，弟仍藏十囊如前。一丐曰：「余今日所乞食足供三人之需，可無庸更備矣。」言竟，手囊中取麵菓乾酪諸物共食之。儉則私擇佳美者大肆咀嚼。弟微聞其聲，呼曰：「聲何來？」中有一生人矣。」突起擒儉，以拳奮擊，二盲者亦助子弟。儉力閃避，呼號之聲達於外。鄰聞之，破門入問故。弟言捕得一盜。是時儉亦閉兩目，僞爲盲人也者，曰：「若謊言耳。予輩四人，夙同居。今若曹欲乾沒余所存款，復共起而毆余。」鄰乃挈四人至官所。儉曰：「主司一方事，曲直惟鑒判之。余非不自知其罪，願曾立誓，不受刑不言。」官乃命隸鞭儉。儉忽張口視，求免罪。官異之。儉曰：「能免我刑，當縷述不敢隱。」於是官命止刑。

儉乃言曰：「我曹四人，名爲瞽，實非瞽者。所以僞爲者，特藉以陰行其私耳。故往往入婦人室，利其弱而惟所欲爲，屢有所獲，以是積掘勒欵一萬枚。予自念爲不善非良計，欲痛改前非，與若輩絕，故

向索予之二千五百掘勒欵。而彼三人欲侵吞予貲，不允予請，反痛扶余，可以鄰里爲質證也。主如重責彼三人，彼三人必無從狡辯，將自輸其罪矣。」三丐方欲陳訴，而官已信偷先入之言，卽厲聲訶斥曰：「惡徒！乃敢佯盲入人室，罪不追！彼方悔過，而若輩復圖沒其資，阻彼自新，尤法所不容者。」子弟大呼曰：「若人之言妄也，主毋受其欺。嗚呼，上帝實鑒臨之！」

官馮怒，不之顧，各予杖二百。偷又謂三丐曰：「予實不忍見同類受此慘境，盍張目自白罪狀，庶邀末減乎？」又謂官曰：「姑宥之，取一萬掘勒欵來，以爲左證。」從其言，果得一萬掘勒欵，而以二千五百枚給偷，餘則官自取之。判三丐皆遣戍。予聞此事而悲之，欲白弟冤，恐官護前，子弟將重得罪，遂中止。

述竟，加利弗爲之軒渠，命予進言四弟事。予乃更述之：

薙匠述弟事四

予弟之居第四者曰愛爾柯時，眇一目。請述其眇目之故。弟業屠，有絕技，能聚衆牡羊，令互相搏鬪爲娛戲。豪商富族多樂觀之，均欲其奏技，恆與之往來，且有盛畜牡羊，使子弟專指揮之，俾鬪觸嫺

熟，以供覽玩者。而諸屠羊之肆，舉肉之美，亦無出弟肆右。弟用是多私畜，每不惜重資，購肥牡焉。

一日弟在肆，有老人來，白鬚彪彪然，購肉六磅，付值去。視其錢，光澤精美，似新製者。弟甚愛之，別儲一篋。自是老人日來購肉，每購必六磅。弟亦日別儲其值。

若是者凡五月，弟適欲購羊若干頭，價不足，擬取老人錢益之。比啓篋，則非錢，皆紙片也。弟駭恚大呼，聲聞於鄰，爭來問故。弟備述顛末。衆藉藉稱奇。弟涕泣禱曰：「願上帝速使此奸惡妖詭之人來！」言甫畢，卽見老人自遠至。弟亟犇逆之；又顧衆曰：「諸君其助我，請速爲我聲其罪！」且呼且述其事於衆，而老人洋洋然聲色不動。漫應曰：「嘻甚矣！汝乃於衆前辱我。汝忘汝罪乎？汝不自省而欲困我，我必報之。我非詭辭乞宥者，特爲君計，殊不利耳。」弟曰：「予生平無詭計，不幾微負人，自信無疵可指摘者。汝將何以毀我？」老人曰：「然則汝其殆矣。」卽謂衆曰：「諸君殆未識若人之險惡乎？彼屠而沽者，人也，非羊也！」弟大呼曰：「安有此事！」老人曰：「予頃與相語時適見之，刃斷吭，與人無殊異。倘不信，往試觀之，是非立判矣。」

先是予弟曾剖一羊懸諸肆，聞老人言，故坦然；而衆則不能無疑，急欲驗然否，則迫予弟釋老人。比往，則裸而懸者，儼然人也，喉斷，血漉漉，如老人言，蓋老人用魔術以致之者也。衆受其欺，譁然冒予

弟，有以拳痛扶予弟者，曰：「不良哉愛爾柯時，乃令吾曹食人肉！」老人亦以足踢予弟，適中一目，目遂眇。

衆勢洶洶，猶不已，取人肉，攤予弟至官所。老人首白事曰：「此屠以人肉僞羊售諸市，罪當不赦，請置之法。」弟力辨其誣，并述老人紙錢事。官以言無左證，而人肉則固爲衆目灼見者，立命杖五百，使乘駝游於市以示儆。三日後，屏之出境。

時予適未在報達，而弟被逐後，復懼禍及，擇僻地避之。比創稍瘥，偶入城，城中無識弟者。弟以爲此可安居矣。獨處漣漣，散步郊外，忽聞喧譁聲，有馬隊羣至。弟覺有異，亟潛入一室而鍵其門。詎室中突出二人，若紀綱狀者，徑前按弟項，反接之曰：「嘻，上帝佑我，君乃自來！疇昔之夜，若輩肆擾達旦，今來就縛大佳。」弟曰：「素不相諗，公等得毋誤耶？且余甫至此，烏從於昔夕擾公等？」二僕曰：「若輩爲盜，既劫我主財，復思戕其命，罪大惡極矣，尙奚諱！曩持以恫喝之利刃，諒具在也。」言訖，搜弟身，果得一刀。二僕呼曰：「此刀卽盜證，尙何遁飾！」弟曰：「佩刀常事耳，以此爲盜據，何也！我將述我所遇。恐聞之，當憫余不幸耳。」因歷述老人事。二僕仍不信，褫衣，欲撻之。見背有創痕，斥曰：「賊！凡善類安得遭鞭背，汝必見獲而免脫，是老於盜者。」遂拳足交下。弟投地乞命。二僕仍不動，卽繫弟付有司。有

司詰予弟曰：「汝何故操利刃侵入人室？」弟泣訴曰：「噫，人孰有如予之不幸者！請述一二，乞明斷。」隸卒呼曰：「彼老於盜者，雖喋喋，復誰欺！」卽袒予弟背以示。官不復問，命力鞭予弟肩至一百；游市曹以懲來者。弟於是再乘駝行市矣。旋復驅逐之，不得逗境內。有以此事告余者。余覓得之，與同居，乃力濟其厄。加弗利聞予言而憐之，欲贖余物，使余返。予曰：「予尙有弟二，所遭益詭幻，請畢述之，以供一噓，當不厭聞也。」

薙匠述弟事五

予諸弟中以五弟愛奈斯加爲最懶，每日不事事，常勺食於人，不爲恥。予父歿，遺產銀七百掘勒欵，予兄弟七人各得一百。愛奈斯加驟得金，則大喜，思一善用之法。躊躇積日，始決計往購玻璃器以博利。旣購，悉置諸筐，設肆坐其中，脊倚壁，筐陳於前，以待顧問。

時予弟兩目注筐，口喃喃自語曰：「予筐中各玻璃器共值一百掘勒欵，予之財產盡此矣。我以此獲售，當可得二百掘勒欵。復如前購以售，則可得四百掘勒欵。由此遞推，至四千八千掘勒欵，亦復易易。尙積至一萬掘勒欵，予不復爲玻璃商矣，易而售鑽石珠玉，獲利當倍蓰。乃置良田廣宅，盛僮奴，

羅姬妾，集樂工及善跳舞者，數張宴爲娛樂。上帝知予富，必佑予，慮吾用之不足，必資予十萬掘勒，以資揮霍。爾時予富，得王侯，聞維齊女才色雙絕，卽以千金媒聘之。脫維齊不允，則決計篡得之。要之維齊，豔予富，當無不樂從者。

「旣與維齊女結婚，乃選最美之宦者十人侍左右。予起居尊嚴，亦如王侯等。乃命誠日乘駿馬游行衢市中，障泥以金爲之，飾以珍珠寶石，纓轡稱是。騎從導前，俊奴執供具擁於後，路人皆避道。至邸，貴族之見予者皆敬禮有加。乃歷階上，給事者翼然兩行側立。維齊行親迎禮，坐予前，示敬意。予旋使二僕各持千金置囊中。予先取其一奉維齊曰：『以符前約。』又奉其一曰：『以是贈公。』是時觀者千人皆嘖嘖讚歎，壯予之高情豪概，謂振古無倫。而愛奈斯加之名乃廣播於全世界云。

「旣畢盛禮而歸，予妻見予紆尊謁其父，遣使謝禮至恭。予以美衣一襲賜之。俄頃，妻以珍物獻。卻不受。妻非予命，不得擅離室。凡予至，必肅迓，行最敬禮。予室中陳設罔不備，璀璨陸離，炫耀人目。予入則箕踞巍坐，不見喜怒之色，亦不左右視。予妻則嚴妝橡飾，鵠立予前，予若罔覺者。婢隄白曰：『夫人待命久，未辱主一語及，誠惶誠恐。願稍假以顏色，賜之敷坐，惟主命。』余仍不答。衆益懼，俯伏予足前，竊竊哀之。予乃略屬目，仍作睥睨態。衆以爲予妻之衣不合予意，則爲易更美者。予亦易華服，富麗出

其右。衆爲子妻緩頰如前，子略不措意。蓋必先示之以威，使後日恆恭順將事也。

「後子取金五百枚分給諸婢，遣之出。子妻先就寢。子登榻，終夕背向不一語。翌晨，子妻卽以子倨傲狀白其母。母來謁子，執禮至謙，下以吻接子手曰：『請勿遐棄子女，子女之情實鍾於君。』子不答。母懼甚，跪伏子前，以吻接地曰：『子女未嫁前從未與外人接，今不得於君，乃若是，彼懊喪不可狀。願垂意憫恤焉！』」

「其母見子仍漠然，乃以葡萄酒一卮使子妻持之，謂之曰：『以此爲敬，彼必不汝拒也。』子妻乃持酒，戰慄立子前，涕淚交下。子仍不顧。子妻曰：『我之愛主，我之靈魂，願恕我，盡此卮！』聲哀慘不可聞。子昂首不語。子妻不得已，卮傍子口曰：『強飲此！』子厭之甚，卽手批其頰，並力推其體使去。子妻驟傾仆，直墜榻底……」

當子弟幻想擊妻時，以兩手力作勢，適中筐。筐傾轉於路，駭然一聲，而玻璃器盡碎矣。

鄰有縫者，聞子弟恍惚自語，又見其筐之覆也，不禁大笑，嘲子弟曰：「汝真忍人也，如此麗人，且貴家女，而爲汝婦，乃始終固拒，至彼涕泣待罪，竟絕無憐憫心，不近人情，乃如是。假余爲維齊，必鞭汝百，肆諸市，以懲汝。」

予弟聞之豁若夢寤，既自怨，復自悔，不覺撫膺大痛，悲聲四達。是日爲星期五，環而觀者若堵牆，有憐其愚者，有笑其癡者，指目並集。弟非復如自語時之驕心盛氣，乃愧痛自搏，無地可容。俄一少婦乘健騾得得來，鞵轡華美。聞予弟事，甚憫之，命僕以金錢五百枚給予弟。弟大喜言謝，遂閉肆歸。

弟陰念不幸中得此巨資，豈非奇遇。忽聞叩門聲，詢之，聲絕似女子。啓則一老婦入，素不相諗，猝謂弟曰：「吾來微有求於君。比祈禱之時至矣，吾將沐浴從事，賜水一盂可乎？」弟念其老，雖不識，未卽拒之，諾而予之水。歸坐數金錢，往復數四，旋取一修而窄之囊貯之。而老婦祈禱畢，又伏弟足前如禱上帝然，且深謝予弟之惠。

弟見其服甚敝，執禮恭，以爲是乞錢來者，取金錢二與之。婦大詫却步曰：「君何意以我爲乞耶？請收入，予無所用此。予隸城中一少女家，少女美姿首而饒於資，我安用乞爲？」予弟聞之，心又怦然動。問：「有因緣得一見少女乎？」曰：「不特易覲面，卽欲妻彼亦非難事。君有福，渠得歸君，渠財盡歸汝有矣。盍以資從我行？」弟貪慾兩念交熾於中，不復審真僞，貿然取囊金從之去。

俄至一巨室。老婦過戶，一希臘婢應聲出。婦導弟入。內一廳事，庭除廣潔。婦令就坐，地涼爽宜人。老婦入白。未幾，一麗人盛裝出。弟驟見之，心搖神奪，相與比肩坐，道相見樂。旋攜手至一室，促膝對話。

麗人起立，言有事，片晌即來，請復待之。既去，則一黑人闖然入，形甚偉，手劍，怒目視弟，叱曰：「汝至此何爲！」勢洶洶欲擊。弟驚絕，猝不能答。黑人卽褫弟衣，攘弟金，又劍創弟體數處。弟仆地不能起，黑人以爲已死矣，命希臘婢取鹽至，偏塗傷處。弟痛不能忍，不敢呼暴，仍佯作死狀。後二人去，老婦復至，曳予弟足至一所，狀類地穴，啓門投入。弟暈絕復蘇，見穴中尸纍纍，度皆若曹所殺者。傷處轉以鹽敷，得不死。弟困不能興，越二夕，始起坐，乘夜抉戶出穴，隱庭中。黎明，見老婦啓關出，弟亟遁。狼狽至予所，具述所遇。

予爲之謁醫匝月，創愈。弟卽欲報此老婦仇，取一巨囊，約可容金錢五百枚者，而實以玻璃屑，藏諸身，復暗挾一劍，易裝爲老婦狀，晨立途中伺之。果又見老婦于于來。弟佯爲婦人聲，前曰：「予波斯人，適至此，攜有金錢五百枚，欲假一衡權輕重，苦無相識者，姆能假我否？」老婦曰：「大佳，予子，錢商也，可借往，使權之。稍遲，彼將他出，其亟行。」於是弟隨之，直至前所見之巨室，啓門者仍希臘婢也。

老婦命弟候廳事中，己則往呼其子。未幾，黑人僞爲其子出，謂弟曰：「我爲汝權金。」言畢，導弟行，意將乘間殺之。弟卽潛拔劍刺黑人頸，斷其首，投屍於穴。希臘女以盤取鹽來，見予弟去，面障執劍立，盤驚墮，返走。弟矯捷逐得之，刎以劍，頭落。老婦聞聲入，弟擒而怒叱之曰：「惡婦！識我否？」老婦殼

棘對曰：「君爲誰？」弟曰：「汝尙憶曩昔與汝水沐浴之人乎？」婦投地乞命。弟不顧，殺而支解之，時所存僅麗人，老婦輩之死，尙未之知也。

弟大索良久，得於一小室中。麗人大驚求宥。弟諾之，詰何以與諸惡人居，甘爲之役。麗人曰：「予本富商妻。此老婦時來見予，予不知其詭，不復疑。一日，老婦邀予赴宴。予易華服，攜金錢一百枚往。既至，爲黑人所禁，不得出；忽忽已三年矣。爲詭惡事，實非我願，迫於兇暴，無如何耳。」弟曰：「黑人數數以取貨殺人，想所得必富。」麗人曰：「誠如君言，若能攜去，則喫著不盡矣。」因導弟至一室，篋匱駢坐，中燦燦皆黃金。弟大驚喜。麗人曰：「汝速使人來取之。」

弟亟出，呼十人偕往。至則門大闢。趨藏金所，蕩然無一匱存者。蓋麗人甚狡猾，給弟出門，卽運金他往。弟失望，括室中物，凡可取者無一遺，值亡慮五百餘金。出時，忘闔戶。隣里見之，疑有異，遂鳴諸官。翌晨，予弟卽爲邏者所得。弟賄以金，不受。塗遇故友，爲解說，亦不聽。至官，吏曰：「汝必告我以得之之所。」弟曰：「我固不敢隱。惟請先許我勿加罰。」從之，弟乃歷述其事，並言移室內物者，以償所失五百金之值也。

吏卽命役至弟家，盡取諸物沒之。又命弟速出境，後不得再至此城，違則死。吏之所以遠遺余弟

者，蓋懼以其枉判事上諸加利弗也。弟卽倉皇出城，擬卜居他邑。途復遇盜，盡奪其衣裝去，至不能蔽體。予聞，亟以衣往，覓之歸，款待如他弟。

薙匠述弟事六

予既述五弟事矣，所未言者，尙有六弟之歷史在。六弟名斯加開培克，病缺唇。自得予父遺產銀一百掘勒欵，勤操作，初頗能自給，後漸顛窘，以致乞食。然其乞頗殊別，必先賂大家之僕，以出入於其家，因之得主人憐，而日有以濟。

一日，偶經一巨室門，僕從甚夥，卽前問爲誰氏。閤曰：「汝胡此問？孰不知此爲巴米息特宅耶？」巴米息特者，素慈善，名播遠近，予弟亦習聞之。卽向閤述來意。閤曰：「其入室，當不汝阻。汝往見主人，必能償汝欲。」

弟深感謝，卽側足行入內，重廊複閣，不知孰爲巴米息特之室。旋達一屋，形正方，髹塗精美，陳設極奇麗。旁闢門，門外花竹靚雅，道皆砌彩石，陸離光怪。門洞闢，簾周垂蔽日。執事者視所向，日光不及，則鉤簾引風入。

弟顧而樂甚。更進，至一廳事，承塵雕鏤，青黃爲飾。一白鬚老人踞榻坐，意必主人巴米息特也，詢從者，果爲主人。巴米息特以手召弟前，問所欲。弟曰：「主乎，予窶人也，窮無所依，故昧然至此。願憫其困絕而援手焉！」聲哀惻，足以動老人。

巴米息特聞弟言，以兩手置胸，示哀憐意，曰：「我居報達有年矣，而有貧厄若汝者，竟未之知。」予弟聞之，謂難得老人憐，必有厚賜矣。而巴米息特乃曰：「我殊不忍遺棄汝。」弟蹙然呼曰：「予自晨起，迄未得食。」巴米息特作驚詫狀曰：「噫！君此時尙未進膳，盍早言？必飢欲死矣。」卽疊聲呼僕取水來盥手，實無僕無水。而巴米息特則兩手於空中相摩若洗盥者然，謂弟曰：「請濯手。」弟意彼偶戲耳，既有所求，未便拂其意，亦以兩手摩擦效其狀。

巴米息特又呼僕曰：「速以食來，不耐久待矣。」實未有食，而彼卽兩頤大動，宛若食在其口，咀嚼有聲，並謂予弟曰：「君枵腹久矣，請勿過謙，以快大嚼。」予弟不得已，答曰：「食盡矣。」巴米息特曰：「汝啖麵包，佳否？」弟佯答曰：「佳，夙昔未見有精潔若此者。」巴米息特又勸之食，且謂此麵包實以重價得之，計需金五百枚。又盛稱其女僕製麵包，實無與匹。弟唯唯而已。旋聞其又呼僕曰：「速取他食物來。」卽謂弟「汝嘗此始知其美，此大麥與燔羊肉也。」弟曰：「美甚，予方大嚼不輟。」曰：

「君既嗜此，盍飽食，勿使虛設。」既又呼取鵝來，須臾以甜醬，並取乾葡萄無花果酸棗豆蜂蜜諸物，謂弟曰：「此鵝殊肥美，今特一翅一脰耳，汝當食之盡。將以次饗其他。」弟飢火上炎，且聞老人道諸食品之美，饑涎溢吻，愈不能支。不得已，仍佯爲吞咀，冀以悅老人。而老人尤極口稱小羊，謂「饒以樞實，故味勝常畜者。余爲口腹計，不憚求精。君舍余所，必無由食此美饌。」乃作白取一瓣狀，以一瓣虛置弟口，謂弟必醋嗜之。弟無如何，舐舌稱美。巴米息特曰：「予思食譜中膏腴之味，莫有過於此者。」弟曰：「然。」巴米息特曰：「尙有肉醢，君試評之。」弟曰：「精絕。」巴米息特曰：「是中輔以丁香荳蔻薑椒諸品，雖融合，尙一一可辨。君必併量食，勿負此精製也。」言次，復命僕再取肉醢來。弟心煩甚，曰：「予已飽德，不能再事刀七矣。」

巴米息特曰：「然則少食菓餌何如？」乃少待數分鐘，若俟僕整理食案諸物者。巴米息特復曰：「此杏仁新收，味絕佳，盍食之？」遂僞爲脫皮投口狀。又謂「餅飲餠果備具，任掇食之，勿見外。」於是虛握若有所贈曰：「此蜜果，善消導。」弟佯受之曰：「香逾於麝。」巴米息特曰：「此果爲家製，與得自市肆者迥殊。」復授弟。弟曰：「腹果矣，雖有佳製，惟心受而已。」

於是巴米息特曰：「盛哉斯會，既飽食，安可不飲酒。汝喜佳釀乎？」弟曰：「君請恕予，予夙有酒

戒，卽涓滴不能飲。」巴米息特曰：「何拘謹乃爾？余幸得君，必共酌以志雅集。」弟曰：「本不敢違盛意，惟量隘，需醉恐失儀耳。能以杯水代，幸甚。」巴米息特執不可，卽命取酒來，僞爲啓瓶，瓊白飲狀，更虛酌以酬弟曰：「請飲此爲我壽，且爲我品此釀醇美否。」弟佯受盞，側睫引鼻，若察色，若辨香，然後就口，貌爲欣喜曰：「味甘而性和，尙非厚而烈者。」巴米息特曰：「予貯酒甚富，不適口，請易之。」而呼換酒。旋復僞爲斟酌，自飲並飲予弟。若是者連釀不止。弟飢渴欲絕，不復能再耐，卽佯醉起，扶巴米息特仆地。欲再肆擊，而巴米息特執予弟手曰：「汝病狂耶？」弟愷然曰：「君賜食已足，乃必強余以飲，吾先白君，恐酒後失儀也。余不任酒力，其恕我。」巴米息特聞言，鼓掌大笑，謂弟曰：「予乃今知汝性質之美。予久欲覓一善性者，不可得，今於子見之。予之所以虛作飲食以困汝者，無他，試汝耳。今將與汝爲莫逆交。深喜君能堅忍，始終不貳。予甚敬君，願君主我家。茲當以眞食相饗。」卽鳴掌數下，旋有數僕自外入。主人命取餐。瞬息間，進饌者魚貫至，其品類烹飪，皆巴米息特前所口舉者也。至是予弟始飽啖，並痛飲。諸侍婢媵容麗飾，環而作樂，繼之以歌。又易弟以華服。雅意周旋，惟恐不至。

巴米息特知予弟才而誠，數日後，命弟理家政，出入一委之。如是者二十年，未嘗有違言。及巴卒，無後，遺產入官，並沒予弟所蓄。弟貧甚，無以自存，乃隨衆往麥加乞食於瞻拜者。中途復遇盜，掠所有，

並執弟去。

予弟爲一盜脅作奴，盜日笞之，冀速其資贖也。弟曰：「予旣爲君奴矣，惟君所命。余窶人子，安有贖我者？日笞我，無益也。」詞甚哀，而盜不爲動，且因所欲不遂，怒以刀斫予弟唇，唇遂缺。

旣而盜出劫，留予弟於家。盜妻頗有姿，百計媚弟，欲與之私。弟懼禍，恆避不敢近。而盜妻奪予弟，見必與戲，久而成習。一日，不自覺於盜前爲之。盜疑弟私其妻，大怒，痛責。以駝載予弟，放之荒山之巔。凡至報達者，必道此山，有人見而告予，予設策拯之出，與余共居。

加利弗聞予言，忽局局然笑曰：「汝聲爲寡言，而喋喋言汝弟事，予實不願再聆汝語。汝此後不得入此都！」數年後，加利弗死，予乃歸報達，是時予六弟均物故矣。

當予之歸報達也，途與此跛少年值，拯之出險。詎少年忘予德，絕予而遠颺。聞其去報達矣，不知往何所，遍蹤跡之。歷時旣久，始於此相遇，誠出意外。而彼毅然絕予，則非予所逆料也。

薙匠自述畢，衆皆以少年言不誣，擯薙匠不與宴，而餘人則極歡而散。時日將墜，當末次祈禱時，予匆匆歸肆，橐駝卽以此時來，似有酒所。此後諸事，陛下已一一得聞矣。予曹生死，幸陛下決之。

蘇丹聞之，色稍霽，謂諸人曰：「聆汝等所述，獨跛少年及薙匠昆弟事最奇特。欲於未瘞橐駝前

一見薙匠，償好奇之願。薙匠居此都，不難致也。」卽命縫工導其從者往覓之。頃之，薙匠至，年可九十許，鬚眉皓白，大耳修鼻。蘇丹見而齷然曰：「知汝多異聞，盍述一二。」薙匠曰：「當如君命。敢問醫商諸人胡皆集此？」曰：「此事不涉汝。」薙匠曰：「不然，余與此事實有關係。予固素以寡言名，非好爲刺刺者。」蘇丹益奇之，乃告以橐駝事。薙匠搖首若不甚解者，曰：「事固奇，予願再驗橐駝之屍。」言畢，卽趨近屍，就地坐。以橐駝首置兩膝間，細察之，乃狂笑仆地，若忘其在蘇丹前者。須臾起立，尙吃吃不休曰：「人死不能無故，凡歷史之宜書以金字者，其此橐駝事耶！」

衆目注薙匠，意非滑稽則病狂。蘇丹詰之曰：「汝曷爲狂笑？」曰：「予敢決言橐駝未死，尙有一息在。予若不能生之，則甘受愚名而不辭。」言竟，出小篋，儲藥多種，蓋攬備不虞者，檢止痛劑，擦橐駝頸。良久，復以具啓其口，箝前所鯁之魚骨出，舉以示人。見橐駝手足微動，俄張目而甦，若證其重生者。

橐駝死一晝夜矣，絕不見有幾微生氣，而薙匠竟使之復蘇，神乎技矣。蘇丹大奇詫。衆注目視薙匠，無不嘖嘖稱道之。蘇丹喜薙匠之具此神術也，命以金字書其事，俾傳之後世誌不忘，而以縫饌醫商諸人事附之。各賜錦衣一襲，使衣衣而出。別以多金賚薙匠，養其天年，並留與同居以重之焉。

●以上皆縫工於蘇丹前所述跛少年及薙匠之歷史。既畢，即補述橐駝事如下。

●縫工自謂。

●即拔散謨 (Balsam) 樹脂。

史希罕拉才得既述以上各事於蘇丹前，即緘口不語。其妹定那才得見姊述畢，語之曰：「姊所述均縝密有致，而以薙匠活橐駝事爲結束，尤覺奇特，蓋予初謂橐駝已真死矣。」蘇丹曰：「朕亦深喜其奇特。即薙匠昆弟所歷，亦極談詭。」定那才得曰：「予尤樂聞報達跛少年事也。」史希罕拉才得曰：「予以陋質待罪，不觸天怒，幸甚。主上倘惜蟻命，俾苟延殘喘，尙有變幻離奇，述之當不減橐駝諸事之饒興味者。」蘇丹於史希罕拉才得所道，既無不傾耳樂聞，茲聞其復欲敘說他端，度必有可聽者，因從其請。晨興，祈禱畢，即入朝。翌晨，定那才得請姊如約，乃復述：

龍穴合窠記

昔加利弗赫倫挨力斯怯得在位時，報達有醫士阿波海生愛勃宰侯者，美丰儀，有智諳，而性謙藹，復饒於財，當時士大夫咸傾慕之，加利弗亦深倚任。時加利弗有豔妃，寵冠掖廷，起居一切，慮弗當

妃意，以宰侯左右之。凡妃所御，悉使宰侯爲之供張。而宰侯亦以妃得主寵，曲探其意旨，先事而辦，罔不胥飾；由是得妃驩，而加利弗之眷宰侯者益隆。於是公卿大夫世家貴胄爭奔走出其門，車馬相望於道，勢可炙手熱矣。

宰侯既廣結納，尤深契者爲亞伯赫生挨力朋比客。比客本波斯王族，迨墨蘇孟滅波斯，乃流離至報達，貌都胸無崖岸；善談論，聽其言娓娓不倦，柔曼蟬嫣，聞者爲之心醉。資既英敏，立論務極高曠，然必先自貶抑，惟恐或露圭角，招譽尤；其恂恂自抑又如此。以故衣冠歸之，與宰侯尤沈瀟無間焉。一日，比客過宰侯，見一麗者，乘白驃來，女侍十，簇擁之，皆以紗翳面，意度嫺雅。復睨麗者，則欹坐錦鞦間，腰玫瑰色繡帶，寬可四指，上綴殊珍，光煜煜四射，而姱容修態，如綵霞，如皓月，令人目奪神眩，不可逼視，迴視羣婢，殆蕤葭倚玉矣。蓋麗者以事臨宰侯家，及門下乘，宰侯迎道左，延之入。比客亦相與効殷勤，爲設金墊於座，退請妃憩，再拜而復起，侍於側。麗者以數至，無所避嫌，揭翳相見。比客斯時得審睹之，心神佚蕩，自慚形穢。麗者亦轉視比客，見雍容爾雅，迥絕倫等，不知眸之灼注，嚶寧而言曰：「子盍就坐？」比客如其命，視綫集麗者面，不復他顧。麗者亦會其意，流目送盼，屬意於比客者良厚。旋起至宰侯側，與耳語，并詢比客本末。宰侯爲詳展邦族，卽姣姣然喜，以其爲貴胄，愛益深。迺重詢宰

侯曰：「子謂彼爲波斯王族耶？」曰：「然，君波斯者乃其祖，不幸及身而國墟，流寓於此，加利弗且優遇之。」曰：「子尙爲予介紹，能屈彼作閨中友，則拜子之賜，糜百體不足以酬。」指一婢曰：「予歸，當命是婢相召，必偕比客至，俾一覽宮中景物。子慧心人，當知予意，勿辜所託。苟棄予命，以爲予憂，則怨將終其身，誓不復與子見。」宰侯素敏，知其旨，囁嚅而對曰：「天佑微臣，當不至無故啓怨於貴人，以重罪戾，謹心銘之。」麗者頷而興辭，瀕行，顧比客，脈脈若欲有語。久之，始超乘，雲擁以去。

麗者之去也，比客形神俱散，目逆而送，至香塵已杳，猶鶴立凝睇；旁觀者咸吃吃笑其癡。宰侯掖之，始覺，嘆曰：「情之所鍾，正在我輩。若人外豔而中慧，邂逅間日挑心與，深情若揭，重有惓惓於余者。別時尤隱若寄意，令人如春蠶作繭，自縛不能解。則余之神往，亦情不自禁。君輩固當哀憐予，不挪揄予也。雖然，余未款曲於若人，不知爲誰氏，子盍詳之。」宰侯曰：「彼爲斯客孟雪力赫，妃於加利弗，加利弗寵之，無與儷。」比客曰：「天生麗質，必高其位置，以示超絕。似此嬌姿，誠不媿爲六宮冠。」宰侯曰：「加利弗非惟昵愛之，且奉若帝天，惟恐不得當其意。謬以僕稍曉事，命奔走承役，其崇寵至矣。」宰侯之爲是言，蓋以妃意屬比客，而比客復屬妃，是將爲不利，故盛稱加利弗之於妃，以斷其癡念。詎比客念益堅，口喃喃呼妃名，自語曰：「斯客孟雪力赫，僕何幸得一顧！魂夢縈眷，積思成癡。予念卽不

見諒於卿，亦終不能釋。雖形銷骨化，此區區之忱不與俱泯。予惟有爇瓣香以祝，冀得身爲幃枕，長親芳澤也。」

妃之歸，於途籌策，冀與比客會。甫至宮，即命前婢詣宰侯第，趣其偕比客來。婢銜命去，比至，值宰侯以利害曉比客，勸早絕妄念，勿留戀於加利弗妃。言次，婢遽前致詞曰：「妃有召，汝二人其奉命。妃不耐久待，可亟行。」宰侯聞妃召，不暇他語，即偕婢去。比客心躍躍，亦踵之行，不復顧禍福。抵宮，則金獸銜開矣。婢導二人歷階升，入掖庭，賜坐。罽毼周列，珉礧璘布，錦氍帖地，五色煌扈，炫人目精。椒蘭之氣，郁然而起。比客斯時無異置身瑤臺璫島中。少選，侍者舁几出，珍錯駢集，勸爵良殷，婢亦屢以佳饌進。飲畢，呈金槃浣手，旋於博山鑪焚沈檀，薰衣履；又以鏤玉瓊盛百花之精，醇濃芬馥，用以潤面。修容竟，復歸坐。未幾，導往別院，屋頂作圓葩形，白石爲柱，瑩潔如玉，以金嵌種種鳥獸，形態飛動。銷金氈厚寸許，繡赤白玫瑰，圖繪之巧，欲窮極天工，幻妙奕麗，不能方狀。左右列修榻，上設花磁斑石品碧瑪瑙諸器，殊形詭製，珍逾彝鼎。瑤牕四闢，幃衣燦然。外臺上亦設坐具，供休憩。面院而蔥蒨入望者爲園。甬道砌以文石，若摛錦布繡，與室中藉地之茵光華灼發，互相輝映。徑盡則平溪接焉，澄澈如鏡，淨不可唾，參差樓閣，皆影入波中。蒙蘢幽翳間，有澗流下瀉，聲鏘鏘若琴筑。傍流有磐石，亭翼然起。中置古銅

瓶，插名葩數種，觀鮮有致。數武外則叢樹排比，清陰黛色，彌望茂密。羣鳥翔集，鳴聲下上，脆滑和圓，爽心洞耳，益令人徒倚盤桓不能置。

比客初入宮禁，裴回嘆賞，稱羨不去口。宰侯雖時寓目，覺景物之妍麗，亦樂觀不疲。忽歌女數輩連翩而至，絳綃霧縠，飛颺飄撇，姿態萬端，咸手執雲和璫瑟之屬，坐蕉椅以待召。比客與宰侯步至平臺，遙見殿閣纏連，修梯回屬，長廊曲轉，若篆籀縈迴。時禁籟沈沈，寂無人跡。二人相與槃談，暢抒心臆。比客喟然謂宰侯曰：「以子之英鋒踔厲，務爲廣遠，睹此佳麗，或無所動於中。僕則見隘識卑，固視若人爲美無與匹，寸中輾轉，忍俊不禁。竊不自揣，妄作萬一之想。或竟所願不虛，寧非美滿。自故宮禾黍，身世飄零，遭家不造，已愴余抱。乃更因情增鬱，雖觀面若山河，興言及此，我懷曷極！」宰侯慰之曰：「精誠所結，可以徹天通泉，矧深情相感，有終必遂其所志之目的者。僕倘能爲力，不敢言勞。且是宮名長樂，爲妃私第，妃有自主權，一切得隨所欲爲，無宦侍監察。妃常出游，必與盡乃返，加利弗不之間。卽臨幸，必先勅宦者傳旨，備迎迓，俾不至倉猝失儀。假此防範之疎，又何慮所期之不遂哉？姑少安毋躁，勿憂以傷人。試視妃意厚薄爲進退也可。」蓋宰侯知妃意已專屬矣。

俄婢來，命歌女奏樂。於是八音諧會，響可遏雲。俄一女斂容而歌，抑揚婉轉，含宮嚼徵。比客傾耳

以聽，百端交集，不待歇拍，卽謂女曰：「卿真解人耶！一字一聲，乃悉能道人心腹事。余迴腸盪氣，欲訴無從矣。」女接拍不顧。歌闌，更爲哀曼之音，潛氣內激，淒音外發，一字百轉，曲盡幽抑之思。比客有感於中，不覺嗚咽流涕。衆女復離立而唱曰：「皓月吐華而初升兮，與夕陽其邂逅。」蓋喻妃與比客之喜得相見也。俄婢復來，隨黑女十人，昇鑲銀寶座至，於比客所立處稍遠置之，卽退入林內。旋歌女二十人皆韶容而都服，管簫齊奏，且步且歌，分列於座之左右；又美婢十人各執具竢諸門。良久，衆女侍若羣花之團簇，擁妃冉冉出，驚鴻游龍，不足以喻，神姿照焯，一室光生，乃款步入座。

當妃出時，比客已遠睇，喜心翻倒，謂宰侯曰：「余之戀戀，實彼有以召之。一望其神光離合，卽心搖搖不自主。」遂自呼名而懟曰：「比客，子何妄！獨不慮如膏之煎，徒自苦耶？」又懟宰侯曰：「君誤我，借余至此！非紆我繾綣，直益我磨折耳。」復舉手謝曰：「此行實自至，昏瞶中誣君爲道引，余過矣！余過矣！」語未畢，淚墜如雨，哀抑不自勝，若癡若狂，百態交作。宰侯甚憐其情，至語之曰：「君不罪及，僕幸甚。僕前告君謂彼爲加利弗寵妃，正破君妄念耳。君不能自遣，卒不悟。事至此，亦惟有善自持，毋躁率，取尤戾。當仰副妃所以召君之意。妃已駕臨矣，苟悲狂若是，微特將撻罪，僕亦不能終徇君。倘必不余言是聽，雖悔何及。情爲性賊，將溺人於恨海，永無拯救。」言次，妃已至。宰侯噤不復聲。妃就坐，目專

注比客，與比客言，輒託興於物，而隱寓其心懷，脈脈然相通無間也。既互曉遞意，妃益信比客爲深於情者，雖耳目衆，未能罄所懷，而方寸間蹲蹲歡舞，自流露於眉宇，覺人生之樂，無有踰於此者。乃迴顧侍者，召歌女。女羣起至前。侍者爲移蕉椅於平臺牖下，卽比客宰侯坐處也。歌女列隊，作新月形，以次就坐。命之歌，歌音悽宕，若游絲縈空際，裊裊不能自已。

妃斯時目視比客，似令其細參歌意。比客形神俱惑，蕩思綺念，觸緒紛來，起至平臺，倚欄以聽。俟歌畢，謂歌女曰：「煩卿鼓琴，余當以歌和。」於是發激楚之聲，以寫纏綿鬱抑，其爲哀豔，音餘絃外矣。甫闌，妃復命歌女曰：「速轉絃，俾諧暉緩。」迺更作綢繆宛轉之曲，其用情尤深於比客。比客益酸心，再作歌以報妃。情至無可排解，覺悲來填膺，夜鶴秋蛩，無此淒惻，有令人不忍終聽者。

比客與妃既藉琴歌以訴懷，漸忘形跡。妃起欲入。比客知意，卽踵隨之。抵宮，卽握手相偎，不知有左右，愛情旣烈，神經易昏，不覺目眩身浮，相持俱踣。幸侍者亟擁承之，扶臥榻上，沃以香露，始悠然而蘇。妃四顧不見宰侯，急詢何往。蓋宰侯見妃昏絕，宮中紛擾，恐事洩禍及，方欲急奔，聞詢趨入。妃謝之曰：「微子，余不能與比客締交，子所以益余者至厚。自顧荏弱，糜軀不足以報摯情。」宰侯唯唯，不知所對，惟祝妃終獲如意而已。時比客坐妃側，妃顧比客，頰頰而言曰：「余方寸已亂，口不能掬余懷。君

之見愛於余，余深信君用意之篤，第君雖情重莫與匹，余以意度君，知君當不疑余之鍾情於君，不如君之甚也。所冀者以此區區之寸心，互相印證耳。君諒不至負余意，使懟怨以終身。雖然，卽兩心始終不渝，亦見其苦，不見其樂。君局促居轅下，予閉置深宮，日以眼淚洗面，實有同病相憐者。惟共矢此志，雖石爛海枯，不變旦旦之誓。倘上帝或哀憐之，俾得償夙願，則幸何如之。」比客歛歔而對曰：「卽使卿不亮予衷，不列余於沒齒不二之臣，是予不足以感動高深，亦惟自怨自艾，矧卿之於予，乃固結若此耶？予自念一見顏色，卽不復自知有生命。利劍之刃，能斷百重甲而不能斷予一縷之愛絲。所恨者，此萬劫不轉之心，不能剖以相示耳。」言際，泣下沾襟。妃亦嗚咽不能止。

宰侯以溫語勸曰：「臣不避斧鉞，敢進一言：今日得締交良友，宜如何愉快，乃出此悲苦之辭，涕沾襟袖，果何爲者！臣愚昧，誠不解所以根觸之由。夫妖由人興，恐非時之戚，幾兆於先，意外之尤，將因之而召。他日禍至，或更有勝於今茲之慘別者。春花秋月，爲日方長，後此將何以堪此。且宮禁森嚴，臣等陪輦而游，已冒不韙。倘或淹留，恐加利弗見知，罪不容逭。伏希明鑒下情，飭臣等速退。」妃嘆曰：「嗚呼！君何若是之忍也。予肝腸斷絕，不復他顧，君寧不知何絕無體卹意？奈何妾命薄，有願不得酬，悲何如也！」言畢，淚墜如綆縻，不勝悵怨。良久，味宰侯言，究不失爲忠告，色亦稍和。以目示婢，婢以果品進。

妃手拈以食比客。比客欣然承接，視果有指痕，先含以口。亦擇果呈妃，妃亦含如比客，始以果賜宰侯。宰侯以入宮久，懼爲加利弗所偵，急欲歸，卽取食之，不暇辨味。侍者撤果，以金盃貯水置左右。共盟畢，復入坐。有三婢持水精之杯，就巨罍挹美酒以獻。妃興頓豪，於羣婢及歌女中選精絲竹者十人，留以侑酒，餘悉遺去。命撫琴，自揚觶而歌，或抑或揚，似嬌鶯之嘯。歌竟，一引而盡。復斟以勸比客曰：「君苟不瑕疵予，當盡此觴。」比客大悅，接杯命婢作樂，爲歌以答殷勤，引吭按節，不知淚之泫泫下矣。歌中語意，謂不解所飲者是酒是淚云。

時比客亦盡其爵。妃復以酒酌宰侯。宰侯再拜謝。飲旣闌，妃更取歌女所攜琴，自撫絃而唱，音激以哀。比客目灼灼相顧，癡坐不知起。忽見婢倉皇入，急造膝白妃曰：「適使臣率宦，捧加利弗諭來，已抵宮門矣！」宰侯比客聞言，色灰敗，手足戰栗，疑事機已敗露。妃極意寬慰，命侍者出，姑與使臣寒暄，而自備接詔。謂婢曰：「汝羈縻使臣，余妥帖後，當諭汝，請使臣入見。」復命闔諸牖，撤園中繡畫；囑宰侯比客勿恐怖，暫藏身平臺下。自啓門出，反掩之，向花園去。比客宰侯雖得妃慰護，終懼事洩，禍且不測，蟠伏而忐忑，意不自安，狼狽之狀，亦良苦矣。

妃旣至園中，羣婢來侍。妃命撤去蕉式椅，卽入座。命傳諭前婢，引使臣。使入，宦官二十人從，皆腰

金而佩劍，遙距妃坐，卽匍匐安，鞠躬前。妃起立，詢使來意。曰：「臣奉加利弗旨，傳諭貴妃：念妃恭切，以牽於政事，不獲早臨。擬今夕命駕，望一切備如儀。」宣畢，妃俯伏遵詔，起謂使曰：「望轉達天聽，謂妃得加利弗寵命，不任榮幸，當謹俟乘輿之辱。」顧侍者曰：「速命宮人供張，毋稍疎忽。」復語使曰：「奉詔倉卒，儲待非咄嗟可辦，懼或苟簡，以速罪尤。汝其轉達加利弗，乞假以時刻，不勝惶恐之至。」使唯唯，乃率宦官退。

妃見使去，卽返至平臺。思事已至此，必速縱比客。然意戀戀不能捨，相向洑瀾。宰侯覩其狀，懼必以遷延致敗露，心益恇怯。比客謂妃曰：「予知卿迫於無如何，來與余別，予其與卿訣矣！雖然，天或哀憐予，當於予焦然若灼之胸中置一副忍耐心，俟時再申良觀也。」妃乃送比客行，且行且歎曰：「比比客乎，君於萬難撒手之時，能作此種思想，較予若茶蘼之在抱無一息甘回之境者勝多矣，予爲君幸。蓋君與予別，雖黯然終日，倘如君言，可俟時以續墜歡。予則如敝絮行荆棘中，左右挂礙，自君之去，觸景迴思，愈益悽楚，且必含愁歛怨，致殷勤於加利弗前，寧非大苦事。使君爲不能見諒者流，勢必怏怏。而予一念及加利弗之突然見迫，君之皇然走避，其惱人方寸，莫此爲甚。君之於予爲何如脆摯，予又何能忍置懷來，於接加利弗時，不改常度乎？與之言則漠然少味，徒敗人意。強憂爲歡，則如越禽處燕，

殊無戀戀情。彼於余縱竭意周旋，予心匪石，又胡能轉？此情此景，君試爲思之，其何以遣此？一言間，潛潛被面，幾不成聲。比客欲慰藉之，則中若結轡，不能出一語。且覩妃愁容戚態，腸爲之斷，惟相對神傷。宰侯急圖出宮，以二人忽悲忽喜，若得心疾，殊不可耐，不得已以割愛爲勸。正相語間，忽一婢至，息至，曰：「一時已迫，不得再遷延矣！宦官宿衛，已集宮門，鵠立俟駕，頃刻加利弗將臨。」妃乃悲呼曰：「天乎，何不顧人間苦離別而復促其時以困之乎！」泣謂婢曰：「速匿彼等閣中，閣面圍而伏，臨底格里河者，汝可於薄暮率二人自殿後出，俾得歸去。」於是持比客大哭。復急收淚斂容，往迎加利弗。此中况味，在旁觀者，猶爲之不忍設想，况身受者耶！婢導比客宰侯入閣中，囑靜俟，勿章皇，薄暮，當導汝出。言畢，闔門去。

二人隱閣中，忽忘婢囑，透閣四顧，見悉閉其牖。默思倘加利弗或宮監等突入，將於何避面，心至惶惕。俄臨園之窗，有光線射入。就窗中潛窺之，見宦者無數，手銀燭，迤邐行。後隨衆武士，擐介冑，懸劍，氣象雄厲，蓋宮中宿衛兵也。加利弗徐徐行，仗飛左右擁。時妃率侍者迂道側，宮妝明豔，音樂齊舉。妃見加利弗駕近，趨而前，望塵而伏。然妃意殊不屬加利弗，匍匐間尙默呼比客之名曰：「比客乎，使君目擊予之含羞忍垢而爲是僕僕，亦當悼予命之不猶。使斯時予膝爲君而屈，固禱祀以求，無幾微怨。」

意也。」加利弗見妃卽色喜，持其手曰：「亟起，國事鞅掌，不獲數接見，實歎且思。」相與入坐。加利弗頻就妃作喁喁小語。時宮監皆散立。加利弗出步園中，閒覽晚色，見各牖沈沈，深掩屈戌，方欲詢問，珧窗驟闌，燈炬齊明，卉木樓臺，列列呈遠近。加利弗大悅，謂妃曰：「欲顯先函，使暴吐光明，出諸意表，可謂靈心慧性，巧手布置矣。」初，宰侯與比客藏閣中，心怵怵不自寧。及隱窺宮車所至，氣象萬千，輒有天上人間之嘆。比客則心煩氣亂，惟視線隨妃左右。及見加利弗與妃握手語，則如沈身巨浸中，謂宰侯曰：「予心非木石，不能無感。余之於妃，交相愛眷，而志不得遂。加利弗騁其權力，旣爲阻，而復攘據之，是寧可忍！固非予偏仄也。憶與妃共罄情愫，樂且未央。一轉瞬間，已爲他人所有，念及此氣頽神喪，令人不克自持。宰侯，宰侯，君何以教我？」言次，忽聞加利弗方命歌女鼓琴，妃卽令度曲，皆側豔悱惻之詞。加利弗甚喜，謂妃以是致懷，誠不減夙昔之愛。而妃聞言意大怫，以此曲爲有感而發，何物加利弗，乃從而攬得之。又迫於勢位，不得不矯意承順，自憫身世，益憤憤不能平。急血攻心，陡然昏絕，幾墜於地。加利弗大驚，謂得暴疾，急命侍者扶昇入宮。

宰侯於窗隙見妃昏絕，大愕，顧比客則亦挺然僵矣。呼之不應，挽之不起，駭極。知其覩妃暈厥，心驟痛不能宣，氣壅所致。念二人精誠所結，竟若磁石之引，寧非奇事。又念方匿跡閣中，重遊此變，愈益

焦灼。忽見婢啓閣門入，粉汗淫淫，氣竭聲喘，狀若羸奔而至者。呼曰：「速來！將導公等出事不可測，殺身恐在今日。」宰侯躅足曰：「去復不能，奈何！請觀比客！」婢亟視，見氣息僅若游絲，屬色敗壞，知爲暈。卽取水噴比客面，漸蘇。俟神稍寧，宰侯謂之曰：「今日之事已危如累卵，計維速逸，稍滯，無生理矣！」比客弱不能起，宰侯及婢挾以行。至臨底格里河之鐵門，乃拔關出。河有渠通焉。抵渠側，婢鳴其掌，卽聞水際有擘音，一舟子以艇至。相將登。比客甫入船，左手遙指妃，右捧其心，戰聲曰：「卿乎！余相愛之情凝於掌，其將去。余拳拳於中，不忘卿別後鬱陶也。」言際，舟行至疾。婢沿岸送，迨渠盡，入底格里河，始返。

時比客神尙未復，憊甚。宰侯曰：「余及君居距此遠，脫卽登陸，君體弱，何能歸？況夜闌，設巡警者見詰，何辭以解？」語次，舟抵岸。宰侯攜比客就道。比客步至狼狽。宰侯觀狀益急。忽憶有友居相近，卽曳比客行。至則叩友門。友尙未寢，闢戶視，見宰侯，驢然延入。坐甫定，詢深夜何來。宰侯僞答曰：「有某甲負余多金，聞其將有遠行，恐無及，故乘夜往訪。途遇此少年，語及索逋事，惜忘居址，少年謂彼知之悉，僕強邀與偕。比向索，甲狡甚，爭辨者久之，始理屈，會計子母以償。歸途不數武，少年忽發疾，不能行。不得已蚤夜叩君戶。以君雅愛，當不吝一榻以相容也。」友曰：「君不鄙吝僕而惠然來，下懷慰甚。此

少年抱恙，秤藥量水，僕亦當分君之勞。」宰侯謝曰：「感君盛情！渠云宿疾，觸發時但安臥，無勞謁醫。」友信其言，知二人急欲休憩，卽導入寢室而下榻焉。

比客雖就枕，心亂多噩夢，屢覺不寧。默念妃於加利弗，察其狀，意殊不屬，非眷己而何？用是益倦，念不釋。宰侯素病，擇席輾轉達旦。昧爽欲告別，而友已出禱，不及待，遂偕比客歸。比客尙不能健步，抵宰侯居，力已不任，卽偃臥於榻。宰侯知其憊，使別除寢所，俾得靜攝。旋走使比客家，告之病。復慎視比客起居，勸其省思慮，善自保。然後以句留宮中之故，縷語家人，謂幸得脫險。俄而比客家及其朋戚多來探視，皆百端相慰藉。比客懷稍寬。暮，比客欲歸。宰侯堅挽以待翌日。又恐夜闌時比客復涉冥想，思所以排解之，乃徵歌選樂，冀以此遣長夜。詎比客益振觸，聞幻眇之聲，愀然欲涕。次日，病加劇。宰侯知無術回其抱，不得已，躬送之歸。且不憚委曲反覆以相箴勸。比客喟然曰：「君言良是，僕豈衰如充耳者？惜情障已深，無由抉破，綿綿茲恨，長此安窮，誓滅頂於愛河耳！」宰侯默然興辭。比客曰：「愧不能從藥石，自呼負負，惟君實鑒宥之。倘能得妃之近狀以示，幸甚。僕念其色豐福齋，當聞歌聲絕時，不知有幾許難言之隱。一經追念，五內爲之摧崩，致呻吟牀蓐間，以重君憂慮。」宰侯曰：「妃雖歷必蘇，君勿爲念。其婢尙來爲予道，卽當轉白以紓望焉。」

宰侯既歸，日兀坐以待宮中消息，久之寂然。而念比客切，復過其家。比入室，則比客方擁衾坐，色益悴；視疾者環集，有醫士三五輩，各挾其技相辯論，莫衷一是。比客見宰侯至，相視而笑，蓋喜良友之至，而鄙庸工之不識病情，徒事喋喋也。時衆亦紛紛悉退。宰侯就詢疾。比客曰：「僕日念妃不置，惟冀其康復。苦無從得息耗，意懸懸，病益日棘。而來慰問診視者相續，心實不耐，又無術拒之。聞君足音，甚喜。日來見宮婢未？妃近狀何似？願舉以語予。」曰：「婢未之見。」比客聽未畢，淚隨聲下，不勝悽楚。宰侯曰：「子何自苦乃爾？且此事君亦當祕之。泫然流頰，倘爲見者窺破，事涉宮禁，恐嬰意外之變，奈何？」宰侯雖以危言動比客，而比客仍悲不能止。頃之，謂宰侯曰：「子誠知幾者。予於茲事，但能鍵予口，而不能晴予睫，予亦不自知其所由然。倘妃或不幸促其生，予亦當蟬蛻人世矣。」宰侯急止之曰：「子勿作此刺心語！妃固在，子又何疑？息耗之寂，當由無間可乘耳。」語良久，乃出。甫抵家，而妃之侍婢來矣。

宰侯見婢面灰白，蹙然若重有憂者，知無佳耗，肺葉陡欲相擊，亟詢妃近狀。婢曰：「前別時，比客甚可危憫，望君先言其安否。」宰侯具道先後事。婢謂宰侯曰：「比客之爲妃而憔悴，亦猶妃之爲比客也，兩情固無分厚薄。予前導君等入底格里河後，歸見妃奄然榻間，昏不知人事。加利弗坐妃側，甚

酸楚。遍詢病由於侍者，而於予尤詳。懼不敢道實，僞詞以應。營救至夜半，妃始蘇。加利弗始喜形於色，就妃詢慰。妃恍惚中，聞加利弗語，卽強起坐，吮其足。加利弗止之不及。妃曰：『妾承恩幸，媿無以酬。重以瞽疾，煩眷慮，誠惶誠恐。願寬其僇，尤特吮足以報高厚。』加利弗曰：『卿心朕固知之。望善體予意，勿起居稍忽，以爲朕憂。頃間之疾，或由伺候過勞。其善自珍攝。今夕不必歸寢宮，體怯將不任勞動。』於是命侍者進酒，斟以奉妃，使飲少許，以強精力。未幾，卽別妃命駕去。

「妃乃命婢至前，詢比客情狀。婢曰：『自離宮後，久伏閣中。後得乘隙由底格里河擊舟歸去矣。』婢蓋未敢以比客昏厥事告之，慮其哀懼，觸發宿疾。詎妃聞語，卽拊心大哭曰：『比客乎！倘予終不獲見子，予其已矣！予固知子之隄，惟痛淚是承，不見予不止也。予卽欲不悲，又烏能已！』狀若酒醉，復哀極而厥。羣相呼救，有頃乃蘇。婢泣曰：『妃果徇情死，婢亦不得生矣！比客雖去，可徐圖繼見。保重玉體，正所以隱慰比客之心。他日得如願償，使婢常獲給事左右，俾仰瞻歡笑，實婢之大幸。』妃曰：『汝能婉體余意，予甚嘉汝。惟予不克強自寬譬，恐不能保朝夕，夫復何言！』時羣侍中有欲奏琴爲妃解鬱者。妃止之，命悉退，獨留婢。耿耿不能成寐，涕淚浮枕。次日返寢宮，則醫已奉詔來診，爲處劑。加利弗亦旋臨。妃意甚憎惡，雖服藥，疾轉劇。擾攘至夜分，妃始少寐。比覺，卽使婢往宰侯所，詢比客。宰侯曰：『吾

前已告子，比客之念與妃同。特尙有請於妃者，願妃強自持，勿終日戚戚。倘辭色間爲加利弗窺罅隙，則我曹不得活矣。」婢曰：「君見良是。婢亦以妃額常蹙，面有唬痕，一見知其有隱憂事，甚懼洩露，婢亦常以利害陳之。今爲君達斯言，妃卽不能自持，必不噴斥。」遂辭去。

宰侯甫自比客家歸，聞婢言，未卽往。又部署家事。迨日暮，始詣比客。入其室，寂無人。比客獨倚枕臥，與茶鑪藥鼎爲侶。見宰侯至，相謂曰：「辱敷顧，熱腸摯意，可感孰甚。曩者君至嘗艱險，實見累於貌躬，更無以報。」宰侯曰：「僕忝爲莫逆，敢惜微軀。所以數瀆者，適妃命婢至，詢君起居。僕爲君堅妃意。謂君飲食寤寐斯須不能忘妃。」兼述婢所言妃之近狀。比客聞之，懼妒悲歎交集於方寸中，若層瀾之起。是夕，宰侯留比客所。詰朝歸，遇婢於途。婢卽出簡，謂宰侯曰：「妃致意君，有尺素，乞付比客。」宰侯卽偕婢復至比客家。命婢於別室待，入見比客，齎然而笑曰：「今誠有以慰子矣！前婢已贖妃書至，待君命。」比客大喜，卽力疾起迎。先是宰侯入，侍者皆退，室無給事者。宰侯爲啓門召婢。比客欣然慰勞。婢曰：「別君後，常在念。茲有妃手書，君閱之，病當霍然已。」比客手承書，以吻吮封者數四，乃發函申紙。書曰：

斯客孟雪力赫再拜致書亞伯赫生挨力朋比客左右：禁籟一別，心魂爲勞。咫尺山河，莫杼結

輻；積思成病，遂爾嬰纏，寸中怵怵，若有所失。侍者知狀，君可見詢。緬觀嬰儀，並接緒論，傾挹之抱，匪言可據。徒以倉猝，未申藏懷。一從間隔，驚魄莫寧。雖幸無恙，離夢彌噩。位勢之迫，實命不猶。匪石難移，胡能強向？以茲躑躅，益足摧懷。憶抱情波，深逾淵澗。亮此因結，兩地同然。所願血誠，或可補恨。非惟俟間，用拾墜歡。雙心一袿，期得永好。祇嗟宮掖，僻若拘囚。華月韜沈，一息如歲。百憂叢起，泫臉終朝。自悼孱薄，誤罹鴻網。夙志既乖，願甘萎絕。以君篤摯，視息勉持。縱類膏煎，尙留灰淚。區區所矢，惟君圖之。至誠豈渝，嗷日斯在。前塵不沫，惟竚玉音。

比客得書，悲喜交集，迴環循誦者數矣，尙手持不釋，殆忘裁答。宰侯促之曰：「婢不能久待，可速作復。」比客歎曰：「如此書一字字皆血淚結撰，言情之作，殆弗能加。僕雖欲盡言，而神思眩瞶，詞不能舉，如何如何！」方攤箋擲管，覺悲從中來，淚零漬紙，書復輟者數回。書竟，授宰侯曰：「請君爲我誦之。余心亂恍惚，恐不復能成辭句。」宰侯讀其書曰：

比辱賜問，奉簡泫然。緘縉未開，情流函外，伸紙三復，惻感彌襟。猥以蒙陋，獲申瞻對，不被譴責，假以言辭，優容之恃，自忘冒昧。瑤情所被，重越崔嵬，頂踵捐糜，不足言答。倉皇乍遘，幸指歸塗，縱脫危艱，彌深緬眷。淹纏牀蓐，積日支離，腸若涓湯，豈惟輪轉。永念垂意，至固至深；侍使之來，

益悉繾綣，茲復枉翰，願共不渝。自顧寸心，長鑄肫愛，天荒地老，此誓無虧。謹吮手書，以表誠愛。薄植不固，自分形銷。適荷厚期，何敢自棄。方當強勵，以俟合併。要之此身，甘爲情死，卽未邀佑，矢不負卿。臨穎心摧，淚墨凝沍。亞伯赫生，揆力朋比，容手復。

宰侯讀至篇末，不禁酸楚失聲，以書還比客曰：「至情語，乃歷劫不可磨滅者，無庸點竄。」比客手封之，付婢曰：「是書復貴妃者，望轉呈。」婢卽持書偕宰侯去。

宰侯至家後，默念「妃與比客事，不幸己身涉其間，縱極祕密，恐未必無屬耳目者。脫事暴露，禍不旋踵矣。使斯客孟雪力，赫不妃於加利弗，則事或可遂。旣妃矣，而復見寵，吾奪以予友，是加利弗之仇也，於何逃罪？彼二人者，情日固，跡將日顯。洩則加利弗加罪於妃，比客固不能保首領，而已亦將牽累及之，則名隳家破，雖悔何追？」言念至此，五中若灼。次日，往視比客，卽列舉所度可危可懼之狀，謂「曩者平臺私語，特漫言以慰君耳。君以一婦人故，而甘殉其身，踐危機不顧，微僕言，君亦當不自視若是之輕也。况宮禁至嚴，竊恐欲未遂而害及子，固不利，妃尤首受其禍。是子愛之適所以禍之，於心忍乎？所以不憚苦口者，爲子及妃計，用敢不避刺刺，惟君圖度之。」比客斯時頗怫然若不懌，卽謝宰侯曰：「子休矣。妃爲余，且不知萬乘之貴，余藐藐何足道，而怵禍以負其誠，余何以自問？要之，予志不

可奪，雖巨禍立至，甘之如飴。子無爲我慮！」宰侯知不可挽，不能無悻悻。出，咨嗟不已，神志沮喪。至家百計籌畫，無善策，憂形於色。忽聞者自有素識業賣珠之某客造訪。宰侯卽延之入，於是爲鋪者有替人矣。

先是客在外，聞宰侯與宮婢往來頗詭祕，且與比客蹤跡密，而比客之病又藉藉多傳聞，心滋疑焉，惟無從得實，躊躇久之，始來訪。既入，見宰侯舉止改常度，疑必有隱憂，卽驟叩之曰：「聞宮婢數往來君家，何也？」宰侯見問，踉蹌不知所措，支吾曰：「婢因宮中多瑣屑事，故常來。」客曰：「子語其不由衷耶？君辭強而色餒，此瑣屑事必重大者。」宰侯見客言咄咄逼人，若已窺其底蘊者，不得已具以實告曰：「誠如子言。子旣樂聞，烏敢匿，致受子窘。君固明察而深沈者，予盡言告子，必緘其口，毋或洩。」於是悉以妃與比客事詳之，謂客曰：「余不敏，謬爲當世士大夫所重，使此事發，則因人受過，身敗名裂矣。不徒躬被戮辱，將恐波及室家，言之若芒刺在背。予行作伯沙拉之遊，聊以避禍。念與比客交且久，一旦舍之去，能勿悒悒。亦惟冀其幡然覺悟，以智慧劍斬煩惱魔，游歷他邦，脫身迷障。比客之自保，卽所以保妃，寧非大幸。非然者，旣自累，復累人。彼或不諒予遠出之苦衷，而將株予及難矣。」客聞言大愕曰：「不意妃與比客不自重，乃爾！卽愛情出天性，亦當權可否，審利害。乃昧然而動，甘犯兇危，豈

謂此事無屬耳目者耶？僕知其必以惡終，正同君見君之出，誠所謂明哲保身者。雖然，此僅君得離險境耳。」言畢與辭。宰侯止要之曰：「以君忘形交，故敢布腹心。言出于口，入於君耳，君其終祕，則拜賜多矣。」客曰：「君勿介介，卽遇危險，亦將爲君隱之，不敢寒盟。」

二日後，客復經宰侯居，見已扃其戶。思前言，尙未敢信，詢其鄰。答曰：「治裝他適，餘非所知也。」客領首者再，而心念比客，嘆曰：「比客乎，君如審宰侯行，當如何悲憤。且此後君更何藉與妃通款曲耶？雖然，宰侯謀己工，謀人則拙；其爲首鼠，尤可恥。比客鍾情，良足憐憫，予必有以成之。」乃徑往比客家，雖僅一面識，未與深交，而客不暇計也。

比至，門者爲通，卽導入臥室。時比客偃於牀。客至，熟視似相識，乃欠伸起，肅客就坐。曰：「辱左顧，何以教我？」客曰：「僕不才，負性坦率，君雖未知僕爲何如人，然僕固願效馳驅於左右，雖無君命，僕不憚自媒。所以率造君廬者，僕與宰侯爲心腹交，巨細事彼此可共，故無相隱。宰侯與君誼至篤，近且爲君竭心力，此言出宰侯口入余耳者。余今日適過宰侯，則鍵其外戶，詰左右居，則謂二日前宰侯過其居話別，云有事詣伯沙拉。僕頗悵悵，特訪君，欲得宰侯所以出游之故。」比客聞之，面頓變，目惺惺視客，狀若嬰兒之失母。愀然曰：「聞子言，驚悸欲絕。僕大不幸事，未有踰宰侯遠行者。」語未畢，欷歔

不自禁。良久，謂客曰：「宰侯行，余無生望矣！予交游徧報達，惟宰侯知我，以予故，踐險不辭，且數來視予疾。遽舍予遠出，如置身冰山雪窖中，竟體無春氣，余休矣！」客前聞宰侯言，知比客愛情至烈，至是益信；蓋人非用情至極點，其感觸當無如是之深者。頃之，比客顧僕曰：「速往宰侯第，探之。」僕去，客與比客縱譚。比客心不寧，於客言茫乎若無聞者，度「宰侯非泛泛，或未必舍己去；然迴憶其前悻悻，則又可信。」未幾，僕歸白曰：「奉命往，遇其紀，就詢蹤跡。云：『主往伯沙拉，離報達二日矣。』」回途遇一女，裝束不類小家，突詰曰：「子比客僕耶？予有事白汝主，願偕行。」頃止廳事待命。比客不暇計爲前婢與否，卽命導之入。初，客曾見此婢於宰侯所，宰侯告之故，至是爲繼見，貌約略可辨。婢見客，頗踉蹌，然恐比客迫不及待，勉趨而前。客故黠者，暫退，俾得傾吐。喁喁有頃，婢出。客復入，見比客色奕奕若甚懼，口流動爛爛有光，頓異初見時委頓狀，陰揣婢來必得好消息，就比客笑謂之曰：「僕知君與加利弗宮中必有轆轤。」比客甚遑遑，曰：「子何所見而云然？」客曰：「僕得之於來婢。」曰：「子知婢爲誰？」曰：「加利弗妃斯客孟雪力赫之宮婢耳，僕所素識。以購珠寶故，兼識妃。且謠此婢爲妃所愛，得與機密事。數日僕常見其蹀躞衢路間，面有憂色，因疑妃必有事勞若籌畫，致失常度也。」比客聞言，心益忐忑，度客尙不窺隱，必不爲是言，默無以對。久之，謂客曰：「子爲是言，度子知本末。但措

詞閃爍，令人懣懣。盍索言之？」客見其情得，不復諱，遂舉宰侯前所告者轉述諸比客，且謂「職是故宰侯爲妃作銃，繼慮事敗，將不利於己，遂有伯沙拉之行。僕深恠宰侯肝膽薄，僅能自爲計。念君頓失所藉，益復無聊，用特不揣造次。倘有可爲君殫力者，僕不敢避槃錯。」比客聞言，心大喜慰，乃起謝客曰：「余何幸辱君垂憫，使失於宰侯者乃得於君！此誠夢想莫觀者。君之於予，不啻生死而肉骨，雖雲天之高誼，何足以喻？適婢來，謂子卽勸宰侯避報達者。而君熱腸若此，嗟乎，婢子之不知人！」客曰：「僕今以與宰侯相語者具述之，可知僕意無他，特此婢誤會耳。先是宰侯以欲避地語僕，僕不之阻者，以宰侯中餒，卽阻之，亦不足以終君事。蓋僕當時卽隱以君事爲己任矣。僕第激於熱誠，願爲其難，非欲有冀於君者。天日可誓，決不食言。」比客曰：「余之不實婢語，已白諸左右矣。此亦彼情急致疑耳，望推情諒之。」於是相與密議良久。客意此婢所以通兩家騎驛，必先釋其疑懷。比客謂侯婢來當委曲告之，以解其惑。且此後婢或賣書至，可由客所，免屬耳目。議定，客乃出。

客之歸也，於道左見遺函一，知爲人所失。拾視之，函未緘。出箋讀其書曰：

亞伯赫生挨力朋比客足下：頃間婢歸，悉宰侯竟不謀而行，令人驚且悲；想君同之。憂能傷人，伏望善保。夫宰侯旣以莫逆交，受腹心之寄，乃中道自絕，不啻陷人，誠不能無介介。要之彼徒

自了，亦不足責也。至彼此情懷，若涉巨浸，頓失舟楫，於何能達！亦惟有以堅忍心始終持守，必不以此閔隔，致我等愛潮爲之消落。事有千磨百折，終必達其所志者，願共誓死期之！斯客孟雪力赫手啓。

先是客在比客家，婢來訪，恩語卽去。歸卽以宰侯遠適事爲妃陳之。妃慮比客憂灼，卽作書付婢，令速呈比客。婢踉蹌行，匆遽間，遺書於途，爲客拾得。客閱之喜，謂藉此可釋婢疑己之心。閱適畢，見婢來，倉皇四覓，色甚慘隱。客藏書於懷，微露其角，盤桓道左。婢異之，卽前請曰：「長者懷中書，得無拾諸塗者？予偶遺失，倘荷賜還，幸甚。」客佯爲不聞，徐徐行。婢尾之，抵一所，客啓戶入，不闔。婢亦入，復請曰：「藏此書，無益也。試一審其名氏，當知於長者無涉。若故靳之，是佻薄者所爲，想長者何肯出此。」客命婢坐，謂之曰：「是書非斯客孟雪力赫致亞伯赫生挨力朋比客者耶？」婢聞此言，色頓變。客曰：「余知汝聞之必惶恐，誰執疏忽之咎，似不當責予。許人隱事也。予固何靳於此書？所以不然者，欲引汝來，語余肺腑也。今有人無辜而遭謗，質之於卿，以爲何若？汝適告比客，謂宰侯之避禍自保，余實憇之。汝何漫言乃爾？此事比客已具悉，予無暇與汝剖。予所不得已於言者，以比客與妃情密，知宰侯去，則失所因緣，必益侘傺。余心憫之，卽往訪比客，汝曾見我於座中。予是時以此心告諸比客，願竭予誠。比

客不以予爲冒昧。汝之見疑，或由未審曲折而誤會焉；否則不慧之譏，汝何以自解？請歸白斯妃，謂余不避艱險，實欲補宰侯缺陷之心；縱以此而糜軀於刀鋸鼎鑊間，余不以爲悔。」婢聞客言，自悔前失，謝罪不遑。謂客曰：「妃與比客事何幸得長者垂憫！歸當如教縷述，想妃亦忻慰無倫。」客遂探懷出書曰：「汝將去，授比客得復，望仍過余家。」婢唯唯去。過比客呈函得復，即詣客出書示之。書略曰：奉書辱厚愛，命勿以宰侯之去爲介介，并勉待後期。旦旦之申，日月同鑒，令予感極而涕。自分攜後，憂來煎胸，眠食俱廢，僅餘雞骨，非見卿顏色，不能霍然也。第咫尺萬里，覲面何日！亦惟於侘傺無聊中，思卿堅忍之一言以力持，勿失，冀得倘如所願耳。僕身屬於卿，承命珍攝，又曷敢不勉，以重卿憂。書不盡言，餘屬婢述。

客閱竟，以書授婢。婢告歸曰：「明日當有以復長者。」越宿，婢果來，面有喜色。客曰：「予度妃必有以鑿汝意。」婢曰：「誠然。昨回宮，見妃有不耐久待狀，即以書呈妃。妃讀之泣下。予知妃憂不能釋，即謹白曰：『望妃勿憂。今幸得一客，肝膽照人，深憫妃及比客兩地惘惘，愁思戕心，將不能自保，願爲謀其事，禍福利害有所不顧。聞耗即親訪比客，出矢言以明不渝。』宰侯不足言矣。」妃聞大慰曰：「是人余亟欲識之，當以肺肝相示。以彼之情腸俠氣，能急人之事，余與比客何幸而得其垂懷！爾明日必

借之至。『妃意良切，望長者即命駕從，予當爲前驅。』客聞言，默自度，不能遽決。謂婢曰：『妃召，余何敢辭？惟予與宰侯異。宰侯得寵於加利弗，且奉命給事於妃之左右，出入宮禁，無敢呵止者。余何人，寧敢貿貿至禁籞中，以速罪戾。卿慧心人，亦必知其不可。尙望代達下忱。且予觸罪不足惜，事連妃，奈何？』婢聞客言，乃設詞激之曰：『妃屬望長者，遂其事，意極勤至。今召長者入宮，此中可否，長者度其未一思及乎？尙望三思，則知此召非漫然者。予導君入宮，決無不利，請勿退縮。事後歸來，長者當悔此時之恐懼無因，必啞然失笑也。』客不能置辨，立起偕行，怏怏之意，微形於色。婢覺之，曰：『長者固不願，予亦不強，當如言歸白。妃思見長者良殷，或當命駕來，君其靜俟之。』言畢，乃去。

婢歸以客狀白妃。未幾，妃果步詣客。客出迓。妃以夙恙，頗勞頓。坐定，去翳巾。客睨之，心爲振蕩，思比客愛忘其死，固有由也。妃曰：『君憐比客及予，慨然許爲力，感激何極！雖踵謝不足以盡。余自失宰侯，如魚在陸，奄奄欲枯。得君繼之，又何異引東海之流蘇其鱗鬣耶。』客攜言。妃復褒許者再，始回宮。客卽往語比客。甫入，比客望而大呼曰：『予待子久矣。婢昨贖妃書來，仍不得要領，惟命忍待，若巨石沈歸墟，亮無可望。余心旌搖而炬爇，何能曠日久耐！恨宰侯驟鼠其膽，儵然而逝，不啻置我於絕谷中，四顧皆蠱壁接霄漢，復從何處覓徑。嗟乎！余其已矣。』言次，意色殊慘憤，蓋鬱極語，且因以激客。客從

容進曰：「君憂非不可釋，願非不可償者。苟能俯聽僕言，僕尚非宰侯比，恐不僅涓流土壤之助也。」比客聞言，卽屏息以聽。客曰：「僕之所欲慰君者，使妃得脫羈絆，而君亦不至冒險危，以各償其積日之私願。僕有幽居，糞除久矣，明日敢請吾子與妃共須臾焉。」比客狂喜，起持客謝曰：「余自分爲情死，今得君爲予畫策，周且速，是不啻起我於黃壤而登諸鈞天清都也。君生我，僕不君之聽而誰聽？」斯時比客不知所欲感稱者至何地。客旋別去。

次晨，婢至客所，客以昨與比客所言告。婢鼓掌曰：「予亦籌及，莫如假君居爲之。」客曰：「此間易屬耳目，僕有別墅兩楹，面野而築，幽僻而人跡罕至。比客與妃集於彼，當無覺者，可行止自由，罔所避。予當往具一切以待，免倉卒爲主人羞。」婢曰：「甚善，當歸白。」少焉復至，謂妃以薄暮抵幽居。出囊授客，命治簞。客引婢至墅，欲先使婢知其所，俾可爲妃導。婢略瞻眺，卽去。客乃假具於友人，備極精美，用爲陳設。卽導比客來。比客喜不能定其體，被服奇麗，顧盼自得。是步偕客行，循徑委折，類非平日足跡所經由。客蓋故迂道以蒙人耳目，免啓見者之疑，爲所伺察也。

久之抵別墅，客偕入室，清談破寂，以待妃至。有頃，婢導妃來。妃雖積時愁痛，容光清減，態致益嬌妍可憐。見比客，幾疑夢中晤，喜慰之色形於悲惘中，若好花當雨霽，淺日微烘，清姿漾漾，不可名狀。乃

攜手入坐，四目相顧，脈脈欲有言；千端萬緒，萌柢剎那間，不知訴從何處。久之，始能聲，乃各盡離悽，哽咽悲涼，聞者爲之酸鼻。客行酒至殷敬，比客及妃勉舉觴。復起就榻坐。妃求琴於客。客冀以譙樂娛二人，悉預爲具，應聲以進。妃擲指調音，按節而歌，曲傳情悃。正娛暢間，忽戶外人聲鼎沸，雜以搗擊。僕奔入，怖無人色，戰聲曰：「有多人來打門，詢之不答，益肆衝撞，勢洶洶，不知何故！」客聞大恐，往視，至廳事，黑闇中見衆已破扉入，各手白刃，若虓虎之羣突，兇鋒不可逼視，亟隱牆隅。見若曹競進，數之爲十人，勢獷甚，必不利於二人。欲往援，則衆寡不敵。聽之，復不忍。卒以力孤，避於鄰，心輓轡不自安。度此持仗毀門而入者，必加利弗知妃與比客逃亡所在，蹤跡得之，發衛士來縛。念及此，愈悸急。距別墅僅數十武，至夜半，不聞喧闐聲，始假刃自衛歸。

比登堂，突一人問曰：「爾爲誰？」客大驚，辨聲，知爲僕。乃呼問之曰：「汝幸未被縛？」僕曰：「伏暗陬，未爲察覺，得免。迨衆蜂擁去，始敢出。若輩非兵士，乃巨盜也。日前於城肆劫掠，民多罹其害。度盜必窺見室中美富，故垂涎，糾黨來劫。」客頓然悟。巡視形跡，見陳設一空，而比客及妃亦杳。乃搏膺而呼曰：「天乎，何不弔所假物，值並不資，遽爲席捲去，傾家不足以償，何面目以見友！況妃及比客皆爲所掠，死生莫測，禍實由余。倘巨案一旦發，必聞於加利弗。苟知予爲銖，則予爲砧上肉矣。」僕見客悲

苦不自勝，乃進慰之曰：「度盜之劫必涎妃服飾故。既得，必釋之。妃免難後，或逕返，比客恐亦歸其居，不必他慮。所禱祝以求者，此劫案不聞於加利弗，卽大幸。至苦盜患者不獨主人，縉紳貴族橫被劫奪，不知凡幾，雖邏者四出，迄未能得。若輩猖獗，主之友當亦共聞。禍起倉猝，亮不至以失物見責，當徐圖以償，不足則以稱貸，請勿以此撻懷也。」客善其言，徘徊待旦，修葺戶牖。旋率僕歸舊宅，且行且憤。慨然曰：「宰侯誠知幾士，能防患未然。予奮而自趨死地，或上帝憐予，警予憤憤，使毋再蹈危機耶？」是日，客被劫事傳殆徧，多來慰客，幸無道及妃與比客者。疑二人或暫避幽僻處，心終懸懸，食時餐爲之廢。

日中客正懣懣，僕入白云：「有某甲待門，欲與主人言，特未相識。」客不樂其入室，自出見。甲曰：「君雖不識僕，僕固識君，有要事以聞。」客延之入。甲曰：「此非余來意，望不吝舉武，借僕至君別墅。」曰：「君從何知余有別墅？」曰：「僕知之稔。君第去，勿逡巡。僕將告君，使君耳悅。」客與之偕，因語以夜被盜，室爲空，慮褻從者。至則見扉毀過半。甲曰：「君室受盜竊，不如枉駕至敝廬。」卽導客行，足無停趾。時日落，曠野無行人。至底格里河大道，客憊甚，不能行。甲強之，抵河濱，以小舟渡彼岸，達修衢，爲客所未經。繞曲弄無數，見一宅巍然。甲止客，啓戶邀之入，卽闔門，以鐵槌鍵之。導登堂，在座凡十人，皆未識，見客至，略舉手爲禮，命坐。客勞頓，見諸人目稜稜，氣彪悍，股栗，因就坐。值夕食，僕列長案，待主者

至，至卽某甲也。於是羣起洗手，迫客亦洗手畢，命同食。食竟，問客曰：「子知與子語者爲何人？」曰：「不知。此爲何所，予亦茫然。」羣闕然曰：「然則速以昨夕事語我，勿少隱。」客大懼，齒振然有聲，曰：「君等云云，想已知端緒矣。」曰：「然，昨與汝槃桓之少年及婦，曾語我曹，第尙須汝縷述其事。」客於是始知爲盜誘，身入盜穴，愀然曰：「予爲是二人者，備受艱瘁，今安在？」衆曰：「汝勿悽惶，二人固無恙。」言間，以手指兩小室曰：「此爲二人居。渠語我曹，謂惟汝能知渠隱，且爲左右。我曹以重汝故，重待二人，無有敢侮之者。旣招汝，當不令汝落寞。汝當從實言，勿畏首畏尾，致辜好意。」客聞言，知妃與比客未遭害侮，心大慰。冀盜見釋，稱感不去口曰：「僕何人，猥辱君等知。君輩皆雄傑不世出之才，僕蒙闇，不能辨識，幾失之交臂，誠爲媿汗。君輩待人以誠，令人欽敬。天地間至祕密重大事，敗露禍且不測者，惟君輩能操縱之，使不洩；卽事至阽危無可援手，亦惟君輩豪俠勇敢，能全力挽回之。僕何幸得遇君輩，又何敢不謹布其腹心耶？」蓋客度若曹雖粗猛，意氣足用，感其心可得死力相助，故不惜甘辭以媚之也。於是舉比客與妃之本末，及已出而干涉事一一言之。

客述竟，盜驚嘆不已，曰：「彼少年卽波斯王子亞伯赫生，揆力朋比客耶？彼美婦卽王妃斯客孟雪力赫耶？」客應曰：「然，僕言如妄，神將厭之。」盜聞客言，卽羣起趨二人室，羅拜，匍匐請罪曰：「我

曹倘知爲貴人，必不有此唐突，惟乞貸罪！」復列所劫物，謂客曰：「曩冒昧，誤攘君物，當歸諸原主。徒恨間有售去者，致不得悉數以歸，媿甚。」客喜感謝。盜請比客及妃出，謂將導至僻處，俾自返。又慮其以踪跡自有司，因要重誓。三人遂與盟。盜悅，引之出。途次，客四顧不見婢及兩女僕，就詢妃。妃曰：「予未之知，惟知盜迫予等渡河，至彼所，繼得見君耳。」盜護三人行，抵河濱，以舟渡。甫下舟，聞衆騎殷闐聲，乃官兵邏察至。盜大恐，急刺船遁。主者前詰三人：「深夜行，何姓氏？來何所？」則倉皇不知所對，恐爲覺察，踟躇相顧。客心稍定，乃告曰：「我曹皆良民，家於城，夜爲盜劫，迫脅隨行。經我曹哀乞，盜乃棄置。瀕行，忽見憫，擲還一二所劫物，在囊中，可證也。」卽出以示主者。主者不之信，目炯炯視比客曰：「速言婦爲誰？汝等居何所，何由識？」比客方支吾，妃乃牽主者衣，至道旁與之言。主者卽下騎爲禮，願從兵，駕兩舟至。妃乘其一，比客與客同一舟，舟以二兵駕，謂行止惟三人命。於是兩舟分行，而比客與妃成永訣矣。

比客乘舟返，將邀客俱歸，命橫舟至近家所。兵以舟就岸，視之，則王宮在咫尺，心怔忡不止。憶主者言，舟行惟已命，而橫舟所遠隔已居，疑將拘縛，益大恐。實則兵急欲歸隊，近營房卽導二人登，引以告弁。弁飭從送歸比客家。宵行，道遼遠，至則困憊甚。而比客念與妃甫聚首，卽遭慘變，事舛午至此，當

由緣蹇，將終不得遂初願。斯時五內崩裂，身搖搖不自主；倚榻坐，卽昏不知人。家人環救，餘則雜詢所遭於客。客以此中本末實不能告其家，乃謂之曰：「事良異，此時無暇爲言。汝曹惟營救主人是亟。」言次，比客已蘇，氣僅微屬，怯不能聲，有詢者，以手示意。次晨，仍委頓。客前致別。比客可以目，勉握客手；知客攜有囊中物，手爲狀示僕，命將去。客乃歸。

初，客偕某甲出，終日不返，家人殊焦急。且因同行者素未之識，益疑懼不能安，恐有意外變，甚於盜禍。方相對泣語，見客歸，破涕爲笑。復觀其容憔悴甚，則又爲之戚。蓋客先爲盜誘，奔走困頓，嗣以比客蹶而病，爲徹夜不寐，故肌肉驟減也。於是作三日休，體已復。出步郊野，呼吸空氣。還過某商肆，聞譚以遣。行時，見一女遠相招，諦視爲宮婢，喜且恐，卽趨而出。客意以衢路間人稠密，言慮屬耳，故不願逕去。婢會其意，踵之行。客奔軼，婢走不及，忿呼少止。客佯不聞。蓋婢飾異，且常出報達人多識者，客恐與言致人疑與妃有關涉也。久之，抵一寺，地荒涼，行人稀少。客止，婢亦止。客卽以彼獲免於盜及妃近狀爲問。婢不暇答，轉詢客別後事。客具述之。婢乃曰：「曩者見羣盜來，倉皇莫辨，疑爲事洩，加利弗遣兵至，急走登露臺，兩女僕從。慮藏身未固，視鄰臺相接，援而過之。循梯下，叩戶求匿，幸得留宿。次晨，卽回宮，而妃尙未返。羣侍以未偕妃歸，竊竊疑語。幸予與兩僕已預籌策，至是，謂之曰：『妃詣其女友家，將

作竟日譚，命我曹先返。」衆心始稍安。是日，予驚惶無措。薄暮，與二僕私出，見小舟橫於渠中，卽呼船人屬其行視底格。墨河兩岸有無婦人來。船人解維去，予俟渠側。夜半，船回抵岸，有兩男扶一婦出，非他人，蓋妃也。予大喜，共掖之上。妃若不任勞困，命予取金錢千賜兩兵，氣不能舉其辭。予卽使二僕侍妃回，疾自往取錢酬兵，復以資舁舟子。妃以艱於步，尙未抵宮，予追蹤至，擁之歸。入寢室，爲解衣履，舁登榻，息奄奄，神魂恍惚。次日，羣侍共來起居。予以妃欲屏人靜攝，止之。予竭意候伺，期適妃意。妃不思食，多方勸，爲舉少許，或時以滴進。妃竟日嗟吁，繼以啜泣。予竢間，詢如何得免盜患。妃曰：「汝何故詢此事？使余回憶，徒益傷感。」語至此，悲呼曰：「天何不使予死於盜而萬念俱滅乎？不死，則悽苦伊於胡底！」予曰：「主臣，人不幸遭險難，嘗以死亡大禍較其巨細，以自寬慰。所以率瀆者，或婢有可效力處，爲萬一之補耳。」妃乃言曰：「余命舛，致情緣中多阻障。余初見盜闖入時，自分就死地，然以與比客同死，殊坦然，不以爲悲苦。詎兩盜以酋令來守余等，餘肆搜牢。比所欲遂，迫余與比客偕去。途中盜詰姓氏，余僞爲舞女，比客則稱居民。抵盜所，盜環余立，眈眈視余衣履，疑予爲大家眷屬。曰：「舞女服無此美麗者，速以實語！」余不答。又詢比客。比客曰：「余今日訪某客，盤桓別墅中，爲君等掩執。」一盜似會者，聞客名，曰：「是余素識，余且受其惠，然彼或不我知。彼有舊居，詰朝當邀之來，證汝曹來歷，

姑留此待其至。並慰余等勿懼。次日盜果偕客至。客語以余與比客姓氏，盜旋俯伏請罪，謂倘早知爲客別墅，決不敢破扉刦。未幾，導至底格里河濱，渡登岸，遇巡騎。予告以名，謂訪友爲盜擄，幸得釋。此兩男子亦被擄者，余爲請於盜，免其死，盜幸從，偕至此云。主者卽撥兩舟分送，遂東西渡，與比客別矣。想比客悲恨，當不減於予。而客爲余與比客故，致珍設悉爲盜刦，汝取金錢四千往贈之，並爲致歉，且詢比客起居。予如命詣君，君適他出，無從覓長者轍跡。欲往比客家，又復旁皇。不得已以金寄友所。歸途幸邂逅，望稍待，當攜金來。」婢去，頃刻卽返，以金錢授客曰：「妃區區之意，望納以償失。」客曰：「厚貺浮於所失，不啻倍蓰，盛意不敢固辭，謹再拜以受。妃倘有所驅使，望卿辱臨敝廬。」語畢，與婢別。

客以得巨金，而妃與比客事幸祕未彰，意頗慰。攜金赴友所，以償失物，浮其值，友喜過望。客以餘資葺別墅，新之。客復過比客家，家人雉然迎語曰：「主人病革，氣息僅存，終日無一語，恐有不測。君來幸甚！」於是導入比客臥室，躡足行，慮驚病者。見比客柴瘠，目陷不啓。客執其手，殷殷慰藉之。比客張目視，把客腕，低語曰：「子不惜辱願予奄奄欲絕人，感激何極！」客曰：「君勿使僕愧，僕尙思爲君圖此事。君體弱至此，誠由悲苦，以此自摧折，卽償願亦徒然矣。尙須努力勉進飲食。」其家人聞客言，相告曰：「多方請主人食，乃比來日漸減，憂莫可言。」客於是強勸之。比客不能卻，勉爲舉匕。卽命衆退，

謂客曰：「僕命蹇更累君，僕甚自恨。雖然，僕念妃，致形銷骨立，未識妃近狀何若。子能舉以語我否？」客唯唯，以婢言告，且謂妃命詢起居。比客垂淚歎息，強起立，呼僕掖己躬，檢金寶贈客。客辭，謂已獲妃賜。比客不允，不得已受之。比客復留客下榻。翌晨，客欲返。比客引近己坐，語之曰：「僕將長謝人世矣！人不幸爲情所困，得遂願則樂，反是卽悲怨不欲生。僕自念兩次得見妃，皆倉皇避禍，慘然別去。徒益悲痛，已絕生趣，屢欲自裁，又以有違教律，乃強支朝夕。未知生樂，焉知死悲？病入膏肓，行將不起，已矣復何言！」淚涔涔下不止。客竭意相寬勉，諄諄以勿負妃望，當重視己身爲囑。且曰：「僕久在此，恐婢來余所，當亟歸，探耗以聞。」比客泣曰：「君見婢，請其轉白妃前，謂僕命在旦夕，倘不幸長逝，精魂不泯，當化爲鸚鵡以傍妃也。」

客忍淚歸，靜待宮中消息。逾數小時，婢來，則淚承其睫，倉惶無人色。客大驚，問故。婢曰：「大禍至，妃及比客長者并予曹皆不免矣！先是前往別墅之兩女僕，以誤役觸妃怒，受重責。兩僕銜恨，一逃匿寺人家，以妃與比客相會事告寺人。一尤鷲惡，逕以事白加利弗。今晨加利弗遣宦者二十輩來，擁妃去。予知已事發，故潛奔來告。度此事必窮竟，君速告比客，籌策以脫此禍。」言訖，卽匆匆去。客聞大悸，立起如比客家，面色灰敗，目眊眊然，疊呼曰：「比客，比客，禍在須臾，將何以處此！」比客曰：「速明語

我苟不測，有死而已。」於是客悉以婢言語比客曰：「度君必不能免。雖病，速強起，籌自保，少延，將飲刃矣。」比客久以死誓，乍聞無甚懼，繼思及利害，乃謂客曰：「君有何策，爲解此厄？」客曰：「無他策，惟飛騎遁耳。循大道，赴恩霸，○明日味爽可達。亟集僮從，選精騎，僕當與偕。」比客心亂，不復計可否，卽飭治裝，攜金玉，別老母，率僕從，偕客疾馳去，未嘗敢少歇。比夜闌，馬疲人倦，勢不能支，暫下騎休憩。而已爲羣盜窺覷，持利兵突犯。諸僕力與相抗，久之不敵，相繼殲焉。客及比客僅未死，投地乞命。盜盡奪所有，無孑遺，並褫二人服，呼嘯去。二人相顧泣，客尤甚。比客曰：「似此苦酷，寧留報達待死，尙不至橫遭凌辱。」客曰：「禍福何常，避禍遇禍，適丁此厄耳。尙何尤乎？曠野非可久留，請前求棲身所。」比客泣曰：「君去，僕於茲待死。生旣不辰，何所留戀？使此時妃已遭不幸，僕當同赴九京，決不獨生人世。」客哀勸至切，比客始勉行。久之抵一寺，適戶未闔，遂入就宿。

味爽，民某入寺禮禱畢，見二人單衣坐屋隅，色焦然，意憐之。前語曰：「僕度君等爲異鄉人。」客答曰：「然夜由報達來，途遇盜，裝悉遭劫，並服亦褫去，進退狼狽。欲求助，又苦異地無從呼籲。」某曰：「倘不見棄，可至敝廬，僕當代籌畫。」客顧比客耳語曰：「幸此人未識我曹，使久羈此地，或與相識者值，見我曹衣服舉止改常，必生疑，恐復蹈禍。計不如允其請，徐圖後計。君意若何？」曰：「僕方寸擾

亂，凡事君主之。」某恐拒其請，復詢曰：「君輩斟酌定未？」客曰：「辱厚意，誠感激相從。惟衣不蔽體，赧顏就道，奈何？」某衣重裘。卽解以贈。導抵其家，命僕取衣衣之，具食食之，勸飲而退，俾可自便。客憂驚不能飽。而比客雖對佳殺，若土苴，蓋體弱悲深，神魂若已離體。客心焉慮之。某亦數來視，日暮始去。俄客見比客神恍惚不屬，兩頰火色，知不祥，卽呼某至，議後事。時比客呼吸已短而促。客近榻，比客聲斷續語之曰：「僕休矣！得君親見僕憂恨而歿，夫復何憾。予死無掛礙，所恨者，老母素愛予，予不幸先老母死，且不得死於家，老母當以未見入棺爲深痛耳。望君轉達予母，乞母以柩歸葬報達，俾母淚得灑子墳，願斯畢矣。」又謝某曰：「君乃德及垂死之人，僕死，暫以柩累君室，俟來昇取，高厚之誼，悵無以報！」言竟而絕。客與某感愴隕涕，爲營附身事焉。

次日，值衆往報達，客相與俱去。甫抵家，卽更易衣履，往比客家。家人羣相驚問。客曰：「予有要事，須面白主人。」卽爲傳達，俄導客入後堂，見婢擁母出。客心悽然，謂曰：「天佑老人，旣壽且康。雖然，福爲禍倚，此中固難測也。」母聞客言，驚曰：「噫，子來傳吾兒凶耗耶？」言畢，卽大哭。羣婢亦嗚咽。客愈益傷惻。良久，母含淚詢本末。客具告之。母曰：「亡兒卒時，有言囑君否？」客以比客彌留之言對。母命僕留客宿。次日黎旦，率婢往移柩。客俟母首途，亦卽歸，且行且傷比客之懷才天逝。正悲感間，有女迎

面來，見卽止。視之，妃婢也，易素服，容尤慘敗。卽隨客至家。客亟詢曰：「卿豈已知比客物故，爲之涕泣耶？」婢驚曰：「非也。」轉詰客曰：「豈比客已歿耶？誠多情男子，不令妃獨死者！」初，客見婢素服，方驚疑。及聞言，始知妃亦卒。謂婢曰：「如汝言，妃亦逝世耶？」婢涕泗交頤曰：「然，妃竟棄予曹而逝！不知比客死狀何若，望長者先語我。」客具告之。婢歎曰：「予前日曾以妃被逮事語長者。度加利弗必怒妃而仇比客，詎加利弗意非是，謂已許妃出入自由，致浸淫成此事，咎實在己，於人乎何尤。且待妃轉厚，當妃入宮時，歡顏承迎，絕不以前事懣介。妃亦無驚惶狀。而加利弗見妃病，益增媚，愈愛憐之。謂妃曰：『不意卿清減至此！何鬱鬱自苦，以爲朕憂？卿或以卞急結怨於左右，致橫構浮言，卿知之否？朕愛卿甚，固不以區區者介懷。卿亦當仰體朕意，屏絕煩惱，慎自珍衛。可留此娛遣，朕庶務畢後卽臨，以永今夕。』」瀕去時，又曲意慰安之，無不至。妃旣感加利弗，復思比客，輒零涕悲歎。此皆予訪長者歸去後聞之近侍者。比予歸詣妃所，妃知自君家來，呼予前，於邑以語曰：「爾爲予此行，予實深感，恐此後不復能勤爾矣！」予以耳目衆，不敢舉以告，並不敢作慰言，默默者久之。夜，加利弗至宮，命女伶奏樂，攜妃手就坐。妃強從之，意殊不屬。歌作，妃慕觸前事，心血驟上涌，暈絕於座。加利弗以妃夙有厥疾，命亟營救，終無濟，數分鐘後，卽香消玉隕矣。加利弗大悲痛，撫尸而哭，命盡毀樂器，後不得復奏。予念妃

命薄，遽以情死，哀不能自止。是夕，于手浴妃尸，淚下如瀉，尸幾以淚滌。次日奉加利弗諡，葬妃龍穴；蓋龍穴景絕勝，妃生時每過之，輒流連不已者也。

婢復謂客曰：「君適言比客之棺將歸報達，予意與妃合窆何如？」客大詫曰：「此事恐加利弗必不見允。」婢曰：「長者未知耶？加利弗痛妃之亡，宮中侍者悉重賜遣散，許其自主；而於予則尤厚，命守妃墓，給膳糈供公私用。予既有守墓權，則仰承妃意，俾與比客合葬，當無不可者。且加利弗知其事而不加譴責，豈於此舉忽爾阻止？」客無以難，乞婢導謁妃墓。至則圍妃墓而觀者且數匝，車騎絡繹，道爲之塞。客不能近墓，乃遙睇揮淚而祝。祝畢，謂婢曰：「卿所言可行矣。僕等當以妃及比客端末，具爲傳以示世。」婢聽之。一時聞者皆哀其情，謂宜合窆，上書於加利弗，籲請之。加利弗可其請。比客柩抵報達，往逝者復不謀而集，遠至二十里外。婢素服頰於郭。柩至，婢往謁比客母，以合窆事白。且曰：「國人哀之，合詞爲請，已荷俞允矣。」母亦無言。於是昇比客柩，依妃墓而窆。華胄世族咸來會葬，極素車白馬之盛。自後國人過其窆，皆動色相告，而好事者聞風，輒不憚跋涉，徘徊墓門，歛歔憑弔不置云。

●歌意蓋謂兩美相遇，情思所纏，身離心合，脫好事多磨，莫償私願，則涕泣怨懟，命實不猶，非兩人之愛情有闕也。

③恩霸 (Anbar)，底格里河之鎮市，距報達約六十英里。

史希罕拉才得述畢，曰：「妾述斯客孟雪力赫與挨力朋比客合窳事，陛下聞之，諒亦閱其癡，哀其志。」定那才得極道其事纏綿動聽，且稱謝不置。史希罕拉才得曰：「蘇丹如容余苟延，當爲道王子客馬力兒瑟孟遇仙締婚事。其悲歡離合，出人意料，視以上所述，有過之無不及者。」蘇丹猶預不能決，究之取娛之念，勝於示威，不得已可其請。詰朝，史希罕拉才得乃具觀縷焉：

荒塔仙術記

距波斯海濱大率二十日水程，有塞利登島者，據大海中，區爲數省，民旣繁庶，殖業復殷盛，爲海上一強國，隸斯客瑟孟加利弗。加利弗容於治，政罔不治。而年就衰，無儲嗣，居恆鬱鬱。一日，與維齊語，偶及之，甚以爲戚。維齊對曰：「陛下念及於他日社稷之寄，顧此中有莫之爲而爲者，無已，其禱諸天乎。」加利弗可其言，召僧主者，諭意以申祈祝。無何，東宮斐地馬有身。彌月，舉一男。加利弗大悅。厚

資僧衆。臣民間者皆歡舞呼萬歲，喜得儲，置酒相慶。

太子之誕生也，抱而朝，加利弗見其貌豐下而英特，取皓月初升義，命名曰客馬力兒瑟孟，令善撫之。稍長，能讀書，卽爲慎簡賢師傅，育以德智。太子幼慧，學日進，嘉言之勗，虛己容納。年及冠，才力絕人，譽襮著，爲輿望所歸。加利弗甚愛之，有內禪意。謂維齊曰：「嗣子非冲齡，懼其以逸蔽心志，朕衰頹，恐滋叢脞，思傳位於嗣子，俾綜庶務，知國事艱鉅，民生疾苦，以磨勵其精神而免耽逸欲；予自此將永息仔肩，不復能關政矣。」維齊心非之，然不欲顯違旨，對曰：「太子年華尙幼，恐不能躬總萬幾。陛下旣懼其失德，則盍選賢淑女以爲之妃，俾得內助。且用情專一，一切紛華靡麗，自不致溺其中。卽陛下欲授以政，可先使參預，以觀其施措。誠能勝任，傳位未晚也。」加利弗聽之。退朝，召太子。故事，太子見有時，至是召，驚異，起居後，俯首立。加利弗喜其恭謹，謂之曰：「知召汝何意乎？」對曰：「不知，願賜諭。」曰：「無他，爲汝議婚事耳。」太子色頓變，囁嚅者久，悒然曰：「主臣兒愚幼，不欲得婦。夙知女爲不祥之尤，率禍及男子，至顛困不可道，歷觀紀載，益信女禍之無極。竊鑒於此，冀有以免。雖然，兒亦未敢固執，父命容熟審之，或他日當能仰承旨意也。」

加利弗見太子逆命，心不悅，然不欲驟責之。徐曰：「予此事不汝強，汝其自思，嗣續事大，矧將君

國者。倘不以予言爲非，其從予命。」於是命太子退，許其出入樞密，參與國事。歲暮，復召太子理前說。太子見問，不復躊躇，抗聲對曰：「斯事曾三思之，實有害無利。微特歷史固顯著之，使人怵怵，卽報章中，凡巧佞陰險事，亦出於婦女者爲多，復何能與彼作緣以自蹈不測？願恕其方命之罪，勿復相迫。兒志已決，父卽多方導飭，恐終無所成。」言畢，不待加利弗命，徑趨而出，意頗悻悻，頓異其平日之恂恂恭慎者。

加利弗愛太子甚，仍優容之，冀以婉言徐使之回心，尙不忍立加訶譴。於是以此事告維齊曰：「召客馬力兒來，語以立妃意，初尙猶豫，後則甚似厭聞，使朕憤恨，特強自抑遏。晚歲始得此子，乃轉取懊惱。卿有何策，以釋予懷？」維齊曰：「凡事之成，多出於忍耐。太子之不欲娶，或非口舌所可轉移。要之陛下亦不宜深自怨懟。或積歲月，俾自思覺悟，否則以天倫至愛動之。倘竟執迷，則集羣臣以大義詳曉之；太子卽甚辯，亦不能抗父命於盈廷，卿相前也。」加利弗不得已，往見斐地馬，具告以故，謂強從維齊意，展以歲月。予素知此兒頗能聽母言，願乘間示以利害，謂倘必固執，將加罰於其身，雖悔何及，且使予隱自傷也。斐地馬唯唯。

一日，太子侍斐地馬坐。斐地馬詢之曰：「兒拒父命，不欲議婚，致觸父怒，使母鬱鬱，兒意果何屬

乎？」曰：「兒望母勿作是語，益兒懣懣。近心緒替亂，恐言語失檢，將取戾於母。」斐地馬知太子心氣未平，遂默不一語。久之，見其容度和藹如平常，乃從容詢曰：「汝能不憚瑣屑，以不娶之故語予否？汝謂婦人險狡，無出其右，特未見世之譸張爲幻者，其惡將倍蓰於婦人。婦人誠多不善，予亦不能曲爲之貸。惟概加毒視而不爲之別黑白，得毋太過。汝見識既廣，當不爲載筆者所愚。亦知彼不惜痛詆婦惡，謂害民亂國實階之厲者，毋亦有快其私憾，而深文周内乎？汝流覽史冊，其所載暴主賊臣，破壞綱紀，塗炭生民者，後先相望。汝寧未之見耶？綜而論之，男子之惡居多數，婦人之惡僅居少數，載籍具在，可僂指計也。汝寧不思彼賢婦人不幸而屬於亂君賊子，言不見聽，事敗則反受其惡名，念之尤足悲痛。」太子曰：「兒非謂天下竟無賢淑女，然安得有令德懿行若吾母也者？兒之不欲娶，實懼得婦後，稍不自持，卽慮爲所惑，致失自主之權。且上國儲君，議婚必於鄰邦之貴主。無論容之不稱，卽稱矣，而德之備不備未可知。倘貌美而心很，或盛氣凌厲，勢傾其夫，甚至以一國之帑藏，兆民之膏血供其起居服食，恣爲無益之費，似此諸弊，念之寒心。此兒厭疾婦人之念所由起也。卽使幽嫺無失德，兒別有抱負在，鏗曠固非所計耳。」斐地馬曰：「汝抱負能具言之否？且予將以數言破汝疑慮。」曰：「母試言之，兒或能置辨，不至辭窮。」斐地馬乃曰：「苟不幸取不肖婦人，如汝所言，或防之，或出之，使不致

蠹國，又何難措之有？」曰：「論則善矣，然忍而出此，人孰無情？迴思結髮之愛，其悲感必至切。曷若吾守吾真，不與帷房轆轤之爲愈乎？」斐地馬曰：「汝見亦良是。然嗣續將由汝而斬，予所望汝光前而裕後者，願竟虛矣。」曰：「人生浮雲耳，瞬息卽杳。且子先父而卒者亦不知凡幾，兒或夭折，又將奈何？至社稷之無主，由於乏嗣，非由於淫亂亡國，似宜分別觀之。且藐躬他日得居民上，能自策勉，不墜先業，則宗祖之光榮，仍垂於後世，雖無嗣，亦何傷？」斐地馬見太子甚口，亦無從置辭。遂罷議。後雖屢爲說，且剛柔互用，竭意開導，不惜焦敝其唇舌，而太子執念益堅。加利弗聞之，惟蹙足咨嘆而已。

復值羣臣集，太子亦在朝，加利弗語太子曰：「議婚事語汝久矣。朕非強汝，而汝屢逆命，使予悲憤，願予猶不忍加罪。今復詰汝，汝若固守前見，非惟無禮於朕，且失兆民望。諸公卿在前，亦羣欲詢汝不婚之故，其具語之。」太子巍然不懼，對如前，固拒不稍移易。加利弗大恚曰：「不肖子，何日無君父而傲慢乃爾！」立命衛士將太子下，幽諸荒塔，僅一榻供休止，書篋他物便是；復給一力，以應奔走焉。太子既被幽，意無幾微不適，讀書爲樂，視荒塔無異深宮。夜則沐浴行禱祝禮，誦可蘭經。一如宮中時，不滅燈而寢。塔中有古井，深不可測，爲女仙密夢里潛靈之所。密夢里者，天將登力特女也，夜則環游世界，搜訪奇蹟。是夕夜闌，甫出井，見塔中燈光熒熒，潛入視，守戶者不之覺。旋近榻，見一男子臥，

衾半覆其面，玉顏微露。啓衾睨之，則瑩然璧人也。狂喜自語曰：「所見顧影少年多矣，未有修美眇麗若此君者。其臥態已令見者心醉。脫得其一盼，吾恐雖木石人，亦不自持矣。惜乎位爲儲君，而受其幽厄，能無太息。」蓋密夢里已知太子觸加利弗怒幽囚於此也。愛心不禁頓起，潛吻太子頰及其額。良久，仍覆以衾，而聳身冉冉入雲際。比高至天空，忽聞振翅聲颯颯。卽御風前覓，知爲魔登赫斯克所作。此魔爲斯恰民奧力斯克之子，不服帝制，恣其橫行，夙與密夢里習，知密夢里忠順，位復居己上，深畏之，雅不欲與之見。今咫尺不得避，遂竚立天空，哀請於密夢里曰：「望仙華宥，無加斧鉞，負罪之臣實不敢驚左右。」密夢里斥曰：「爾慎戴爾頭，予姑免爾死。速語我，自何所來？造何孽？見聞有可解頤者否？」登赫斯克曰：「不厭煩瀆，有異事，當以上聞。適自中華來……」言未畢，體戰慄不敢仰視，又哀請曰：「予述所見後，能蒙赦宥，許他往未？」曰：「毋喋喋，速以見聞告。予赦汝，勿懼也。爾豈以予若爾之不誠，慣食言以損人者耶？汝或造妄語以欺予，予將斷汝翅。」登赫斯克心少定，乃對曰：「荷寬宥，又安敢欺飾而不以實告？惟乞恕其言之冗，不誅幸甚。」密夢里諾之。

於是登赫斯克叙所見曰：「適言中華者，東方強國也，王名開阿。有公主姿絕世，善畫者窮於筆，善辭者窮於舌，其美麗雖百擬之，末由盡其萬一也。姑舉其可髣髴者：主髮黃而潤，長可拂地，鬢髻於

額，若結鮮葡萄爲巨球然。額若彩鏡可燭。目激而黑，光漾如流波。鼻修整合度。口櫻而齒貝。音吐柔婉，雖新鶯之聲不足儷。羅襟稍解，則玉胸皚然。婉娈娉婷，儀態萬端，非拙口所能狀。開阿愛主臻至，惟恐拂其意，爲築宮七，供遊憩。曰品，曰赤金，曰鑽，曰古銅，珍過品鑽，曰珉，曰錄，曰鏐。宮之制，均窮極華麗，而園囿之景物晝夕之供張皆稱之。怡情娛囑，誠無有出其右者。

「主美旣無匹，名噪著；鄰國遣使費書來求婚者，開阿輒命主自擇。主無一當意，以性喜自適，願暫緩婚事，得常侍左右爲對。開阿乃悉謝使者。久之，復有某國來乞締姻，其王富強冠諸國。開阿大喜，以爲誠得繫援，則交益固，且大國，足如主意；乃具以告主，張飾其詞，冀聳主聽。主力執前說，堅不從。開阿不悅，強迫之。公主怒，作色對曰：『父母以此事相信，必刺刺不休，兒將伏劍死。』開阿亦勃然怒，不可遏，訶之曰：『兒豈病心疾耶？何遽無禮！必罰汝。』遂幽主於別院，命主之乳媪及老嫗數人爲給事。旋簡使赴某國，婉陳主不欲結姻之意。又疑主盛怒拒婚，必染心疾，宣言有能愈其疾者卽以主妻之。」

登赫斯客言至此，謂密夢里曰：「予雖愚蠢，然觀此佳人被厄，心竊憐憫，擬往探視。仙子曷枉玉趾一垂囑之，知鄙言非謬也。」

密夢里聞言，大笑不止。登赫斯客不知其故，大驚。有頃，密夢里曰：「以爾將語予以異聞，乃雙瞳

如豆，見一女而傾羨若是。使予以適所見之美男子示爾，將不知顛倒何若矣。」登赫斯克曰：「敢問美男子爲何如人？」曰：「彼爲斯克瑟孟加利弗之太子，事與爾所見之公主不幸相符，蓋一不欲嫁，一不欲娶者。太子以辭婚觸加利弗怒，幽之荒塔。塔有井，爲予居，故得觀其儀容，誠冠絕倫輩。」登赫斯克曰：「二人之妍若媼，予不敢與仙子爭。惟予得見太子後，無論其美與主或過或不及，願貫予，不加以罪戾，許予亟歸。」密夢里曰：「汝又以小人之腹度人矣。予甯包藏禍心者！爾何驕膽若此？」登赫斯克始釋懼爲歡，復請曰：「使予見太子，而仙子未見主，則予言真偽，仍無以辨，予亦無以自明。敢請導見太子後，亦一往覩主貌，以決優劣。蒙垂許否？」曰：「予無暇偕汝行。汝曷攜公主來，使與太子共枕，然後相月旦，以了疑案，非一舉兩得乎？」登赫斯克然其言，卽振其翅。密夢里亟呼之曰：「止止，爾可先偕予往認荒塔。否則汝攜主來，茫無安置。」於是偕去至塔所。密夢里曰：「識之，可速往，予待於此。與爾約：主之美若見絀於太子，汝受罰；反是則罰予。」登赫斯克諾而疾竄以去。

頃之，登赫斯克攝公主來。密夢里置主於太子榻，使共枕相偎傍。時二人皆在夢中，未知有陰品其妍媸者。良久，登赫斯克謂密夢里曰：「太子媵矣，抑未若公主美，仙當何疑？」曰：「不然，汝第執私見。公主非不美，特壓於太子耳。汝勿偏，其諦視，當服予言。」登赫斯克曰：「僕初睨之，覺主之美出太

子上。熟審之，益信。然仙既一意美太子，予何敢有異詞？密夢里呵之曰：「猶奴，勿作此欺人語。余將請主判者定優劣。汝苟不從，卽心虛，當受罰。」登赫斯克唯唯。於是密夢里以足踢地，地暴裂，一狀貌爭彊者出，偃僕而跛，眇一目，首巖巖然列角六，手足指皆鉤其爪，見密夢里，卽跪一足請命。密夢里呼其名曰：「客斯克斯克。汝來，亟評此臥榻之男若女，以決其孰美。」客斯克聞命，注目移時，見兩美合併，稱羨不去口。久之。始謂密夢里曰：「僕苟妄斷，是面欺而自陷不義。是二人者，誠各擅其美，無可軒輊。必欲判之，當使一寐一寤，旋使寤者寐，寐者寤，俾互觀其美，互相愛悅。我曹可細察其語之濃淡，情之淺深，以定高下。仙意云何？」則皆稱善。於是密夢里化身爲蚤，躍登太子頸，猛嚙之。太子驚覺，搔摩者再，欲得蚤而甘心，幸密夢里預爲防，疾躍地，復其形，與客斯克等各以法自隱，故太子不得見。於是三人潛窺其舉動焉。

太子偶以手加榻，觸主體，大詫，亟啓眸，則並枕臥者一絕世麗人也。卽舉首，以手支頤，細審之，玉雪其膚，麝蘭噴溢，妙齡殊色，非人世所有，不覺神爲之蕩。愛情如熾，平素憎惡婦人之念，已置諸無何有之鄉，纏綿不已，微呼曰：「麗人，識予愛卿意否？」卽吻昵其額與頰，幾不自禁，使無登赫斯克隱爲護，則主幾驚寤。太子見主臥方酣，悵然曰：「予頻示相愛心，卿何不一展囑？卿卽天上仙，予亦非蠢蠢。」

冀不負仙人憐念。」於是撼主體使覺。主臥若無知者。太子忽斂手自語曰：「是麗人必將以妻我者。父以予未視美色，致予絕意婚事，家庭有違言，故以麗人來，乃憐慰予耳。」言次，深以前拒命爲悔。旋又自語曰：「安知此麗人非遣探余意者？果爾，必有人潛察余動靜，欲得予之隙，以嗤予僞。稍失慮，則媿莫湔矣。」於是取主所御約指，與己所有者互易之，曰：「卽此已足，不可或萌他念，自取笑譏。」復就枕臥。密夢里施以術，俄頃入睡鄉。於是登赫斯克亦化蚤嚙主唇。主寤，起坐，瞥見一男子與同榻，驚媿莫狀。復睨之，則容都美無與儷。則易驚爲喜，羨且愛，不自知其形於辭曰：「不意天壤間有此俊物！余自悔疇昔孟浪，違逆父言。今不復能堅執前說矣。」數以手趣太子起，愛情益厚。密夢里恐事敗，急以法迷太子使甦。主亟呼曰：「君何貪睡若此？豈爲魘魘耶？」言已，以吻就太子手，驚見約指。急自視，則燦然者非故物，喜而自語曰：「約指互易，殆有天緣，當不敵媿予矣。」又力掣曳之，不醒。憊甚，歎曰：「予亦不忍復相擾，俟後會耳。」乃吻太子兩輔，頰然自臥。比甦，密夢里謂登赫斯克曰：「獵奴，汝見二人用情厚薄否？太子之美於主，尙何言？予姑恕爾捷捷，後當知予非誑人者。」顧客斯克曰：「有勞裁決，速偕登赫斯克攜主返中華。」二人銜命退；密夢里亦逝。自此太子與公主且多事矣。

翌晨，太子起，心懸麗人，視之已杳，惟衾枕間尙餘芳澤，自維「必父以佳麗誘余，乘予臥，趣之去，

幸予未墮計中。蹤跡常詢諸左右。」急呼僕，僕以槃水進。太子沐禱畢，謂僕曰：「昔夕孰攜女子來，至予榻？」僕瞠不知所對。太子復曰：「女乃與予並枕臥者，自來耶？抑昇至？」曰：「夕則當門臥，焉有婦得潛入？不信，請指日爲誓。」太子怒曰：「黠奴，敢連合外人欺乃主耶！」立取鞭撻僕。僕不勝痛，呼晷仆地。復以足踐踏之，索縛繩諸井，沒復出，曰：「爾告不以實，必殺汝！」僕奄奄待斃，思太子果得狂疾，而已將遭不白死，憤且悲，不得已僞言以自救，乃哀籲乞命，願實陳。太子曳之出，釋縛，趣使語。僕覲觐曰：「狼狽失體，萬死，乞賜更衣。」太子許曰：「去速來！苟不以實，碎爾首。」

僕逡巡出塔，反掩其戶，不暇易衣履，踉蹌奔宮中。加利弗適與維齊語，以太子抗命獲罪，已益鬱鬱。維齊慰之曰：「陛下第耐俟之。太子幽於塔，寂寥獨處，自訟愆尤，必能追悔以聽嚴命。」言次，僕伏階白曰：「有禍事！上瀆：今晨太子突謂昔夕有女來共宿，堅以其來歷詢奴。奴不知，不能對。觸怒，遭橫撻幾死。無異得狂疾。」具言其事。加利弗聞之益慙慙，謂維齊曰：「此怪事誠出意外，卿可往察之。」維齊立詣塔。比入，見太子坐觀書，無異平素，卽趨爲禮，坐語太子曰：「奴適以意外事白加利弗，臣憤甚。」曰：「獵奴以何事瀆？」維齊曰：「彼謂殿下得狂疾，以今觀之，其言益妄。」太子曰：「彼妄稱余得狂疾耶！雖然，幸君辱臨，竊有所請，亦知昔夕有女子至此共宿否？」維齊聞而大詫曰：「臣意無此。」

膽壯女子。塔僅一戶，奴臥守之，卽男子不敢越身進，况爲荏弱女。或夢中幻境，誤爲真耳。」太子厲聲曰：「子言豈足信，予固知此女行止。子猥言不知，予知子必不能終隱。」維齊見太子震怒，悚然思以宛言解之，曰：「殿下目擊此女否？」曰：「予見之。若以意授女，使女誘余，佯臥不一語，以陰探予言。比予寐，卽潛去。予知此女受若囑，必以昔夕之事告。」維齊張目曰：「主臣，臣茫而不知所謂。彼女之至，實非加利弗及臣所驅使，亦必不欲出此策以陷太子。臣敢復決此女必夢寐中邂逅者。」太子大恚曰：「子亦來戲余耶！」立起執其鬚，斥曰：「若語予，若何所見，知爲幻境？」卽奮拳撻無算。維齊俯受不敢避，思太子果得狂疾，已亦將如僕之橫遭不自矣，圖設辭以免。太子復連扶之。維齊哀請曰：「望免死，聽臣一言。」太子亦憊，釋之。維齊詭言曰：「殿下所疑，亦有自。第受命，不敢洩。望許臣去，當轉白於加利弗，必有以復命。」曰：「子許子去，子其語吾父，予欲得昔夕之麗人爲耦也。得旨卽報。」維齊唯唯退。

維齊之返也，形容傷蹙。加利弗驚詢之。對曰：「奴言非妄也。臣一見太子卽以昔夕共寢之女詢臣。臣以爲夢幻之誤。太子怒，撻臣幾絕，哀乞始免。」於是縷述太子語。加利弗素愛太子，聞言益傷感，欲躬視之。卽維齊至塔，太子愉顏以迎。加利弗就坐，詢太子近狀。從容答言，無他異。加利弗數目維齊，

意謂太子無狂疾，維齊必無禮自取辱者。久之，詢及昔夕女子事。太子曰：「願父勿復益兒煩鬱望，許爲婚，以遂兒願。兒夙惡婦女，特觀此佳麗，不復能堅其初心，敢乞速成之。」加利弗見太子語涉恍惚，先後半若兩人，驚且憂，謂太子曰：「兒言使予疑懼，彼女子或愛汝而夜奔，非予所能隱囑。且去來蹤跡，迷離恂悅，維齊疑爲夢幻，必非無因。兒盍取宵來事自勘之，當必憬然悟，勿以怪幻事使予愁慮也。」太子曰：「此事兒終不以爲幻境，願垂聽，當詳述之。」於是具道端末，且謂已互易約指矣。卽出以示曰：「兒所御約指，父當見之，此非兒物，可證非幻境，非妄言。」加利弗見約指，瞠而默然，良久不能吐一詞。太子乘間以必欲得此女爲請。加利弗蹙然曰：「觀約指，知汝繫念切。倘能蹤跡得此女，必以耦汝。惜不知其去來所自，茫茫渺渺，於何訪覓？予思其旣以色身示，使汝生愛眷心，復杳然去，又荒怪不可測，或有神焉爲左右其間耶？脫此事不得實，微特汝將以情死，憂能傷人，予亦不復能久於世矣。」言已，執手相涕泣，謂太子曰：「予今攜汝歸。」於是太子相從還宮云。

太子自此意惘惘，容銳減，瘦骨柴立，寢食殆廢，呻吟牀褥間，病日劇。加利弗憂之甚，日視疾，久曠國政，惟予維齊以特別權，得出入宮禁，餘官莫能見。於是臣下漸生異議。一日，維齊入言於加利弗曰：「陛下久未視朝，臣民望切。臣固知以太子違和故致灼叡慮，國事至重，尙望珍攝，無遺臣下憂。小島

離宮，風氣頗不惡，於養病爲宜，臣意可移太子於此。凡七日中，陛下以兩日聽政，五日至離宮。太子病由結轡，於清勝地相羊消散，可早日霍然，當不以暫違聖顏或增鬱結。」加利弗從其議，命飾離宮，爲太子養病。除聽政日外，卽殷殷臨視，跬步弗離焉。

登赫斯克等之攜主歸也，仍臥之別院中。翌晨，主寤，左右視，不見同寢之美男，亟詢侍者，躁急殊甚。侍者奔集，乳媪倚枕問故。主曰：「昔夕有少年與予共臥，今何在？」媪以主言愕突，對以不知。主復曰：「一美男子夜與予並枕，彼儀容俊雅，曠世無儔，余甚愛之。今遽杳，故詰汝。」媪曰：「主得毋戲言？」主艷然曰：「予何戲！實欲知彼蹤跡。」媪曰：「奴輩侍寢時，僅主一人，無男子入室，果有，奴輩無不知。」公主驟怒不能遏，按媪首，痛批其頰，詈曰：「死婦！汝亟語，否將斷汝頭。」媪負痛乞哀，久之得脫，奔訴於后。至則面敗壞，髮蓬而涕雨，不復成人狀。驚詢之。媪泣曰：「主暴擊奴，非速走，命幾不保。」於是白主盛怒之故。后疑且憐，卽往見公主曰：「媪語言拂汝意，致虐加捶楚。以主之尊，而下與媪較，似非所宜。」主曰：「母亦來辱兒矣。此少年蹤跡，母必能知，望速爲兒匹。倘事不諧，兒將擾亂無寧日。」后驚曰：「是何言歟！此事予冥然罔覺，何從議婚？」主憤然曰：「兒不欲婚，則紛紛妄相逼，今兒自擇婿，則佯爲不知，何也？兒必嫁此少年，不然，惟一死。」后見主盛怒，語無倫，卽婉慰之。且曰：「宮禁至嚴，必

無男子能擅入者。汝何故以荒幻事，至欲以身殉？主聞言，氣益涌，喧嚷不已。后無以爲計，則歸告開阿。開阿詢之主。主曰：「勿徒詞費，速以昔夕共寢之少年見與，兒無他求。」開阿曰：「噫，何物男子，竟入汝寢所！」語未畢，主大聲曰：「父不必以此事見詢，焉有男子未奉父命敢入兒臥室者？尙復何誘？亟爲兒圖之。彼美而豔，兒眷之，矢必得。惜昨百計不得使之寤，未與通款曲耳。」卽以指環示開阿曰：「此約指可愛否？」就視，果男子指環也。疑不能明，謂主必得心疾，楛之，僅以媪給役，又飭寺人嚴宮禁。詰朝，召羣臣，具以主疾告，有能愈其疾者，妻之，且己天年後，得嗣位。於是聞者妄希冀，皆欲圖所以已疾者。有朝官某，老矣，豔主色，貪國富，出而自銜曰：「臣能治主疾。」開阿曰：「慎旃，勿妄語，脫不愈，頭墮地矣。」乃宣諭曰：「後有承命治疾者，愈則賞如前議，否則死無赦。」羣臣唯唯。開阿乃導某入別院。主見，卽以巾翳面，斥曰：「咄，老秃翁，可憎孰甚！父胡攜之來？」開阿曰：「此廷臣某，將爲兒婿者，勿恐。」主急曰：「速去休，此非與兒易約指者，吾豈能夫彼！」初，某偕開阿入，以爲公主得狂疾，必歌呼笑哭，不復知人事。至是見主出言無他異，知主疾感於情，又不敢察察言，乃伏地引罪曰：「臣適聆主言，疾非臣能治。臣術淺，謹待斧鑕。」開阿大怒，以某妄自矜詡，致己爲牽率，卽命毅其首斃。自後聞者皆悚懼，不敢試。而主疾日篤。開阿焦灼甚，乃揭檮召療者，且致書鄰國白其事。久之，一術士至。開阿

命寺人引至院。術士以一囊隨，形彭然。入宮，卽纍纍探而出，若星盤，若球，若鑪，若香屑，又銅盤一，較巨。旋索火於寺人。主見其舉止詭陋可笑，詢寺人曰：「彼胡爲者？」對曰：「是術士來拘妖，獲卽置銅盤，洗之海底。」主笑曰：「術士休矣，爾勿作此醜態！爾殆真病狂者耶？」術士曰：「非祟也，惟王能解公主憂。」卽返諸物於囊，疾趨出，言於開阿曰：「陛下謂主得邪疾，故臣應召至。然主非邪疾也。主之疾在思一男子而不得，非臣所能治者。望陛下亟爲謀，否則病且殆。」開阿怒其唐突，立命斬之。後挾術而踵至者至百五十人，悉以術窮見殺，城闔揭人首，彌望且纍纍矣。

初，主之乳媪有子曰墨沙文，幼與主受撫育，相親愛，若同產。稍長，以避嫌去，交仍篤。墨沙文喜讀異書，幼時卽通形家及叢辰五行家諸術，以爲未足，弱冠健身手，浪跡海外，訪奇異士，與結納，學益富。歸入都，見懸首纍纍，大驚。甫抵家，詢其事，且問主近狀。具告之。墨沙文以主得奇疾，悲甚。時媪已知墨沙文歸，急託辭潛至家，以主病受繫，涕泣述諸墨沙文。墨沙文益傷感，乞媪圖與主敘別。媪躊躇良久，曰：「此時不能必詣朝，當以佳音語汝。」遂去。先是加利弗許乳媪得出入宮禁，他人不得入。適守者新易，禁稍寬，媪乃請於守者曰：「予爲主乳媪，昔有弱女，與主同庚，幼侍主左右，主寵愛之，近已適人。主念不已，欲召女來會，能容其出入否？」守者曰：「主命不敢違。翌暮，命女郎來，或自引至也可。一至

時媼歸，具告墨沙文。爲易女裝，宛然好女子也。導抵宮外，守者啓戶。媼入，引墨沙文見主，請主曰：「此子子墨沙文也，適自海外歸，防耳目，特易裝來見，望恕之。」主聞言，喜呼曰：「阿兄來耶，何忽作此態？請與去醫，敝契關。」墨沙文起居訖，主曰：「久別未得耗，卽汝母所，亦未得一手書，無恙，良慰。」墨沙文曰：「屢垂注，感且無地。予游海外，常念主與居，歸來突聞主遭奇疾，良爲憂慮。幸於海外受異術，當能已主疾。」卽出一卷書及諸不經見物。主曰：「兄亦謂予得狂疾耶？速斂爾具，勿復言。予當以腹心布。」乃具以語墨沙文，且以約指示曰：「他人不知予衷曲，妄謂得心疾，藉藉傳播，令人惱憾。」墨沙文聞而默然，俯首若有所思，有頃曰：「言果非妄，予能遂主願，乞勉自攝衛。予不日游海外，不惜窮搜竭訪，必得當以報。」遂別主歸。

墨沙文治裝首塗，周行涉歷，聞道左爭傳，皆以白達力之得疾爲奇事。比道出泰父城，所聞忽一變，所傳得奇疾者則非主而太子，事與主若出一轍。墨沙文卽詢太子所在。人具告之，且謂由泰父城達客利登島，水程較陸爲近云。墨沙文買棹往。約兩月，抵都。舟入港，駕者偶失，舟驟駛，觸礁破，卽小島離宮前也。時加利弗與維齊倚欄語，見來舟欲沈，亟遣救。而墨沙文已躍入水，游至宮下，與救者爲易衣履，少憩，導見維齊。時加利弗已進視太子。維齊見墨沙文美豐儀，意度和雅，歡顏接之；

與語，而墨沙文對如響，益敬愛之。進與討論經籍，則批郤道窾，袞袞不倦。維齊歎爲得未曾有，曰：「子非常人也。以子明達，遊歷各國，學罔不綜，必邃於醫術。太子久遘疾，來治者皆束手。子今日惠臨，得不靳其技，實敝國之幸也。」墨沙文曰：「倘幸示太子病狀，可效萬一之助。」於是維齊以太子得疾之奇暨加利弗愛子之切，爲具述本末。墨沙文默度之，知能治太子者惟白達力，姑不以告，僅謂維齊曰：「僕當謁太子治之。」曰：「可。」加利弗在太子所，亦欲見吾子。」乃相率入離宮，時加利弗坐太子右。墨沙文見太子病骨支離，目或離或合，狀與白達力相髣髴，不覺失聲呼曰：「天乎，同病相憐，未有甚此者也！」太子朦朧中，聞呼聲，卽啓眸視。墨沙文有所觸，信口而歌，歌詞隱奧，加利弗及維齊皆茫然，蓋墨沙文隱道太子與主相會事，故局外人無由知。太子聞歌，知墨沙文來語麗人消息，頓見歡容，作狀示加利弗，欲近墨沙文，有所詢。王見太子有喜色，大悅，起讓墨沙文坐，詢里居。曰：「臣居中華，適自彼來。」加利弗曰：「如天之福，子能已太子疾，朕必有以報吾子。」卽與維齊出，蓋微窺太子欲與墨沙文有私言也。墨沙文乃竊語曰：「今而後太子可釋然矣。予知太子所繫念者非他，中華公主白達力也。」於是具以主事語太子。曰：「主之疾惟太子可已，必一見始效。第病後重跋涉，或當徐爲之。」太子聞墨沙文言，喜氣溢眉宇，神爲之王，不知疾之離體。侍者亟報加利弗。入見狀，大喜，持墨沙文，頌

其已疾之速，不暇詢治法。以此事諭羣臣，羣臣稱賀。加利弗乃宴百官，各有贄，赦囚賑恤之令下，懽聲動四境焉。

太子之疾，幾廢食飲，至是進如常，體已復，私謂墨沙文曰：「及今可行矣。予念主若飢渴，知而不得見，病將復作。雖然，父愛子，動息相視，必不許遠適，奈何？」言次泣下。墨沙文曰：「臣早計及之。襁褓時與主友愛，不啻同產，所以不憚遠涉者，欲以慰主念耳。倘不竭謀，致半途而廢，非所以副公主，即非所以報殿下也。臣意可僞言出與臣游獵，加利弗亮不見阻。得命，即具良馬四，殿下乘其一，一備易乘，餘兩騎臣將之。屆時有善策。」太子諾。翌日，乘間言於加利弗曰：「兒欲偕墨沙文射獵郊外以舒筋骨，乞賜一二日假。」曰：「朕不阻兒興，特一昔即歸，勿久羈於外。兒病初瘥，過馳騁，恐傷體氣，免爲予憂。」即命治獵具，並詭屬墨沙文謹護之。太子乃行。

二人策馬至曠野，佯爲射獵，要跣追蹤，離郭愈遠。薄暮，投驛亭宿。夜半，墨沙文潛呼太子起，二從者未之覺。墨沙文請太子易新衣，索其常著者。於是各超乘，牽從者之馬一以行。且抵深林，路四出。墨沙文請太子勒馬待於叢林中，殺從者馬，裂太子常服，染以馬血，至路口，以血衣委地。太子怪詢其故。墨沙文曰：「加利弗見太子未歸，必偵騎四出以覓。倘來此，見血衣狼籍，必以太子飽虎口而臣懼罪。」

逝，以此歸報，加利弗必信之，則予等可從容就道，不虞追逐。計雖酷，然他年知此事子虛，其欣慰必甚於今日之悲痛也。」太子喜曰：「墨沙文，子真慧心人，策至周密。」遂與進發，質所齎供資斧。比抵華京，墨沙文導太子至旅館，而已爲太子製方士衣。三日後，偕太子浴，易服，引至宮。而已報其母。先是墨沙文爲太子談方略，僞爲方士，攜法器，并授以言。至是，太子巡詣宮門，立而自白曰：「予方士也，應召治主疾，效尙主不效，斷頭。」聞者相詫曰：「諸術士大殲後，皆破膽無敢踵至，茲見其俊雅而英蹕，深爲之危，謂之曰：『城圍懸首且纍纍矣，君休萌妄念，斃刀未可嘗試也。』」太子不顧。聞者相與歎曰：「彼決意投陷阱，天其憫之。」時相已奉命來迎，遂導太子入。太子見開阿，伏而拜。開阿初以爲尋常方士耳，及見爲美少年，恐其罹殺身禍，頓生惻隱，語之曰：「卿齒稚，恐不能已主疾。雖然，朕亦未能阻。第有法在，治而不效者殺，卿其勉旃。朕不能以卿若秀，獨違成例，示不公。」太子曰：「臣來從異國，辱垂矜甚感。惟臣跋涉至此，若中道畏難止，何以副初志。治而不效，受死奚辭。」開阿見其意決，不得已，命守者導入別院。瀕行，復謂之曰：「卿其三思，此時行止尙可自由，否則悔無及矣。」太子不聽。比入宮，道經平臺，距主室咫尺。太子以良覲在卽，向之縈迴方寸，不敢疑爲神女生涯者，至此將實證其非夢，不禁喜極狂奔。守者曳其臂曰：「子將何往？予不爲導，子烏能入？狂奔若是，豈欲速就死地耶！余見方士

數矣，未見若汝之汲汲者。」太子日昃守者，行稍緩，曰：「彼趨起不前者，坐術淺，心虛耳。余此行若操左券，又何猶豫。」抵院門，守者導登殿。旁卽主室。太子佇立，徐謂守者曰：「予治主疾，法有二：一而主，一否，任擇之。」守者曰：「此事須君自決之。」曰：「若爾，僕不必見主，俾知予術之奇。」於是陳方士具盈案，旋作書致主曰：

自某夕獲見顏色，愛慕之深，積思成毒。此中結轡，當有同情。追維邂逅，擬通悰慤，值卿酣寐，破夢無從。自恨緣慳，蘭言莫接。然拳拳之抱，懼無以申，謹易指環，以誌奇遇。今者幸成咫尺，幾似夢中。約指一雙，還期互易，寧云璧返，所望珠圓。倘辱不遺，具微愛我。竚立引領，敬俟玉音。

書竟，以約指實其內，函封之，以授守者曰：「此函往呈公主。若觀此病不已，身名之棄，予固不恤。」守者持書入白曰：「今有道術幽深之方士來，以書物上，謂觀書病當痊然。」主取書發緘，約指見，驚喜不暇視書。卽起立，楛盡解，拔關而出，與太子見，有無限欲訴者，而轉若澗其詞。憶夕會時，含意未申，則又亟欲一抒積臆。時乳媪來請太子入室。主仍以約指授太子曰：「君之指環當終身佩之。君倘不棄予，亮亦有同鄙願。」太子承而御諸指。侍者已往報開阿曰：「謹爲陛下賀，主病立愈，方士誠神技！」曰：「彼持何術而效若是之速？」侍者曰：「不假勅勒術，所施治僅寸函耳。」開阿喜且驚，卽臨別院，

握主及太子手於一掌中，謂太子曰：「當謹踐前約。惟卿溫雅，不類挾術以游者，望以實告。」太子曰：「容鑒不爽，臣特僞爲方士入宮耳。臣名客馬力兒瑟孟，父爲斯客瑟孟，主客利登島國者。」卽以與主夜見及易約指事歷歷言之。開阿曰：「此奇事可傳，朕將命載筆者錄之。」卽日爲公主太子行合卺禮。以墨沙文有不次功，褒以重爵云。

太子旣與主婚，愛日篤。開阿深喜甥館之得人，時置酒高會，如是者數月。一夕，太子夢斯客瑟孟病臥，甚棉憊，容蹙然，指己而言曰：「是兒朕得之非易，遽棄朕去，思之至死。」太子寤而悲歎。主詢其故曰：「予恐與卿語時，予父已棄養矣！」於是告以夢。主知太子久疏溫清，思親切，故得噩夢，倘念不釋，將夫婦之愛，且爲淡漠，欲順太子意，相與歸客利登島，然默不以語。詰朝，乘間與開阿言，卽吻其手曰：「兒有求，乞勿拒。兒欲與客馬力兒歸覲舅姑。此特兒一人私見，能邀垂許否？」開阿曰：「遠別令人不懌，雖然，朕不能阻汝孝思。輪蹄勞頓，當強持之。省視期以一年，卽遣返。嗣後如期遞相往返，似亦至允，想汝舅必不至有異議也。」主唯唯，以告太子。太子大喜，不數日，開阿命爲治裝。別時，各依依泣不忍捨。開阿復誦囑主及太子，始策馬歸，行者首途矣。

一日，抵一大陸，樹陰濃布。時酷熱，太子欲卸裝。主亦倦，與並轡入密林，倚樹止裝，命從者設幕。主

憩，太子指揮行衆。時主疲甚，解帶臥，婢以置臥榻側。俄頃太子入，見主假寐，未使寤，傍榻坐。見衣帶華耀奪目，取觀之，飾明珠金剛石甚精麗。帶繫一小鞞囊，女紅巧絕。度中必珍物，啓之，則瑪瑙一，鑄人物，極奇詭，蓋皇后以主弱多病，勒驅邪符於瑪瑙上，命佩之，謂可祓不吉，而太子未之知，至是自忖曰：「是物珍貴，值必昂，否則必不爲常佩。」時幕中陰暗，不能辨，就帳外諦觀。忽有鳥自空際側翅疾下，銜瑪瑙飛去。太子大驚且怒，視此鳥旋集樹杪。近之，鳥鼓翼去，俄又集。復往逼，鳥徐徐上颺。太子奔以逐，思掇石斃鳥。飛漸遠，逐愈急，踰山跨谷，誓必獲。日暮，遙見鳥就高枝宿。太子踟躕荒野間，歸計不能決，自語曰：「歸乎，則路崎嶇，昏夜失途，慮飽虎狼腹，且委頓不能疾行；况主所佩物未追獲，何顏復返？」思至此，益憤恨，又飢渴甚。無如何，宿樹下。詰朝，仰窺鳥，足抱枝如故，見太子視，復悠然逝。則又疾奔，隨鳥爲左右。於路俯拾果實以餐，皇皇然，鳥止亦止，鳥宿亦宿。若是者旬日，抵一所，隱隱見城郭。比近，鳥翔益高，旋經郭而過，頓失蹤跡。太子大懊喪，嗒焉舉步入城。城故濱海，遠其極，至海口。沿岸行，久之木葱然，一圃列道左。啓扉甫徘徊，圃叟舉首視，見太子，卽招以手，且作掩扉狀，意甚皇遽。異之，入詢故。叟曰：「觀子自異鄉來，乃奉回教者。此地則爲異端人盤踞，若曹夙仇視教民，恣意屠戮，凡回教民之居是土者，鮮不蒙其害。若曹恆於旅客中伺蹤跡，得則設阱以阬之。子初至，不識利害，故具語之。」太子

謝叟厚意，脫已於厄，正欲有所言，叟止之曰：「子憊矣，當飲食。」乃導入舍，以羹飯進。食畢，詢太子何自來。悉以告，轉詰之曰：「予欲返里，當何從？」又曰：「遭此意外事，與主不謀而別，兩地不復知生死，奈何！」言次泣下。叟慰之曰：「終有會期，毋過悲戚。自此水陸皆可達客利登島，陸必匝歲至，水程較減。子可乘舟至意白里島，由意白里返客利登，道至便。第往意白里島者，舟歲一發。子數日前至，則及附。今須俟來年，子能久待否？倘不嫌野處，敢請留。」太子踟於進退，且異地無相識，慮罹危，遂從其言，以蒔花種蔬爲遣。第一念及白達力，則腸若涓湯，歎歎服臆而不能已。

公主之寤也，不見太子，急詢侍者，皆以見太子入而未出對。主偶取衣帶，見絲囊解，中已虛，度太子必取觀，行卽返，默待之。薄暮未歸。入夜，跡仍杳，驚憂莫釋。適無所洩，則痛詛驅邪符，致累及太子，語幾侵后。久之，以太子私出，恐僕從知之，欺己弱，將不利，欲僞爲太子裝，掩飾耳目。以意諭羣婢，嚴飭祕不宣。於是著太子衣冠，象其舉止，宛然無少異。蓋主與太子貌美相若，其殊異處，人不能辨也。次晨，主易裝指揮，僕從皆不之疑，蓋太子之出，從者皆休臥，故無從覺。將發，主命一婢潛著己衣，與並轡行，向客利登島進。長途跋涉，數月來固無人能識之也。

一日，舟抵意白里島京都，主欲求數日休。從者入郭覓旅館，言客利登島國之儲君自遠方來，將

歸國，暫駐於此。此事旋聞於意白里島主阿民羅斯。阿民羅斯與斯客瑟孟有舊，敦睦誼，爲兄弟國，聞太子至，大喜，帥羣官往逆之。值主詣旅館，遇諸途。阿民羅斯不知主爲僞也者，鶴立道左，堅請辱臨。主力辭不獲，不得已移裝入宮。阿民羅斯盛具待，禮至優渥。三日，主欲行。阿民羅斯止之。以主貌絕世，富於才，欲壻之，謂主曰：「予衰朽，止一弱女，貌尙不惡，堪與太子匹。竊願託援繫，乞緩歸以成禮。予髦不能治，當以國讓。太子聰明英武，必能有爲，予自此可無憾矣。」主驚默自計，苟以實告，則徒自作僞，媿孰甚。却其請，則或易愛爲仇，禍起不測。且太子已否歸國無從知，躊躇莫能決。久之，自維曰：「余苟順從，結婚後能臨機應變，不稍露形迹，則他年得與太子會，可釋肩於彼，而太子將富有意白里島矣。」覺可從者十之七八，乃頰頰而言曰：「辱恩，感難言喻。惟自慙疏陋，良慚茲選。然垂意諄諄，又烏敢違逆。幼無知識，一切惟明訓之遵，否則臣萬死不敢承命。」阿民羅斯喜其諾，定翌日行嘉禮。白達力辭歸，以王意諭從者，且僞謂已邀公主允許云。又嚴飭羣婢謹自將，毋少疏失。時阿民羅斯以得快壻，大悅。詰朝，攜白達力臨朝，命旁坐，指語羣臣曰：「此客利登國太子，已尙主，得君社稷，諸臣當勉輔之。」衆伏遵詔。阿民羅斯乃下坐，肅白達力上，受百官朝，旋以新登極詔布告國中，賜民大酺。入夜，宮中盛飾。白達力袞冕以待。觀者羨其美，嘖嘖稱歎。頃之，侍者擁意白里島公主赫泰勒非斯出；於是二人成

婚禮焉。

次晨，白達力視朝，羣臣集賀。阿民羅斯與后往視赫泰勒非斯，謂太子誠矯矯，亮當汝意。則默俯其首，面無歡容。阿民羅斯慰之曰：「汝勿憂，太子汲汲欲歸省，朕以汝姻事堅留之，彼不能遂溫清願，故忽忽不樂。久之，思親念疏，則琴瑟好合，爲日方長也。」言畢，往見白達力，命主軍政者部署操練，備新君大閱。夜，白達力返宮。赫泰勒非斯意似不懌。知其故，婉慰之。赫泰勒非斯意稍解，先就寢。白達力坐觀書，俟赫泰勒非斯酣寐，始釋卷臥其側。曙色動，卽起往視朝。阿民羅斯復臨探視，見公主兀坐無言，淚漬於頰。阿民羅斯不明其故，疑白達力必肆無禮，頓憤怒曰：「太子受朕禪，尊且富，不知報德，乃蔑視吾兒！藐汝，卽藐朕，將伺其過而廢之。可察彼動靜以告。」是夜，白達力復以甘言餌赫泰勒非斯，俟其寢，又誦書如故。泰赫泰勒非斯止之，使坐近己，語之曰：「君又故態復萌耶？忝奉巾櫛，正私心歡慰，而君何故與妾若冰炭然？誠所不解。白問尙無拂君意者，而君乃落落難合，豈妾遭際，竟若是其不幸耶！父知君薄視予，怒甚，欲加君罪。知之否？與君有結髮情，誠不忍君遭白眼，敢以告，望好爲之。古來多薄命婦，君寧忍妾踵其後塵乎？君苟不作薄倖人，妾幸亦君幸。」白達力聞言，噤不語，心惴惴然。繼思「赫泰勒非斯以肝膽相示，深感其情摯，擬告以實，固哀之，冀可保全；又慮其不能祕，以此事白阿民

羅斯，則必受欺人罪，奈何！久之，復自忖曰：「太子若仍飄泊，道返故鄉，必經意白里島。予即受厄，亦當強忍以待，不可自誤。」於是甘冒不測，決計實陳。時赫泰勒非斯見白達力猶豫，躡急將復言。白達力已自明曰：「予不幸陷欺誑之罪，乞有以恕我。蓋予誠有不得已者，敢以告，願秘之，俾免鼎鑊。」即袒其胸，示赫泰勒非斯曰：「公主試觀之，固同類也。」於是備述己與太子結婚端末，乞勿洩，並爲緩頰於阿民羅斯。赫泰勒非斯曰：「公子與太子甫結婚，忽遭不測，良用歎息。彼者終平，必能再合也。隱情所在，敢不竭力彌縫。且主不棄予，使得聞心腹事，予又安忍寒盟哉。自今以往，外爲夫婦，而內實姊妹行，望勿以鄙陋見拒。」言已，與白達方相持，以明信愛。次日，白達力仍早朝。阿民羅斯見赫泰勒非斯愆然無戚容，遂不復過問。白達力勤於政，知賢否，治頗稱盛。

太子之避難圃中也，一日晨起，將操作，圃叟止之曰：「今日爲異端人佳節，民皆出遊。是日回教人得赦，不遭荼戮；且可隨遊博物院。院羅列物類，可悅耳目，擴見聞。予今日勿復執事，任休息遊觀。余將出訪友，且刺聽舟赴意白里島期，爲子關說，俾得返故里。」即易服出。太子徒倚無慘，念主不置，淒然身世，百感交集。忽聞樹杪有撲擊聲，舉首視，見兩鳥振翅相搏啄。俄一鳥斃，墮地，一颺去，復有巨鳥二，自遠翔至，見一鳥受啄死，乃斗然下，分集死鳥前後，俯視哀鳴，聲悲而怒。旋攬土爲墳，銜死鳥入埋。

畢，振翅去。頃之，共捕惡鳥來，銜其翼若爪，疾飛至死鳥墳，相與啄惡鳥死，亟裂其腹，曳肝腸出，棄之，遂翀霄逝。太子深歎兩巨鳥之俠義。旋至樹下，則死鳥血肉狼籍，胃有紅色物，掇視，則固主驅邪符也。喜而呼曰：「惡鳥，汝何故作此孽，致予離主而被厄！今日汝亦得慘報耶！」復遙祝曰：「公主，予無意中重獲卿所佩物，卽重圓兆也。」乃吻其符，巾纏於臂。是夜得安枕；蓋自失符後，目不交睫者久矣。

翌晨，太子著園人衣，詣園叟受役。叟指一老樹曰：「是樹老朽，不能復得佳實，子可伐之。」太子唯唯，取斧剗其根。纔及半，忽若觸堅質，聲硜然。掘土視，一巨銅板覆其上。啓之，下有石階，循級下，數至十乃盡。則石洞呀然見，寬約十五方步，中列黃銅甕凡五十，上各有覆。悉發窺之，中所貯皆金粉。太子大喜，出沿階上，仍以銅板掩，剗枯株以待叟返。先是叟出遊，探舟往意白里島消息。羣以不日將啓旋，第無定期，謂次日可決，故叟於今晨復問詢得實。至是歸，欣然有喜色，謂太子曰：「子爲子賀，舟越三日卽發，子可附以赴意白里島，予已語船主矣。」太子喜，對曰：「僕亦爲長者賀，苟不憚煩，望借僕去。僕爲長者覓得藏金，用以告。」於是導叟至剗樹所，舉銅板，與偕入，觀甕中物，賀曰：「長者躬勞苦，施德於予所不知，藏金之出，寧非天錫。」叟怫然曰：「是何言！子謂是金爲予所應有者耶？子獲之，子自受之，予何與焉？予自父歿，灌園八十年於茲，曾不知有窖金，卽可證非予所應有。且余髮，死亡無日，需

此何益？子英俊，貴爲青宮，不日歸國。以金屬子，是天償子以跋涉之勞。子其善用之。」太子固不從。

二人相讓，至再四不決。移時，太子請叟得其半。叟堅辭良久，而太子讓益力，叟不得已從之。旋謂太子曰：「子攜金以行，必啓覬覦，非隱藏不可。意白里島不產橄欖，歲由北載往者不知凡幾。子圃廣植橄欖，子所素悉。請購罈五十具，下藏金粉，覆以橄欖，庶無意外虞。」諾之。叟與爲治嚴，勿違終日。比叟入室少憩，太子以驅邪符在臂，恐復失，亦取藏罈底。料簡竟，詣叟清談，以烏鬪獲符事告之。叟驚異，擊掌相慶。坐良久，始各解衣寢。是夜，叟體中忽不適，蓋老人以數勤操作病也。數日，疾革，野扉深掩，無顧問者。太子黯然。俄船主偕舟子來，詢何人赴意白里島。太子曰：「僕卽是。值圃叟困於疾，君可先挈予行李去，僕卽續至。」於是舟子等舁罈及諸裝出，請客速就道，且曰：「專候子，風至利，至卽發矣。」太子領之，退與叟別。入室，見叟彌留，不忍遽去。俄叟絕。太子悲不自勝，亟浴尸，布束其體，埋於圃。時已薄暮，攜籥往付園主。盆奔抵海口，烟水迷茫，覓舟不得。詢路人，謂已啓槎，待客歷三小時之久云。太子悲悵，無以爲計，且驅邪符已納諸罈，益無以自慰。不得已，仍返圃，僦於園主，躬操作，以一童供奔走。繼以圃叟遺金無受者，復購罈五十具，擬如前法貯之，待來年挈之歸。

意白里島之王宮濱於海。一日，白達力憑窗眺，見一巨舟張帆衝浪至，卽詢侍者。對曰：「此舟歲

一至島，乃載珍物來貿易者。」白達力聞言，恐太子附舟至，心有所觸，欲私訪之，以稽察爲辭，率從官數人，乘馬赴海口。比至，舟已橫，主者適登陸。白達力遣從官召之來，曰：「汝舟發自何所？海行幾日？客有他國人否？」船主曰：「舟客皆業販負者，載貨爲細紵寶石麝龍涎樟腦藥品及橄欖果。」白達力素嗜橄欖，歡甚，曰：「朕欲得橄欖，可將至。」且命諸商先以各珍物呈覽。船主曰：「橄欖凡五十罇，是客尙勾留未至，果遺小人所辱論，權越俎爲論值。」曰：「值幾何？」對曰：「客貧甚，能賞銀錢千足矣。」白達力曰：「索價不爲貶，諒彼無異詞。客貧可憫，朕當如汝所論值而易以金，示體卹。」卽命以值付船主，轉給客。日暮，白達力至公主赫泰勒非斯所。時橄欖已舁至，侍者發覆，傾少許於盤，而金粉外溢。白達力臨觀，異之，命悉啓視。則皆貯金粉，特以果覆面耳。忽見金粉中有紅色物，細審之，則驅邪符也。驚悲交集，身驟厥。赫泰勒非斯與侍者急持救，良久乃蘇。時夜闌，侍者退，白達力謂赫泰勒非斯曰：「予驟見此符而驚，恐太子有意外變，不禁驟厥。繼思此符旣在，則太子可蹤跡得矣。」翌日，白達力命召船主至，曰：「朕給金之客操何業？何緣留異域？汝知否？」曰：「粗知之。先是園叟以樹藝爲業，一日來語，謂有某少年流離至此，彼要之居處。少年思歸故鄉，道當經意白里島，欲附舟去。小人允之。船將發，往邀少年。少年命先載橄欖，已當踵至。詎待至數小時，杳不至。不得已，啓棹來此。」白達力聞之

喜，卽僞怒曰：「幸哉，罪人斯得，彼少年負國款遠遁，朕欲得而甘心，汝速返舵，執之來，汝苟逆命，將盡沒汝舟中貨入官，汝罪且不貸。」船主大恐，不知所對。歸以語舟客，舟客譁然，趣其亟了事。船主不得已，掛帆返。比至海口，攜舟子之勇敢者數人，小舟登岸，夜往叩園扉，甚急。太子起關戶，衆卽執太子去。至舟，復振舵向意白里島進發。太子識船主，驚詢掩執之故。曰：「子非負意白里島王之國款者耶？」太子曰：「嘻，異矣！余素不識島主，足未踐其土，何緣負國款？」船主曰：「此事君自知之，何必喋喋？」太子茫然，不知所措。夜抵意白里島，船主趣太子入宮。守者具報。白達力卽出見，所謂少年者果太子，喜極而悲。復見其著園人衣，容憔悴，心爲慘然。而太子則疑島王將妄加負債罪，惴惴而慄，不知頃所見者，卽己朝夕涕泣眷念之人也。時白達力欲具以告太子，恐耳目屬，致滋疑論，姑命從官善視太子，當以明口召。旋以金剛石賜船主，慰勞之曰：「前金錢千，汝可自有，橄欖之值，當另付少年。」船主唯唯，謝而退。白達力乃以太子之至告赫泰勒非斯，乞勿彰露，且問計。又曰：「太子才非庸碌者，雖辱在泥塗，蘊蓄故在。予欲舉爲上卿，何如？」赫泰勒非斯頷之，且曰：「苟有機可乘，必爲力。」

次日，白達力命導太子至，傳旨賜浴，具衣冠。俄而白達力臨朝，太子侍階下。羣臣左右鵠立，見太子，互相詫。繼觀其風儀英矯，頓起愛敬心。而白達力與太子久別，見太子雖似久困悴者，而風度如昨，

愈可親愛。乃指謂羣臣曰：「是名客馬力兒瑟孟，有經世才，朕於風塵中識之，今舉爲上卿。卿等與共事，當知朕簡任得人也。」太子聞白達力呼其名，大驚異。及聞謂與己素識，自維無半面緣，胡語此？疑不能明。第驟被重秩，不能無感激，遂伏謝曰：「臣飄零異地，不自意遽蒙重任。殊恩所逮，沒齒難忘。敢不竭駑駘以報高厚。」頃之，有從官導太子往私第。比及門，則儀從肅然兩行立。入室，則侍者跪呈册。閱之，乃臚列儲金所在，供揮霍。步後園，則卉木競榮，良馬盈廐。室沈沈然，焜耀旂飾，富可埒王侯。太子以隆遇出意外，魂搖搖莫定，不知白達力爲之部署也。

數日後，白達力召太子與議國事。時財政大臣職缺，卽擢太子任之。太子洞利弊，知大體，所設施同僚皆傾服之。民亦以太子不妄事苛求，力破計臣之習，輿頌徧衢路。太子上受主知，下孚民望，旁觀者皆聞聲爲太子羨。而太子則以與公主中道睽離，私心戚戚，雖處華廡，而不能輟歎息。度公主備返客利登，當經意白里，時閱數載，恐主已歸國，無人知其梗概，罔從得息耗也。蓋公主抵意白里島時，雖自謂客馬力兒瑟孟，自受禪，卽稱阿民羅斯第二，不復襲太子名，故太子愈不疑。况諸臣知白達力始稱客馬力兒瑟孟者僅數人，太子未與締交，亦無從言及。然白達力終恐一旦洩露，思太子朝時，鬱鬱見於色，而已亦隱戚不自勝，欲直言之。以此意告諸赫泰勒非斯，赫泰勒非斯甚然其說。於是白達力

召太子來，謂之曰：「有大事與商，非俄頃可畢，卿今夕可來宮，當爲卿下榻。」太子唯唯。入夜，往見白達力。白達力引至後宮，宦者將爲先導，白達力止之。及入，又進一精室，中設臥榻。白達力即闔戶，自篋中出驅邪符示太子曰：「此貢自某方士，藏之久矣。卿多智，必識此物來歷，望爲予言。」太子取符就燈諦審之，意色驚詫。白達力見其狀，喜甚。太子曰：「此臣婦公主白達力物也。偶取觀，爲鳥啣去。臣窮捕之，與主隔絕，而已羈異域，悲怨幾死。倘不厭聞，敢瀆。」白達力曰：「卿莫言，此物所自，朕亦略知。卿在此少頓，朕去卽至。」言次，往他室易婦人衣，繫當年衣帶，復來見太子。太子見爲白達力，狂喜趨前，互相持抱曰：「卿真狡獪！僕竟在夢中！卿卽國主耶？」白達力泣曰：「妾此後不復主此國，君就坐，當以苦衷語君。」於是互語別後事，嬋媯不得休，涕繼以笑，夜闌就寢。黎明，二人起。白達力不復著王服，盥洗畢，命請阿民羅斯來。俄至，見一婦與財政大臣齊肩立，大驚，外人乃擅入宮禁！坐定，卽詢新君何在。白達力對曰：「妾卽是，昨爲意白里島主，今爲客馬力兒瑟孟妻矣。」指太子而言曰：「彼卽客馬力兒瑟孟也。」於是具述其事之始末。阿民羅斯驚歎不置。白達力又曰：「一夫數妻，教所不禁。陛下若以公主妻太子，亦無不可。妾甘居妾媵，願以后位讓。想公主必不忍拂妾意也。」阿民羅斯遂迴顧太子曰：「朕自媿愚闇，誤以他國公主爲太子，使弱女執箕帚，幸今日始白隱情。雖然，公主旣不能忘

情於太子，假太子之名與弱女結伉儷，朕當從公主意，以弱女侍太子，願主社稷，以實前言。」太子對曰：「陛下不罪臣婦之欺公主，復不洩臣婦隱事，負德如山，罔從圖報，又安敢違明詔？」於是阿民羅斯大喜，即日請太子登極，與赫泰勒非斯行嘉禮。赫泰勒非斯美姿容，多才藝。太子大悅，待兩后無軒輊。兩后亦和洽，無閒言。是歲，同日各舉一子。太子爲命名，長，白達力所出，曰愛民繼德，次，赫泰勒非斯所出，曰愛斯瑟德。

① 客利登島 (Isle of the Children of Khaledan)

② 白達力，公主之名。

③ 泰父城 (Tarf)

墨繼城大會記

愛民繼德與愛斯瑟德襁褓時，客馬力兒瑟孟撫愛備至。稍長，受教於賢師傅，嫻諸學，並精伎擊。敦篤天性，盡友于誼，言動意識罔不合。以東西分處，不能晤接，請於客馬力兒瑟孟，欲同室居。許之，共一宮，供帳悉從所好。復以其英武有才略，深相信任。比年十九，客馬力兒瑟孟每出游獵，輒命共攝國。

政。白達力與赫泰勒非斯溺愛尤甚。然白達力之愛子，不於己出者而於愛斯瑟德；赫泰勒非斯亦如之。其始兩后以誼篤，若姊妹行，故互愛其子。洎二子長，美而豔，兩后心不能無動；亦未嘗不知內亂之可恥，特禮法之嚴，卒不敵其情欲之烈，蓄念有日矣。而愛民繼德與愛斯瑟德則以兩后相愛，爲母子間常事，不知其實有它腸焉。

兩后思既切，特不敢顯言，各擬以緘密探之。值客馬力兒瑟孟獵郊外，兩后不謀而合，乘間施其計。日午，愛民繼德歸宮，一宦者愴惶左右視，以赫泰勒非斯私函進。愛民繼德啓觀，憤怒不可遏，抽刃指宦者曰：「汝之忠於乃主者固如是乎！」殺之，卽往見白達力，面鐵色，探書於懷，朗讀之曰：「此赫泰勒非斯后致兒者。」白達力怒曰：「赫泰勒非斯后至賢智，汝何深拂其意，而鹵莽若此！」愛民繼德駭曰：「母亦不知倫理耶兒非以父故，今日必誅赫泰勒非斯。」言畢，拂衣去。

白達力夙知愛民繼德與愛斯瑟德性行相同，視愛民繼德之拒赫泰勒非斯，猶不知鑒，而欲私愛斯瑟德之心不稍斂。次日以箋述臆，固封之，命老宮婢持往，乘間密遞愛斯瑟德。愛斯瑟德發書，氣若山涌，立斷宮婢首，懷書往見赫泰勒非斯。正欲出示，而赫泰勒非斯叱之曰：「余知汝來意，汝亦如愛民繼德之肆其挺撞耶？亟去，後勿復相見！」愛斯瑟德聞言，驚且恨，倉皇出見愛民繼德，互道兩后

事，以遭此不幸，相對歔歔。而兩后恚二子逆命，頓欲致毒，僞語宮婢等愛民繼德與愛斯瑟德窺聞來戲。言次，掩袂泣，痛詈不止。旋毀粧垢面，共偃臥一榻，佯爲悲涕。客馬力兒瑟孟歸見狀，驚詢之，不答，泣益甚。再三詰。白達力始拭淚告曰：「妾等猝受辱，幾無顏見陛下。自乘輿出獵，兩王子來宮中，欲施無禮於妾等。微力拒，幾不免。此二子竟甘冒大惡，妾等實恥爲其母，恐不復能長侍陛下矣！」大號眺不止。客馬力兒瑟孟大怒，趣召兩子來，當手刃。爲阿民羅斯所知，力阻之。謂客馬力兒瑟孟曰：「二子有罪，當明正典刑。事涉曖昧，尙宜詳察，勿造次貽悔。」乃不得已，繫二子於獄。召阿廟。蓋恩脫者夜受詔。是夕蓋恩脫入見。客馬力兒瑟孟諭之曰：「二子罪無赦，亟押赴郊外戮之，褫其血衣來。違命者死！」蓋恩脫受詔出，率二子去。黎旦，抵叢林。蓋恩脫下騎，以客馬力兒瑟孟之命垂涕告之。且曰：「不幸迫君命，進退維谷，願勿怨臣。」二子曰：「君父命不可違，余等當受戮，復何怨？」言畢，兄弟相持哭。久之，愛斯瑟德曰：「蓋恩脫，可先殺我，免觀阿兄慘死。」愛民繼德急止之曰：「長者先。」兄弟爭先死。蓋恩脫哀之，爲墮淚。有頃，二子曰：「余兄弟幼相愛，無一口離，望共縛使密切，使同時飲刃，幸甚。」蓋恩脫許諾，泣請曰：「殿下有遺言否？」曰：「不幸遭不白，致罹死罪，然終不敢怨君父。語盡此，望轉陳。」蓋恩脫唯唯，拔所佩劍出。

時蓋恩脫之乘馬傍樹立，劍整利，舉時光若掣電，馬驚而大嘶以逸。蓋恩脫夙寶此馬，且轡勒皆珍物，恐奔失，逐之，遺其劍。馬儵忽不可及，將及，復奔，旋竄密林中。蓋恩脫忿息追捕，馬馳且嘶。而林中有獅伏臥，聞聲起，瞥視蓋恩脫，奮前欲搏噬。蓋恩脫舍馬疾遁，獅追不釋，急不得脫，乃狂呼曰：「天不當怒予！天不當怒予！余無寸刃，余死矣！」獅驟搏，蓋恩脫仆，自分必飽獅腹。忽覺有人當其前，獅舍已而搏，視之，則愛民繼德也。先是蓋恩脫往逐逸馬，二子就縛，渴甚。愛民繼德謂愛斯瑟德曰：「林右有泉，可解縛就飲。」曰：「命在須臾，胡事飲？」愛民繼德渴不能忍，解縛攜愛斯瑟德去。抵泉側，聞林中獅吼聲，見蓋恩脫遺劍在地，檢之曰：「蓋恩脫久不出，必爲獅困，當往救。」共奔入林，獅已按蓋恩脫，將大嚼，見愛民繼德仗劍至，搏之。愛民繼德按劍待，無懼容。俟其近，力刺，刃入吭者尺，獅斃。蓋恩脫伏而謝，泣請曰：「殿下出臣於險，臣何忍戕殿下以自陷不義？」二子曰：「救卿，私情也，殺予，君命也，以私廢公，烏乎可？」言次，馬循途至，立而喘。蓋恩脫維之。二子引領就戮。蓋恩脫正色曰：「事有經權，請無自輕不訾之身，貽後世讀。若懼臣無以復命，但解衣與臣，臣自有處置。」二子不得已，從其言。蓋恩脫復出珍物，資二子裝，倉皇別去。

蓋恩脫持衣往深林，蘸以獅血，策騎歸，往復命。客馬力兒瑟孟曰：「事了未？」蓋恩脫以血衣呈

曰：「了矣，衣可證。」曰：「若曹受死時有怨言否？」蓋恩脫曰：「無怨言，第哀呼曰：『不幸遭不白，致罹死罪，然終不敢怨君父。』」客馬力兒瑟孟爲之惻然。取血衣審視，見愛民繼德衣袋中有遺物。出視之，則爲赫泰勒非斯私函，中有同心結，縮髮爲之，不覺手足俱顫。又檢愛斯瑟德衣袋中，則白達力書在焉。悔恨交集，兩手自搏，暈絕於地。良久始蘇，痛不欲生，涕流被面，自呼其名曰：「客馬力兒瑟孟，汝何憤憤至此，自殺其子！」復望空擊膺而哭曰：「兒無辜，乃甘就戮而不一言，是何如仁孝耶！予殺無罪兒，天地不予容。予自幼懼女禍，不欲娶，乃不能堅其志。果以是獲厲，正天所以警予也。」又詈白達力及赫泰勒非斯曰：「毒哉二婦，狗彘不食爾肉矣！殺爾，徒污刃！」言次，命立幽之永巷中，嚴守之。

愛民繼德與愛斯瑟德別蓋恩脫後，走沙漠中，恐爲覺察，就荒僻徑以行。入夜互爲臥守，防虎豹。若是者匝月，抵一危嶺。山石瑩瑩，色黝黑，崖壁巖萬仞，陡直不能容趾。久之，察有小徑，細如蛇，詰屈而上，崎嶇偪仄，艱於履。復沿山覓道，稍可步者不得。徘徊觀望，計無所出。乃奮自鼓，循徑先後登，援附藤石，愈進愈險，前者之趾及後者頂。歷一日，尙未達巔。薄暮，愛斯瑟德履爲之裂，足痛楚不勝，泣曰：「兄勉自前，余足破力竭，不復能上矣。」愛民繼德慰之曰：「弟勿自傷，盍少休。月上再進，至極頂亦不遠也。」乃共席地坐。俄雲際月出，愛斯瑟德力漸復，遂相與達嶺首。一俯視，則足心酸澁，膽欲墜落。復息

少許時，愛民繼德旋起，嗚數武外有樹，昏然時。近之，乃石榴樹也，實纍纍綴枝上。往引愛斯瑟德至。樹側有泉穴出，澄而淺，乃飽食榴實，就泉濯手足。晨起，愛民繼德曰：「予等可下嶺矣。」愛斯瑟德曰：「余疲甚，當憩二三日始能行，奈何？」愛民繼德遂爲覓崖洞，共休止，採山果爲食。語及被誣事，輒躅足流涕歎息。越三日，相攜下嶺，路乍寬乍窄，至峭削處，尤栗栗。凡五日嶺盡，得坦途，城堞入望。愛民繼德謂愛斯瑟德曰：「弟於此少待，余將潛入郭，購酒食，並探爲何所。驚弦之鳥，懼懼不測，願獨往。」愛斯瑟德曰：「兄萬一有意外虞，弟心何安？願代兄往。」曰：「弟不忍予罹不測，予豈忍陷弟耶？」愛斯瑟德堅不從，不得已，聽之，據樹以俟。

愛斯瑟德行未數十武，邂逅一叟，服麗都，手杖，度爲長者，前請曰：「欲之市，以何道往？」叟睨笑曰：「子殆異鄉人耶？」曰：「然。」叟曰：「適市將何求？」曰：「僕與兄跋涉兩月始抵此。兄憊息郭外，擬爲購食於肆，幸得瞻長者。」叟曰：「子來甚佳。予今日饗客，治具悉備，不厭輜瀆，請須臾於敝廬。尙當以不腆之殺核奉賢昆，則子可免奔走。此間澆薄，子幸遇老夫，使執途人而問道，殆矣。僕土著，習謠俗，少頃，當覩縷以聞，諒不見鄙也。」愛斯瑟德聞叟言，感無地，曰：「幸蒙高誼，謹從長者命。」於是叟前導，數掩口胡廬，狀殊詭譎，繼見愛斯瑟德，屬目，亟莊其容，抵一宅，引登廳事。庭設一巨盆，火煜然四

耀，有叟四十羅拜之。愛斯瑟德大駭，知爲異端，而身入險地，不寒而慄。叟旋與諸耆爲禮，大呼曰：「火神教徒，誠幸事，祭物已獲，革斯朋何在？」聲盪然達戶外。

突一黑人入，卽革斯朋也，見愛斯瑟德俯首立，色若喪，卽知叟呼己意，遂奔愛斯瑟德，猛擊之，踣東其臂。叟曰：「可畏去，囑余女波士特里與克肥馬守之，日加以鞭撻，听夕予乾饌半。俟往藍海朝火山，挈以供神食也。」言竟，革斯朋立曳愛民繼德去，徑敲門，至一窟室，有石階，復曳之下。楷愛斯瑟德兩足，旋出。至兩女所，而叟已先在。叟語女曰：「汝等可詣獄，以例待回教人法撻來囚。余家素崇祀火神，非此不足明虔敬。」兩女各挾一鞭欣然往，褫愛斯瑟德衣，棍痛扶之，血肉狼籍，呼晷暈絕。兩女委乾饌瓶水於地，掉臂去。愛斯瑟德久乃漸蘇，自悼遭此無妄，死不旋踵，使愛民繼德知之，寧不追痛。繼德又竊慰，幸已獨來，尙不至同及於難也。

愛民繼德俟愛斯瑟德於郭外，日暮不來，灼甚。入夜，跡仍杳。就山麓臥，不能成寐。辨色起，入郭，往來人衣履悉與回教異。詢其地，曰：「此墨繼城也，民多奉火教，火教徒稱曰墨繼，故名其城。」愛民繼德思被雞出奔，踰越山嶺，越四旬，卽至墨繼，不自意如是迅速，疑爲神助。行且思，已抵閩閩。見衢右有縫人肆，主者著回教衣，卽趨與致禮。縫人延之坐，詰何以走倉皇。以覓弟對曰：「君弟苟爲異端得，

無復見期矣。并慎自防，陷阱隨處而有。余與子同教，將以彼陰謀語君，君或不致陷弟轍。」愛民繼德以失愛弟，焦但不自勝。不得已，僦居於縫人，探弟蹤跡，且以避害，足不出戶者匝月。

未幾，膽稍壯，自問不致爲墨繼人所紿。一日浴歸，道少行人，遇一婦。婦見愛民繼德衣楚楚，丰采甚都，揭翳面巾，眼波縈轉之，詢曰：「君焉往？」愛民繼德視婦有殊色，情不自禁，曰：「余漂零無所歸，欲趨謁，得無見拒？」婦笑曰：「何言之躁？君視予何等女，而遽共男子歸。余甚苦奔走，欲就君家憩，君亦見拒否？」時愛民繼德自度，「苟導婦往縫人家，縫人必鄙己爲儂薄子，拒不納，且己亦不得留。倘詣婦所，或邂逅異端，遭不測。又鮮相識，無託足處，不能共婦情話。」益自惆悵。然戀婦心馳騁不能已，不知所答，姑偕婦去。頃之，見一巨室，戶深鍵，寂無人。左右列修礎，琢石爲之，愛民繼德憊甚，就石少息。婦亦嬌弱不勝，隨之坐，曰：「此君居耶？」愛民繼德囁囁曰：「戶鑰付僮，適市沽酒去矣。當久待，奈何？」婦怫然曰：「傭乃誤事，可恨！歸來後，君若不夏楚，當爲代懲之。」卽拾石擊鑰。愛民繼德大恐，又難阻止，亟曰：「望稍待，小奚當至。」婦曰：「君狀張皇，諒此非君室也。損一鑰，矢無幾，何恡爲？」言已，大擊鑰，裂戶遂闢。於是婦先入焉。

愛民繼德見鑰裂，大驚，恐主人至，已得罪，欲乘婦入室後遁去；又貪其娟媚，不能捨。猶豫間，而婦

人以不見愛民繼德入室，復出，笑謂之曰：「徘徊戶外何爲者？盍入室盡歡？」愛民繼德曰：「室樸陋，未治具，懼褻，僕倚門俟小奚歸也。」婦曰：「僮來，當入室，無事久待。」愛民繼德辭窮，遂偕入。中廳事，四壁皆白石，翼以廊廡。相與循登廡之右，有精舍數楹，設甚麗。食几二，一列殺核，一鮮菓。旁有案，轟轟羅名酒。愛民繼德大懼，自度已墮術中，命不知在何時，恐不能與愛弟相見矣。時婦顧而大樂，笑曰：「君早具，尚假辭於僮，豈別有屬念者在？雖然，予皆不問，君毋忘也。」愛民繼德於鬱伊中間婦言，頤爲之解，曰：「卿殆誤會，此僕常供耳。」然心怦怦不甯，蓋以饌有主者。偶倦欲伏几，婦止之曰：「君神采索然，意果何屬？浴後飲至宜，盍共酌？」不得已，從之。婦取玻璃盞注酒，畢飲，復斟以飲愛民繼德。時室沉沉，并僕從未之見，愛民繼德甚疑恐，復自忖曰：「倘主人終不至，予少間得脫身出，萬幸矣。」窺婦則狂吸惡嚼，唇齒哆然，并割肉趣之食。俄頃，殺酒就盡，婦頻撥果實食之。而室主人至矣。

主人貝黑德，爲墨繼王御馬監，饒於財，美居室，此其別墅，恆以宴客。是日，折柬招友人飲，命奴治具。既備，奴以事闔扉去。而貝黑德度客將至，詣別墅候之。至則見鑰折戶闢，疑有胙篋者，躡足入。忽聞語笑聲出精舍，竊視，則一美少年與婦酌，食案狼籍，婦則貌妖冶，辭態蕩謔，知非良家，思調以爲戲。時婦敷坐，面背戶，而愛民繼德則瞥睹一偉丈夫隱於隅，知爲主人，倉皇色變，目注貝黑德，欲有所言。貝

黑德急搖手，示勿聲，招之出。愛民繼德知意，卽起離坐，婦曰：「將何往？」曰：「小遣耳，卽至。」走廡下，與貝黑德相值。貝黑德恐婦屬耳目，退至外廳事，謂愛民繼德曰：「汝何故毀吾門，入吾室？」曰：「誠知聞罪。雖然，使君知事端，未必不宥。」乃具以告，且謂已爲王子，遭不自冤，避禍來此云。貝黑德夙以豪俠自喜，見愛民繼德位王子，容辭俊朗，知非誑已者，卽轉怒爲喜，曰：「得遇王子，良幸。僕貝黑德，爲墨繼王御馬監。此別墅，爲予與友朋譚讌所。今日招友飲，辱不棄，請少留。此婦甚突兀，僕擬就君言，佯爲僮入室，覘婦舉動。君卽以僕遲歸，責且扑。僕有用意，今夕請君居此。晨當遣婦去。僕必有以報君。」愛民繼德復欲有言，貝黑德止之，趣使入。

亡何，所招友絡繹至，貝黑德僞託辭却之去，卽至別室易服。時愛民繼德已入座，謂婦曰：「僮逗遛不返，室乏人，簡侍應，罪甚。奴歸，余必重責。」婦曰：「小事何介意？奴辱命，謹不容宥，且不足以煩君。願與君但需醉爲樂。」愛民繼德以貝黑德不罪且敬，喜出望外，斯時意泰然，不若前之芒刺在背，與婦飲益豪。久之，貝黑德青衣至，佯爲懼，匍匐請罪，旋起俯首待主命。愛民繼德作怒曰：「汝不事事。暮尙不歸，何往？」曰：「萬死，不意主公早至，致遲遲復命。」愛民繼德曰：「爾以予藉口，狡孰甚！」起取鞭，稍扶，卽歸坐。婦以罰輕不滿意，自起肆擊。貝黑德負痛，淚涔涔下。愛民繼德不忍觀，疊呼曰：「止！止！」

婦怒曰：「君馭下無方，致奴益縱，予爲約束，君何效婦人之仁？」復痛答不已。愛民繼德奪鞭，婦不與。良久乃釋手，猶日磔磔大罵。貝黑德拭淚侍，且爲斟酒。食竟，貝黑德洒掃潔其室，榻來奔走。婦復以惡聲加。愛民繼德心不平，然懼婦威，不敢語。比夜闌，貝黑德爲設臥榻，列枕衾而已就外廂寢。

貝黑德既退，愛民繼德與婦坐語，歷一旬鐘，始解衣將寢。婦復出，聞貝黑德大鼾，觸前怒，思殺之。進謂愛民繼德曰：「君愛妾，能爲我作一快心事否？」曰：「當盡力。」婦指壁間懸劍曰：「君取此劍斷奴首。」愛民繼德愕然，疑婦醉，曰：「彼違予命，予責之，汝復痛扶之，可已矣。彼蠢蠢者何足深責？且彼夙供役，無大過，豈可執細故以殺此身？願毋復及此事。」婦怒曰：「君與此奴無戚誼，何袒彼爲？予必得彼而甘心。君不忍，予將手刃。」取劍奔外廂。愛民繼德追呼曰：「奴屬予，惟予能殺，若不能越分侵吾權。若既有深恨，余爲若殺却可耳。」婦卽授以劍。愛民繼德執劍顧婦曰：「禁聲，借我來，毋使覺。」比至貝黑德榻前，愛民繼德舉劍力斫婦頸，頭砉然墮。貝黑德之胸。貝黑德驚起，張目四顧，見愛民繼德持劍立，一婦僵於地，無頭，榻上一首，血漉漉，大駭，急詰。愛民繼德具言之。且曰：「欲掾君，非殺婦不克。」貝黑德感謝曰：「微君，予必死於婦。再造之恩，何以報！」旋顧曰：「天未曙，僕將負尸出，免洩露。」

愛民繼德曰：「予殺予埋，胡累若？」

貝黑德曰：「君不知途徑，無從掩尸，此事望委諸僕。倘曙後僕

不還，必爲邏者獲。君可獨居此墅，再作他圖，謹以墅及一切爲贈。」言已，作書爲左券，取大囊藏婦骸，負而去。

貝黑德既出門，欲投屍於海，行向海濱。不數十武，與主捕者值。主捕者素識貝黑德，知爲墨繼王御馬監，是日見其衣青衣，負巨囊而走，心疑焉。從者止貝黑德，發囊視，則赫然死婦人也。於是執貝黑德去。主捕者以其居官殺人，罪至重，黎旦，縛以白王。王大震怒，曰：「貝黑德以職官擅殺民婦，橫甚，罪干纒首。」貝黑德默不置辯，入於獄，日午當刑死，時其罪狀已徧布國境矣。

愛民繼德在別墅中遲貝黑德，久不至，心搖搖不寧。聞戶外喧傳聲，聆之，則言貝黑德殺人獲證事。大駭，扼腕曰：「貝黑德無辜，何可坐抵吾不願嫁禍於人。」立起赴市曹。觀者方麇集，衆議騰沸。俄主捕者押貝黑德來。比至行刑所，愛民繼德奮至前，抗聲請曰：「殺人者我也！貝黑德無罪。」於是以殺婦事歷歷告主捕。主捕以事至重，不敢決，導見王。愛民繼德述端末，並以失弟事告。墨繼王惻然曰：「得覩丰儀，幸甚。貝黑德可謂以德報德，當復其職。王子手刃惡婦，救貝黑德，復慷慨自首，豪俠不可及，可任維齊，以輔朕治；并予特別權，得於境內訪所失者。」愛民繼德俯伏謝，即日視維齊事。徧召偵者，詢愛斯瑟德蹤迹，得及知耗者賞有差。久之杳然，固不知其拘囚於窟室也。

愛斯瑟德既受執，波士特里與克肥馬日鞭撻之。比祀火神期近，舟之往藍海者悉已具，行有日矣。更置愛斯瑟德於箱底，上厚覆以帛，鑿微隙令通呼吸，舁登舟，付船主比力民。而比力民已奉愛民繼德諭，將詣舟稽察，蓋愛民繼德訶知凡歲往朝火山者，必殺一回教人供神食，恐愛斯瑟德爲所獲，擬往覓之。至則命侍者大索，竟不得，不知其在帛箱中也。殆哉！愛斯瑟德爲砧上肉矣。

舟既發，距墨繼城已遠，比力民出愛斯瑟德於箱，懼其投海，以鐵緝鎖之。行數日，忽海色昏暗，狂飆掀巨浪，挾以急雨，舟顛舞不能自主，漂若箭激。比力民恐觸礁，驚惶失措。久之，達一海口，審爲瑪奇亞納女王之都，頓戰慄無人色。蓋女王崇回教，仇視火神，屏其徒不許闖入，并舟楫亦不得泊其境。而風雨勢更厲。比力民語衆曰：「泊口內則舟可保；而女王夙仇火教，往必遭戮，奈何？計惟有詭爲販奴者，釋愛斯瑟德縛，衣以青衣。脫女王召，卽以遭風漂至，販奴僅餘一人，以彼尙不蠢惡，留司會計。對女王見愛斯瑟德美丰姿，必欲得以給事，則佯爲不欲售，固強乃允。復遷延之。俟風定，卽潛解維去。君等以爲若何？」僉曰：「甚善。」於是比力民解愛斯瑟德縛，衣以青衣，駕舟入海口，下棹焉。

瑪奇亞納女主之宮高瞰巨海。宮之外植卉木爲園，修廣抵海岸。是日，瑪奇亞納憑窗眺。見一舟入口泊。例召舟主，詰所自來。比力民卽挈愛斯瑟德，囑妄勿言賈禍，至則僞自如前言。瑪奇亞納見愛

斯瑟德俊雅，好之，詢其名。愛斯瑟德蹙額曰：「所詢爲昔名乎，抑爲今名？」曰：「若有兩名邪？」曰：「然，臣昔名愛斯瑟德，今則名神食。」言竟，歛歎不自勝。瑪希亞納驟不能解，疑其白奴隸苦也，不知愛斯瑟德之作庖語，謂之曰：「若能司計，必能文，可書以示予。」曰：「恐不足應覽耳。」退數武，爲文，隱括被難事，呈瑪奇亞納。覽之，愛不釋，謂比力民曰：「朕欲愛斯瑟德供役左右，汝意云何？」比力民曰：「賴其司會計，實不忍售，萬死不敢承旨。」瑪奇亞納大怒，立起攜愛斯瑟德入宮，命侍者出，諭比力司速駛舟出境，遲且獲罪。「比力民倉皇歸舟，啓旋行，時風雨未止也。」

瑪奇亞納乃讒愛斯瑟德於宮。愛斯瑟德謝曰：「臣奴耳，安敢越分？」曰：「朕憐子被困，爲出諸水火。子若甘居奴隸，失朕意矣。盍就坐適見子所陳，必見戾於仇者，其明言毋隱。」愛斯瑟德不敢拂意，就坐，具道前事。瑪奇亞納悲且恚曰：「朕不仇火教徒，而彼仇我，乃慘酷至是！朕必蕩使無遺，以洩此恨。」言次，酒進，所以勸愛斯瑟德飲，殷甚曰：「王子罹困久矣，今日盍盡歡？」終食，愛斯瑟德至念樂。瑪奇亞納辭去。愛斯瑟德乘間眺矚，信步入園。百卉掩映，老木參天際，雜以鳥聲，足娛耳目。一泉繞竹，水潏潏然。就盥手，坐磐石少憩。體被酒，俄頃酣寐，而禍復作矣。

比力民之失愛斯瑟德也，頗快快。時風雨少減，暮色蒼茫，舟子猶有在小艇中者。比力民謂之曰：

「余適見園中有泉流，甚清澈，若輩可往汲。牆不及肩，可踰而入。余檣舟以待。」舟子如其言，至則見一男子就石臥，諦視則愛斯瑟德也。戒勿誹，取水畢，卽潛負之，踰垣出。比愛斯瑟德寤，則已在小舟中。舟子遙呼曰：「神食又來矣。」比力民間而大喜，亟趣登舟，狂躁殊甚。既復得愛斯瑟德，仍結其手足，命挂帆捩舵，面火山行。

瑪奇亞納歸宮，不見愛斯瑟德，詢侍者，不之知。以出遊當自返，坐待之。久不至，覓諸外不得；大索於宮中，又不得。乃秉燭自蹤迹之。見園扉啓，遂率侍者入。至泉側，得履一，識爲愛斯瑟德著者。水灘地，循溼跡達垣。疑比力民施詭計，立命詞去舟行止。俄復命曰：「薄暮已開，至海口又少泊，乃行。」瑪奇亞納立傳諭海軍主者，選快艦十，待命。主者飭部伍立具。翌日，瑪奇亞納登艦，主者請旨。瑪奇亞納曰：「速捕比力民之舟，獲則賞，不獲，譴無貸。」主者唯唯，至三日味爽，始隱見舟檣。旋近，識爲比力民所駕者，艦環圍之。比力民見兵艦彙集，知不免，遂釋愛斯瑟德，隕日語之曰：「以汝故，致余等受困，然汝亦不得生。」卽投愛斯瑟德於海，時瑪奇亞納暨諸軍士皆未之見也。愛斯瑟德素習泅，卽游至海濱，攀木石，登陸少憩。解衣曝石上，日烈，移時乾，乃著衣步沙石間。自歎舛午，遭厄難者屢，淚漣漣下。久之，抵一大道，荒曠無人跡，僅於道旁掇野果實充腹。凡十日，至大聚落，髣髴曾經由者。熟省，始瞿然悟。

非他，墨繼城也。時薄暮，恐復爲仇者得，投身叢莽中。墨繼人墓最巨，外有舍，可容數人。愛斯瑟德見一舍戶未鍵，遂入棲止，不知復入阱中矣。

瑪奇亞納之追及比力民也，命兵圍迫之。比力民下帆降。瑪奇亞納責之曰：「前爲若司計者，何在爾擅入宮禁，盜彼來，罪當死！」比力民伏對曰：「奉命後，卽挂帆去，安敢復劫望垂簪，倘以爲妄言，請索之。」於是命軍士嚴搜索不得。怒，欲誅比力民。比力民投地乞命，釋之，舟貨入官，給一小艇，命比力民率舟子乘之去。比力民不敢違，駕抵海濱，舍舟登陸，亦遵大道行。於愛斯瑟德抵墨繼日，亦抵墨繼，僅後數小時。而城關已閉，不得入。裴回田野間，擬寄身墓舍，卽擇一稍高廣者入，卽愛斯瑟德棲宿處也。

比力民入墓舍，見一男子以袖障面臥，未留意。而愛斯瑟德聞履聲驚寤，舉首詢來者。比力民瞥視愛斯瑟德，呼曰：「嘻，汝復來此耶！余爲汝，幾不保首領。汝今歲卽得免刀俎，來歲豈能逃神食乎？」卽按愛斯瑟德於地，以巾蔽其口，呼舟子急縛之。晨，昇愛斯瑟德由僻道抵老叟家，復囚愛斯瑟德於窟室，並以遇險事具語叟。叟切齒，命兩女虐愛斯瑟德加甚。愛斯瑟德懼，見波士特里握鞭至，股慄而號，哀聲楚入肝肺。波士特里爲之慟，惻然不忍。愛斯瑟德搏頰乞生命，涕淚縱橫。波士特里亦爲泣下，

曰：「予父憎君奉回教，故命虐待君，曩昔已施無理。自是後，予知非，予不敢復從父命，且當役於君子，以贖前愆。有侍婢奉回教，常以良言規勸，予頗容納，欲改奉之。君如不信，誓諸曠日。君氣概不凡，必非久困者。天佑善人，冥冥中使予幡然改念，以掙君子，君幸亦予幸也。」愛斯瑟德聞言，心始定，且乘間以教中宗旨爲波士特里陳之，且具以生平告。波士特里正襟聆其言，復慨其遭際。愛斯瑟德旋蹙然曰：「卿性仁慈，大姑來，將不余宥，奈何？」波士特里曰：「毋過慮，此事當爲君排解。」復慰藉愛斯瑟德，良久乃去。後克肥馬每欲入窟室，波士特里設法止之而已。則時來視，與酒食，溫語。愛斯瑟德憂稍解。

一日，波士特里偶倚門，聞喧嘩聲自遠至，語不能辨。俄見人從駿駛來，卽隱身屬耳，乃搜覓愛斯瑟德者。波士特里趨窟室，笑謂愛斯瑟德曰：「喜君脫厄，亟偕予來。」愛斯瑟德相與潛出，至衢路，波士特里大聲呼曰：「愛斯瑟德在此！」一時愛民繼德已過老叟家，聞聲迴顧。愛斯瑟德卽趨前，相持而泣。愛民繼德以從騎授愛斯瑟德，同往謁墨繼王。王具詢涯略，以愛斯瑟德英俊，不下其兄，卽位以上卿，使勦毗國事。時波士特里以潛出愛斯瑟德，懼父責，不敢歸，旁皇於愛斯瑟德之側。王命人導往宮中，使后善視之。又遣武士亟捕叟，治其罪。

先是愛民繼德以失弟徧諭居民，有匿愛斯瑟德不出者，坐誅夷。至是愛斯瑟德以疊受囚厄事，述諸愛民繼德。大憤，立請於王，毀叟居室，縛叟及其家人，比力民亦同繫焉。至，墨繼王一鞠盡得實，罪當駢首。叟等哀號乞命。王曰：「若曹甘爲大惡，罪不赦。既畏死，必滅火神，奉回教，或可從末滅。」叟等頓首出血，惟命是從，誓不背負。於是予以不死。愛斯繼德以比力民既改持回教，憫其舟貨之失，令襄筦家政。比力民感激涕零，痛悔過，以誠自効。既知二人受厄顛末，乃乘間請曰：「意白里島主念殿下必綦切，擬具舟送歸國，竊不自揣，於島主前願代布腹心，倘王意不回，變計未晚。」愛民繼德然其說，往白諸王。王曰：「善，朕將爲治裝。」比啓行有日，愛民繼德昆弟入朝辭，忽聞偵者來報警，謂不知何國兵已薄郊外，請籌所以守禦。墨繼王大驚。愛民繼德前曰：「臣受恩未報，今鄰國師出無名，願單騎赴敵，以口舌下之。」王允其請。愛民繼德出詣彼軍。其主帥亦出，則瑪奇亞納女主也。愛民繼德曰：「王率軍辱臨敝國，敢請其故。」曰：「朕爲瑪奇亞納，來修鄰好耳，寧興無名之師？第貴國有比力民者，潛劫朕從官愛斯瑟德去，願得之。」愛民繼德曰：「愛斯瑟德實爲予弟，今官於朝，敝國之君待王久矣，乞不吝玉趾，且可與愛斯瑟德見。」瑪奇亞納帥數騎謁墨繼王。墨繼王優待之。愛斯瑟德趨與道離。瑪奇亞納悅甚，而偵者復告有敵兵自東來，勢洶洶。墨繼王愕不知所出。俄而鼓角競鳴，飛塵及闕。

墨繼王戚然，謂愛民繼德曰：「豈朕有失德，而鄰師數至？」對曰：「臣請復爲陛下解之。」卽馳騎往，欲見主帥。比主者出，詢所以帥師臨境者。王曰：「朕國於中華，數十年前有客利登島王之太子客馬力兒瑟孟來，朕以女白達力妻之。不數月，挈妻往覲其父，約一載歸。屆時杳不返。朕念切，不憚跋涉，歷各國蹤跡，倘以耗相示，幸甚。」愛民繼德聞言，知爲其外大父開阿，卽前跪吻其手曰：「臣爲愛民繼德，母后白達力所出也。臣父爲意白里島王。父母皆安好。」開阿大喜，持愛民繼德問曰：「汝何勾留於此？」則泫然以后之不德及客馬力兒瑟孟之盛怒欲殺對。開阿曰：「汝曹不歸，是重父母之過也。予將爲若父子解間言。可以余來告愛斯瑟德。」言已，命息軍於野。時墨繼王方旁皇焦急，愛民繼德至，具道見開阿事。墨繼王聞其國富強甲天下，思敦睦鄰之誼，擬帥羣臣往迎。忽軍聲遠沸，諜以西警告。墨繼王曰：「一日警報迭至，心若懸旌矣！」仍命愛民繼德往。愛民繼德受命，攜愛斯瑟德去。比見彼軍爲意白里島人，知客馬力兒瑟孟來，冒險往見。先是客馬力兒瑟孟知二子冤死，悔而泣。蓋恩脫不忍終秘，乃具白王子未死。客馬力兒瑟孟益念不釋，乃以軍自衛，躬蹤跡，誓不得歸。至是見二子，相持痛哭。繼知開阿至，乃輟涕帥二子往見。突有軍自波斯來，部伍嚴肅，卽命二子往視。至則詢主軍者。耄老不能答，有臣爲致辭曰：「客里登島國主，敬問墨繼王無恙。敵國主有儲曰客馬力兒瑟孟，私

出數十載不返，今躬自蹤跡經此。君輩有知之者，見示幸甚。」蓋言者爲維齊客利登也。愛民繼德等不暇答，卽策馬以大父來告諸客馬力兒瑟孟。客馬力兒瑟孟喜且悲，迴念浪跡久，致重累君父以高年勞車馬，蹣足悔恨。二子婉慰之。卽偕往見斯克瑟孟，俯伏請罪。斯克瑟孟見愛子喜極，不能無怨，愀然曰：「兒何久滯於外？予思汝幾致傷生，今幸見汝！」客馬力兒瑟孟聞言大痛，搏頰自責，深恨困情欲，踈濫清，媿悚無地。久之，縷述別後事。是日也，四王實大會於墨繼城。墨繼王宴接以禮，凡三日。復爲愛斯瑟德媒於瑪奇亞納，成伉儷。而愛民繼德以波士特里有抹弟恩，亦訂白首約。旋三王率師歸國，而瑪奇亞納則偕愛斯瑟德返京都。墨繼王以愛民繼德愷明有才略，已老無嗣，久有禪位意。至是，國事一決於愛民繼德，退不問政矣。愛民繼德旣受禪，勤於治，力端宗教，人知反正，異燄漸熄。不數載，民悉奉回教云。

① 阿廟 (Emir)，回教國之官名。

② 回教人稱火教人曰墨繼，不知合是何字。疑是 *Magi*，但字典上又無火教徒義。

